

追殺令（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二） 馬雲・新著

古代一個組織爲了清除一名內奸，爾虞我詐，弄得鷄犬不寧，血鬥連場，武林中人亦爲之震驚不已！赤手空拳的俠客劉郎插手其間，令到事情更加複雜化。

這是"赤手空拳走天涯"第二個故事，內容完全獨立，情節更加緊湊，敬請切勿錯過！

$2.50

961

編後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選刋馬雲先生別創新思後第二個簇新作品——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追殺令**」，是篇爲一部由頭到尾充滿窮追猛打氣氛的刺激小說，內容曲折離奇，情節高深莫測，主角人物身份神秘傳奇，行踪飄忽，個性嫉惡如仇，他在本故事裡渾身解數，拚盡所能，奸臣辟易，元兇授首！保証令你閱後拍掌稱快……

＊＊　　＊＊　　＊＊

司馬紫烟的「**紅粉金剛**」與蕭逸之「**鶴高飛**」今期均告完滿結束，以上二篇故事在壓軸情節裡有出人意表的驚人發展，幸勿錯過。蕭逸君繼「**鶴高飛**」後續有新作武俠長篇「**殘山俠隱**」在下期裡連載刋出，蕭君的作品素以描述細膩精湛見稱，刻劃入微，行文流暢，深受讀者們多年來愛戴，編者保証是篇爲他更進一步的最新佳作，敬希垂注。

＊＊　　＊＊　　＊＊

下期巨型特稿選刋原野游龍傳奇故事「**飛燕游龍**」，這是武俠名宿伴霞樓主最新之作，故事內容把武林上的恩怨讎仇，兒女私情……描述得淋漓盡緻，也把湖海中的荊棘險惡揭露無遺，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6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赤手空拳走天涯傳奇故事

追殺令

馬雲·文
盧令·圖

月黑風高夜

月黑風高，室外風聲虎虎，屋內燈光搖蕩，深秋的天氣，尤其是在黑夜中更令人發抖。

三名已經穿上了夜行衣的大漢，束裝待發，他們正站立在一個人的面前，聽從此人的最後訓示。

「無論如何，你們一定要將此人殺死，假如有人阻擋，一律格殺勿論！」那人很權威地發佈命令：「不管他們是公差也好，總之阻止我們這次行動的人，你們便

追殺殺人犯

照殺可也！」

三名殺手應了一聲，倒退幾步，後面便是這大宅的天井。

三條人影在夜色之下迅速消失於屋頂之上。

三個人心裏都明白他們要殺的人是誰，也明知此人囚在獄中。

獄中除了獄卒之外還有公差，這項暗殺任務自不容易，然而這三個兇手全是一流高手。他們也自信可以完成這項使命。

當然，做殺手的怎麼會沒有信心？何況這位「主人」的身份特殊，付出給他們的代價亦十分之高。除此之外，就是那位主人對他們作出的保證。

這種「保證」包括了一切責任與後果，甚至眞的殺了公差，也可以保證他們沒有事。

此人到底是誰？爲什麼他要殺死一個囚在獄中的人？

三名殺手都沒有追究以上的問題，唯一知道的，就是取得合理的代價，以及效忠於這位主人。那是有代價的效忠！

× × ×

更鼓响了三遍！

縣衙後面的獄中，警衞森嚴。公差在外面持着燈籠巡邏，獄卒則在裏面把守，任何人要闖進這裏，絕不容易。

然而就在公差剛剛經過的地方，出現了一條人影。

那人影只一閃，轉眼已經不見了。因此即使公差剛由這兒巡過，恐怕也不容易發覺他，因爲他的行動是那麼快，而風又那麼大，大得把燈籠吹得左搖右擺，光綫極不穩定。在那種情況底下，相信公差們也只以爲眼花而已。

那人穿堂入室，如入無人之境。事實上他只是高來高去，已不只一次地，避過了巡邏的公差，以及各處的守衞。

目的地終於到達了。

那是重犯的囚室。

囚室內外有守衞，室內也有，而且不只一個，總共是四個。

門外兩個，室內兩個。雖然時在深夜，他們都不敢偷閒小睡。四個人心裏同樣明白，他們現在所看守的犯人的重要性。

反而獄中的犯人早已呼呼睡去。

那犯人年僅三十左右。

他叫魯雨，在江湖上有點名氣，武功也不錯，可惜此時此地，已無用武之地。

他是個重要犯人，罪名是殺人。

他殺的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一名朝廷裏的大官。

他只是暫時被囚禁在這裏，等待朝廷裏進一步的指示。

據說，朝廷裏正派人南下，對他展開嚴密偵訊，因爲有關方面懷疑此事非出於他的自願，可能另有同黨，所以要澈查此事。

他仍在夢中。

就是連他發夢也只怕想不到，竟然有人要到獄中刺殺他。

他睡得很甜，因爲他無須担心他的安全，最少他以爲這兒已經够安全了。假如他知得太多，一定無法入睡。

忽然之間，他被一種金屬墮地之聲所驚醒。憑他的經驗，那是一張刀。

這些日子以來，他對刀劍份外敏感，因爲在此之前，他用慣了那些東西，所不同的是，以前他可以用那些利器去殺人，現在却担心被殺。

殺人者死！他眞担心有一日被斬首，所以對於「刀」，特別敏感。

於是他像噩夢一樣，扎醒了。

他揉揉惺忪睡眼，彷彿見到一個人闖了入來。

儘管他睡意正濃，但刹那間的驚惶却足以令到他的頭腦變得清醒過來，他肯定那個人不是這兒的獄卒，亦非公差。

此人身手不凡，將一名獄卒擊倒了，另一名則早已躺在一旁。

剛才的聲浪就是那獄卒的佩刀墮地所造成的。

那人急急衝至牢門之前，輕巧地將牢門的鐵鎖開啓，扣住魯雨雙足的鐵鍊，也在他的手中折斷。

他簡潔地對魯雨道：「快逃命吧！有人要來此將你殺死！」

魯雨是湖海中人，一看已知此人大有來頭，一邊跟他闖出去，一邊問道：「朋友，請留芳名！」

那人不在乎地說：「不必嚕嗦了，逃命要緊，三名兇手就快要……」

話猶未完，那邊已經傳來人聲與兵器交加之聲。

那人立即低聲對魯雨說道：「快些跟我由這兒走！他們來得眞快！」

魯雨只好聽從吩咐。他雖然不知此人是誰，最少也知道他是來救自己的。單單是這點已經值得信賴了。

× × ×

三名殺手的劍還未出手，一隊爲數六名的衙差已倒下了三個，當三名殺手的劍一出鞘，另三名衙差已經血洒當場，人也死去。

就憑這三名殺手的武功，就是再多六名衙差，相信亦非其敵手。但他們不想浪費時間，所以三把劍也迫住一齊揮動了起來。

現在他們走向了最後目的地——牢獄那邊。

然而他們還未入內，心裏已感不妙。獄門外面，光綫昏淡，一隻燈籠墮在地上，裏面的燭光已告熄滅。

就憑室內透射出來的光綫，他們可以見到二名倒在地上的獄卒的影子。

二名獄卒不似在睡覺，沒有人這樣橫七豎八的睡在地上。

於是三名殺手急急闖入獄內。

又是兩個獄卒倒在地上。囚籠的門已經打開了。

至此他們知道來遲了一步，而且無須多問，也知道剛才發生過什麼事，就是要問，也不知道應該問誰才好。

× × ×

黑夜的郊區，沒有月色，甚至連星光也沒有，只有蟲聲唧唧。

兩個人影，彷彿原野上奔馳中的梅花鹿，可能比鹿走得更快。

他們在高速奔馳中，仍然氣定神閒地談話。

「朋友，你要帶我到何處去？」問話的是剛被救出來的魯雨。

答話的自然是救他出來的人：「我想，我應該讓你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在我未讓你明白那件事之前，你應該先讓我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誰主使你殺死巡按大人顏仲軒的？」

魯雨差些兒完全停止了前進。他吶吶地反問：「你到底是誰？」

「呆子。就叫我呆子好了。」

「別開玩笑，你是受誰人主使的？」

「至今爲止，還沒有什麼人可以主使我。」

「你爲什麼救我？」

「因爲我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

「但你救了我，顯然也有目的。因爲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見過。」

「我的目的本來只爲了救你，但現在却想知道你何故殺死巡按大人。」

「這也算是交換條件之一？」

「不！你可以不說，但剛才那三名殺手的身手，你也見過了。你最好能多想一想，他們爲什麼要在獄中殺你？你殺死朝廷官員，難逃一死，但仍然有人嫌你死得太遲，這是什麼道理？」

「嗯——」魯雨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早就放慢了，這一次却差些兒停止前進。

救他的人也放緩步伐，與他併肩兒走着。

魯雨說道：「我仍然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人家叫我呆子，我也覺得自己够呆，想不到你比我更甚。」

「你的意思可是，有人担心我說出幕後主使我的人是誰？」

「不錯。正是如此！」

「我姓魯的，在江湖上已闖蕩了不少日子，受人錢財，替人擋災，我怎麼會那樣不顧道義？」

「那麼，我似乎浪費氣力了！」

「你說什麼？」

「我花費了整晚工夫，只能爲你續命幾個時辰，似乎有點不值！」

「你放心，我離開牢獄之後，便沒有人能够殺我了。」

「問題是你不相信我的話，遲早總會送上門去被他們殺死——」自稱「呆子」的人說到這裏，突然又頓住了！

魯雨從他的語氣中可以察覺得到事有蹺蹊！

他立刻摸摸背上插着的刀。

刀是他逃離獄中時，順手由地上檢獲的。那是獄卒的刀。

然而救他出來的人却手無寸鐵。

「呆子」又怔怔地說：「我看你也無須自行送上門去！」

「是否他們已經追上了我們？」魯雨自問功力還追不上那「呆子」，否則他應該聽得到一些對方的動靜。

「我會盡我力量阻止他們，你可以趁機逃命，剛才那一番忠告，算是我送給你的禮物，珍惜你的生命吧！朋友。」

那「呆子」突然站住了脚，回轉身來，屹立不動。

魯雨十分驚奇，他很想知道那人是誰，但對方却「施恩莫望報」，連姓名也不讓他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魯雨迫於形勢，也無暇追問，他儘管拚命地往前飛奔。

大道上有三條人影疾馳而來。

儘管星月無光，人影仍然依稀不辨。

那「呆子」呆立道中，顯然是存心跟這三個人過不去。

那三個人剛才離遠還可以見到有二個人影，他們想像到其中有一個可能是魯雨，因此才匆忙趕來。

「你是誰？」三個人之中，爲首一人問道。

「呆子」一言不發，直朝三人狂衝過去。

三名殺手均非善類，但在此情形底下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因爲對方既不打話，亦未見拔出刀劍來。

三人只感到一陣狂風乍起，紛紛拔劍，可惜那人影轉眼之間已消失於道旁樹林之中。

三名殺手有如見鬼似的，呆了一陣。

胆子較大的一個說道：「快追！」

但頭腦冷靜的一個却說：「小心，不要上當！裏面可能有埋伏！」

餘下一個說道：「往前進吧！魯雨可能不致逃得太遠！」

於是三名殺手，提劍直奔向前。

× × ×

魯雨有如驚弓之鳥！他一直往前飛奔，一刻也不敢停留。

雖然此際腦海中，有太多的問題困擾住他，但他無暇去想。

後面有人追來，這三個人肯定對他不利。

他拚命的逃，盡可能將脚步加速，甚至幻想到希望自己長出一雙翅膀來。

但是，可惜他有些力不從心。

一因時在黑夜，二因肚子感到飢餓，三因這一段日子以來在獄中囚禁得令他雙足發軟。所以他越是想快，反而覺得慢。

他已聽到後面有人追來。

他回頭張望，黑夜之中還可以隱約見到後面三個人影。

他想躲起來，無奈這段路太過畢直，他能够見到對方，對方自然更可以見到他之所在。同時，隣近亦無處可躲。

轉眼之間，對方三人已衝到了跟前，兩個人過了他的頭，一個殿後，在大道上將他包圍。

魯雨不敢先動手，因爲衆寡懸殊之勢已成，他吃虧定了。

他只能在黑暗中問道：「你們是那一方面的朋友？」

「廢話少說，你可見魯雨？」其中一人反問。

「不！你們找錯人了！」魯雨道：「在下姓丁，正要趕路！」

三人半信半疑。

魯雨只能暗中提防，仍然不敢動手。

三人聚在一起，耳語一番，然後往前走。

看來他們已相信魯雨的謊言，所以撇下他不再理會。

魯雨悄悄舒了一口氣！乘機尾隨其後，不敢越過他們。

三名殺手走得不快，最少已不像剛才那麼快。

魯雨不敢迫得太近，也不敢停步，只怕引起對方的疑心。

他恨不得前面快些出現一條分岔路，那麼，三名大漢走向東，他就走向西。只有這樣才可以順理成章的避開他們。

前面不遠之處，果然出現了一條分岔路。

三名帶劍的大漢已到了分岔路路口，

魯雨正在忖測他們走上那一條路，他們却停止在兩者之間等待。

魯雨不能停下來，也不敢多說話，他担心自己會說多錯多。

假如他停止前進，也容易引起一番質問，同樣危險。

唯一的方法只有繼續走，無論走上那一條路都好。

忽然有人叫住他：「停步！」

魯雨一陣驚愕：「什麼事？」

「你要趕路麼？」爲首一人問。

「是的。」魯雨反問他道：「有什麼事？」

「我想知道你要到何處去！」那人問道。

「金沙鎭。」魯雨只能順口答了。

他只知道金沙鎭就在附近，却不知道實在應該走那條路才對。

豈料對方却是一陣冷笑：「好一個魯雨，你終於露出馬脚了！」

「你們攪錯了，我不是什麼魯雨。」

魯雨明白到眼前的形勢，以一對三，在平時他還勉強可應付得來。但現在就不能。

別說以一對三，即使以一對一，只怕魯雨還是無能爲力。

牢獄，不但令人失去了自由，還可以令到一個人意志變得懦弱，身體的機能退化。

武功是須要不斷磨練的，魯雨的身手儘管不弱，經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囚禁之後，也開始變得軟弱。

魯雨面對三名强敵，不但失去了勇氣，也失掉了信心。

對方三人立刻又對他展開了包圍之攻勢。

魯雨更蠢也明白對方所謂「露出馬脚」是什麼意思。

他心裏也明白：金沙鎭一定不是由這一條路走，所以對方才有此一說。可惜一時之間，他也想不到如何爲自己申辯。

即使想得到，只怕對方也不會讓他說下去，三把劍，儘管在黑夜之中亦覺寒光閃閃。

魯雨被迫採取行動。

三劍一刀就此在黑夜之中展開厮殺。

魯雨能够有資格被人收買作刺客，武功自有相當根底，儘管牢獄生涯令他感到退化，也可以應付一陣。

但是，形勢對他非常不利，却是顯而易見。

三劍輪迴進攻，單刀處於下風，眼看不敵，魯雨就要死於亂劍之下。

突然之間，大道之上，又多了一個人影。

此人不但來得突然，身手之敏捷，更加令人驚奇不已。

沒有人知道他從何處閃出，也沒有人留心到他手上所持的是何種武器。

苦鬥中的四個人只聽到一陣「沙沙」作响的古怪聲浪，彷彿有一棵小樹自四個人打鬥的場地下面突然生長起來。

刀劍所砍着的，盡是樹葉和小枝。

剎那間，一棵像人那麼高的小樹，被削光了枝葉，只留下一枝光秃秃的樹身。

樹幹也有手臂一般粗大。

樹幹在動——在一個人的雙手之上揮動，而且快得出奇。

三名持劍的大漢先後被擊倒，魯雨則乘住混亂中逃去。

× × ×

一幢堡壘式的大宅，豎立在一處小山丘之上，那是金家堡。

金家堡自然是屬於姓金那家人的。

金家堡距離金沙鎭不遠，只有幾里路。然而金沙鎭却是一處墟場，四鄉村民可以按照墟期來此購物。

「墟期」有分雙單日的，亦有分「一，四，七」，「二，五，八」或者「三，六，九」的。

即使不是「墟期」，也常常有鄉民到鎭上購物。

但是，金家堡却不可以隨便闖入！否則一定會有麻煩。

附近四鄉村民，有時非取道經此不可，也得遠遠繞道而行。

他們不想惹麻煩。

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有財亦有勢，沒有人敢來惹他，即使是地方官。

堡外四周，不分晝夜，經常都有人巡邏。

即將是五更天時份，堡外突然來了三條人影。

很快就有人追上去。但這些人沒有阻止他們，因爲那三個人都受傷了。

負責巡邏的人之中，甚至有人陪伴這三個人一齊進入堡內。

堡主金毛虎沒有睡，他正在焦急地等待。

這時他聞訊出到了大廳，見狀十分生氣：「你們太不濟事了，這成什麼話？」

三名大漢中，爲首的一個道：「堡主，並非我們沒有用，只是此事說來話長。當我們去到衙門時，魯雨已越獄而去！」

「什麼？」金毛虎不大相信地說：「他越獄？」

「是的……」三名大漢於是七咀八舌的，說出了經過。

唯一改過的，就是掩飾了他們三個人的低能與技不如人。

「嗯！他顯然是有人協助。」金毛虎道。

「是的，可能有人蓄意刦獄。」其中一名大漢道。

金毛虎面色一沉：「那究竟是誰走漏了風聲？」

三名大漢你眼望我眼，無人敢作聲。

這三名殺手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叫霍文達，四十左右。

年紀最輕一個，是二十餘歲的徐勇。

還有一個三十餘歲的阮昌順。

他們都身受輕傷，所以無法把遇襲的一段事實抹煞。

「我臨出發之前，才知道此行的任務。」徐勇說道，「所以決不會是我走漏風聲。」

「除了我們三個之外——」霍文達反問金毛虎：「請問堡主還有沒有對別人提及？」

「沒有。」金毛虎斬釘截鐵的說：「絕對沒有！」

阮昌順道：「會不會是事有湊巧？」

金毛虎喃喃地說：「希望只是事有湊

巧，否則，誰出賣我們，都不得好死！」

霍文達道：「我們一向效忠堡主，以前是，以後也是，又怎麼會出賣你？老實說：我担心堡內有奸細。」

「是的，我也懷疑有內奸。」金毛虎咬咬唇，沉思着說：「事實上，這件事我一直保密，只有我自己知道，直至出發之前，我才告訴你們三人此行的任務。」

「我忽然想起一個人。」霍文達說。

「誰？」金毛虎瞪住他。

「劉郎。」霍文達道，「那個吊兒郎當的傢伙，我一直很懷疑他！」

「嗯！」金毛虎自然也明白霍文達心裏仍懷有仇恨。

事情開始在不久之前。忽然有一天，堡外來了一個人。

此人就是劉郎。

劉郎求見堡主，但為人所拒，結果阻止他進入的人，被打得七顛八倒。

金毛虎終於接見劉郎，才知道這個赤手空拳的江湖流浪漢，此來目的無非為了投靠金家堡。

當時陪伴住金毛虎接見劉郎的，都是堡內一班江湖中人，他們都是效忠金毛虎的，自然有些人看不過眼。

那些人要試劉郞的身手，其中包括了霍文達在內。

但是，他們都紛紛敗在劉郎的手上。

劉郞還是像從前一樣，赤手空拳而來，身邊不帶任何兵器。

儘管如此，還是沒有人可以勝他！不管是徒手過招，還是用兵器攻擊他，都無法可以把他制服。最後還是由金毛虎揚聲喝止，表面上是主人家生怕「兩敗俱傷」，實則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誰是高手！因此也不必讓他們再鬥下去了。

劉郎就憑自己的不凡身手，獲得了堡主金毛虎的收留。

然而現在，為什麼霍文達會對劉郎生疑？

金毛虎以為他對那次的失敗含恨在心，但霍文達則另有解釋。

他說：「我記起那廝了，他不喜用兵器，我們遇上的神秘客也是一樣。」

他的話獲得其餘二人的證實。如此一來，令到金毛虎也不得不懷疑了。

於是各人立刻衝到後面一間房。那是劉郎居住的地方。

金毛虎親自敲門，但裏面沒有反應。

霍文達走到窗口那邊，那兒對住天井。假如劉郎要出去，十之八九由窗口爬出來，而不會由房門這一邊。

因為走廊之上有許多房間，每間房中都住滿了人；那些人都跟劉郎的身份一樣，在這裏替金毛虎做事的。霍文達等人也是。

霍文達當時就探首望向窗內，他似乎見不到有人。更加令他心裏生疑。

那邊金毛虎很不耐煩地敲門。

房內一片黑暗，霍文達彷彿見到那幢蚊帳在幌動！

有人在伸着懶腰，打着呵欠！拖着沉重的腳步，一邊走向門後，一邊問道：「誰？」

金毛虎看見開了門之後的劉郎，睡意正濃，滿臉充滿了驚奇的神色！

劉郎揉着雙眼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金毛虎想想也覺得過份，抱歉地說：「我們正懷疑可能有刺客偷了入來。眞對不起，吵醒你了！」

霍文達這時也由天井那邊繞了過來，看見劉郎這副樣子，眞的是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當日他不敵劉郎！這裏許多人也不敵劉郎，所以憎恨劉郎的，不只他一個人。

今晚，他和徐勇等人又遇上了一個赤手空拳的神秘客，可惜月暗星沉，他們都看不見對方的樣子是怎樣的。

他們都以為那武功高强的神秘客可能是劉郎，然則劉郎就是「內奸」了。但現在看來又不似；最少金毛虎就無法相信一個睡眼惺忪的人能够到外面去做這許多事情。

金毛虎以主人的身份道歉是有理由的，但在霍文達這班人聽起來，難免就有妬意。

霍文達終於也忍不住以諷刺的語調道：「像你這種人，怎配得上在這裏混？有刺客摸了入來，你還熟睡如豬，試問如何能保護堡主？」

「晚間本來就是要來睡覺的，你以為我是更夫麼？」劉郎又打了一個呵欠，「除非那刺客眞的摸了入來，到時我自然會醒過來。」

霍文達仍然語帶譏諷地說：「你講得眞動聽啊，剛才我們這麼吵吵鬧鬧，你還如此熟睡，如果眞的來了刺客，你又怎會醒過來？」

「眞正的刺客又怎會像你們這麼吵吵鬧鬧呢？」劉郎道，「正因為你們吵吵鬧鬧，我才懶得去理，因為明知你們不可能是刺客嘛！」

劉郎這副懶洋洋的神氣，令到霍文達等人為之啼笑皆非，只是在主人家面前，無可奈何而已！

霍文達不服氣地說：「如果我們是刺客，怕你早就完了。」

劉郎却嬉皮笑臉道：「那麼，你不妨試試來行刺我，但後果我不負責。老實告訴你，我這雙耳朶就是習慣了聽一些鬼鬼祟祟的聲音；大大方方的人，我一向很少理會。」

劉郎這一番說話，似乎別有用心，聽得在旁的霍文達等人，很不舒服。

霍文達等人想說什麼，但被主人家金毛虎遣返各人的房間裏去，着令他們快些睡覺，一切留待明日再說。各人自然不敢不從。

劉郎也返回他的房間裏去休息，但金毛虎却尾隨而入。

劉郎感到又驚又奇！

金毛虎一邊親自代劉郎將房門關上，一邊說道：「對不起，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反正你已經醒來了，阻你片刻，相信你也不會怪我。」

金毛虎由他手中的燈籠引火將油燈點亮，然後示意劉郎坐下來細談。

金毛虎這位主人家還未說話，劉郎已經戰戰兢兢地說：「金先生可是怪在下失職？」

金毛虎輕輕一笑：「非也！閣下武功

高强，我早已看在眼中。俗語有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話的意思，你可明白？」

劉郎瞪住主人家，反問道：「金先生可是有什麼差事吩咐下來？」

「吩咐則不敢，只是有件事煩你帮帮忙。」金毛虎道。

「是什麼事？」

「我要你追殺一個人。」

「誰？」

「一個逃犯。」

「由官府逃出來的犯人？」

「正是。」金毛虎道，「他是今晚剛剛逃脫的，官府明日即將公佈，屆時相信官府張貼出來的緝拿令之上，亦將會有犯人的繪像畫出來。」

「他是誰？」

「他叫魯雨。」

「嗯——」劉郎沉吟道：「這名字似乎在那裏聽過。」

「他是殺人犯。」

「噢！我記起了，他就是殺死巡按大人顏仲軒的重犯。」

「對了，就是那個江湖敗類。」

「是的，他的確該死！」劉郎又問道：「金先生可是要將他捕捉之後，送歸官府？」

「不！我的意思剛好相反。」金毛虎道，「我們必須搶在官差之前，將他殺死，絕對不能讓官差將他抓到。」

劉郎有點莫名其妙地問：「為什麼一定要他死？」

金毛虎面露不悅之色：「我這裏的規矩就是不准過問太多；關於這點，我似乎早已向你聲明過了。」

「是的，對不起。」劉郎又問：「我幾時出發？」

「越快越好。」金毛虎道。

「那麼，天亮之後我就去！」

「我這裏有個賞格，凡是能及時殺掉魯雨的人，可得黃金一百両。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你所講的『及時』，就是要在官差未捉到魯雨之前，是嗎？」

金毛虎點點頭。

他向劉郎道過晚安之後，也離開了那間房。

劉郎再次關上房門去睡覺。

× × ×

金毛虎正想步返自己的房間，忽然在走廊之上遇上兩個人。

這兩個都是中年人，其中一個是霍文達，另一個是任大魁。

任大魁與霍文達、劉郎等人在金家堡的地位都是一樣，他們同是金毛虎所收容的武士。

任大魁向金毛虎口述了一件怪事，就是今晚半夜時份有人在瓦面上走動，當時他以為有刺客，所以一度提劍衝出，但却見不到有人。後來他以為是貓兒在上面走過。

直至現在聽見各人吵吵鬧鬧的，他覺得未必就是貓兒。

金毛虎道：「我也懷疑我們金家堡裏面有內奸，但在沒有足够證據之前，我們卜能亂扯。現在我要求大家為我去做一件事，我要大家一齊去追殺魯雨——那個殺人犯！但是，你們必須在官差找到之前，將他殺死；誰最先將此人殺死，可得黃金一百両。但要記住，這是密令，我不想在這件事上面負上責任。」

任大魁和霍文達都表示明白。

金毛虎又說：「這裏的武士都接到同一密令，你們可以趁此機會偵察誰是內奸，只要證據確鑿，我會另有賞格。」

任大魁領命之後，獨自回房休息。

只有霍文達，他却跑到阮昌順和徐勇的房間之內，把那二名較年青的人吵醒，因為只有他們三個人才能明白「失敗的過程」。

霍文達曉得明天又要出發了，他要跟二名拍檔共商對策！

在這三個人的心目中，本來就一直懷疑劉郎是「內奸」；經任大魁剛才那一說之後，霍文達更加肯定下來！

× × ×

阮昌順和徐勇二人是同睡在一間房的。由於二人年紀相差不太遠，所以平時也比較談得攏。

他們被霍文達吵醒了之後，再也無法可以睡得入眼了！

阮昌順忽然由床上跳起來：「喂！小徐。」

徐勇給他嚇得一跳，也由另一張床上紮起來：「什麼事？」

「你可還記得，魯雨說過要到那兒去麼？」

「金沙鎭。」

「對了，金沙鎭距離這裏不遠，我們何不趁早先去看看？」

「你以為他會講眞話麼？」

「可能會的。一個人在情急之時，會身不由主地講眞話，他當時就是被我們問得急起來。」

「那麼，我們快些去看看，也許會有意外收穫。」徐勇又說：「我們快去通知霍文達。」

「傻瓜，為什麼要通知他？一百両黃金由兩人分，總好過三人分吧。」阮昌順道：「而且，霍文達是個老奸巨滑，跟他在一起，我們還得處處小心提防呢。」

二人於是悄悄離開了那間房。

霍文達的房間就在隔隣，所以徐勇心情十分之矛盾。

霍文達漏夜將堡主金毛虎的賞格通知了他們二人，他們又豈可以悄悄地獨自行動？

因此，徐勇對阮昌順示意道：「還是找他同去吧，多個人好帮手！」

說着，他的手已伸到霍文達的房內去了。

這走廊上的房，有大有小，大的住兩個人，小的住一個人。

霍文達這一間就是較小的。所以只住了他一個人。

豈料當徐勇的手上觸及房門，門已洞開。

原來房內沒有門上。

二人摸入去呼叫了一聲，沒有反應！

「房間裏沒有人。」

「他獨自去了！」

「我是說過，他是個老奸巨滑，想獨

得那一百兩黃金的賞格。」

× × ×

金沙鎮上一片沉寂。

天還未亮，但也快要亮了；幹早活的人也許已經起床，但還沒有在街上走！

他們十分焦急地在大街走動；街上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阮昌順和徐勇都常常到這小鎮活動，所以他們知道鎮上只有一間客棧；假如魯雨眞的來了這兒，除非他有親人在這裏，否則就非光顧不可。

鴻圖客棧已關上了大門。

阮昌順拍門，過了一會兒，出來應門的是賬房。他還以爲二人是過路客投宿，後來才知道他們要查探一個人客的下落。

阮徐二人都明白，魯雨不會愚蠢到用眞姓名在此投宿，所以他們只說：一個衣着並不光鮮，在半夜時份才來此投宿的單身男子。

這只是試探，事實上二人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因爲魯雨未必眞的在此投宿！

但想不到那位賬房先生略作沉思，便回答二人道：「是的，的確有這麼一位人客，他就住在小店後面的『寅』字房。」

賬房先生爲二人引路到後面去。

當他們經過天井時，二人已見到那邊一間房內旁邊掛了一個木牌，上面正是寫了一個「寅」字。

於是阮昌順對賬房說：「不必勞煩你了，我們是朋友，讓我們自己找他！」

二人的目的，是不想太過驚動魯雨。在他們的想像中，魯雨經過了整夜奔馳，這時候一定疲極，睡得像豬一樣。

賬房先生也是人，人總是要睡覺的，尤其是在這段應該睡覺的時間之內。因此他也樂得再爲二人引路，正想折返賬房那邊繼續去尋好夢。

但是，就在這刹那之間，他發覺一件極不尋常的事！

首先是他聽到了一些異聲來自天井的另一角落。隨即見到阮徐二人一齊拔劍衝了過去！

帶劍的人，一般的反應都較常人爲快；阮徐二人比賬房先生更早發覺那邊不但傳出了異聲，還隱約可以見到一個人影。

然而，當他們衝了過去之後，手上的劍也都垂了下來！

賬房先生此時亦已過來，他發覺那是店裏一個侍役。

那人被人用繩子綑綁起來！口裏還塞上了一團破布。

剛才他拚命掙扎，叫不出聲音；但却知道有人在附近經過，故意扭動身體，弄出一些異聲藉以引人注意。

賬房先生爲他解開繩子，問他原委。

這驚魂未定的店小二說：「有個幪面人由天井跳下來，當時我剛起來小解，被他抓住；他要我帶他去找一個人。就是『寅』字房的人客。」

阮徐二人聽到這裏，又是身不由主地大吃一驚！

誰比他們更先到這裏來？

一定是霍文達。那個「幪面人」一定是他的化身了。他無非想獨吞那一百兩黃金。

二人衝至「寅」字房之內。

門只虛掩，裏面似乎沒有人。

天色漸亮，光綫由窗外投入，令到他們可以見到房內一切景物。

那幢蚊帳低垂，床上躺了一個人；即使未將蚊帳揭開，他們也可以想像得到，那人動也不動一下，必然是凶多吉少了。

二人走到床前，將蚊帳揭開，未見其人已先見到了一灘血。

當他們放眼望向那死者的面部時，却嚇得僵了一陣！

原來躺在床上的死者，正是那個「幪面人」。

儘管黑巾幪面，他們也可以想像得到，甚至看得出他是誰！

爲了進一步確實死者的身份，阮昌順用手把黑巾扯下來。

果然是霍文達！

霍文達爲什麼會死？魯雨那傢伙也能將他活活殺死？

在阮昌順和徐勇二人的心目中，霍文達的武功都比他們高。

在分岔路口相遇時，他們曾跟魯雨過了幾招，魯雨的功力也有相當，但憑當時的印象，魯雨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霍文達殺死；何況一個是「有備而來」，另一個可能正在「倦極睡去」的情況之下。如果說霍文達將魯雨殺死倒還有些道理；然而現在事實却是剛好相反。

賬房先生匆匆入來，阮徐二人急忙離去！

× × ×

在趕返金家堡途中，阮昌順與徐勇二人沿途遇上好一些金家堡武士；他們有些聯羣結隊，有些單人匹馬。毫無疑問，他們都是趕着去追殺魯雨的。

本來阮徐二人也要去，甚至他們比較這班人更早一步行動起來。但是現在事出意外，他們必須回去將此事報告堡主。

他們還沒有進入堡內，已經遇上了堡主金毛虎。

金毛虎說：「我只知道有人告訴我，霍文達漏夜出堡去，却未想到他如此不濟！不過由此可見，魯雨亦非等閒之輩，你們此後更加要小心了！」

阮昌順道：「你也相信是魯雨殺死了霍文達的？」

金毛虎道：「這有什麼稀奇？他本來就有一副好身手，否則又焉能刺殺巡按大人？」

二人無話可說。

交代過之後，阮徐二人也匆匆離開了金家堡。

金毛虎瞪住他們的背影，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他想不到會有這麼多人肯爲他賣命。

這班人到底所爲何事？說穿了無非因爲那些黃金而已！然而此中却有個奸細，他究竟是誰？

× × ×

魯雨本來想好好的找個地方先睡一大覺，一切留待明天天亮後再說。

那晚他莫名其妙地出了獄，又莫名其妙地被人苦苦追殺！

他滿以爲一切已成過去，想不到到頭來還是沒有一覺好睡！

他只記得在熟睡中被人吵醒。

像他這種人，難免有如驚弓之鳥！所以當他紮醒了之後，立即提刀下床。

但是，黑暗中他却看見二個人影，正在糾纏之際！刀光突然一閃！

其中一個悶叫了一聲，倒了下去！

另一個冲口而出：「快些逃命吧，別躭在這裏等死了！」

當時魯雨並不知道對方是誰，那聲音又是那麼的陌生。

然而魯雨却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因爲這已經不是頭一次被人追殺！

到底是誰要殺死他？魯雨的確諱莫如深。

不過，如果早知如此，他就寧願留在獄中。雖然留在獄中還是一樣要死，最低限度也不必一夜數驚魂。

魯雨逃出了客棧，頓感前途茫茫！

他想去找一個人，但刹那間又改變了主意。

他到金沙鎮來留宿一晚，本來就是打算要去見那個人的；現在他所以改變了原定的主意，就是有些事情令他感到可疑！

他不久之前接受一個人的差遣，將巡按大人殺死了，滿以爲可以獲得巨額酬勞，然後遠走天涯，從此過着安逸的生活。

但是，他不幸失手被擒，那人始終未敢出面。這也難怪，因爲他這次殺的是個朝廷派來的大官，的確是非同小可。

入獄後，一直沒有人探望過他。他被列爲重要犯人之一，即使有人要探望他，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毫無疑問，收買他的人，目的既達，這時候也許躲起來了。

魯雨越想越糊塗，腦筋有些亂。

他不知道走了多遠，也不知道走到了一些什麼地方；只知道肚子有些餓，口更加渴。

前面是個小市鎮，他決定要在那兒歇歇脚。

但是，突然之間，他看見一隊官兵，在那邊張貼告示。

他心感不妙，立即將帽舌拉低，然後在人堆後面經過。

他發覺那些告示附有繪像，輪廓和特徵的顯示正是自己。

告示略謂：魯雨殺人越獄，任何人仕若能通風報訊，而令魯雨再次被捕者，可得官銀千兩云云。

魯雨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立即匆匆離去。

魯雨正在脚步加速之際，突然背後有人聲將他叫住：「慢着！請留步。」

他整個兒呆了下來。

魯雨沒有採取反抗行動，也沒有拔足飛奔，因爲對方並無惡意；但任何人在這種情況底下，都難免大吃一驚！

魯雨慢慢回轉身來，發覺那是一個無論身裁打扮，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

由於那人也是頭戴一頂竹帽，帽舌很低，所以他根本見不到對方的面孔；然而那人已經慢慢地走了過來。

那人沒有拔刀。

魯雨非常留意他那把刀，因爲那把刀竟然也跟他的一模一樣。

裝扮，衣着和兵器都是一模一樣，這是什麼意思？

魯雨在無限驚奇中，惟有暗自戒備！

他聽到那人說：「別大驚小怪，跟我走吧。」

「你是誰？」魯雨問道。

「別管我是誰，先管你的性命。」那人一邊走一邊說道，「我不但知道你是魯雨，還知道你被人追殺；現在相信也只有我才可以救你。」

「你——」魯雨一時之間也無法想清楚此人的企圖。但如此一來，他幾乎站在那兒不動。

那人却催促他：「除非你想回到獄中去等殺頭，否則你一定要聽我說。」

「你到底是什麼人？」

「救你的人。」

「我不須要你來救我，你快快給我滾開。」

「對不起，太遲了。」

說時遲那時快，那邊突然有一條人影閃出，轉眼已衝至二人跟前。

魯雨發覺對方只有一個人，自然不會放在眼內；但他必須考慮身邊那個來歷不明的，打扮與他一模一樣的神秘客。

他能够成功地刺殺巡按大人，自然是個有經驗的殺手。因此他明白一切奸詐與僞裝；他不能讓最接近他的人有機可乘。

然而那人却首先代他發問：「來者是那方面的朋友？請報上名來。」

「你不是魯雨，沒有資格跟我對話。」那大漢身高六尺，面肉橫生，冷冷地說：「聰明的你快給老子滾開，否則你陪葬也只是多餘，老子反正只可以拿官府一千兩。」

彼此相距仍遠，所以神秘客低語之聲，對方亦未必可以聽到。

神秘客低語道：「朋友，看你的運氣了。等會兒我們一齊動手，然後一個向東逃，一個向西走，務求擾亂他的視綫。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既然你帮我，可否留下大名？他日有機會自當圖報。」魯雨眼睛盯住那追殺他的人，咀裏也低聲問。

「你不必知得太多，我亦無須你報答什麼。你儘管逃命去吧。」

那神秘客話猶未完，手中刀已揮舞起來；魯雨也惟有與他一齊動起手來。

追殺者以一對二人，頗感吃力；魯雨也無心戀戰，想殺了他就走。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有人吆喝一聲：「讓開！等老子來抓住他！」

苦纏中的三人均覺驚愕之際，一個滿腮于思的人出現眼前！

他左右張望，發覺有兩個「魯雨」時，也有些詫異：「這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個追殺者道：「兩個之中，一眞一假，就讓我倆一齊來動手殺了他們，一切賞賜平分好不好？」

鬍鬚漢道：「妙極了，一百兩，平分每人也有五十兩啊！」

第一個追殺者道：「什麼五十兩，老兄你攪錯了，每人五百兩才是。」

「我說的是黃金！」

「我說的是白銀！」

「我明白了，你說的是官府的賞格；我指的是金家堡堡主的賞格。」鬍鬚漢面色一沉，語氣亦隨即改變，「朋友，你攪

錯了，他是我的人，你走吧！」

「你說什麼？」

「我要將他殺死，我們不能為官府辦事。你可明白？」

「我不明白！」

「那管你明白不明白，這個人都是我的，你快快給我滾！」

「你這傢伙眞的不知好歹，剛才還說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又反悔？」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吵了起來，魯雨和他的替身乘機溜去。

但他們走不上幾步，又被另外兩個人截住去路：「誰是魯雨，給我們站住。」

魯雨不作聲，他的替身道：「是那一方面的朋友，快點給我讓開，否則休怪無情！」

「好大的口氣！」說話的人正是金家堡的殺手任大魁。

另一名殺氣騰騰的殺手胡桐不耐煩地說：「少跟他講廢話，動手吧！我們殺多一個和殺少一個並無大分別！」

話猶未完，兩劍齊齊殺上，魯雨和他的替身被迫應戰。

那一邊，滿面鬍子的大漢與人正吵得面紅耳熱之際，見狀也跑了過來。

那個年青人是為了官府的賞格而來，大鬍子却是金家堡的殺手之一，他叫郝天雄。熟悉他的人只叫他「大鬍子」。

當時任大魁與胡桐見了他也揚聲叫道：「大鬍子，快過來帮手！」

郝天雄却像開玩笑似的說：「他媽的，一百両三個人如何分得匀？」

他回頭又對身邊的年青人道：「看見了嗎？他們與老子也是同道中人，你想繼續為官府辦事還是加入我們？」

郝天雄還得不到對方的答覆，後面又有聲音傳來：「志興，別聽那大鬍子胡扯，大哥來了。」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劍客，像一陣輕風似的，飄至二人跟前。

郝天雄呆了一呆：「你也是為官府辦事的？」

來人道：「不！我們並非官府的人，但官府要活捉逃犯，我們盡點力罷了。」

此人叫何向隆，是剛才那年青人何志興的兄長。

郝天雄道：「殺了他豈不乾脆，何必費雙倍的氣力呢？」

「生擒活捉才可以見到眞本領，你們沒有種，滾開吧！」何向隆道。

何志興有人壯胆，立即拔劍，加入戰團。

任大魁與胡桐二人正和魯雨他們殺得難解難分之際，何氏兄弟一插手，均勢頓失！何況還有個大鬍子郝天雄在旁虎視眈眈。

魯雨的替身，一聲暗號，二人立即跳出包圍圈以外。

兩帮人本來就各懷鬼胎，意見無法統一，一帮要殺，一帮要捉。所以當大家一齊動手時，何氏兄弟也表現得處處「維護」住魯雨和他的替身，以免他們被殺。

魯雨和他的替身，也就是利用這種矛盾，闖出了重圍。

兩帮人心有不甘，啣尾追去！

魯雨當初還十分懷疑他替身的企圖，但現在他絕對相信這個人，最少他絕不希望他落入官府之手，也不想他被殺。

那替身還一邊逃，一邊對魯雨道：「等會兒我們逃向樹林裏面去，然後朝不同的方向跑，你朝東，我朝向西。」

魯雨在急急奔逃中「嗯」的回答了一聲，脚步加速，闖進了樹林中去。

「大家小心聽着！」大鬍子郝天雄忽然呱呱大叫道：「我們暫時不要分敵我，先把人抓下來，彼此再憑利害分道理好不好？」

何向隆立刻作出反應：「一言為定！快些分頭包抄！」

魯雨和他的替身這時已經分成兩路，朝不同的方向飛奔。

何氏兄弟二人竄向東，金家堡三名殺手則奔向西。他們都不知道誰是眞正的魯雨，只賭賭自己的運氣而已。

× × ×

樹林中，兩路人馬正分別朝向不同目標追殺之際，突然之間却出現了數個同一模樣的人——他們的打扮完全與魯雨一樣：青衫，竹帽，帽舌垂得極低，掩蓋了上半截面。

那些人有如鬼魂一樣出現，令到追踪的人都大感驚愕。

那些青衫客只以背部示人，他們分別朝不同的方向逃走，目的顯然是要亂追踪者的耳目，令他們無所適從。

果然，何氏兄弟和金家堡的殺手們都弄得頭昏眼花。

剎那間，他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為目標太多，追踪者只得五個人而已。

五個人如果分成五路去追，那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對方的佈局，分明有備而來；除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之外，還要以衆欺寡。

然而這五個人竟然信心十足，自命不凡，就此分五路人馬去追。

但是青衫客却不只五個，足足超過了十個以上。他們分別朝十多個不同的方向逃走；甚至有人回頭走，總之四方八面，各不相同。

因此，何氏兄弟和金家堡的殺手們，只可以追踪其中五個。

這五個可能全是替身，那時他們自然是極費心機。

即使五個之中有一個是眞的，只怕他們亦非魯雨的敵手。

儘管如此，他們並未考慮得那麼詳盡，因為時間上不許可他們慢慢的去討論了。只要他們再慢了少許，對方便會失去了踪跡。

× × ×

樹林中展開一場捉迷藏式的追踪，五名殺手分別從五個不同的方向追去。

然而他們要找的只是一個人。

他們要找的是殺人犯魯雨，他們也明知眞正的魯雨只有一個。

但要從十多個同一打扮的人之中，找出一個眞正的魯雨，確非一件容易的事。

沒有人知道那一個是眞的，否則，所有的人早已集中在一起，只追踪其中一人了。

由於事情來得突然，樹林之中剎那間多了十個同一打扮的替身，令到各人為之

眼花繚亂，加上先前那二個一眞一假的，總共便是十二個之多。這也難怪各人根本就分不出眞與假。

他們只選擇其中五個，而且還是匆匆忙忙去選擇的，因為對方正在急急奔逃，他們根本亦無從細認，就去展開行動。

胡桐追上了其中一個。

在金家堡一班殺手之中，胡桐的武功只屬平平而已，但是在他的急急追趕之下，那人已經顯得有點上氣不接下氣。

不知那是眞正的魯雨還是替身。總之他的脚步已開始放慢下來。

胡桐十分高興，因為他是金家堡的殺手，只要他能殺死對方，他就有機會獲得金毛虎那一百両黃金的賞格。當然，他殺的人一定要是眞正的魯雨那才可以。

可惜胡桐的高興只是短暫的。

他還沒有喝停那個人，附近已出現了另外二個同一打扮的人。

三個人之中可能有一個是眞的魯雨，也可能三個同屬替身。

三個人同時出現，看來絕非偶然的事。不久之前胡桐明明白白看見他們每一個人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走，怎麼會忽然之間三個聚在一起呢？

胡桐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對方三人已將他團團包圍住。

那三個人擺開了陣勢，其中一人冷冷地問：「你想活命麼？那麼，快說眞話吧，誰派你來追殺魯雨的？說啊。」

胡桐毫不示弱地說：「我敢單獨追殺而來，又怎麼會怕你，不過，你想知道是誰派我來的，也不是一件難事。你先告訴我，誰是魯雨？」

其中一人首先回答：「我是魯雨。」

胡桐剛望向那人，其他二人同時作出了反應：「我也是。」

胡桐冷然一笑，道：「你們三個人都是魯雨，究竟誰眞誰假。」

「可以說沒有一個是眞，也可以說沒有那個是假的。」為首一人道。

胡桐道：「你們既無誠意，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

三把刀一齊揮動，胡桐單劍迎敵，以他的武功造詣，實感吃力。

三個人之中，為首一個人功力深厚，三招兩式，已迫得胡桐喘不過氣來；其他二人見狀，也懶得動手，退過一旁，採監視之勢。

胡桐不敵，虛發兩招，想逃，但被其他二人攔住去路。

「想逃也可以，但必須交代清楚，」為首一人道：「是誰派你來追殺我的？」

胡桐一怔：「老兄果眞是魯雨？」

他只可以看見那人半截面，那人輕輕一笑，點點頭。

胡桐半信半疑：「你如果眞的是魯雨，算我倒霉吧。」

「為什麼？」

「因為你這條性命，值一百両黃金，我正是為此而來。」

「我還以為值一千両白銀。」

「那是官府的賞格，我却是——」

「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派你來的，我可猜對了沒有？」那人說了之後，一陣格格大笑；其他二人也在旁笑了。

胡桐道：「你說過讓我走的，可不是嗎？」

「是的，我的確說過，如果你說出誰主使你來殺我，我就放你一條生路，但是，你沒有說，是我自己猜測的。」

「但你猜中。」

「金毛虎為什麼要殺死我？」

「我不知道，但一百両黃金的賞格，的確由他訂出來。」

「除了你之外，還有多少人受到這賞格的引誘？」

「我不知道，相信最少也有二三十人，他們都與我一樣，在金家堡作客，身為殺手！」胡桐剛說到這裏。他還沒有說下去，已聽到一聲吆喝，一條人影自樹林中衝出。

同一式的打扮，同一樣的鋼刀，但武功比起眼前三名替身還高。

胡桐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便血洒叢林，臥屍於草地之上。

「快走吧，魯雨在西北方，我們快趕去保護他！」那突然殺出的人命令着說。

冤家狹路逢 見面不相識

連魯雨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剎那之間會出現這許多替身？

有人將他自獄中救了出來，又有人千方百計要保護自己，然而這個人——幕後人為什麼還不露面，在他的想像中，這個人最少也要召見他才是。

魯雨實在想不通。

他出獄之後只不過短短一段時間，實際上計算起來，也只不過幾個時辰而已，但他已經歷了數番追殺。這班人又是誰？

一方面有人急於要殺他，另一方面又有人要保護他，看來顯然是兩帮不同派別的人在鬥法。

魯雨是個相當魯莽的人，但牢獄生涯却將他的衝動性格馴服了許多，當初入獄時，他氣得呱呱大叫。

然而獄卒並未理會他，甚至將他雙足加上了鐵鍊，不讓他吃飯，連水也沒有得喝。

魯雨更野蠻也無法闖出重圍，他就像野獸一樣，被人馴服下來。

那一段日子，他的確受够了，一個失去了自由的人，對自由份外渴望。

因此，當他被救出獄之後，無論如何也不希望重返獄中。

被救了出來之後，他有許多事情不明白，但現在却明白了一些兒，例如身上的青色衣服，他由獄中逃出來時，身上穿的原是褐色的衣服，但那晚在客棧的床上，他却發現了這套青色衣服，於是他匆匆換上了，再戴上掛在牆上的一頂竹帽。

魯雨由獄中逃出之後有如驚弓之鳥，他當然希望改頭換面，但現在竟然有人認得他，更有人與他同一裝扮。

他明白了，那些青色衣服和竹帽是有人事先放置在客棧房間內的，目的是等他穿戴，這帮人也就是目前與他站在一起的人。

但另一帮敵對的人，看來亦非弱者，他們若非消息靈通，又怎麼會追殺而來？

魯雨武功更高，也難獨力擺脫這許多

江湖人物的追殺！幸好刹那間湧出了這麼多的青衣客，他們的武功固然不俗，還令到對方分散了注意力，甚至無法分辨得出眞與假。

甚至有人能分辨得出眞假時，紛紛圍攻他之際，其他身穿青衣的人，也會紛紛齊加援手。

魯雨於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了重重圍困。

他非常震驚，即使闖出了重重圍困之後，他還是忐忑不安。

這是他無法獲得解答的問題，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人要殺死他？——這也是足以令他感到萬二分震驚的事。

難道是江湖上的人認爲他做得太過份？還是怪責他因財失義？

無論如何魯雨已下定決心去找一個人——那就是收買他的人。

他爲了那個人的驅使，他才會殺死了巡按大人顏仲軒。

魯雨雖然爲了錢而去殺人，但是，他畢竟也是個江湖人物，他很講信義，所以即使他不幸失手被擒，還是守口如瓶。

當然，這也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設想：因爲他跟那個幕後人有約在先，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他也不能說出此人的名字。

現在魯雨要去見那個幕後人，但是，他身邊卻有許多青衣客。

身邊的青衣客都不知道他的心事，他們全心全力去保護他。

但是，魯雨至今爲止，仍未知道他們的眞正身份。

他終於有機會可以悄悄舒一口氣了。

他已被數名武功高強的青衣客護衞着，離開了樹林地帶。

他向身邊一名青衣客：「請問你們是那方面的朋友？」

「……」沒有人回答他。

他左張右望，那些人個個毫無反應。

每個頭戴竹帽的人，帽舌都遮蓋了半截面孔，所以魯雨也無法看出他們的眼神，就憑肉眼所見，那些人毫無表情。

魯雨心裏有數，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設法逃走，他很須要單獨去見那個幕後人。

他又試探地問：「我們現在要到何處去。」

「你儘管跟我們去，不會令你吃虧的。」身邊一個青衣客終於說話了，「我們救了你，自然不會加害你。」

魯雨感激地說：「謝謝你們，但是，爲什麼不讓我知道你們的身份，這令我感到迷惑之處，他日有機會想報答各位也不可以呢。」

「你無須報答我們。」那青衣客道：「我們也是受聘而來，受人錢財，替人擋災，這也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

魯雨又問：「然則，你們受了誰人的聘請？」

「朋友，你問得太多了，」說話的青衣客，看來可能是首領。

涂了他之外，其他人都不作聲。

除了眼見這一班人之外，後面還有另外一班人，那班人顯得已制止了那班殺手的追踪。否則，魯雨的危險仍未解除。

各人來到了一處農莊。

這兒備了十多匹駿馬，每一匹均已配上了鞍轡。

魯雨在各人的示意和監視下，騎上了其中一匹馬的馬背之上。

然後各人也分別上了馬。每人一匹，數目是剛剛足够，一匹不多一匹也不少。

由此可見，這班人似乎是做事很有計劃。

魯雨人馬緊隨二三位之間，這也是那青衣客的主意；那個像是首領的青衣客，與他併肩前進，前面有人帶路，其他人在後面監視。

魯雨一心以爲等機會，但現在看來，似乎沒有機會讓他逃走。

唯一一個可能的機會，就是中途有人殺出來。魯雨才可以乘住混亂中逃走。

但是，萬一眞的中途有一彪人馬殺出，魯雨又將會陷入另一次危機之中，那時又如何？他眞不敢想像下去。

× × ×

馬隊穿過一條河。

河水很淺，各人不必下馬，馬兒可以在奔跑的情況底下，涉水而過。

一陣陣水花四濺，有些人的衣服已經濕了。

魯雨仍然沒有機會，他仍在核心之中，被衆多的青衣客包圍住前進。

就在快馬涉水飛馳而過之際，魯雨的馬兒屁股上忽然着了一鞭。

「拍」的一聲，也不知是誰鞭打下去的，總之不是魯雨自己。

那匹馬受驚，脚步加速，如箭向前狂衝而去。

與此同時，卻有人墮馬落水，弄得同行的人突然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

可能是魯雨那匹馬受驚之後造成混亂，也可能另有原因。

總之，馬羣之中一陣混亂。

由於各人衣飾打扮一模一樣，令到負責監視魯雨的人，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何去何從，因爲馬羣之中一度混亂之後，有人跌落河中，也有人急急奔馳。究竟誰是魯雨？

快馬涉水渡河，最易令人分心，所以這時候出事，也最麻煩。

兩乘快騎直衝上岸去，一先一後，去勢如箭，奔向岸邊一處叢林，其他青衣客忙於照顧墮入河中的同伴。

在他們各人的想像中，即使已登岸的二人之中有一個是魯雨，亦無須担心，因爲另外一個必是他們「自己人」。

也就是說，最少已有人負責監視魯雨，他一定逃不了的。何況魯雨可能亦已墮入河中呢。

但是，當那「首領」發覺魯雨並不在這班人之中的時候，他便開始着急起來。

一聲號令，他首先策馬上岸。

然後才見二人自河水中爬登馬背，尾隨其後，直奔岸上。

他們衝入樹林中去。

但是，樹林中荊棘處處，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那首領感到不妙，對尾隨而來的二名手下道：「我們太大意了，有奸細滲入，那傻瓜已跟他逃走。」

現在他們才想起，那個陪伴魯雨一齊

走的人可能是對方的奸細。

事實上那是很難發現的，因爲每一個青衣客都同一模樣，面孔又被竹帽帽舌遮住了半截，即使有奸細混入亦不足爲奇。

但是，他們的行動早已計劃妥當，又怎麼會爲人所乘。

他們的每一個步驟事先經過小心策劃，自然在人數方面也分配妥當，所以馬匹在農莊等候，也不多不少。

憑這點忖測，一定是在連場惡鬥之中，有人將他們其中一名青衣客抓去，然後殺了他或擊昏他 最後穿上他的青色衣服，滲入他們。因此在人數方面仍是一樣，完全沒有破綻。

那首領立即回到岸邊。

這時墮入水中的人亦已紛紛登岸。

首領立即吩咐各人分頭追截，希望魯雨他們不會逃得太遠。

× × ×

魯雨有如驚弓之鳥，策馬前奔之際，發覺後面有人追來，自然萬分吃驚。

但是，當他的馬兒衝入樹林之後，發覺裏面到處佈滿了荊棘，便感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豈料就在他焦急非常之際，後面那青衣客却揚聲道：「快跟我走，否則你逃不了。」

那人並沒有強迫他，亦無惡意，魯雨只見他策馬躍過了一處矮叢，然後在樹林中轉彎抹角地走，魯雨也只好跟了過去！

事實上他們在樹林之中有如迷途羔羊，但那人却似乎很有把握地前進；許多時明明到了一處「絕路」，但那人却策馬闖出一條新路來。

有路可行之時，馬兒奔得極快；荊棘遍佈之處，他們就要步步爲營小心慢行。

那人始終沒有對魯雨再講過第三句話，就只有剛才那兩句叫他跟他走。

他似乎要很專心認路，二人就彷彿進了八陣圖一樣！全憑這個人如此熟悉環境，然後才可以再往前行。

雖然仍舊身在森林之中，但是一條闊闊的道路却出現在眼前。

路的兩旁全是又高又大的樹木；樹蔭將陽光遮擋，眼前的環境變得一片陰森！

「老兄是什麼人？」魯雨在策馬前進時，問着與他併肩前進的青衣客。

青衣客輕輕一笑：「你猜猜我是那一路人？」

「老實說，我也給你們弄得糊塗起來了。」魯雨道：「有人救了我，又有人追殺我，到底誰好誰歹，我也難明究竟。」

那人道：「老實說，我是局外人，所以對於你們之間的來龍去脈更不清楚。」

「你是局外人？」

「是的。不過，你說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麼，我似乎又沒有那一股俠義作風，我只覺得，假如我救了你之後，可能對我會有好處。」

「嗯！我明白了。」魯雨道：「你又是爲了官府的賞格。」

「不，你看差了！官府出多少錢？」

「一千兩銀。聽他們說官府的賞格是一千兩銀，另外又有人出黃金一百兩。」

那人又笑了笑：「由此可見，你這條命，的確很值錢。」

魯雨感到有點不妙。

他突然出其不意，拔刀相向。

但是他身邊的青衣人却不慌不忙，也沒有拔出腰間的刀，只是馬匹受了驚，跳躍了一下；那人已輕巧地避開了魯雨劈過來的刀鋒。

魯雨感到勢成騎虎，策馬狂衝過來，追斬那青衣客。

青衣客仍未見拔刀，只是策馬閃避。

他的馬術固然好，身手更覺敏捷。

青衣客圍繞住魯雨轉，絲毫沒有畏懼之意。

魯雨反而氣喘如牛。他一方面須要控制馬匹，另一方面又要持刀追殺青衣客，自然消耗了不少氣力。

魯雨明知對方是個高手，終於無可奈何地，停止了進攻。

青衣客不愠不躁，輕輕一笑道：「我勸你還是省下一些氣力吧，往後你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呢，朋友。」

「你到底是誰？」

「你何必管我是誰？你應該問我，救了你應該獲得若干代價？」

魯雨嘆一口氣：「你也許不知道，我剛由獄中逃出，現在是不名一文。」

「但是我救了你，豈可會無代價？」

「我們同是江湖中人，又何必斤斤計較？」

「別自欺欺人了，我們並非同道中人，但我們無可否認，都有一個弱點，就是爲了錢，不惜冒生命危險。我冒險救你，亦是爲了錢。」

「但我事實是沒有錢。怎辦？」

「這樣吧！」青衣客坐在馬背上沉吟着道：「你可以去向朋友借。」

「老實告訴你，我是個逃犯，不想見人，更沒有人肯借錢給我。」

「你再仔細想想，爲你爲我，你都很應該想想，看看誰能帮帮你。我也不妨坦然相告，假如你沒有錢給我，我只有送你見官，最少也可以拿它一千兩。」

魯雨呆了一陣。

他的武功已分明敵不過對方，假如對方要把他擊敗，相信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雖然說，江湖道上俠義之士多的是，但在情理上，人家既然冒着生命危險，想出這麼好的辦法來救了自己，總也應該多少給人一些好處才是。

於是魯雨就對青衣客道：「好吧，我答允給你一筆錢。但數目現很難確定。」

「可不能太少。」青衣客很市儈地說：「相信你也明白，除了官府之外，另外還有人要收買你這一條人命。」

「但是，你也知道我現在根本就沒有錢。」

「是的，所以我提醒你，最好找朋友——去找能帮助你的朋友。」

「不錯，也許我是給你提醒了。有個朋友可能帮得我，我現在就去找他；但我不想你也一齊去見他。」魯雨道，「你可以約個地方等我回來。」

「要多少時間？」

「不超過三日。」

「你似乎跟我開玩笑。」

「你怕我騙你？」

「是的。」青衣客笑道：「假如你是我，你肯相信麼？」

「你救了我，我怎麼會出賣你？朋友。事實上我必須三日時間，因爲可以帮助我的人，住得比較遠啊。」

「爲什麼不可以讓我們一齊去？」

「我不想別人知道我太多。」

青衣客笑道：「我不會說穿你是逃犯身份，除非你令我失望。」

「你誤會了。」魯雨道：「我不想你知道我那位朋友是誰。」

「不管他是誰，只要他有錢，而且肯借錢給你就行。」

魯雨策馬前行，那人亦步亦趨。

魯雨道：「我們先找個地方歇歇脚，尤其是必須先換去身上的衣服。其他的事留待慢慢商量好不好？」

青衣客笑道：「這一帶的環境，相信我比你更加熟悉。即使眼前這一座樹林，假如我不帶你出去，相信你走上半天，也未必摸到門路出去。」

魯雨絕對相信對方的說話。剛才若非他帶路，相信至今仍在樹林中打轉。又或者早巳被對方追趕上來了。

青衣客拍馬趨前，自馬鞍一旁解下了一個包袱，又對魯雨說道：「你要的東西，我早巳準備好了。」

魯雨接過包袱，解開細看，裏面有一套黃色衣服，一方頭巾。

魯雨很奇怪地瞪住他，既感激，又佩服：「你想得眞週到。」

「所以說，這些錢並不易賺！」青衣客笑道：「趁這兒沒有人，先換衣服再走吧。」

魯雨於是停下馬來，落馬更衣。

他一邊更衣，一邊又瞪住青衣客問：「你沒有衣服可換？」

青衣客却將身上的青衣服脫下，原來裏面有一身黑色衣服。

二人再度上馬；當他們再由樹林中走出來時，巳是另一副面目。

他們巳經不再戴竹帽，也不穿青色衣服。相信這時候即使「青衫帮」的人迎面而來，也未必認得出他們。

「青衫帮」只是他們給那帮人的稱呼。事實上他們是何方神聖，魯雨根本就不知道；那青衣客也說不知道。

× × ×

黃昏時份。

小鎭上很靜；即使這小客棧也很靜。食堂之上就只有三張枱坐了人客，其中一張坐着魯雨和那個「青衣客」。

「青衣客」也只是暫時的代名詞而巳，事實上這時候他巳經不再穿上青色的衣服。

魯雨一邊喝酒，一邊搭訕着問：「朋友，我該怎樣稱呼你？」

「你喜歡怎樣稱呼我都可以。我是江湖上的流浪漢，所以人家喜歡叫我劉郎。」那人呷了一口酒，又夾了一塊肉。「總之，我做事必須有代價——合理的代價。假如不是這樣，我根本就提不起興趣！」

「可能是我看差了眼，看老兄絕非那一類斤斤計較的人。」

「人不可以貌相，沒有代價的事，難道你又肯去做麼？」

「嗯——」魯雨似乎聽出絃外之音！只有魯雨自己心裏才明白，他殺人也純粹是爲了錢。

一筆還未收的錢，數目十分可觀，即使事前收到的一筆定金，爲數亦不少。

那個自稱劉郎的人又說：「我再次提醒你，沒有錢，我只有將你送往官府或者金家堡。兩者之間，你有權選擇其一。」

魯雨苦笑一下，深深地呷了一大口酒：「你這個人的確够老實，而且够現實，難道人們都斤斤計較，非財不行。」

劉郎只笑了笑。

不久，有兩個人由外面入來。

劉郎認得這兩個人，他們是客棧的人客，不久之前才離去。現在又折返，顯然是未想離開這個市鎭。

劉郎很注意這兩個人，但對方瞧也沒有瞧他們一眼。

劉郎等他們回到後面房間去之後，就對魯雨低聲說道：「你眞的堅持要一人住一間房？」

「是的。」魯雨道，「我不習慣與別人同睡一間房。」

「那麼，我提醒你，今晚可能有事。」劉郎煞有介事地說。

「有事？」魯雨半信半疑地笑道：「你想與我同住一間房，大概想監視我，怕我逃走，是不？」

「不！你逃不了的！」劉郎說：「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悄悄的逃走，那是最愚蠢，而且也是非常危險的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似乎忘記了，外面正有許多人要找你。」

「放心好了，我不會走的，你不要再找藉口來嚇我了。」

「我並非嚇你，你自己有頭腦，不妨仔細地想想清楚。」劉郎又說：「萬一眞的有事發生，別忘記叫醒我。」

二人吃飽喝醉，分別返回自己的房間去休息。

× × ×

劉郎的確有些醉意。

他不是個貪睡的人，但他担心一旦眞的糊裏糊塗的熟睡不醒，那時怎辦？

因此，他趁住未睡之前，悄悄在隔隣和對面房的房門口，做了一些手脚。

那兩個被認爲可疑的人，就住在對面的那間房，隔着天井，與劉郎的房間遙遙相對；而魯雨則住在隔隣。

時巳入黑，客棧裏的人巳紛紛睡了過去；大部份房間的燈光早巳熄滅。

劉郎也倒頭大睡。

他是個老江湖。雖然人未老，但經驗却十分的老到。他知道這麼早——即使時巳入黑，但實則爲時尚早。假如有事發生，大概也不會這麼早。所以他放心先睡一覺。

豈料他睡了不久之後，就給一陣鈴聲吵醒了。

鈴聲對他是一種警覺。

那小小的銅鈴是他從客棧的後門門上摘下來的。

然後，他將其中一個用繩子串好，縛在那二名可疑人物的門前，如此一來，即使有人一出一入，也會觸及銅鈴。

另一個則縛在隣房——魯雨的房門之上。

剛才那陣銅鈴聲似乎來自對面那間房門之前，所以劉郎立即啓門衝出去。

房門剛開啓，劉郎巳見到一條人影躍登屋頂之上。

那間房分明住了兩個人，不可能只有一個人出來；大概劉郎未開門衝出之前，另一個巳首先由天井躍登了瓦面之上。

劉郎沒有立即追踪他們，却先奔至隣房之門。

用手推門，門仍緊閉。

但劉郎仍然放心不下，轉到了窗口那邊，窗門却半掩。

劉郎探首隣房窗門，裏面一片黑暗。

他連叫幾聲，全無反應，隨即越窗而入，發覺床上空無一人。

魯雨這傢伙好狡猾，大概首先由窗門爬了出來，被對戶那間房的人見到，所以展開追踪。

劉郎不敢怠慢，越窗出了天井，躍登了屋頂之上。

但是瓦面上巳經沒有人影，相信他們早巳離開那裏。

劉郎立即登上最高處放眼四望，只見十數丈外有人影一閃。

那是另一間屋的屋頂之上。

那人影也僅僅是輕輕一閃而巳，劉郎想再看清楚一些也不可能。

不過這對劉郎來說並不重要，而且巳經非常之足够了。

最少，他巳肯定逃走的方向，於是劉郎立即向那邊趕過去。

即使這是黑夜中，即使這是高低不平的瓦面，但劉郎仍然步履如飛；轉眼之間，他巳去到剛才黑影出現的地方。

那是一處屋頂。

屋頂下面巳是郊區地方；劉郎居高臨下，可以見到一些樹木。

天上只有淡淡的星光，樹影之下見不到任何物體。但劉郎仍然縱身躍下，竄向那條林蔭小徑。

就在這刹那間，劉郎聽到一些樹葉抖動聲。

劉郎立即戒備。

那邊有人吆喝一聲，隨即响起一陣刀劍交加之聲；顯然有人發生打鬥。

劉郎循聲找了過去，見到三個人影打作一團。

一個穿着黃色衣服的人，被二名大漢包圍住，刀來劍往。

劉郎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較早時的猜測並沒有錯。

這二名神秘人物果然是跟踪魯雨的，分明負有特殊任務。

劉郎躲身矮叢後面，傾耳細聲，二名大漢並不打話。

魯雨武功相當，但對方二人亦非弱者。看來必然是苦纏不休。

劉郎憑着暗淡星光，隱約可以見到人影移動；黃色的衣服自然的份外奪目。

那穿上黃色衣服的人就是魯雨。

魯雨單刀却敵，頗感吃力，因爲對方並非泛泛之輩。

突然之間，魯雨可以感覺得到，黑暗之中有些物件飛擲而來。

二名大漢之中，有一個頓失重心，身子歪了一歪！魯雨見機不可失，順勢一刀，黑暗中，有人慘叫一聲，一條人影倒了下去。

另一名大漢發覺同伴倒下，趁勢想走，給魯雨衝前一刀，瞬即死去。

魯雨眼看逃不成了，想不到刹那之間，形勢改觀。

他沒有匆匆逃去，反而留下去。

他朝黑暗中呼叫道：「助我者可是劉郎？」

一處矮叢後面有人閃出：「你這傻瓜，爲什麼還不走？」

魯雨認得那果然是劉郎的聲音。

劉郎由那邊走過來：「你不是想避開我麼？爲什麼還不走？」

魯雨抱歉地說：「對不起，劉郎，是我自己不好；今夜如果沒有你，我又有痲煩了。」

「假如你不走，痲煩更大。」劉郎說着又催促魯雨：「走吧，這兩個人可能還有同黨。」

魯雨只好沿住小徑，返回市鎭的客棧去，取回他們的馬匹。

他們漏夜趕路，不敢再留在那間客棧裏。

× × ×

這一次是由魯雨帶路。

魯雨要去找一個人，他對劉郎說，那人可以給他一筆錢；有了錢之後，魯雨就可以讓劉郎得到他「應得的報酬」。

他看不出劉郎竟然會是個如此「斤斤計較」的人；但劉郎既然堅持着，他也沒有辦法。

事實上劉郎不但三番四次救了他，還表現出武功十分高強；魯雨暗念自己絕非劉郎的對手，所以惟有順從他。

他們在黑暗中。四周一片沉寂，似乎很平靜，也彷彿隱藏着無數殺機。

劉郎開始有些不耐煩，他問魯雨：「你那個到底是什麼朋友？」

魯雨道：「他很有錢，但我不知道他是誰。」

「這豈不是有點滑稽麼？」劉郎道：「連他的姓名你也不知道，怎麼可以要求人家帮你？」

魯雨道：「他……」

劉郎看他欲言又止，說道：「他只是你一面之緣的朋友，是不？」

「不！」魯雨囁嚅着說：「我實在有難言之隱。」

「難言之隱？」劉郎怔了一怔：「我不明白你究竟有什麼心事；但我可以清楚告訴你，自從發生了刺殺巡按大人那件事之後，你在江湖上巳無立足之地。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帮你。」

「說了這麼多話，你不過想錢而巳！」魯雨也開始覺得，劉郎的武功雖然高強，但欠缺江湖人物應有的道義。

劉郎道：「是的，我早巳說得清楚，我是爲錢而來。」

「放心吧，我不會欠你的。」

「我還要提醒你一件事，數目不能少過一百兩黃金。」

「我明白了，你是要我給你多過金家堡那份賞格。」

「不錯。」劉郎道，「假如少過一百兩黃金，我倒不如將你交給金毛虎。」

「金毛虎是誰？」魯雨問。

「金家堡之主。」劉郎反問道：「你不認識這個人？」

魯雨搖搖頭：「從未聽過這名字。」

劉郎道：「那就奇怪了！你不認識他，他爲什麼要殺你？」

「我也不知道。」魯雨忖測着說，「他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化名。」

劉郎提醒他：「在你認識的人之中，有誰是金頭髮的？」

「嗯——」魯雨很認眞地想了想：「沒有！眞的沒有。」

「那麼，最少你也該聽過金家堡這地方。」

「老實告訴你，我是由外地來的，對於這兒的環境，並不熟悉。」

「然則誰主使你去殺死巡按大人？」

「除非你不想得到那筆錢，否則請容許我保留這點秘密。」

「事到如今，你還有秘密？」劉郎又問：「你沒有供出幕後主使者是誰麼？」

「沒有。」魯雨道：「最少在官府裏就沒有。」

「爲什麼不照實作供。」

「那是道義上的事，像你這種人，相信很難令你明白什麼是江湖道義。」

劉郎輕輕一笑：「就像你入獄之後，人家不敢出面，這大概就是道義。」

「一切早經說好了，誰叫我失手？這是與人無尤的事。」

「看情形，有些事情你可能還未知道呢。」劉郎說。

魯雨一邊策馬前行，一邊問道：「是什麼事？」

「對你被救出獄之後，感到不滿的人。他顯然不想你再落到官方之手，所以才頒下了追殺令，務求將你殺死爲止。」

「嗯！然則，誰對我如此仇視？」

「除了你自己之外，相信沒有誰再比你清楚了。」劉郎又說，「所以我叫你想想，江湖上還有一些什麼仇家。」

「沒有。」

「既然沒有仇家，那麼，一定是主使你的人派出殺手來殺你滅口。」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劉郎道：「就只怕等到你相信的時候，爲時已晚。」

二人又在沉寂中前進。

過了一會兒，魯雨忽然又問：「你可是青衫帮的人？」

「甚麼青衫帮？」劉郎反問道。

「青衫帮就是頭戴竹帽，身披青衣的人。」魯雨道：「他們一直保護住我，而且，個個武功都相當高强。」

「然則，你可知青衫帮是何方神聖？」劉郎問。

「我怎麼知道？不過今次竟然有這麼多人追殺我，假如沒有青衫帮從中帮了我這個大忙，怕我早已死掉了。」魯雨頓了頓，又說：「我還以爲你是他們的人。」

「不！我只是冒充的。」劉郎說，「我打暈了他們一個人，穿上了他的衣服，戴上了他的帽，及時追趕上你們。」

「你怎麼知道我想走？」

「我看得出。」劉郎說，「事實上渡河時是唯一可乘之機。」

「無論如何，我總算逃脫了。」魯雨道，「即使給你報酬，也十分値得。」

「照計青衫帮救了你，你不該逃避他們。」劉郎道：「最少你也看得出，他們做事非常之有計劃，否則，你早已死在金家堡那班殺手的手下。」

「你不會明白的，我實在不想再被人控制。」魯雨道。

「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可能是官府派來的人。」劉郎道，「官府要你生存下去，你可知道爲什麼？」

「我不知道。」

「也許他們要知道你殺巡按大人的眞相。因你落入官差手中之後，一直未講過眞話，朝廷正派人南下要親自審問你。」

「你也知道此事？」

劉郎道：「這有什麼稀奇？許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江湖上的人。」

「是的，坦白說，我當時的想法也跟你一樣。」魯雨道：「我所以要逃避他們，就正是爲了這個原因啊！」

「所以說，你這條性命的確很値錢，相信你自己也心中明白。」

「嗯！看來我的確應該收買你，保持與你在一起，否則我隨時也會有危險。」

「你有頭腦，你不妨多想想。」

天色將亮！

馬未疲，人已倦！

人是須要休息的，即使更强壯的人，武功更好的人，也不例外！

然而魯雨和劉郎二人，昨天晚上並未眞正休息過。

再奔一程，二人已感到口乾頸渴。

前面有條小河，二人落了馬，人馬都要喝水。

劉郎正俯首河邊，準備喝一口水解解渴，突然被人自背後用硬物重重地轟了一下。

劉郎連哼也沒有哼一聲，倒在河邊。

隨即有人將他推入河中。

劉郎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魯雨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

× × ×

魯雨單騎奔馳着，來到了一處村莊外面。

村莊之內，炊烟四起。這已是接近正午時份。魯雨腹如雷鳴。

魯雨心情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不會忘記劉郎的話；劉郎分析眼前形勢，懷疑主使去殺巡按大人的人，派人追殺他，目的爲了滅口。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他的幕後人能依足諾言，給他足够「殺人代價」。

幕後人就在眼前，只要他策馬前行，他就到達那幢屋宇的門前，彼此的距離也只不過十來丈而已。

但是，萬一劉郎的估計準確，他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不過，魯雨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否則，他決不會中途將劉郞擊昏，然後推入水中。

魯雨知道他的「主人」不懂武功，而且還是他父親生前的摯友。

在魯雨決定爲他效力之前，也考慮得十分清楚。刺殺巡按大人，將是一件十分

轟動的事。須要十足的勇氣。

魯雨也想到了後果問題，但是，對方所講的故事却令到魯雨非常激動。

那人對魯雨說，他的父親是給一個人害死的；此人就是巡按大人顏仲軒。當顏仲軒還未官拜巡按大人之前，與魯雨的父親等一班人原是好友。

這班人之中，也包括了那位「主人」在內。

但是，顏仲軒爲人奸詐，陰險毒辣，最懂得利用別人，因此，爲了自己往上爬，利用了那人的財力，又殺害了魯雨的父親。

那人是誰？

那人很富有，魯雨只知道他叫杜海。

他認識杜海非常偶然，那時他身上不名一文，飢寒交迫之下，一度淪爲竊賊。

就在那一次一生人唯一的一次盜竊生涯之中，他終於失手被擒。

在隣近一帶，他並無熟人，眼看那一次勢必無人可以加以援手。

但是，奇蹟偏偏就在那時候出現。

一個姓杜的人前來保釋他出去。那人自稱是他亡父的摯友，他正是杜海。

杜海不但保釋魯雨出去，而且還運用金錢的力量，將官府的人買通，令他不必入獄。

以後一段日子，魯雨便成爲杜家的上賓，杜海待他極好。

他一直以爲這是先父與杜海的交情所致。除了內心感激之外，總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好好的報答杜海。

終於有一日，杜海對他講了那個令他感到激奮的故事。

故事內容大致說他如何待朋友忠誠一片、——關於這點，魯雨絕無疑問，最少眼前所見，他待魯雨就够不錯。

照杜海說，他們一班人都是朋友，包括杜海本人，魯雨的父親以及顏仲軒等人在內。

這班人有過好長一段時間，經常聚在一起飲酒聊天，彼此情如手足。

但是，顏仲軒此人陰險狡詐，腦筋非常之靈活。他知道杜海有錢，於是利用他的財力，打進了官場。

朋友們都以爲「官府有人好辦事」，自然大力支持。

豈料顏仲軒爲人忘本，竟然爲了掩飾往日的寒酸，不斷出賣朋友，手段極之卑劣。

根據杜海說，魯雨的父親魯鐵，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的。

魯雨當時十分激奮，誓言要殺死顏仲軒。

杜海咬牙切齒的表示：爲了朋友的義務，只要有人肯動手，他願意提供一大筆奬金作爲「殺死奸官的酬勞」。

那酬勞是五百兩黃金。

這數目十分吸引，魯雨一方面爲了報答杜海，另一方面也存有「爲父報仇」的心理，於是拍拍胸膛，就此承担起這份殺人的任務。

魯雨的武功不算最好，但比起官府裏的差役，總高出了少許，所以在有計劃的行動中，終於完成了任務。

然而那計劃只完成了一半，假如全部順利完成的話，今天他就不必回到這裏，早早已經領了賞金，遠走高飛了。

失手被擒的原因，是他孤掌難鳴；當他殺了巡按大人之後，護衞發覺時，立即高聲呼叫，人羣瞬即將他包圍。

被捕後，杜海未敢立即出面替他保釋，但魯雨也不會怪他。因爲這一次不似上一次，這一次是殺人——而且殺了巡按大人。

杜海爲了避嫌，可能不敢出面，但他却悄悄派人送來了一些銀兩，求官府中人好好打點，別太虐待魯雨。

儘管魯雨一時未能恢復自由，內心已經對杜海這位「世伯」十分感激。

後來，杜海也一直未有到官府裏來活動，魯雨自感失望。

直至到那晚深夜，突如其來的，有人將他由獄中救了出來。

那人武功高强，儘管未有說明來龍去脈，魯雨也猜到他可能就是杜海派來的。

也就是爲了這點念頭，所以魯雨更加守口如瓶；劉郎對他三番四次的追問，他也絕口不提「杜海」這個名字。

他甚至明知在武功方面不敵劉郎，也冒險將他擊昏之後，擺脫他的糾纏！事實上也惟有如此，他才可以保留這一點點秘密。

現在，他已來到了杜海家門之前。

他內心的矛盾，照計很快就會獲得統一；他希望劉郎的忖測是錯的。

劉郎懷疑收買他的人，派人追殺他滅口。

收買他的人就是杜海。

門庭依舊，彷彿人面已非；昔日的杜家，婢僕如雲，如今却顯得一片冷清清，究竟是什麼緣故?奇怪。

魯雨在滿腹狐疑中內進。

杜若梅雖然走在前面，但他們之間的視綫也曾一度接觸。

不知怎的，魯雨從杜若梅的眼神之中，感到隱伏了一股煞氣。

她應該是杜海的女兒杜若梅，照計不會錯的，雖然當他在杜家作客時，他很少跑到客廳這邊來，但無論如何他們確實見過面。

見面的次數儘管不多，魯雨也不會認錯人吧?

然而現在進了屋之後，他就聽到她在問：「請問你高姓大名?」

魯雨記得，杜海曾爲他們介紹過了，怎麼她會如此健忘?

「我姓魯。」魯雨又朝屋內四周張望了一遍，「杜世伯呢?」

杜若梅站住了脚，却沒有回過頭來，然後又問非所答地說：「杜世伯?然則，你是他世侄了?」

「是的，我們似乎見過面。」

「你姓魯，可就是魯雨?」

「是的，在下正是魯雨。」

「你找家父幹嗎?」

「我們有約在先。」

「有約?什麼約?」

「他在這裏嗎?」

「當然在這裏，這是他的家，他不在這裏還在那兒呢?」杜若梅又說：「你先進來喝杯茶，我進去把他叫出來。」

杜若梅把魯雨招呼到客廳來，然後轉進了屏風後面去了。

客廳裏，除了他本人，就只有那條大黃狗。

大黃狗在旁虎視眈眈，魯雨只可以暗中戒備。

他放眼四望，視綫之內，並無人影。

這麼大的一幢大宅，怎麼可能只住了一個杜若梅?這是不可能的事。

他不耐煩地站了起來，那條大黃狗立刻作勢張牙。

魯雨不敢移動身體，但也沒有坐回原位。

因爲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回頭朝屏風後面張望之際，發現了二個人影——一個是剛剛進去杜若梅，另一個是個老婦人。

她們在耳語，這情景立即引起了魯雨的注意。可惜他聽不到她們的談話。

屋子裏到底還有些什麼人?

這裏的環境分明是有所改變了，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當屏風後面二個女人分開時，魯雨便急忙坐下來。

不久，那老婦捧茶出來侍客。

魯雨雖然又渴又餓，却不敢立即去喝那杯茶。

等到老婦轉進了內堂，他才悄悄將那杯茶倒進桌上一盆盆栽去。

趁住杜若梅未出來，他細心分析一下眼前的形勢；杜若梅面帶煞氣，到底所爲何事?

杜海爲什麼還未出來?杜家爲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杜若梅和那婦人爲什麼會如此鬼鬼祟祟的?其中是否另有陰謀?

魯雨見過了杜若梅，但未見過那老婦人，她是什麼人?

魯雨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之間「錚」的一聲。嚇得他急忙跳離了原來的座位。

說時遲，那時快，一條人影硬闖直撞，自屏風背後飛身撲出，衝破了屏風的通花，連人帶刀，狂刺而來。

魯雨若非及時離開那座位，除非他有後眼，否則非死亦傷。

然而那突如其來的音響，竟然成爲他的救星。

那音響是如何產生的?

那是桌子上放置的一隻茶杯。

茶杯不知怎的，會忽然之間破裂!魯雨於是敏感地連想到可能遭受到襲擊!因此他才會作出了反應。

屏風之上洞開了一個大洞，剛才那老婦手持雙刀，撲了一個空。

魯雨翻身站了起來，持刀作勢，等待着那老婦採取攻勢。

那黃狗也狂吠一聲，迅速衝了過來!配合着老婦的進攻。

魯雨還好在事前已經有了心理上的準備，否則更加手忙脚亂。

老婦雙刀飛舞，疾似閃電；魯雨感到壓力極大，絲毫未敢怠慢。

他覺得單是對付這老婦已感吃力，加上那條黃狗，確是疲於奔命。

老婦刀鋒如雷，黃狗專攻下盤，弄得魯雨顧得上來，管不了下，刀法也開始有些淩亂起來。

魯雨正感到狼狽萬分之際，忽然之間又聽到一聲狂吠。

魯雨欲待沉刀下撇，鬥住黃狗的撲咬，無奈老婦雙刀刀鋒已迫近了他的咽喉。

魯雨暗念這一次非死即傷，急急回刀上格；「錚」的一聲，三刀交擊，拚出了一股火花!魯雨單刀亦僅已震開了老婦雙刀。

奇怪的是那條黃狗的進攻中止下來不特已，還在悶哼一聲，倒臥地上，咀角不斷流出鮮血來。

魯雨那一刀將老婦震開數尺以外；老婦站穩了身體，滾了幾下刀花，欲待下次進攻之時，却被人及時喝止。

由屏風後面走出來的人正是杜若梅。

那老婦聞聲將雙刀收停!呆立一旁。

杜若梅一邊走過來一邊用責備的口吻道：「三婆，你對客人豈可如此無禮?」

「我要殺了這王八，是他害死老爺的!」那老婦含恨地說。

魯雨不敢輕舉妄動；事實上眼前一切似乎來得太過突然。

不但是老婦的攻擊來得突然，黃狗之暴斃更加突然。

還有那茶杯爲什麼會突然之間破裂?若非那茶杯及時發出了音響，對魯雨起警惕作用，他這時已死在老婦的雙刀之下。

老婦神情木然。

杜若梅却向魯雨道歉。

她對魯雨抱歉地說：「對不起，三婆可能對你有點誤會。」

「她是誰?」魯雨驚魂未定，却怔怔地問。

「你以爲她是誰?」杜若梅瞪住魯雨，非常留意他的表情。

「她的武功不錯，但爲什麼會對我有所誤會?」魯雨問。

杜若梅走近桌前，伸出纖纖玉手，將破杯稍爲收拾一下，然後又若有所思地，望向天井那邊，再仰首望向瓦面之上。

最後，杜若梅的視綫又移向桌上後面靠近屏風的盆栽。

她的視綫就停在那裏。

魯雨不知道她想什麼。

事實上，眼前就有許多事情令他感到莫名其妙的。

例如杜若梅將破杯的碎片收拾時，似乎多了一些什麼。

那好像是一粒小小的石子。杜若梅已將那小小的石子握在掌心。

從她剛才的表情觀察，她分明在懷疑魯雨可能另有同黨。

「你究竟是什麼人?」杜若梅終於又開口問。

魯雨道：「我叫魯雨，早已介紹過了。杜世伯究竟在何處?」

「他已登仙界!」杜若梅神色黯然地說。

「什麼?」魯雨差些兒以爲聽錯了。

「他死了!」杜若梅回轉身來!瞪住魯雨；那表情十分之奇異。

魯雨不由自主地問：「他爲什麼會死的?」

「我也不知道，因爲我那時候剛好離家外出，回來時所有的人都死了。」杜若梅神情呆木地盯住魯雨。

魯雨感到有點不寒而慄。

「聽說是你殺死巡按大人的，是不?」杜若梅忽然又問。

「嗯!」魯雨怔了一怔：「這件事，你父親有沒有對你說過?」

「說什麼?」

「不怕老實告訴你，殺死巡按大人，是他老人家的主意。」

「胡說!」杜若梅勃然大怒!「你做你的事，爲什麼要連累我的家人?」

「嗯，你的意思是——」魯雨想下去就會明白，「一定是杜世伯他們，已被官府抓去處決了，是不?」

杜若梅道：「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麼攪的，總之我父親已被殺，他死得不明不白；我的家人則下落不明。」

「這也難怪你傷心!」魯雨道：「不過這件事確是由令尊發起!我只不過受他老人家慫恿。事前我絕未想到有此可怕後果。」

杜若梅忽然又問他道：「你有多少同黨?」

「同黨?」魯雨又是一怔!「什麼同黨?」

「你休想騙我!」杜若梅有些生氣地說，「剛才分明是你的同黨暗中出手帮了你。他用石子擊破了這隻杯——」

杜若梅將手上一顆小石亮出來，又說：「這石子很小，要運勁可不容易，但它竟能將一隻杯子擊破，可見功力相當。」

魯雨像夢中驚醒一樣；事實上他早感到事情有些奇怪。

例如那黃狗的突然暴斃，顯然與他無關。除了有人從中助他一臂之力之外，絕不可能讓他有這種好運氣。

加上當時情勢委實太危急，他擋得住老婦雙刀，却顧不了黃狗的狂撲猛噬；若非黃狗及時暴斃，他勢必受傷，甚至死去亦不足爲奇。因爲當時如果黃狗一旦向他撲咬，他勢必失去重心，老婦雙刀就更得勢。

至於那杯子，當初魯雨還以爲出自下列兩種可能：——

第一，老婦未直接向他進攻之前，可能以暗器首先向他襲擊。

因爲屏風之上有雕木通花，剛才魯雨既然可以透過那兒望入內堂，老婦自然亦可以透過那兒向魯雨發射暗器。

他想像到可能是暗器擊中了茶杯，茶杯因而破裂。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茶中有毒，所以當魯雨將毒茶傾入那盆盆栽之後，空杯仍然受不了毒液的侵襲，因而分裂。

也許是由於他並未發現那顆小小的石子，所以他反而未有想到有人及時向他發出了警告。現在經杜若梅提醒，他就像在夢中黨醒了一樣。

杜若梅大概猜對了，的確有人在暗中助了他一臂之力；而且這個人的武功絕不平凡，但爲什麼不見他露面?

他是誰?爲什麼他要帮自己?

魯雨不期而然又想起了劉郎。

正因爲他想起劉郎，所以他才不由自主地大吃了一驚。

劉郎是由他親自擊暈的，然後他又親自動手將他推落水中。

照常理忖測，他是必死無疑了。

劉郎既然死了，還有誰來帮他?劉郎帮他是爲了錢，這個人又爲什麼?

魯雨道：「我沒有同黨。我也不知道誰在暗中帮了我。」

「你別裝蒜了!」杜若梅道：「我父死得不明不白，你現在又找上門來，更有同黨，到底你想怎麼樣?不妨直說。」

魯雨道：「我來找令尊，是因爲跟他有約在先。但我發夢也想不到，他竟然會出了事。」

杜若梅道：「我父之死，你必須負上一部份責任。老實說，這件事之前我一無所知，你殺人犯法，不該連累我們。」

「是的，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魯雨道，「現在你要我怎麼樣?」

「留下來帮帮我，我要找我的家人。」杜若梅的怒氣似乎消了一些。

她嘆了一口氣，在桌子一旁坐了下來，又示意魯雨在另一邊坐下。

杜若梅忽然又指指那盆盆栽，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

「我對盆栽並無研究。」魯雨說。

老婦這時亦已將黃狗的屍體拖到後院去加以埋葬。

魯雨記得杜海並未提及他女兒也懂武功，但現在她却帶了一把劍。

杜若梅道：「老實說，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植物，但我却知道它的功用。」

說到這裏，杜若梅霍然站起，將一杯茶取了過來，又探囊取出一包粉末，回頭問魯雨：「你可知道這是什麼?」

魯雨搖搖頭。

杜若梅道：「這是毒藥。」

魯雨怔了一怔。

只見杜若梅將那小包毒藥粉末傾入茶杯中，輕輕搖勻，再注入那盆盆栽之中。

不到一盞茶時份，那盆盆栽立即變成枯黃。

魯雨不明白她的意思，呆呆瞪住她。

杜若梅輕輕一笑：「剛才三婆一片好意斟茶給你，你為什麼不敢喝？」

「嗯！」魯雨開始明白了，他將茶注入盆栽去的情形，已被對方識破。

杜若梅道：「我要毒死你，也不會揀現在；但從剛才那一着忖測，你顯然是個多疑的人。」

魯雨苦笑道：「你也不能怪我，因為我所約的人並不在這裏。」

「我父約你，一定有事，到底是什麼事？」杜若梅問。

魯雨道：「人都死了，說來何用？」

「我是他唯一的女兒，說了出來，可能對你會有好處。」

「嗯——」魯雨想了想，反問道：「他有沒有提及過錢的事？」

「錢？」

「是的，我們這次相約是為了錢。」

「他欠你錢？」

「是的。」

「多少？」

魯雨豎起五隻手指。

「五十兩銀？」

「不！五百両，而且不是銀。」

「難道是五百両黃金？」

「正是！」

「他怎麼會欠下你這麼多錢？」

「那是殺人的代價。」

「哦！我明白了，他收買你！」

魯雨點點頭！然後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可惜，他人也死了！」

「不過，你放心！」杜若梅出乎意外地爽快，「這筆數目，我會給你！」

「你給我？」

「是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兒，自然由我負責。」杜若梅又說，「不過，我有個條件，你必須帮帮我；事實上，也要你帮我才可以有足够的錢給你。因為我身上已不名一文。」

魯雨心裏想：他本身也被官府通緝，另一方面又被金家堡的人追殺。假如長此留下來，自然不是辦法。

但是，他終於答允了杜若梅暫時留下來，因為他另有打算。

為找主謀人 天涯苦追踪

在一間客棧之內，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正召見他的一班殺手。

這班人已失去了魯雨的下落，令到金毛虎非常不開心。

尤其是當有人提及追殺途中的情形時，金毛虎更加暴跳如雷。

客棧已被金毛虎全部包了下來，所有的客房已宣佈客滿，不再招客。

金毛虎要利用這裏作為他的大本營。

店東也無可奈何。

有些殺手說到追殺魯雨時的情形，也表現得十分激奮；他們提及何氏兄弟，曾從中阻梗，也提及衆多的青衣客。

何氏兄弟在江湖上並沒有名氣，金毛虎猜測他們可能是為了官府的賞格。因此他們兄弟二人才會阻止別人去殺魯雨，還聲言要生擒活捉。

但是那班青衣客又是何方神聖？

毫無疑問，他們是有計劃要分散追殺者的「視綫」，所以每個人均打扮成魯雨一樣，讓追殺者無所適從。

結果，魯雨就在他們有計劃的掩護下，從容逃去無踪。

自然以上只是金毛虎所能聽到的。絕大部份的殺手，根本就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魯雨如何被「青衫帮」的人監視，以及渡河時逃脫的過程等等，最少金毛虎暫時就不知道。

外面傳來一陣吵鬧聲。

原來有人投宿，但為店東拒絕，因而發生了爭吵。

與此同時，有一名殺手奔告金毛虎，門外正擬到此投宿的人，就是何氏兄弟——何向隆和何志興兄弟二人。

金毛虎非常高興，立即向手下授計；手下領命而去。各人亦紛紛回到事先分配好的房間裏去。

× × ×

何向隆和何志興兄弟二人，經過整日疲於奔命，又倦又餓，難得找到這麼一間客棧，滿以為可以在此投宿一宵，一切留待明天再說，想不到却被人拒於門外。

店東本來對他說，已告客滿，但回頭又改變了口風。

「剛好有位朋友肯遷就，讓出一間房。」掌櫃先生由裏面出來說，「其實大家都是男人，一間也够用了。」

何氏兄弟本來也不打算租兩間，自然是心滿意足。

入到店內，氣氛有些緊迫；這只有老江湖才可以憑經驗和感覺感應得到。如果是一般人，必然一無所覺。

何向隆和他弟弟何志興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提醒他必須小心。加上店東剛才的口風變得太快，令他們感到事不尋常。

何向隆朝食堂掃了一眼，只有兩張桌子上坐了食客。

那些食客態度十分不自然，既不交談，亦未見開懷飲食。

何向隆一入來就發覺他們目露兇光；此外，仰首上望時，又發覺有些房間人影幢幢，總之他就感到殺機四伏。

回頭一看，客棧的門却關上了。

何氏兄弟勢成騎虎，只有硬住頭皮，處處提防，步步為營。

掌櫃先生將兄弟二人帶到樓上一間房去。當他們經過其他房間時，剛才發現的人影又不見了。事態更覺可疑。

× × ×

金毛虎悄悄向他身邊的一名殺才阮昌順：「你看清楚了沒有？是不是他們？」

「絕對就是他們。」阮昌順道：「我們都跟他們見過面，自然認得他們。」

金毛虎道：「大家準備好，我要查個明白。看看他們是否官府裏的人。」

阮昌順離開了金毛虎的房間。

這邊又有另外一個人入來。

那人悄悄向金毛虎報告：「徐勇剛回來，他有重要事情禀告。」

「去叫他入來吧！」金毛虎吩咐來人說。

較早時，金毛虎點過了殺手的人數，發覺最少有幾個人未見回來，其中就包括了劉郎和徐勇等人在內。

至於霍文達，他是被人發覺最早離開了金家堡的，事後却死得不明不白。此事金毛虎亦已經知道了。

現在徐勇匆匆趕回這臨時大本營來，向金毛虎報告一件令他大感震驚的事。

原來徐勇年紀雖輕，却胆色過人，他奉了金毛虎之命，要在這班殺手之中，追查誰是「內奸」。

徐勇終於有了發現。

他發覺劉郎行踪可疑，一度離羣失踪。事後徐勇才發覺他將一名青衣客擊暈，拖入樹叢中，假冒那青衣客滲入「青衫帮」之內。

徐勇靈機一觸，也照樣將另一名青衣客擊暈，除下他身上的衣帽，照劉郎一樣，假扮青衣客滲入了「青衫帮」中。

徐勇的目的自然與劉郎不同。他要監視劉郎看看他所作所為，是否「內奸」？

就憑這樣，徐勇發覺劉郎在大隊渡河時，與魯雨雙雙逃去。

當時他想快馬加鞭，追踪上去，但是，無奈就在混亂中，馬失重心，人也墮入河中，令他功虧一簣。

事後他雖然乘住混亂中再度爬上馬背追了過去，但已失了劉郎和魯雨的影子。

後來他也不敢停留，以免被「青衫帮」的人發覺眞相。

金毛虎聽了徐勇的報告，再回憶起霍文達生前的懷疑，覺得劉郎的確可疑。

然而他反而叫徐勇切勿將此事張揚，因為他相信劉郎遲早還會回來。

金毛虎要等劉郎回來之後才發難，以免他聞風先遁，所以不讓其他殺手知道這件事。

又有人來報告：何氏兄弟剛點了酒菜，叫店小二送入房間去進食。

金毛虎靈機一觸，召來手下，吩咐他依計行事。

× × ×

金毛虎叫人在酒菜中悄悄落下了蒙汗藥，以為如此便可以事半功倍。最少亦可以省回一塲惡鬥。

酒菜送了入去，照計藥力也總該發作了。

金毛虎一聲號令，各人便破門而入。

但是，房內空空如此。

何氏兄弟並不在房內，酒菜却原封不動的，依舊留在桌上。

面對住一列屋頂的窗門打開了。

金毛虎竄出窗外，隣近屋頂之上，也見不到有人。

何氏兄弟看來亦非等閑之輩。他們竟能窺出了破綻，及時逃去。

× × ×

金毛虎心感不妙，立即下令撤退。

金家堡的殺手都不明白，為什麼要撤離這間客棧？

甚至有人說：「我們有這麼多人，難道怕他們兩兄弟？」

但是，金毛虎並不想得那麼簡單；他懷疑何氏兄弟未必就是為了官府的賞格那麼的單純。金毛虎担心他們是官方綫眼。

因此，當他撲了一個空之後，就匆匆帶着各人，離開了那家客棧。

就是連店東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是沒有敢阻止這班人離去。

反正對方是付足了租錢，店東並無損失，也就算了。

× × ×

就在金毛虎等人離去之後不久，大批官差前來，將客棧重重圍困。

客棧裏的人這時才明白，事出果然有因。可惜官差們撲了一個空。

× × ×

杜海的家中。

這裏少說也有二三十間房。然而這幢大宅就只住了兩個人——而且這兩個還是女人。說出來頗難令人入信。

不過今夜却多了一個男人，他就是魯雨。

魯雨被安置在客房裏，仍然難免會有些提心吊胆。

因此，他吹熄了燈之後，好久還是無法可以安心入睡。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疑心生暗鬼，躺在床上，彷彿聽到了一些步履聲。

他立刻翻身下床，竄至窗前，往外窺伺。

果然有個人影閃過。

外面一片昏黑，屋子裏也沒有長明燈。唯一的光綫乃是來自天牛的星光。

因此，魯雨不但無法看清楚那是人是鬼，連男女也分不出來；總之是個影子——背影。一掠而過也是快得出奇。

那影子朝屋後走去。

魯雨不敢怠慢，立即也越過了窗口，摸黑追了過去。

但是，那影子未見再出現。

魯雨正想折返房中，忽然又發覺後堂那邊有燈光透出。

那間房不知住了一些什麼人，照計應該是杜若梅，或者三婆吧！就魯雨所知，除了她們之外，這裏沒有其他人居住。

紙窗投影，有兩個人正在房內交談。

影子也清清楚楚顯示出，她們是杜若梅和三婆。

夜已深，她們還在談些什麼？

就憑魯雨的想像，她們既是主僕的身份，應該分別睡在兩間房才對。

於是他悄悄走了過去。

他躲身窗外，隱約可以聽到房間裏兩個女人的談話聲——

「母親，聽我勸吧！我們不能殺他！」這分明是杜若梅的聲音。

「他的身份我們已經證實了，還等什麼？」這是那老婦「三婆」的聲音。

「他只是被人收買的，殺了他，反而把綫索都弄斷了。」

「他已經供出了誰是元兇；他不是承認被人收買麼？」

「是的，但是，如果他死了，將來如何有生口對證？」

「嗯——」老婦頓住了。

魯雨聽不到二人的談話，却聽到窗門

被人推開的聲音。

魯雨心知不妙，可惜他已來不及撤退，一條人影已搶到了跟前。

那刀光，那人影，全是魯雨所熟悉的靈活身手。

魯雨除了挺刀反抗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杜若梅也由房內衝出，以爲有刺客；但當她發覺那是魯雨時，立即連聲叫住雙方住手。

然而老婦正殺得性起，根本沒有理會杜若梅的勸告。

正當二人刀來刀往之時，那邊突如其來地有人吆喝一聲。

眼前這三個人都心裏有數，知道這間屋暫時沒有第四個人居住，所以當此人出現時，各人無不驚愕。

「顏夫人，請住手！」一個男人正由走廊那邊走過來。

老婦在盛怒之下，竟然呆住了一陣。對方是個女人，魯雨見人家停止進攻，他又怎敢再動手？

一個身形逐漸接近他們，三個人的反應各有不同。

老婦被人稱作「顏夫人」，既驚且奇！因爲她在這兒的身份，照計沒有人知道的；但對方似乎早已洞悉。

「杜若梅」本來就是不想殺魯雨，只是她無法勸止老婦。現在難得有人令她住了手；但對方又是何方神聖？

至於魯雨本人，他在這一刹那間，却感到渾身發抖。

他並不相信鬼話，然而眼前的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原來他已認出了那個熟悉的身形，他正是劉郎。

劉郎早已溺斃河中，他怎麼還有可能生存呢？

魯雨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幾乎得立即背轉身就走。

但是，劉郎並無惡意。而且轉眼之間，已到了三人的面前。

老婦不禁問道：「你是誰？」

劉郎輕輕一笑：「我是誰似乎並不太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你是誰！」

魯雨却情不自禁地，吶吶地問：「你……你怎麼還未死？」

「你很想我死麼？」劉郎笑道：「其實我死了對你並無好處。老實說，如果沒有我劉郎，怕你至今爲止，最少也死了兩三次！」

「哦！原來你就是江湖上的流浪漢！」老婦冷然一笑，「怪不得你這麼愛管閒事！」

劉郎道：「劉郎豈敢管到顏夫人的頭上來？只不過想講句公道話而已！」

老婦道：「你怎麼知道我是誰？」

「我當然知道。」劉郞道，「當日若非你固執，顏大人也不必被人刺殺；就以你這副身手，已足够保護大人的安全。」

老婦黯然長嘆一聲：「是的，我怕跋涉，沒有跟他出巡，否則這小子想動手，怕也沒有這麼容易。嘿！」

魯雨不必再聽下去，也知道這是已故巡按大人顏仲軒的妻子，並不是什麼「三婆」。

剛才魯雨又偷聽到那少女叫她「母親」，那麼，她亦非「杜若梅」，而是顏仲軒的女兒。

魯雨所以認錯了人，只因爲古代大家閨秀會見客人時，總是羞人答答的，垂首揚巾半遮面，要看清楚廬山面目，就會失諸於禮。除非彼此是一對情人那又不同。

然則，她爲什麼要冒充「杜若梅」？這也完全由於這兒是杜家的緣故；假如她們坦然說出她們並非杜家的人，人家一定會問他們何故會獃在這裏。

杜若梅和她的家人究竟又去了那裏？杜海是否也死了。至此魯雨亦心存懷疑，最少他不相信那少女的話。

那少女——顏仲軒的女兒曾對魯雨說過，杜海死了。

劉郎也知道這局面非常尷尬，他對三人道：「看來你們雙方面都應該好好的坐下來談談，因爲就我所知，你們正四面受敵！任何一方面到下去，都沒有好處！」

老婦——顏夫人道：「他是我殺夫仇人，我豈能將他放過？」

劉郎道：「他只是動手的人，却並非眞正要殺你丈夫的事。換句話說，他只是被人收買，另外還有幕後人。」

顏夫人問劉郞道：「你可知道幕後人是誰？」

「當初我也不知道，但現在總算知道了一些。」劉郞望住呆如木鷄的魯雨：「收買你的人，可是杜海？」

「正是他！」魯雨但願劉郎不怪責自己，因爲他實在敬畏這個人。他又說，「可惜，我來遲一步，給他逃走了！」

顏夫人道：「我們也查得杜海是主謀，可惜也來遲半步，所以只好在這裏等。想不到，總算沒有白等！」

她用凌厲的目光盯住魯雨，儘管光綫不太強——僅僅是房間一窗口透射出來的燈光，但亦足以令到魯雨感到畏懼。

他不知道劉郞是否還生氣；如果換轉是他的話，他當然生氣。

劉郎又說道：「杜海未死，我們一定要設法找到他。也許杜海仍然不是最重要的主謀人；眞正的幕後主謀可能另有其人，所以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找到他！」

顏夫人和她的女兒如玉也同意了劉郎的見解。只有魯雨不作聲。

他當然不好意思，他雖然是個核心人物，但現在他面對的人之中，一個是救過他的恩人，但他却恩將仇報。

另外二個都是他刺殺的人的家眷。他實在問心有愧。

他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默默無言。

劉郎對他們三人說：「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還是先睡一覺，一切留待明天再作商議吧！」

於是顏夫人和她的女兒顏如玉折返房中；劉郎則陪伴住魯雨，走向前面客房那邊。

魯雨一邊走一邊不好意思地說：「是我不好，我不想讓你知道得太多！」

劉郎道：「我早已看出你的陰謀詭計。河水很靜，水面有如一面鏡子，所以我可以清楚見到你下手從後面擊我；我只是佯作暈倒，吸一口氣倒進水中去。你走後我才上來。你最不應該留下那匹馬兒，假

如你把牠一併帶走的話，這時候我可能未到半途。自然更難追踪你到這兒來！」

「你眞了不起！」魯雨心服口服地說：「事實上是我自己不好，你再三救了我，我反而恩將仇報！」

「算了，過去的事別再提。」劉郎這時已和魯雨二人到了客房門口。

魯雨道：「這裏面有兩張床，你也進來吧！老實說，現在我才覺得你是一等一的好人。有了你我才感到安全。」

劉郎笑道：「你不會睡到半夜，在我頸上加一刀吧？」

「別開玩笑了，我怎麼敢再對付你呢？」魯雨道。

劉郎於是與魯雨一齊進了那間客房。

魯雨倒向床上就想睡，但劉郎却步向了窗口往外張望。

他雖然也像魯雨一樣感到疲倦非常，但他爲人小心；他睡前必須了解這四周的環境，以防不測。

豈料就當劉郎往窗前張望之際，無意之間見到了一些人影。

那些人影分別躲在一些灌木與野草後面，閃閃縮縮，鬼鬼祟祟的，顯然是另有企圖，而且不止一個；放眼四望，最少也有十來個。他們已將這兒團團包圍。

劉郎心裏雖然感到吃驚，但態度却是極端的冷靜。

他悄悄走向魯雨的床緣，發覺魯雨轉眼經已睡了過去。

他輕輕用手推醒魯雨，在他耳畔說道：「事情不大妙，這兒被人包圍！」

魯雨睡意正濃，但給劉郎這麼一說，整個兒紮醒，坐了起來。

劉郎低語道：「冷靜點！現在我們先悄悄離開這間房，然後再去會合顏夫人和她的女兒。」

魯雨道：「爲什麼找他們，我們悄悄離去就是。」

劉郎道：「你要找杜海，她們也要找杜海，你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人多好做作，你怎麼可以丟下她們不顧？再說，她們是巡按大人的家眷，假如你存心改過，正好有所表現！」

魯雨不敢再作聲，緊隨劉郎悄悄離開了那間客房。

二人摸黑來到後堂，發覺母女二人所住的那間房內的燈光已告熄滅了。

魯雨對劉郎道：「我先到屋後看看是否有路可逃。」

劉郎警告他：「你想活得耐久一些，就切勿獨自離去！」

「放心吧！沒有你，我決不會走！」

魯雨走向了後門。

劉郎單獨竄向母女二人的房門，用指節輕輕叩門。

他全神貫注傾聽着房間裏的動靜，假如房內仍無動靜的話，亦即表示母女二人熟睡未醒，他便會加重一點氣力，將門板再敲响一些。

但是，就在他全神注意房內之際，却一時疏忽了來自背後的威脅。

一把涼冰冰的劍鋒，架在劉郎的頸項之上。

劉郎不敢動，他知道這種事情的後果會怎樣；假如他要逞強，無論如何也遲了一些。勉強反抗，他的頭顱就會離開他的頸項！

一種軟柔的聲音，在劉郎的背後响起了：「三更半夜你還跑到這裏來，意欲何爲？」

劉郎悄悄舒了一口氣：「你可是顏家大小姐？」

「是又怎麼樣？你這登徒郎子！」顏如玉帶着嬌嗔，把劍移開。

「縱然我是色胆包天，也不會揀這個時候來找你。」劉郎說，「這裏已被人包圍，我只是來通知你兩母女一齊走！」

顏如玉半信半疑道：「是誰要對付我們？」

「我也不知道。」劉郎道：「不過凡事不妨先從壞處想；想得太樂觀，很容易產生悲劇！」

「好吧！」顏如玉終於說：「就讓我們一齊走吧！」

「顏夫人呢？」劉郎關心地問。

「她在那邊！」顏如玉的玉指指向後門那邊。

劉郎頓然吃驚起來！他知道顏夫人憎恨魯雨，而魯雨這時亦在後門等待劉郎。假如他們又冤家路窄，在那兒相逢，後果實在難以想像下去。

劉郎一聲不响，脚步加速，直奔向後門那邊。

果然不出所料，此時有二個人影，在後院靠近後門處，乒乒乓乓的打起來；從身形看，他們正是顏夫人和魯雨。

劉郎發覺顏如玉尾隨而來，忙回頭對她說：「你快勸開令壽堂，除非你不想爲父報仇，找出眞正的元兇，否則，無論如

何也不能讓魯雨死掉！」

顏如玉也早已明白到劉郎的意思，忙衝過去，將顏夫人叫住。

劉郎也帮着勸開了魯雨。

然而這一切都似乎太遲了，因爲他們打鬥時刀鋒交併的聲浪，加速了屋外人的行動。

後門之外，湧進了數名大漢，他們不由分說，就朝住四人展開了包圍之勢。

劉郎身邊沒有任何兵器；他假扮成青衣客時，本來有一把刀，那是爲了假得像樣的緣故。事實上這個人絕不喜歡携帶任何武器。

現在他變成了赤手空拳，面對強敵。他不緊張，但與他同時迎敵的人却替他緊張。這些人之中，包括了魯雨和顏夫人在內。

他們並不知道劉郎的武功究竟高到何等田地，他們只知道手無寸鐵的總是吃虧的。可惜當時他們正自顧不暇，否則最少也會過來帮劉郎一把。

劉郎不慌不忙，在刀光劍影中攢動，竟然疾似閃電：「蓬蓬」兩聲，也沒有人看得清楚究竟他如何出手，已見兩條人影倒出丈外。

這時候如果劉郎要奪取一把刀或者一柄劍，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他却認爲沒有這種必要。

他竄向魯雨那邊；魯雨正被二名大漢包圍住，感到難以應付，劉郎正是來得及時。

劉郎再與他併肩作戰，一邊還有閒心開玩笑地說：「姓魯的，別忘記你還欠我一筆錢，除非你想賴賬，否則最好立刻跟我走！」

魯雨這時候却替顏氏母女担心起來：「她們怎辦？」

劉郎反而放心：「只要你跟我走，她們母女二人一定跟隨而來。」

魯雨於是聽從劉郎的主意，且戰且退，撤向後門那邊。

劉郎吆喝一聲，人隨身轉，衣袖帶風，二名大漢之中，已有一人掩面倒出丈外，劉郎掌風如電，另一人亦聞風胆喪。稍一遲疑，劉郎已偕同魯雨突圍而去。

× × ×

劉郎和魯雨奔向馬厩那邊。

那兒只有兩匹馬，都是他們二人騎來的。二人合騎一匹，另一匹則被他們牽引住繩索，奔向後院門外。那兒仍傳來陣陣打鬥之聲。

劉郎揚聲叫道：「不要打了，大家原來都是自己人啊！」

各人正苦纏不休，聽到劉郎在馬背上揚聲叫了過來，均表愕然。

事實上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也會不由自主的呆了一呆。

劉郎就趁住這一刹那間，策馬衝入人羣之中。

有些人就是爲了那一句「自己人」而猶疑起來。不敢立即作出反應，但也有人頭腦保持清醒，操刀提劍，砍殺過來。

劉郎一手執穩了韁繩，另一隻手則執住一條馬韁，揮動的虎虎生風，居高臨下，把企圖攔阻的大漢鞭打得叫苦連天。

魯雨則坐在劉郎的身後，一手摟住劉郎，一手牽引住另一匹馬，橫衝直撞，來勢極之洶湧。

劉郎高聲招呼着顏氏母女，叫她們快些上馬逃走。

顏氏母女正被衆大漢重重圍困之後，難得劉郎他們送來一匹馬。

母女二人虛幌兩招，隨即飛身上馬。四人兩騎，再度突圍，乘住黑夜中落荒而逃。

× × ×

圍攻杜家大宅的人，正是金家堡的殺手們。只可惜身爲首領的金毛虎，來遲了半步，他帶人由前門攻入，出乎意外地，未遇到任何抵抗。

但時在黑夜之中，他們必須步步爲營，以防中伏。

因此，當金毛虎帶人趕到大宅後院來的時候，劉郎等人已經逃去無踪。

黑夜中只有暗淡星光，身形可見，面目則難辨。

但仍然有人向金毛虎力證：剛才逃去的四個人之中，有一個就是劉郎。

這些人並非具有夜眼，只是發覺其中一個身手不凡，而且赤手空拳；這種跡象再加上身形輪廓，他們便肯定那是劉郎。

金毛虎自然十分的生氣，較早時已有人向他投訴，指出劉郎就是「內奸」，但他還半信半疑，主要還是沒有證據。

後來徐勇在途中客棧裏面又向他密告了另一件事，加上現在的各人口述！金毛虎於是開始深信不疑。

金毛虎立即下令留下小部份人在此搜索；帶了其他人朝劉郎等人逃去的方向追去。

× × ×

兩馬四人，逃了一程，顏如玉突然將馬兒的速度減慢。

劉郎担心後面有人追來，所以回頭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顏如玉道：「我們要返杜家去！」

劉郎吃驚地問：「爲什麼？」

「母親懷疑那班人可能是杜海的同黨！」顏如玉道。「假如我們要找到杜海，就不要放過那班人。」

劉郎道：「你要找這班人實在太容易了。」

「你難道知道他們是誰？」

「我只是猜測而已！」

「你猜他們是誰？」

「金家堡的殺手！」

「金家堡？」顏氏母女同時一怔。

兩匹馬也在這個時候不約而同地，停了下來。

顏夫人由馬背上側過頭來問：「你似乎跟金家堡的人好熟。」

劉郎道：「並非好熟，只知道有個金毛虎，他手下的殺手之中，有不少是武功高強的江湖人物。你問他幹嗎？」

「聽說金家堡也懸紅要追殺那姓魯的小子，你可知道這件事？」顏夫人道。

劉郎道：「的確是有這麼一回事！」

「姓魯的！」顏夫人很不容易地喝問過來：「你與那姓金的，有什麼過節？」

魯雨吶吶地說：「我並不認識那姓金的。」

顏夫人又問：「那麼，他爲什麼懸賞殺你。」

「我怎麼知道？」魯雨說。

「嗯！這件事，我看有些奇怪！」顏夫人忽然又對她女兒說：「如玉，快快折回杜家大宅去！」

顏如玉言聽計從，一揚韁繩，馬兒立即回頭飛奔而去。

劉郎連聲喝止無效，也急忙策馬追趕過去。

兩乘快馬在黑夜中追逐，走勢仍然快如箭。

劉郎騎術高明，馬兒在他的袴下自然亦跑得更快。

轉眼之間，劉郎的座騎已越過了顏氏母女的。

劉郎仍在揚聲勸止，無奈顏如玉並未將馬拉停；劉郎迫於無奈惟有伸手過去。

這動作自然非常之危險，因爲劉郎一方面要控制住自己這匹馬，另一方面却要分心分力去拉停正在奔馳中的另一匹馬；稍爲一失重心，必然是人翻馬倒。

但是劉郎藝高人胆大，他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極之好。

兩騎均在疾馳中，所以劉郎顧得馬兒就顧不了人，劉郎自己沒有倒下，他背後的魯雨却身不由主地翻倒下去。

顏氏母女的座騎被劉郎拉停之後，馬背上二人亦頓失重心，齊齊翻落馬下。

劉郎看見他們四個人之中竟有三個跌落馬下，他也只好翻身下馬。

顏如玉軟綿綿地倒在地上，好像是昏倒過去；魯雨半坐地上；顏夫人則蜷伏地上。

劉郎以爲顏氏母女跌傷了，而且可能傷得很重，難免感到歉疚。

他首先過去，想扶起顏夫人，但老人家說：「快去照顧我女兒，如果她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會殺了你！」

劉郎自然不會担心她眞的殺死自己，只不過禍是由自己闖，對方又是個女流，所以經老人家那麼一提，他立刻走向顏如玉的身邊。

他想伸手將她扶起來。看樣子，她不似傷得那麼嚴重，但她爲什麼動也不動的呢？

劉郎突然感到不妙，他迅速回轉身來！就在這刹那間，顏如玉已自地上躍起，伸出雙手將他纏住。

劉郎爲什麼會感到不妙？

在那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劉郎究竟想起了一些什麼？

劉郎是個聰明人，他的警覺性極高。但在混亂的情況下，即使聰明人也會有「刹那間的愚蠢」！

原來劉郎管得了救人，却疏忽了「此中有詐」的詭計。

他猛然想起，就是顏夫人爲什麼要他過來看看顏如玉？其實顏如玉所傷也不重。會不會母女二人這一次是有什麼計劃的行動？

當劉郎回轉身來的時候，果然見到了顏夫人已經有所行動；一條人影掠過魯雨身邊，然後變作兩條人影，一齊飛身上了馬。

當顏夫人掠過魯雨身邊的時候，直如麻鷹抓小鷄一樣，魯雨竟然毫無反抗之力。爲什麼？

可能是魯雨當時也跌傷了，可能是顏夫人施展了她的點穴技巧，也可能是她的武功比他高出了許多。

總之，二人上馬後，魯雨變成了俘虜，迅速策馬離去。

劉郎如夢初覺，大吃一驚。

他想站起來，但被顏如玉纏住，她雙臂就有如蛇一般，將他纏住不放。

劉郎本來也是個惜花人，無奈這時情勢危急，他已管不了什麼憐香惜玉，一掌將顏如玉推開。

顏如玉雖懂武功，但與劉郎比較起來，究竟還差了一大截！因此，顏如玉雖然苦苦纏住他，却被他推得仰倒地上。

劉郎迅速登上馬背，力追而去。

顏如玉急急自地上跳起來，連聲叫喊，但劉郎並沒有理睬他。

剛才他們離開杜家大宅之後，本來就朝北逃走，但顏氏母女施詭計時又折返南方；現在顏夫人挾持住魯雨，不知有何企圖，又再奔向了北方。

也就是說，他們仍然照原來的方向逃走。

劉郎不知道顏夫人意欲何爲，但他却替魯雨的安危担心；萬一顏夫人堅持婦人之見，要對魯雨加以報復，劉郎的計劃便大有可能因此而失敗。

所以劉郎快馬加鞭，狂衝猛跳，希望能再次追上顏夫人的座騎。

但是在黑夜之中，劉郎策馬狂奔了好一段的途程，仍然見不到另一匹馬兒的踪影。

劉郎萬二分的焦急，他忘我地拚命往前追趕，不顧一切危險。

劉郎要救魯雨，並非爲了什麼交情，而是因爲他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劉郎救魯雨已非頭一次；最早由獄中將魯雨救出來的，正是他。

那是因爲劉郎在金家堡聽到了金毛虎發佈的一項密令。

當時金毛虎正派人到獄中刺殺魯雨。劉郎知道，假如他不及時採取行動的話，魯雨固然會死得不明不白，他的原來計劃亦勢必會全盤失敗。

劉郎的計劃就是要追查刺殺巡按大人顏仲軒的幕後眞相。

較早時，劉郎聽說金毛虎大事招攬江湖上具有武功的人做殺手。所以他也設法投入金家堡。因爲他覺得金毛虎可能是一個組織的首領；他要深入偵查。

就憑住劉郎赤手空拳，令到許多江湖人物敗下陣來。

劉郎滲入了金家堡之後，直至到那一晚才有了這發現，於是他搶先將魯雨救了出來，又沿途在暗中保護他。

只不過劉郎不習慣使用兵器，難免留下了破綻，這才引致已故的殺手霍文達的疑問，在金毛虎面前慫恿。

還好劉郎行動迅速，及時返回金家堡的睡房中去，未被揭穿。

但是他却想不到：當他假冒「青衫帮」的人時，却被徐勇識破，也以同樣方法，滲入青衣客人羣之中，對他展開秘密監視行動。

然則，劉郎的計劃又是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將幕後主謀人找出來，進一步揭穿整個事件的眞相。

無疑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但劉郎早已下定決心，欣然接受挑戰。

劉郎的計劃本來已獲得了初步的成功，那就是關鍵性的人物魯雨已落入他的手中。

他也從魯雨的口中知道了有人收買他去殺死巡按大人。

那個人就是杜海。

劉郎千方百計要令到魯雨帶他去見杜海，可惜魯雨不守諾言，在劉郎面前，無論如何也不肯供出杜海的名字。

這次若非魯雨以爲劉郎死在河中，他也不會被劉郎跟踪到杜家來。

然而來到了杜家之後，才知道杜海一家人已不知去向。

相反，却中途殺出了顏氏母女。

顏氏母女原是苦主；她們是被害者——巡按大人顏仲軒的妻女。

顏氏母女所以獃在杜家，原來正是爲了等候杜海和他的同謀人送上門來。這方法看似十分愚蠢，但是結果却證明她們做對了。

她們終於等到了魯雨這個殺人者！正如證明了她們的想法也是對的。

但是，魯雨實在並非主謀人；劉郎覺得萬一他死了，反而便宜了眞正的幕後人。最少以後就沒有人指證他們了。

因此，劉郎看見魯雨被顏夫人擄去，就無法不焦急。

他匆匆趕了一程，仍然見不到顏夫人和魯雨二人的影子。

劉郎這時才想起顏如玉的處境；她是個少女，怎麼可以一個人留在這荒郊？

於是劉郎立即策馬回程。

但是，那邊塵頭大起，即使在黑夜之中，灰暗天色之下，仍然可以察覺得到正有大隊人馬在大路上出現。

劉郎這一急非同小可，因爲他還不知道來者是誰。

他既追不到顏夫人和魯雨，又無法回去救顏如玉。眼前反而又出現了空前的危機。

劉郎雖然還未清楚不知道來者是何方神聖，但憑事態的發展，他多少亦可以猜想得到；較早時金家堡的人殺到了杜家大宅來，他們及時突圍而出。

那麼，現在後面追殺而來的人，十之八九也是金家堡的殺手。

劉郎本來可以逃之夭夭，因爲金家堡的人距離他尚遠；如果他要走，仍有大把時間。但是，他反而加速了回程。

他爲什麼要這樣？就是爲了顏如玉。

劉郎估計得到，顏如玉不在這條路上，除非她能及時避開，否則，對方一定會發現她的芳踪。那後果自然難以想像。

因此，劉郎不但沒有逃避，反而加速了回程。

就在剛才顏如玉墮馬之處，劉郎與金毛虎等人遇上了。

×　×　×

金毛虎抓住了顏如玉。

顏如玉這一回眞是自作孽，竟然假戲眞做；佯作墮馬時，竟身不由主，扭傷了足踝。所以她無法走動。

她們母女二人的計劃雖然成功了，但顯然是得不償失。

顏如玉正焦急得淚流滿頰之際，又見劉郎單騎折回，心裏眞不知是喜還是恨。

假如剛才劉郎不是爲了急於追截顏夫人，最少也會留下照顧她；那時他們可能雙雙一齊及時上馬逃脫。這就不必落入金毛虎的手中。

但是，現在劉郎竟然回來了。到底爲什麼？她眞不明白。

劉郎給顏如玉留下頗佳的印象，尤其是經過了剛才那一番糾纏之後，男女之間肌膚一經接觸，自然是印象難忘。

因此，她幻想到劉郎可能爲了自己，也可能自問武功了得，所以回來跟這班人硬拚。

可惜，事後讓她見到的，並非那麼一回事。

首先是劉郎以下屬的身份，拜見了金毛虎。

但金毛虎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這麼深夜，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顏如玉發夢也想不到，他們之間，竟然是認識的。

劉郎回答道：「堡主，這件事說來話長。」

他回頭又指住顏如玉道：「要不是這女子，我的任務已告完成！」

「我不知你所指的是什麼。」金毛虎道。

劉郎道：「魯雨本來已落入我手中，但中途給她們母女二人串謀刦去！」

金毛虎仍然很生氣地說：「剛才你在那裏？告訴我！」

「今夜我曾在杜家大宅，剛才去追踪魯雨和那老婦。」劉郎若無其事地說。

「你到過杜家大宅？」

「是的，有什麼不對？」

「你在杜家大宅，也是跟他們一起的嗎？」

「對啊！我們總共是四個人——兩男兩女。」劉郎說。

「你倒還坦白！」金毛虎嘿嘿地說：「那麼，你爲什麼要逃走？」

「逃走？」劉郎故作驚奇！「你的意思是——」他想了想之後，彷彿想起了什麼似的，更加吃驚地說：「難道圍攻杜家大宅的，就是你們不成？」

「不是我們還有誰？」金毛虎道。「你不該對我們倒戈相向！」

劉郎道：「堡主，你怎可以怪我？時在黑夜，當時你們又不表明身份，我還以爲是官差前來圍捕呢！」

「你這解釋雖然未能令我滿意，但我暫時也不追究了。」金毛虎道：「現在我却想知道你是如何找到魯雨，你爲什麼找到了他之後，又遲遲不將他押來見我？」

劉郎是個聰明人，由一開始，他已非常留心金毛虎的每一句話，以及他身邊這班人的反應。他知道事情不妙。

最大能令金毛虎生氣的原因，必然是金毛虎以爲被他出賣；因此劉郎坦然說出如何假冒青衣客，如何趁住渡河時救出魯雨……等等經過，先令金毛虎心裏釋然。

然後又對金毛虎道：「我本來準備押他去見你的，但魯雨說，他另有同黨；我

用盡了許多方法令他上當，最後才帶我到杜家來！想不到却節外生枝，發生了許多意料不到的事。」

金毛虎木無表情。

劉郎也不知道他內心的反應如何。

好一會他才吩咐下去：派一部份人去追捕顏夫人和魯雨；另一部份人則押顏如玉，先返杜家大宅。

劉郎一方面不想壞了大事，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顏如玉。

他千依百順地，聽從了金毛虎的吩咐，就像個十分忠心的手下一樣。

×　×　×

顏夫人將魯雨當作小孩子一樣抱住，伏在馬背之上奔馳。

魯雨已被她點穴，這時正身不由主。

顏夫人策馬衝前，走勢如箭。

她知道劉郎的騎術了得，如果繼續在大道上走，遲早會被劉郎追到。所以她很快便將馬兒驅進了一條小路。

小路盡頭處是一個農莊。

一列平房有些是用稻草混泥構成的。

顏夫人首先下馬。

農莊裏的人都睡了。

顏夫人攙扶住魯雨過去拍門。

一雙年紀約在五，六十歲的農夫，帶住惺忪睡眼出來開門。

顏夫人示意着說：「這是我弟弟，我們姐弟二人同趕路，途中被刦，可否借宿一宵？」

農夫打量了二人一遍，燈光之下只見魯雨面色蒼白，唇瓣張闔，欲有所言，但却無聲！也知道一定有事發生，就是不知什麼事。

開門納入，農婦捧來茶水。顏夫人存心虐待，所以沒有讓魯雨喝茶，只是自己一連喝了兩大碗。

魯雨穴道被制住，既不能動，又不能言，非常痛苦，淚盈於眶！農夫也見到了，就是未敢多問。

農夫與妻子返回房中，感到事態不妙，夫婦二人於是悄悄商議。

農夫道：「事情似乎不妙，那女人滿面煞氣，不似被刦那麼簡單吧。」

「我也感覺得到那個男子不似是她兄弟。」農婦道，「他表情痛苦，會不會是被人點了穴道？」

「嗯，極有可能。」

「那麼，他一定是另有隱衷。」農婦想想又說，「他會不會是被刦匪點穴？」

「我也不敢肯定。但現在開始我們不能睡覺了；我要由後門偷偷出去一陣。」

「你去那裏？」

「報官。」

「你瘋了，官府離這兒很遠。天亮後再說吧。」

「不！最少我也要告訴地保。這件事可大可小。」農夫說着，已翻身下床，更上了衣服。

農婦道：「你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對付他們麼？」

「你可以跟我一齊走。」

「那麼，豈不是留下一間空房子？」

「放心吧，那女子絕不似個女賊。」

「你剛才不是說她滿面煞氣麼？」

「我只懷疑另有別情，並非說他行刦。」農夫又說：「別嚕嗦了，快些穿上衣服，千萬別讓她發覺。」

農婦也起來穿上了衣服。夫婦二人悄悄由窗口爬了出去。

丈夫扶住妻子，剛想溜出家園之際，突然眼前出現了兩度寒光——那是二把鋒利的刀，刀鋒寒光閃閃，令人望而生畏。

顏夫人冷然一笑道：「你們想往那裏走？」

「嗯——」農夫一時之間也難找出一個合理的藉口。

顏夫人也不再打話，兩把刀交由一隻手握在一起，騰出一隻手來，朝農夫婦二人身上連點了幾下。

夫婦二人哼也沒有哼一聲，呆呆的站了下來，動也不動。

顏夫人放下雙刀，將二人扶入柴房。然後才檢回雙刀，返回農舍，倒頭大睡。

農舍施私刑　古堡擒元兇

鷄鳴再三，顏夫人仍未醒過來。

她實在倦得要命，做了巡按夫人之後，已很少如此奔波。

她的武功本來只是要來健身和自衞的，想不到現在却要靠它來爲夫報仇。

她愛她的丈夫甚於一切，因爲他不但爲官清正，對她更好。

正因如此，所以她才放心；她絕未想到有人要刺殺他。

噩耗傳來之後，她就下定了決心，要手誅元兇，然後赴黃泉會夫。

官府裏有不少武林高手，但她無意借助，只帶了女兒出來。

她也疼愛女兒如玉，但却無意與她相依爲命。因爲她報了仇之後就決定死。

女兒已經長大成人，武功身手雖然微不足道，但顏夫人認爲自己已盡了責任，不會再爲她而分心。

因此，當她有機會將魯雨帶走之後，她就不再去理會顏如玉的安危。

當然，另一個令她放心的原因之一，就是她相信劉郎的爲人。

也早已聽人說過江湖上近年來出現了一個十分英俊的年青人。此人武功深不可測，但從來就不帶武器。憑着赤手空拳，已打遍了大江南北。

這年青人不但武功好，人品更好，心地又善良。所以顏夫人敎唆顏如玉去糾纏住劉郎後，以後的事她索性不再去理會。

現在她只可以從夢中會見夫郎。除此就惟有等待自己親赴黃泉了。

魯雨幾乎沒有正經睡過，他紮醒之後看見顏夫人枕住雙刀，熟睡如豬，就想立刻衝過去將她制服。

但是，他除了可以張開了雙眼之外，動也不能動。

他眞不知道這女人要把他如何處置，只希望劉郎奇蹟出現。

可惜農舍四周却是一片沉寂，鬼影也不多一個；鷄鳴馬嘶之外，連狗兒的吠聲也沒有，眞是靜得可怕。

魯雨也就試圖運用本身的內功，將身上閉塞的穴道迫通！可惜他的功力還未能做到這境界。他只有痛苦地瞪住熟睡中的顏夫人。

顏夫人終於醒來了。

張開睡眸的剎那間，臉上還帶着一絲絲微笑；但見了魯雨之後，一切笑容均告消失。

除了別有用心的奸笑之外，笑是內心感受的一種表現。顏夫人醒後露笑臉，可能是夢中再次邂逅她丈夫。

從她的面色轉變得這麼快此點看來，可以想像到她如何憎恨眼前這個人——魯雨。

雖然她也有過理智的時刻，那是她女兒如玉聽信了劉郎的勸告，轉告她不要殺魯雨，因為魯雨只是動手的人；出主意的人還未找出來。但是，她還是恨不得一刀殺死這傢伙。

她愁容滿面，魯雨幾乎不敢直視。

顏夫人站了起來，伸了一下懶腰。然後提着雙刀過來。

她含怒瞪住魯雨一刻，立即又揮掌力摑了他一下。

魯雨面頰通紅，但沒有還手的機會，因為他的穴道未解開。

顏夫人轉身出了農舍，由於角度關係，魯雨根本就見不到她。

她可能出去梳洗。

女人自古以來天性愛美，即使紅顏老去，對自己的姿色，還是留下了無限的回憶。

顏夫人並不算得太老，四十出頭的婦人，應該是最具有成熟美的女人；假如她肯再加點打扮，一定還有不少男人為她而顛倒。

但是，她丈夫死了之後，她已與脂粉早絕了緣。女為悅己者容，這也難怪。

魯雨最担心顏夫人可能就此離去！因為他已經知道那雙農夫夫婦出了事；昨晚他親眼由窗口見到顏夫人阻止夫婦二人報官。

他知道顏夫人必然將農夫夫婦二人同樣點了穴道。

假如她走了，他們三人可能餓死在這農舍裏也沒有人知道。

就昨夜所見，附近並無其他屋宇。這裏可能只得這一家。

既然沒有鄰人，三個被人點了穴的人如何解救？

魯雨正在胡思亂想中，顏夫人又回來了。

她用手拍向魯雨背後，魯雨感到一股元氣直冲咽喉；他試舉動雙手，可惜却力不從心。除了可以輕輕「嗯」了一聲之外，與以前並無二樣。

魯雨以為顏夫人為他解了穴道，想不到他仍舊無法動彈。

他心裏憤恨，口裏却罵道：「他媽的，你這賊婆娘。」

這本來只是他的心聲，想不到却罵出口來。

顏夫人自然是聽到了。

魯雨本人却是又驚又喜又奇怪。

驚的是顏夫人面色正在大變。

喜的自然是他竟然可以開聲說話了。

奇怪的是為什麼可以說話，却不能動彈？假如能够動彈的話，他早已有所行動了。

「拍」的一聲。

顏夫人又是一掌力摑，打得魯雨面頰紅腫了一大塊。

魯雨明知無法動彈，惟有啞忍。

「我是賊婆娘，你又是什麼狗養的？」顏夫人怒目圓睜。

「算我開罪了你，算我說錯了。」魯雨求情道：「請你解了我的穴道再說。」

「你想我解開你的穴道？」

「是的，我實在餓得要命。」

「口渴嗎？」

「也非常口渴。」

「要水麼？」

「再好不過了。」

顏夫人竟然放下雙刀，過去倒了一碗茶過來。

但是，她只在魯雨面前作勢地揚了一揚，道：「你想喝茶，我一定給你，但你要講眞話。否則，我會讓你活活餓死，明白麼？」

「有話儘管問吧！」魯雨有些啼笑皆非，「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瞞住你。」

「是你殺了我丈夫的？」

「是的。是我。」

「誰主使你？」

「杜海。」

「還有呢？」

「我只知他一個。」

「他為什麼要你殺我丈夫？」

「我不知道。」

「哼！」顏夫人突然將那碗熱茶潑向魯雨的面上。

魯雨不敢叫，也不敢罵。

還好那是一碗隔夜茶，雖然放在保暖的器皿中，也不熱了。

顏夫人又問：「他給你多少酬勞？」

「五百兩黃金。」魯雨照實說了。

「什麼？」顏夫人叫將起來：「杜海有五百兩黃金？」

魯雨頓感驚奇！「你也認識杜海？」

「你最初在何處見到我的？」

「杜家大宅。」

「杜家大宅的主人是誰？」

「杜海。」

「你知道就好了。」顏夫人道，「我當然查過杜海這個人，所以我母女二人才會歎在那兒等他回去。」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五百兩黃金，但這是他答應給我的數目。」

「你這傻瓜！他只是外强中乾的員外，家道早已中落，那裏有這麼多黃金？你上了當還不打緊，你不該破壞了我這一段大好姻緣。」

魯雨看見顏夫人在流淚，心裏也眞的有幾分難過。

但一切既成事實，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可以補救。

顏夫人突然咬咬下唇，一把利刀已伸向魯雨的咽喉。

魯雨大吃一驚！口不由主地說：「夫人，請你手下留情。」

「我丈夫可能對你說過這句話，當時你有何反應？」顏夫人反問道。

「嗯！」魯雨一時之間也無法作答。因為顏仲軒當時確實這麼向他求過情，但他不動容，最後還是將他殺了。

顏夫人的刀鋒伸至魯雨的咽喉，再伸

前一分，他也會皮破血流！甚至會把咽喉刺斷。

但他並未感到痛楚。

他只感到渾身發抖。

他動也不敢動，事實上他是不能動。

刀鋒往上移，然後在魯雨的眼前幌了兩下。

突然寒光一抖！刀鋒迎光削下，刀尖在魯雨的兩眼之下劃過。

「喲」的一聲尖叫聲！魯雨感到鼻子一陣痛楚，淚水直冒，鮮血也流進了他的咀裏，一陣腥，一陣咸。

顏夫人並未就此住了手。他的刀鋒放在魯雨的頸項近耳旁處，冷冷地說：「沒有鼻子，你還可以生存下去嗎？」

「……」魯雨不敢答，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但是，如果沒有耳朵又如何？」

耳朵？是的，顏夫人下一個目標可能是他的耳朵。

魯雨感到一陣寒氣入侵！渾身不由自主地打抖。

顏夫人嘿嘿地說：「你沒有鼻子一樣可以生存，但你可能像個怪物，也嗅不到氣味，親友們會怕見你。但是——」

刀鋒輕輕一動！魯雨感到耳邊生風。

他以為耳朵脫落了，但未感到痛楚。

顏夫人似乎存心要折磨他，也要發洩內心的憤恨。

她又說：「你沒有耳朵，你還可以聽到別人說些什麼。對嗎？」

顏夫人的刀又往上移，移到了魯雨的眼睛前面去。

魯雨感到刀光四射，寒氣迫人。

顏夫人道：「假如你少了一隻眼睛，你仍然可以看得見東西，只是沒有從前那麼清楚。我說得對嗎？」

魯雨還是不作聲。

「哼！」顏夫人生氣了，「為什麼你不作聲？是不是要我割斷你的喉嚨？」

「不！不！我只是不敢冲撞你！」魯雨急得叫了起來。

「那麼，你答我吧！」顏夫人說。

「答你什麼？」魯雨反問道。

顏夫人怒睜雙目，刀光閃動之後，魯雨痛得殺豬般叫。

他的身體雖然不能移動，他的面前也沒有鏡子。

但是他可以感覺得到；他的右耳已經脫落了。他甚至感覺得到耳旁一片血肉模糊，因為血仍在流。

帶着鮮血淋漓的刀，又展現在魯雨的眼前，一片紅光。

顏夫人又問道：「聽到我說話麼？」

「聽到！」魯雨不敢不答。他雖然痛，也得忍耐着。

「所以我說，你沒有耳朵，也絕不碍事。」顏夫人道，「但是，你本身有什麼感受？」

「很痛苦。」

「對了，就像一個女人一樣，她即使沒有了丈夫，她還是一樣可以生存，但是，她的內心又如何？」

「很痛苦！」魯雨當時就只知道，自己本身很痛苦。

「你知道就好了！」顏夫人質問着說：「那你為什麼要殺死我丈夫？」

「嗯——」魯雨又是一陣木然。

刀鋒前伸。

魯雨忙將眼睛閉上，但來不及了。

他痛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一隻眼珠已經爆裂，痛得他呱呱大叫起來！

「殺了我！」魯雨在痛苦中掙扎，他是眞的希望自己立即死去。

只要他沒有生命，他自然就無法可以感覺得痛楚。

但是，顏夫人却毫不動容。

她冷冷地說：「你想死？」

「是的，請你在我頸項之上加一刀吧！」魯雨哀求着說。

「是的，本來我眞想在你頸上開個洞！但是後來我想想，這樣豈不是太過便宜了你？不，我不會殺你。」

「那你想怎樣？」

「我要慢慢折磨你，直至到你在痛苦中死去。」

「你太狠毒了。」

「你比我更甚！因為你殺了我丈夫，他與你既無怨，又無仇。」

「事到如今，我想不說也不可能了。」魯雨道，「你丈夫是什麼東西？他是個出賣朋友的傢伙；也是我的殺父仇人。」

「你簡直是胡說八道！」顏夫人道，「我丈夫一生與人無怨。至於姓魯的，我們更是無此親友。」

魯雨心裏才明白，他剛才那一番說話，也只是杜海說的，但為了平息顏夫人的怒氣，他只好隨便找個藉口。

「你還有什麼胡言？趁我未走之前，盡量說吧。」

「你要走？」魯雨這一驚，確是非同小可。

「是的，我不殺你，留下你之後我就走，你可滿意了？」

魯雨明白這兒十分僻靜，可能好長一個時期也沒有人到這裏來。如果她一走，自己的穴道又未解開，必然是流血致死。

因此魯雨道：「你可以一刀了結我，不可以單獨留下我。」

「那你希望我怎樣？」

「殺了我吧。」

「我不會讓你死，除非你為我做一件事！」顏夫人道：「只要你答允，我可以為你解穴道，為你止血。」

「什麼事？」

「帶我找杜海。」

「我也想找他。」

「他在何處？」

「暫時我還不知道，但我會找到他的。」魯雨在痛苦中說，「杜海這傢伙，他實在害得我好慘。」

顏夫人仍未動手為他解開穴道，却開始為他各處傷口止血。

「你沒有什麼把握可以找到他？」顏夫人一邊又問。

魯雨道：「我在杜家作客期間，我知道他認識一些人。只要我去找那些人，相信多少也可以找到一些頭緒。」

最後，她將他的穴道解開了。

他只感到渾身乏力。

魯雨試一試暗自運勁，但竟然發覺勁

力全失。

他心裏吃驚，口裏問：「你廢了我的武功？」

顏夫人輕輕一笑：「廢了你的武功，那是不可能的事！武功學到了，如何能廢？除非換了你的身體，換了你的腦吧！這些奇門異術，只不過是江湖上的傳說而巳！不過我也明白你爲什麼會有此一問。」

「我爲什麼不可以運勁？」

「因爲你的脈穴仍未解開，筋骨機能尚未恢復。」

魯雨這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顏夫人道：「除非你是眞的不想做人，否則，只要你找到杜海，當面交代個清清楚楚，我會悉心爲你料理。」

魯雨絕對相信她有這種本事。同時並可以從她的眼神中，知道她有此誠意。

顏夫人又說：「我並非一個毒婦，但你害得我好苦！」

「我也知道，可惜知錯也太遲。」魯雨道，「假如我早知顏大人有這麼一個大好家庭，早知杜海這麼奸狡，即使有萬兩黃金，我也不會去做這勾當！」

「少講廢話，快跟我走！」顏夫人也想到了他們的處境。

金家堡的殺手隨時會到，劉郎也隨時會找到這兒來。

顏夫人走進柴房，將農夫夫婦的穴道解開。

然後問他們道：「你們可有另外一匹馬？」

農夫道：「沒有。」

農婦却生怕觸怒了對方，忙道：「不過我們却有一輛馬車。」

她指指柴房外面。稻草堆背後，果然可以見到一些木框，那是一輛舊馬車，但上面却堆滿了乾枯的稻草。

農夫這種做法，是避免潮濕，也算得是廢物利用。

顏夫人眉毛一揚：「有馬車，怎麼會沒有馬匹？」

農夫解釋道：「這是先父遺物，棄之不用巳經很久了。牛隻就有，馬匹是眞的沒有。」

顏夫人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出去將稻草弄開，看看那馬車是否還可以用？」

各人於是步出了柴房，合力將稻草推倒。

馬車雖然陳舊，但車輪未損，看來還可以用。顏夫人於是吩咐農夫將它稍加清理，又叫魯雨過去，將馬兒拉過來。

農夫夫婦早巳想到這個女人絕不尋常，所以見到魯雨滿面傷痕，也不會太過驚奇。

魯雨走向門前空地，心裏不停地在盤算着：這可能是他唯一的機會，如果他不乘機逃走，就只有做那女人的奴隸。

從農夫的口中，他巳知道這兒沒有馬匹，但有一輛舊馬車。

看顏夫人的意思，分明是將僅有的一匹馬，要來拖動馬車，讓他們二人共坐。這樣不但可以避免二人共坐一匹，還可以掩過邏者的耳目。

魯雨巳走到了馬匹旁邊。

他不知道顏夫人爲什麼會這麼信任他，其實，像他這麼聰明的女人，一定也想到魯雨可能會乘機逃去。

也許她以爲魯雨受過了她的折磨之後，巳經馴服下來了。

也許她以爲魯雨功力未恢復，必須靠她爲他治理。

但是，魯雨並不這麼想。

他只想早早離開這狠毒的女人。其他可以不理。

因此，當他發覺顏夫人並沒有跟了上來之後，便立即翻身上馬，縱韁疾馳而去了。

還好馬未解鞍，魯雨雖然功力未復，倒還可以策騎。

等到顏夫人追過來時，他巳出到大道之上。

魯雨不管一切的，鞭策馬匹！目的自然是希望馬兒走得更快一些。

馬兒最初確實也够快，但走不上半里路，便開始慢下來。

雖不致舉步難艱，也輕易察覺得到步伐十分之慢。

大道之上巳開始有人走動。

馬車，馬匹以及騾子，都在這兒可以見得到。魯雨發覺有些騾子比他的馬兒更快。

魯雨爲之啼笑皆非。

他心裏想，爲什麼會這樣？

假如顏夫人要追上來，假如她的腳下輕功了得的話，她必然可以追到他。

但是，他回頭張望，見不到後面有人追來。

顏夫人只在農舍前的小路出現過一次，但當時馬兒還跑得很快，她追不上。

魯雨還不敢肯定，這是否顏夫人的詭計，也許馬兒像他一樣，又餓又口渴吧！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也走不動，何況是馬？

因此，再走一程之後，魯雨便下了馬，與馬兒併肩步向前。

× × ×

杜家大宅之內。

這兒的主人早巳不知去向，金家堡的人暫時進駐這裏，金毛虎以此作爲臨時大本營。

他們帶回來的女子顏如玉，被綁住雙手，帶到一間房裏面去。

金毛虎就在這間房裏面。

金家堡的殺手們，在房外戒備着。

房門關上了。

房間裏只留下兩個人，一個是金毛虎，另一個是顏如玉。

金毛虎淫淫笑道：「你就是顏仲軒的女兒？」

「是的。」顏如玉的態度非常冷靜。

金毛虎過來挑逗她，她不敢反抗，只是害羞地，垂下頭來。

他更加猖狂起來，進一步動手動脚，她欲拒還迎。

金毛虎除下了上衣，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

顏如玉就趁住他脫衣之際，迅速自懷中拔出一把尖刀，朝金毛虎狂刺。

金毛虎突然感到背後生風，急忙反身一掌，顏如玉給他打得朝天仰倒地上。

這時候，也驚動了內外的人，紛紛一湧而入，合力將顏如玉抓住。

顏如玉本來就扭傷了足踝，自然無力反抗。

金毛虎又羞又怒，一連摑了她幾掌，鮮血也自她的咀角流出。

淚水也在流，但她並非悔意，也不求情。

金毛虎背上巳中了兩刀，幸好傷勢並不嚴重。

金毛虎一邊叫人將顏如玉帶了出去，一邊召來心腹手下爲他治傷。

他的心腹手下本來巳繳過了顏如玉手上的兵器，但想不到她懷中另有小刀。因此也被金毛虎責備了一番。

又是一名心腹手下闖進房裏來：「丁貴回來了！」

「叫他入來。」金毛虎知道丁貴可能有了新發現。

昨天晚上，他抓住了顏如玉之後，曾分配各殺手分頭工作，有些人被派去追殺魯雨，找尋顏夫人的下落。

劉郎也是金家堡的殺手之一，所以他也領命而去。

劉郎也許不知道，金毛虎只是佯作仍然很信任他的樣子，其實，金毛虎只是欲擒先縱——一邊派他工作，另一方面派了一個叫丁貴的殺手，負責跟踪劉郎。

現在丁貴回來了，一定是有所發現。

不久，丁貴進了房。

他對金毛虎說：「我目睹劉郎進了知府大人的官邸。」

金毛虎怔了一怔：「知府大人？」

「是的。」丁貴說。「別的地方我可能弄不清楚，但知府大人的官邸，我可不會不知道在那裏！」

「嗯——」金毛虎想了想，一邊穿回衣服，一邊吩咐丁貴道：「你出去叫人備馬。」

× × ×

魯雨開始有點明白了，那匹馬並非因爲飢渴而疲乏。

牠極有可能被人挑斷了一些脚筋，所以走不多遠，就一跛一跛，一拐一拐的，即使魯雨沒有坐上去，還是這樣不濟。

他早就想到，顏夫人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女人。她决不會讓他輕易逃去。

他回頭張望，仍然見不到顏夫人的影子。却有一彪人馬匆匆趕來。

那些人紛紛在他身邊停了下來。令到魯雨感到萬二分驚奇。

「是他嗎？」一個騎在馬背上的大漢問道。

三名下了馬的大漢齊齊點了點頭：「正是這個人。」

於是一聲口令，各人一齊動手將魯雨抓住，魯雨絕無反抗之餘地。

一輛馬車匆匆開到，魯雨被人押上馬車的車廂裏去。

馬車迅速在吆喝聲中，再次疾馳而去了。

車廂之內有幾個人。其中一個竟然會是顏夫人。

魯雨朝四下裏張望，但這輛馬車絕不是農夫那一輛舊車。

這馬車車廂十分寬大，車主若非有錢人家也必是官家。

顏夫人被人反縛雙手，坐在車廂中的另一角，與魯雨遙遙相對。

顏夫人的計劃顯然也告失敗，她確實事先將唯一的一匹馬的脚筋挑斷，目的是讓她可以及時追上魯雨。

她爲什麼要這樣？

她要放走魯雨，目的是爲了追尋杜海的下落。

她知道他一定去找杜海，但又知道有她在場，他可能轉彎抹角。

她要追踪他，但以她的功力又怕快不過那匹馬，所以只好悄悄在馬匹的脚下做了手脚。也唯有這樣，她才有把握追得上魯雨，然後在暗裏跟踪他。

想不到只跟了一程，就遇上了另一幫人。

爲首一人很有禮貌地問：「可是顏夫人——顏仲軒大人的遺孀顏夫人？」

「你們是誰？」

「先請上車，讓我們好慢慢交代！」那人示意着說。

一輛馬車驅至身旁，但顏夫人不肯上車。

各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只聽到有人說道：「沒有時間了，快些動手！」

顏夫人待要反抗時，巳被數人抓住。抓住她的人出手十分之快，武功都在她之上，所以她不可能掙脫。

「不要作無謂犧牲，我們只是奉命而來。」爲首一名大漢一邊扶她登車，一邊說道。

「誰叫你們綁架我？」顏夫人非常生氣。

那大漢道：「隔牆有耳，此事又必須保密，還是請夫人忍耐一下，到時自然明白了。」

顏夫人也只以爲對方故作神秘，想不

徵稿啓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你想不想試一試寫作的能力！本刊爲鼓勵各地讀友及文友撰寫武俠、技擊、鬥智、偵探小說之有志者，特另備資金，專事培植新進作者。祇要你有好故事就可以！

一、故事請勿超過十萬字。
二、題材正確，故事獨立。新鮮緊湊，文字簡潔，情節動人，佈局奇幻，注意技巧。
三、稿酬每千字港幣十五元至卅元。

到現在又見到了魯雨。

沿途上鴉雀無聲。

車廂之內，各人默默無言，外面也只傳來蹄聲「得得」和車輪的滾動聲。

顏夫人和魯雨都不知道這班人是何方神聖，更不知他們葫蘆裏賣什麼藥。

×　×　×

知府大人的官邸之內。

時間已經是晚上了。

知府大人也早已休息，但想不到却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這不是普普通通的客人，知府大人是非見他不可的。

會客的地方是書房，這是保密的地方，即使官邸的下人，也不可以接近這裏，這是知府大人早已通令下來的事。

那不速之客並非別人，正是金毛虎。

「這麼深夜，你來找我幹嗎？」知府大人問道。

金毛虎道：「我剛由杜海的家中趕來，有件事必須向你弄清楚。」

「杜海？」知府大人皺皺眉頭，「他不是——不是已經——」

「我們先不要談杜海，他在我家裏決不會有事發生。」金毛虎沒有耐性等他說完，就急不及待地說：「我要知道一個人的下落。此人叫劉郎。」

「劉郎？」知府大人怔了一怔：「他是什麼人？」

「他是我金家堡一名殺手，但我懷疑他是內奸。」

「這與我何干？」

「但有人見到他跑到你這兒來。」

「有這回事？」

「大人，希望這不是眞的。」金毛虎冷然一笑，道：「否則，我們只有同歸於盡。」

「老金，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會這麼說，我們一向合作愉快，你又何必多疑呢？」

那位知府大人名叫范林中，四五十歲的年紀，爲人險詐！難怪金毛虎也在懷疑他！

金毛虎是個老粗，這點范林中也知道。但他們過去是朋友，他不可以沒有他。

金毛虎過去做過一些什麼，沒有人知道，總之眼前他是金家堡堡主，富甲一方，正是有財又有勢。

范林中看見金毛虎面有怒容，又用不尋常的目光盯實他。

他忍不住又說：「老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不妨坦白說出來，何必諸多猜疑？老實說，事到如今，我們正是唇齒相依，任何一方面有事，你我都不想！」

「你先坦白說清楚，你有沒有悄悄派人滲入我金家堡？」金毛虎似乎冷靜了一些。

范林中道：「沒有。我爲什麼要這樣？我一向信你。」

「那姓劉的，你眞不認識？」

「絕不認識。」

「那麼，他爲什麼會跑到你這裏來？」金毛虎問。

「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晚。」

「昨晚我很早就睡了，什麼人都未見過。」范林中道。

「嗯——那麼，會不會是——」

「你以爲有人來行刺我？」范林中笑了起來，「根本也沒有這回事。」

金毛虎默默地沉思。

好一會又仰首問道：「新巡按有什麼消息？」

「還沒有消息，相信即使委出了，最少也要三幾個月才可以到我們這裏來。」范林中道，「找到了那個逃犯麼？」

「還沒有。但已經加派人手去找了。」金毛虎又說，「但我們發現了二個女人，你猜他們是誰？」

「女人？」范林中問：「是誰？」

「顏仲軒的妻女。」

「嗯——」范林中呆了一呆：「她們怎麼樣了？」

「她們與那個姓劉的在一起，可能與保護魯雨逃亡的人有關。」金毛虎又說：「他們去找過杜海。自然找不到。總之，他們正在追查這件事的幕後眞相。」

「嗯！我以爲新巡按未到之前，一切還會保持平靜！」

「大人，我看，我們還是先殺杜海，只有他知得最清楚。」

「你說那個姓劉的滲入金家堡，又說他與顏夫人在一起。他們知道杜海躱在你金家堡之內麼？」

「照計不會知道。」金毛虎道：「我金家堡很大，他在另一邊，那兒任何人也不可以越雷池半步！」

「那麼，快快殺了杜海。你說得不錯，只有他知得最清楚。」

金毛虎還未答話，已聽到門外傳來一些極不尋常的聲浪。

他正想衝出去，門板却在這刹那間「嘩啦」一聲，倒了入來。

與此同時，窗門那邊也飄進了一條人影。

門外首先出現的，是二名大漢，他們就是何氏兄弟——何向隆與何志興。

他們持劍屹立門前，冷冷地哼了一聲，面上一片冷峻。

窗口那桌子之上，坐着的人正是劉郎，他依舊是手無寸鐵。

劉郎傻裏傻氣的說：「剛才你們不是談及我姓劉的麼？劉郎來了，請問有什麼吩咐？」

「原來他就是姓劉的？」范林中道。

「不錯。」金毛虎含恨地說：「想不到你果然是內奸。」

「你未免太過孤陋寡聞！」劉郎道，「在江湖上，誰不知道我劉郎多少還有些名氣？我又怎麼會屈居在你那裏做個殺手？不過這也難怪，你只是個綠林大盜，若非這位知府大人與你勾結在一起，你也決不會變成金家堡堡主。不過，你們千差萬錯，還是最不應該殺了巡按大人！」

「你胡說八道。」金毛虎道，「殺死巡按大人的元兇已找到，他也已承認一切罪名。他就是魯雨。相信你亦已經知道此事。」

「是的，魯雨受了杜海的慫慂，但杜海却受了你們的主使！」劉郎說，「這件事我們不但查得一清二楚，而且還人證俱在！」

門前的何氏兄弟道：「多得你親自帶人追殺魯雨，讓我們有機會闖進金家堡將杜海救了出來！」

何氏兄弟不知又在弄什麼玄虛！只見二人一齊脫下外衣，裏面露出了一身官差的制服——從頭巾服飾看，他們竟然是御賜的帶刀護衞。

毫無疑問，劉郎和他們是一道兒來，而且是有備而來。

剛才外面有人悶哼一聲倒下，也正是他們將知府大人的侍護擊昏所造成的聲浪。可惜金毛虎他們發現得太遲了。

身爲知府大人的范林中自然明白，那一種官階才可以有御賜的帶刀護衞，巡按大人就有！

書房外面突然傳來一陣鑼聲，隨即燈火通明，有人揚聲道：「巡按大人到！」

范林中登時嚇得魂魄不齊。

金毛虎却叫道：「快跟我衝出去！逃命要緊，最多回復我們以前的生涯！」

話猶未完，金毛虎已持劍硬闖，他不敢走向窗口那邊，雖然劉郎手無寸鐵，但劉郎的武功他是見過的了。

金毛虎走向書房門口，但立即被何氏兄弟亮刀相向。

劉郎一個筋斗翻了過去，站在金毛虎的背後。

金毛虎回劍後刺，劉郎竟然不閃不避，三指前伸，已將劍鋒夾住，反手一彈，金毛虎感到虎口創痛，劍未離手，人已中了一掌，跌出了房外。

何氏兄弟立即將他抓住。

范林中想由窗口爬出去，却給劉郎拉了回來。

一位身穿官服的人，在前呼後擁之下來到了書房門外。

他就是新任的巡按大人薛清風。

出現他身後的，是一隊青衣客。

×　×　×

回到了公堂之上，范林中和金毛虎等人頓變了階下之囚。

范林中事前絕未知道新巡按月前已委出，而且正悄悄南下。

由於舊巡按被人刺殺，驚動了朝廷。范林中也知道事態嚴重，無奈顏仲軒不但公正廉明，還查到他和金毛虎的身上來，假如他們不設法了結顏仲軒，金毛虎和范林中就只有身陷囹圄。

爲了做得乾淨一些，范林中與金毛虎暗中收買了外強中乾的杜海，由他收買魯雨做這次行刺巡按的殺手。

他們以爲如此轉轉折折，就可以置身於事外，可惜朝廷却委出了一個十分精靈的新巡按——他就是現在坐在公堂上的薛清風。

薛清風月前已秘密南下，帶來了一班武功高強的下屬。

下屬之中的何氏兄弟以前也是江湖中的好漢。

何氏兄弟認識劉郎，知道他是個既有好身手，又有頭腦的正人君子，於是悄悄把他找來合作。

劉郎又把他的朋友「燕子李三」一併拉來。

李三不但成爲劉郎的助手，有時他要冒險赤手空拳的上陣，冒充一下劉郎，另一方面負責與何氏兄弟連絡。

那班青衣客就是由何氏兄弟率領的！他們組成了「青衫帮」，神出鬼沒，最後目的還是爲了不讓唯一的人證魯雨死去！然後再令其他幕後人一一現身。

顏夫人知魯雨都落入「青衫帮」的手中，薛大人不想顏夫人再冒險。

杜海在魯雨的面前，無話可說，只有指證范林中和金毛虎二人，因爲他們是眞正的幕後人。

范金二人最後自然是難逃一死，但杜海與魯雨二人的罪名也不輕。

魯雨只得半條人命，不死也沒有甚麼用了。

顏夫人雖然吃了不少苦頭，也總算爲她丈夫報了仇。

顏如玉最後被官兵在杜宅之內救出，雖然受了傷，總算有驚無險。

劉郎要感謝他的朋友李三。因爲是李三帶了何氏兄弟等人，闖進金家堡，將元兇杜海找到的。

杜海一家人被金毛虎收藏在金家堡之內，若非劉郎等人利用調虎離山之計，把金毛虎引了出來，相信要救杜海一家人出來也不容易。

杜海是個有名無實的員外。但金毛虎却是個「暴富」的堡主。

這件事眞相大白之後，才知道金毛虎與范林中互相勾結。

他們過去都是綠林大盜。

但范林中不知憑什麼本領，混進了官場，改名換姓之後，官拜知府大人。

此後處處由金毛虎出面，魚肉鄉民，由范林中做他的後台。也不知做過了多少見不得光的寃枉事！更不知混到了多少黃金和珠寶。

以前那位巡按顏仲軒就是因爲接到投訴，要秘密徹查這些事，才招來殺身之禍。這位新的巡按薛清風若非如此聰明，只怕亦有可能步其後塵。

劉郎又做了一件稱心如意的事。

但是，這些事情一直以來都有可能再發生。只是看它發生在誰的身上而已。

（完）

預告

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紫衣人」

馬雲・著

一個神出鬼沒的神秘人物突然在江湖出現，此人經常穿上紫色衣服，所作所爲，令人心惡，不少江湖中人死在他的手裏。由於他的武功高人一等，行踪飄忽，武林中人欲加以制裁，也有心無力。其人的身份、背景以及行事的眞正企圖何在？「赤手空拳走涯天」的第三個獨立故事「紫衣人」將有詳細交代。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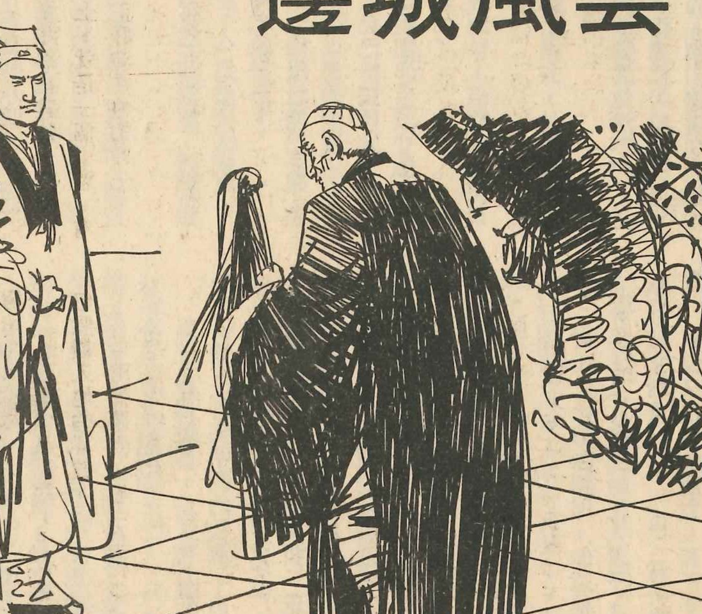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邊城風雲（一）



天涯淪落人

西子是美女。

西湖是名湖。

古人說：「如將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話的確不錯，無論是何等天候，無論在何等季節，西湖總有一股令八喜愛的特殊風韻。

× × ×

隆冬，北風怒吼，銀花遍地，西子湖上又披上了一件美麗的外衣。

像這般天寒地凍，風雪阻途的時辰，不管西湖多麼的美麗，遊湖者必然不會太多。

但天下儘多風雅之士，縱然風雪淒厲，踏雪尋梅者仍然大有人在，祇不過在那衣香鬢影之中，多了一個特出的人罷了。

他揹着包裹，挾着雨傘，此等遊湖之人，確是十分少見

再說他的衣着吧，一身土布藍衫，陳舊得一片灰白，脚上的布鞋已破得像張着嘴的魚頭一般

說他寒傖麼?他却怡然自得，冷傲的目光從不向別人瞧看一眼

他雖不瞧別人，却禁不住別八不去瞧他。

其實像他這等寒傖之人，又有什麼好瞧的。

但，如果你偶爾瞧他一眼，你八成會神色一呆，甚至當你移開視綫之後，必然又會偸偸的向他投一瞥，因爲他是那麼粗獷，那麼冷傲，人海之中，很難發現像他具有如此氣質的少年。

相逢亦相識

天色逐漸深沉了，遊湖者已紛紛賦歸，只有他還在留連着，似乎西湖帶給他無窮的陶醉。

最後他登上了北高峯，以輕捷巧快的步法，直向韜光寺奔去。

韜光寺掛有一座觀潮樓，樓門掛着一副對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原來此處是觀看錢塘江潮的觀潮聖地。

此時寺僧正當晚課時分，嘹亮的迴聲，在山嶺間縈迴着。

那藍衫少年於這般時辰來到韜光寺，必然是有爲而來的。

是觀潮麼?

不，觀潮必須中秋前夕，此時已是隆冬，要觀潮幾乎還要等待一年。

是迷途借宿?

他原可以隨着遊湖者去杭州，決不會是迷途，再說，要到寺廟借宿，山下就有靈隱寺，何必巴巴的爬上山來。

那麼他究竟爲了什麼?

原來他的目的不是韜光寺，因爲他已繞寺而過，順着一條小徑，直奔後山。

後山名叫花塢，遍地都是竹林，其中散佈着十八座小庵，通稱十八茅蓬。

小庵戒律極嚴，極少與塵俗之中來往，此地雖是花香襲人，泉澗幽幽，但遊客却十分稀少，如若偶有前來者，尼庵亦只以蔬筍齋客而已。

秋雪庵位於西溪之旁，庵中奉祀的是歷代兩浙詞人，藍衫少年直達庵側五丈之外，脚步才慢了下來，

顯然，秋雪庵才是他的目標，只不知他所爲何來罷了。

他緩緩走近庵側，舉目向一幢小樓瞥了一眼，便低頭沉思起來。

此時夕陽已經西下，天邊只殘留着一綫微光，雪花雖然已經停止，北風帶來的寒氣，却較適才凌厲幾分。

忽然一股急流，有如天河倒瀉，他剛剛有點警覺，却已弄得淋漓盡致了。

敢情他頭頂之上，就是一個小窗，有人一盤冷水潑出，正好潑在他的頭上。

冷水潑頭原本就是不太好過，又當此隆冬雪夜，寒氣侵肌之時，這一盤冷水叫他如何消受得起?

但他冷傲的神態絲毫沒有改變，只是用衣袖抹掉面上的水漬，目光一抬，向窗口瞧了過去。

隆冬沒有桃花，窗口却有一個十分美麗的人面，藍衫少年只投下一瞥，他那冷傲的面頰，忽然現出一片殺機

難道他想殺人?

如果爲了冷水澆頭就要殺人，藍衫少年的行爲豈不有點過份!

他雖然沒有立刻動手殺人，却濃眉一掀，仰天狂笑起來。

「哈哈……少爺踏遍大江南北，終於找到妳了，出來吧，蕭娘，難道要少爺上去請妳?」

聽口吻，藍衫少年與那個窗口的姑娘像是舊識，而且他們之間，好似有什麼深仇大恨。

那姑娘似乎想不到那藍衫少年如此狂妄，並說出這等難聽的言語，神色微微一呆，倩影便倏然而逝

藍衫少年哼了一聲，身形一轉，飛步奔到庵前，伸手向庵門一按，克察一聲脆响，庵門已被他用內力震開。

進門是一個小小的佛堂，供奉着幾個人像，他無暇細看，就由一道門戶衝了進去。門內是一個天井，兩側臘梅怒放，散發着沁人的清香

他正待越過天井，一聲清越的佛號，忽然鑽入他的耳鼓。

「阿彌陀佛，施主請留步」

藍衫少年舉目一瞥，只見一名年若六旬的老尼由大殿走了出來，她身後跟隨着四名中年女尼，每人手中執着一柄拂塵。

老尼單掌一立，向藍衫少年打一個問訊道：「佛門弟子跳出三界，不在五行，看施主不是壞人，何以來到敝庵行兇?」

藍衫少年道：「師太言重了，在下只不過找人罷了，怎敢在貴庵行兇。」

老尼道：「施主震毀了庵門，犯的是武林大忌，貧尼念你年少無知，不予深究，你走吧。」

藍衫少年道：「多謝師太，祇不過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仇人就在眼前，在下怎能就此一走!」

老尼愣了一下，道：「誰是你的殺父仇人?」

藍衫少年道：「一個女人。」

老尼哼了一聲道：「一個女人?天下女人如此之多，究竟是那一個女人?」

藍衫少年道：「她與一般女人不同，眉心之上長有一顆硃沙紅痣。」

老尼道：「眉心上長硃沙紅痣的人雖不多見，但天下如此之大，同樣形像之人，至少不會只有一個，難道她們全是你的仇人?」

藍衫少年呆了一呆道：「也許師太說的對，但在下踏遍大江南北，只有今日才在貴庵發現一個。」

老尼面色一沉道：「本庵戒律嚴謹，門下弟子從不擅離花塢一步，施主如再信口誣蔑，休怪貧尼不再容忍了。」

藍衫少年冷冷道：「在下路經貴庵小樓之側時，那位姑娘向在下潑了一盤冷水，這一盤冷水澆頭，却讓在下瞧到了她的容貌……」

老尼道：「什麼?施主說他是一位姑娘?」

藍衫少年道：「不錯，在下瞧到她滿頭青絲，自然是一位姑娘了。」

老尼喧聲佛號道：「施主不只是登門行兇，而且蓄意侮蔑本庵，但願我佛慈悲，貧尼要再開一次殺戒了!」

這位佛門高人，已是面如寒鐵，目蘊怒火，顯得氣怒已極。

她身後的四名中年女尼，倏地向四週散開，對藍衫少年採取包圍的態勢。

藍衫少年目光流轉，向四週冷冷一瞥，道：「原來秋雪庵中藏龍臥虎，敢情各位都是高手，好!請賜招。」

老尼嘆息一聲道：「本庵全是獻身我佛的出家之八，施主自尋死路，須怪貧尼不得。」

藍衫少年傲然一笑道：「老師太窩藏在下的仇人，還想殺死在下滅口，此種行爲，妳必然上不了西天，在下的話你可相信?」

他說話之際，已揮動手上的雨傘，與兩名女尼惡鬥起來。

這兩名女尼，是秋雪庵四大弟子之中的泓慧泓法，拂塵掃劈點刺，招招不離藍衫少年的重穴要害。

藍衫少年的雨傘臨機應變，開闔自如，泓慧泓法使盡全身解數，依然對他無可奈何。

老尼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泓慧泓法收招急退，但仍虎視眈眈，採取嚴密的包圍。

藍衫少年道：「師太有什麼指敎?」

老尼道：「請問傘王司馬湘與施主怎樣稱呼?」

藍衫少年道：「是先父。」

老尼啊了一聲道：「少俠是……」

藍衫少年道：「在下司馬蘭泉。」

老尼道：「貧尼心藏是本庵的庵主，與令尊是方外之交，想不到歲月催人，令尊已然作古!」

司馬蘭泉（即藍衫少年）雙拳一抱道：「晚輩適才多有失禮，敬請庵主原諒。」

心藏庵主道：「些須小事，少俠不必放在心上，此時天色已晚，少俠不妨在本庵暫歇一宿。」

司馬蘭泉道：「這……」

心藏庵主道：「本庵備有客房，是供女香客借宿的，只是有點委屈少俠了。」

司馬蘭泉道：「恭敬不如從命，只是打擾前輩，晚輩心實難安。」

心藏庵主道：「少俠是貧尼故人之子，你就不必客套了，泓機，快招呼少俠，請恕貧尼先行告退。」

司馬蘭泉道：「前輩請便。」

待心藏庵主及另外三名中年女尼退回庵中，泓機才擧手肅客道：「少俠請。」

她領司馬蘭泉到一間客房，並為他準備了素餐，然後淡淡道：「少俠如無別事，貧尼就此告退。」

司馬蘭泉道：「師太且請留步，在下還有一件事請敎。」

泓機女尼道：「少俠請說」

司馬蘭泉道：「先父是被人所暗算，在下浪跡江湖，為的是追查仇踪。」

泓機女尼道：「但願少俠能早日達成心願。」

司馬蘭泉道：「多謝師太，請恕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

泓機女尼道：「不要緊，少俠但說無妨。」

司馬蘭泉道：「適才在下路經貴庵之側，被人當頭澆了一盤冷水及在下抬頭一瞥，發現那澆水之人，正是，仇家。」

泓機女尼道：「貧尼曾聽少俠說過，但本庵決無此人。」

司馬蘭泉意似不信道：「在下兩眼未花，還有這身濕衣可作證明。」

泓機女尼道：「這麼說少俠是不相信貧尼之言了，好在敝庵房屋不多，也僅有一間樓閣作藏經之用，少俠如果願意，可以隨貧尼到處瞧瞧。」

司馬蘭泉道：「這方便麼?」

泓機道：「佛門弟子心如止水，少俠不必顧慮。」

司馬蘭泉道：「好，在下就跟隨師太瞻仰一下，也可以長點見識。」

秋雪庵只有兩進，庵不大，人也多不，除了庵主師徒五人，只有一個專司炊事的老婆婆。

司馬蘭泉是想瞧瞧那間樓閣，他瞧到了，但神色之間，却感到無比的錯愕。

這間樓閣方圓約莫三丈，只要投下一眼，便可一目瞭然。

而且塵埃遍地，蛛網處處，分明是久無人居的所在。

泓機微微一笑道：「樓上收藏的是古老經卷，平時用它不着，所以每年只打掃一次，希望少俠不要見笑。」

司馬蘭泉道：「在下不敢。」

泓機道：「少俠要不要進去瞧瞧?」

司馬蘭泉道・「不必了。」

泓機道：「少俠如果別無他事，就請回客房安歇吧。」

司馬蘭泉道：「多謝師太，在下告退了。」

泓機道：「少俠請。」

司馬蘭泉回到客房，思緒百轉，說甚麼也無法就寢，他想到那扇小窗，想到那張美麗的人面，以及那眉間的小痣，澆頭的冷水，這一切是他親身經歷，眞眞實實是瞧到和感受到的。

但心藏庵主却不承認有這麼一位姑娘，那樓閣之上又是蛛網塵封，瞧不出有人居住的模樣。

難道這是幻覺?

不，他自信他的精神十分正常，眼力也頗為銳利，他決不相信那是幻覺。

於是他揹上包裹，拿起雨傘，輕輕推開小窗，向外面仔細的打量。

北風已經停止了，月光射在雪地上使景物一片淸晰。

他腿彎輕輕一彈，便已穿窗而出，足尖在雪地上一點，身如彈丸投空，已悄悄翻出牆外。

然後轉身到庵側，找到那扇小窗，及目光向那小窗一瞥，不禁目定口呆，半晌做聲不得。

他沒有找錯地方，在那樓閣之上，的確有一扇小窗。

祇不過小窗是關閉着的，而且有蛛絲，有積塵，這扇小窗分明是長久未曾啓用過。

難道另外還有一扇窗子?

他心中在這麼懷疑，目光自然向四處打量。

也許這間小樓的另一側還有窗子，但決不是他被冷水澆頭之處，因為只有這扇小窗靠着道路，其他三面均在圍牆之內。

× × ×

他決不是一個意志容易動搖之人，過去是，現在也是。

但他對目前的處境，難免有些疑惑。

小窗人面，冷水澆頭，他相信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如果他連自己都不能信任，豈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現在他惟一能做的，是到小窗之內瞧瞧，雖然泓機師太曾經帶他在樓門之外瞧過，但，如果不進去瞧過明白，他的懷疑之心是無法消除的。

於是他縱身而起，以單手抓着窗檻，用另一隻手貼着窗子輕輕一震，一聲淸脆嚮過，窗門便已應手而開，然後手上微一加勁，輕如狸奴一般，逕自縱身而入。

此時夜色皎潔，月光由小窗透入，樓中景物淸晰可辨。

他擧目向四週一瞥，不由皺了一下眉頭。

原因是樓中遍佈塵埃，蛛絲處處，使他感到十分失望。

忽然他目光一凝，向一列放置經卷的書架走去。

這座書架自然也佈滿塵土及蛛絲了，但書架的一角，却有一處纖塵不染，露出一塊頗為光潔的紫色油漆。

他用手指在書架上微一拭抹，同樣的紫色油漆隨着他手指的移動而顯露出來。

這說明了一點，書架原是漆着紫色油漆的。

只是塵土飛揚，洒遍樓中每一個角落，為什麼只有這一塊纖塵不染?

由這一疑點，再進一步觀察，發現整個經樓只有蛛絲，找不出半個蛛網。

這似乎不太可能，蜘蛛吐絲而不結網，牠為什麼要吐絲?

「難道這些都是經人工佈置的?」

這是一項合理的假設，但還須獲得更有力的證據，於是他目光流轉，一寸一寸的仔細打量。

在一個光綫頗為昏暗之處，他發現了一堆雜物。

這些丟棄的雜物，是盛在一個竹簍之內，他將竹簍取到窗前，檢視其中的物品，赫然發現一幀撕毀了的畫像。

他檢出碎紙，將它們一塊一塊的拼湊一幅完整的畫像，立即顯示出來。

「啊，是蕭娘，我畢竟沒有弄錯。」

他的確沒有弄錯，這幀畫像，正是澆他一盆冷水的那位姑娘。

這是有力的證據，無論心藏庵主如何否認，她總不能推翻這項事實。

他取出一條手帕，將這幅畫像一塊一塊的檢到手帕之中，然後小心翼翼的包好，這才長身站了起來。

他祇不過剛剛站起，忽然面色一變。

原來他聽到一聲陰沉得令人毛髮悚然的嘆息。

司馬蘭泉不是一個胆小之人，這聲嘆息自然嚇他不倒，只是他竟然倒了下去，而且很快就失去了知覺。

× × ×

如意居是一間三流客棧，光顧如意居的旅客，大多數是走江湖跑碼頭的三流人物。

但如意居也有上房，司馬蘭泉就住在這家客棧的上房之內。

× × ×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夢，在人類日常生活中，幾乎是一種少不了的點綴。

× × ×

司馬蘭泉好像也做了一個「夢」，他呆呆的坐在床上，目光則在向四處掃射。

這是他所住的客房決不會錯，但他分明倒在秋雪庵的經樓之上，是怎樣回到客房來的?

回想經過，歷歷在目，如果這當眞是夢，這個夢就有點難以思議了。

於是，他身形一挺，準備躍下床榻。

但，當他挺身躍起，準備下床之際，一股虛弱疲乏的感覺，使他的行動受到了阻碍，他的心頭也為之悚然一震。

「難道我遭到了暗算?」

不祥的預感掠過腦際的同時，他立即提氣運功，查證是否當眞中了暗算。

他忽然神色一呆，臉上的肌肉也引起一陣痛苦的抽搐。

原來他已眞氣渙散，被人廢了武功，今後不只是殺父之仇，無由得報，自己十多年的苦練，也一起付諸東流了。

「心藏！妳好狠，少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必然放妳不過！」

他肯定是遭了秋雪庵主心藏的暗算，那麼他在秋雪庵所經歷的一切必然都是事實了。

於是，他忽然高聲呼叫着：「伙記，伙記……」

「客官有什麼吩咐?」

進來一名年約三旬的店伙，哈着腰詢問司馬蘭泉需要什麼?

「昨晚我怎麼回來的?」

「客官昨晚喝多了一點，是朋友扶你回來的。」

「是那一個朋友?」

「他很年青，但小的並不認識。」

「哦，他是什麼長像?」

「長得很俊，約莫二十四五，身材瘦小，比客官矮了一個頭。」

「他人呢?」

「昨晚就走了。」

「你沒有問他是誰?」

「沒有。」

「好啦，你去吧。」

打發走了店伙，他由床上起來，整理一下衣衫，挾着他那把從不離身的雨傘，匆匆走出店門。

此時正當隆冬，北風淒厲，雪花紛落，他剛剛踏出店門，便這打兩個寒噤。

他的衣衫原本單薄，在眞氣渙散之後，此等嚴寒他自然忍受不住。

不過他決無退縮之意，一逕前往西湖，越過北高峯，直向花塢奔去。

待到達西溪，目光向秋雪庵一瞥，他那佈滿殺氣的面頰，不由為之一呆。

敢情秋雪庵已不復存在，他所見到的只是一片瓦礫。

他不相信心藏庵主會毀庵逃亡，對一個失去武功之人，何至如此畏懼?

於是他遍訪其他尼庵，但奔波終日，所得到的只是「不知道」三字。

× × ×

天色逐漸昏暗了，寒氣較日間更甚幾分。

他一日沒有飲食，在飢寒交迫之下，實在有點承受不住。

但他無意離開花塢，對秋雪庵的一切他要查個水落石出。

忽然……

「唉，你這是何苦……」

昨晚在秋雪庵的藏經樓中，他曾經聽到過的一聲嘆息，此時聲才入耳，他便擧目向發聲之處瞧去。

也許那人有意讓他瞧見，左側十丈之處，有一條黑色人影在那兒挺立着。

此時光綫雖已昏暗，但黑衣白雪依然十分醒目，而且雙方相距不遠，因而他一眼便已瞧到。

於是他奔了過去。

「你是誰?」

「相逢何必曾相識，我是誰你就不必管了。」

「好一個相逢何必曾相識，但閣下兩次示警，究竟為了什麼?」

「怎麼，難道不行?」

「行，不過在下有幾點不明之處，希望閣下惠予答覆。」

「你要問秋雪庵?」

「不錯。」

「你問吧。」

「秋雪庵中是否有一位眉生紅痣的姑娘?」

「有，但她不是你的仇家。」

「你怎麼知道不是?」

「你又如何肯定她是?」

「因為她眉生紅痣，還有秋雪庵一切反常的行為。」

「庵主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只不過她行為過份了一點，其實你發人私隱，才迫使她出此下策，嚴格的說，你是咎由自取。至於說眉生紅痣就是你的仇家，你也太過武斷了。」

「這……」

「你還有什麼事?」

「心藏庵主呢？在下想跟她談談。」

「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沒有用，她不會見你的。」

「哼，縱然我無意中碰到她的痛處，那只是無心之失，她竟然心狠手辣，廢去我的武功，這個仇我焉能不報！」

「你要找她報仇？」

「不錯。」

「你縱然武功未失，也不見得是她的對手，現在……」

「那你便太小看在下了，憑在下手中這把傘……」

「我知道，你的傘是鐵製的，傘骨可以當暗器發射，而且招式精奇，還有幾招威懾江湖的獨門絕技，不過，這些都必須具有精湛的內功才能發揮，現在麼，你只能對付三流以下的脚色，這個仇你如何能報？」

「這個……」

「聽我說，司馬大哥，庵主雖有不是，應該情有可原，而且我可以帮你恢復武功，你就不必再追查了。」

黑衣人原是以背對着司馬蘭泉的，他說話之時將嗓門壓得很低，使人無法分辨他是男是女。

現在他以正常的嗓門說話，語聲清脆，如同珠走玉盤，聽來悅耳之極。

那麼這位黑衣人必然是一個姑娘了。

不錯，她的確是一位姑娘。

而且她已擰轉身形，面對着司馬蘭泉，只可惜她面蒙黑紗，使人無法瞧到她的芳容罷了。

司馬蘭泉向她冷冷的瞥了一眼道：「妳究竟是誰？」

黑衣姑娘道：「是同情你的朋友，也需要你的同情。」

司馬蘭泉道：「這是在下的事，不勞姑娘費心。」

黑衣姑娘幽幽一嘆道：「咱們同是天涯淪落人，司馬大哥，你爲什麼不肯接受小妹的善意？」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道：「在下不想跟一個藏頭露尾的人打交道，姑娘請吧。」

× × ×

夜風益轉凄厲，鵝毛一般的雪花在空中不停的飛舞。

寒氣如此之盛，司馬蘭泉怎麼能經受得了？但倔强的性格，使他不願屈服，雖然他在不停的顫慄，他却沒有停止自己的脚步。

當他爬上後山之際，終於在斜坡之上滑了下來，雖然不是懸崖，也只有兩丈多高，但他還是暈了過去。

× × ×

夜色深沉，寒風如故，司馬蘭泉却已醒了過來。

他第一個感覺是全身暖烘烘的，如同置身熱被窩裏一般。

接着他摸觸到一個人體，那人體與他緊緊的依偎着。

現在他明白了，他所獲得的暖氣，是來自那個人體。

是誰具有如此良善的心腸？救了他還以身體供給他所需的熱力。

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他必須將此人瞧個明白。

他以肘部撐住地面，準備支起他的身軀，但一陣無情的酸痛，又使他再臥倒下去。

只是如此一來，那人已被他驚醒，一股琅琅嬌音，已貫進他的耳鼓。

「感謝上蒼，你終於醒過來了。」

「啊，姑娘，是妳？」

「是我，司馬大哥。」

「妳……爲什麼？」

「你忘了我說的話了，咱們同是天涯淪落人啊。」

「是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不過在下還是很想知道姑娘的名字。」

「有這個必要？」

「姑娘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在下怎能不知道姑娘的姓名。」

「你不是曾經叫我蕭娘麼？你就叫我蕭娘好啦。」

「什麼？是妳！」

他雖是全身酸痛，疲乏無力，仍然呼的一聲坐了起來，只是他們置身在一個黝黑的山洞，他使盡目力，也只能瞧到一片模糊的人影。

「姑娘！你當眞是向在下潑水的那位姑娘？」

「請相信我，司馬大哥，潑水固然出於無心，我也不是妳的仇家。」

「這個……」

小妹從小就在秋雪庵裏長大，十七年來，從未離開過花塢，又怎麼會變作你的仇家？」

「這……」

他的信念動搖了，相信這位良善的姑娘，必然不是他的仇家。

因爲他爹司馬湘名震武林，豈會栽在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手裏，只是其中疑點頗多，他不得不問個明白。

「姑娘！妳與心藏庵主怎樣稱呼？」

「大哥！我……能够不說麼？」

「不，姑娘，妳必須說。」

「唉，你如此喜愛探人秘隱，勿怪我娘要對付你了。」

「不，姑娘，在下受到如此嚴重的無妄之災，怎能不弄個明白。」

「好吧，我告訴你，但你不能再告訴別人。」

「在下遵命。」

「心藏庵主是我娘。」

「啊……」

一個道行高深的女尼，竟然會有一位女兒，勿怪黑衣姑娘說他探人私隱，咎由自取了。

那麼心藏庵主的一切作爲，無非爲了掩飾她的私隱而已，其情固可原諒，但手段之毒辣，就有點令人不寒而慄了。

司馬蘭泉沉默半晌，又道：「在下還有幾點不解之處，姑娘能不能一併見示見示？」

黑衣姑娘道：「什麼事？」

司馬蘭泉道：「令堂既懷疑在下探知她的私隱，最澈底的辦法不如殺人滅口，何必故佈疑陣，勞心傷神，最後連尼庵也毀棄，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黑衣姑娘道：「我娘曾經神前發誓，終生不得殺生，所以她不能殺你，再說她

雖故佈疑陣，並廢掉你的武功，仍怕你鍥而不捨，將她的私隱宣揚出來，這才毀庵遠颺，遁入深山，我娘實在够苦的了。」

司馬蘭泉一嘆道：「如此說來，倒是在下害了令堂了，但姑娘又爲甚麼來帮助在下？」

黑衣姑娘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我出生在杭州，却不知道杭州是個甚麼樣子的，十七年幽居秋雪庵，足跡不曾踏出花塢一步，此等生活，與囚徒又有甚麼兩樣？如果再遠遁深山，與草木同朽，我這個生命活着又有甚麼意思？所以我要帮助你，要跟着你闖蕩江湖。」

司馬蘭泉道：「多謝姑娘如此相信在下，不過令堂如是失去姑娘，她就不會遠遁深山了，一旦找到咱們，姑娘固然要被她帶走，她只怕還要毀棄誓言，不能讓我再活下去。」

黑衣姑娘一呆道：「我娘當眞會這樣麼？大哥？」

司馬蘭泉道：「但願我是多慮，在下只不過依常理推斷而已。」

黑衣姑娘忽然雙目暴睜，呆呆的瞅着司馬蘭泉，雖在昏暗之中，仍能瞧到她那雙朗如明星的秀目。

良久，她忽然幽幽道：「大哥，我想問你一件事。」

司馬蘭泉道：「哦？」

黑衣姑娘道：「我如果恢復了你的武功，你會不會丢下我不管？」

司馬蘭泉冷冷道：「姑娘如是不信任在下，妳就不必多此一舉了。」

黑衣姑娘櫻唇一噘道：「難道一句保證的言語你都不肯說麼？」

司馬蘭泉說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如是一個反覆之人，口頭保證又有何用？」

黑衣姑娘長長一吁道：「看來我只好相信你了，只不過這心法……」

司馬蘭泉道：「甚麼心法？」

黑衣姑娘道：「我娘以獨門手法，閉着你經外奇經，除了陽春心法，天下無人能治。」

司馬蘭泉道：「陽春心法必然是一種獨門武功了，姑娘是要用它替在下恢復功力？」

黑衣姑娘道：「是的，但必須先將陽春心法傳授給你。」

司馬蘭泉道：「有這個必要？」

黑衣姑娘道：「要打通你的經外奇經，必須咱們兩人同時運功，只不過……」

司馬蘭泉道：「如有不便之處，姑娘就不必爲難了。」

黑衣姑娘道：「不，只因爲……咱們必須……咳，叫我怎麼說呢？」

司馬蘭泉道：「咱們都是江湖兒女，姑娘有話盡說無妨。」

黑衣姑娘忽然面色一紅，吶吶道：「咱們必須嘴唇相貼，氣機互引，才能陰陽相合，一陽滋生，所以……你不要認爲我不知羞恥。」

司馬蘭泉愕然道：「必須這樣？」

黑衣姑娘道：「是的，如果你不願意，那我也不便相强。」

司馬蘭泉道：「不要誤會，在下只是覺得太委屈姑娘了。」

黑衣姑娘嫣然一笑道：「你不是說咱們都是江湖兒女麼？那你就仔細聽着。」

她將陽春心法的要訣，爲司馬蘭泉詳盡的解說，直待他心領神會，他們才開始運功。

當兩唇相吸之後，司馬蘭泉就感到黑衣姑娘吐出一口眞氣，尋經走脈，直達湧泉。

這口眞氣不斷在他的體內鼓盪，約莫一個時辰後，果然眞氣萌動，一陽滋生，由丹田昇起一股熱力，與她的眞氣合而爲一。

兩個時辰之後，他閉塞的經外奇經豁然貫通，他的功力自然已完全恢復了。

「姑娘：大恩不言謝，今後無論水裏火裏，只要姑娘吩咐一聲。」

「這算不了甚麼，我只是想跟你闖闖江湖。」

「好，咱們先回客棧再說。」

此時天色漸明，風雪業已停止，他們到客棧進過早餐，就商談今後的動向與行止。

「司馬大哥……咱們去那兒？」

「在下只是尋找仇家，並無一定的去處。」

「你的仇家既然有名有姓，尋找當不致太過困難。」

「誰說她有名有姓了？」

「噫，你不是誤認我是蕭娘麼？難道蕭娘不是她的姓名？」

「這……咳，事情是這樣的，去春我替客人運貨到雲南，當我回到家中……」

「你爹已經被人所害？」

「是的，我爹內腑盡碎，只對我說出『蕭……娘……眉間紅痣』就……」

「不要難過，司馬大哥，人死不能復生，要緊的是如何才能手刃親仇，不過我有一個意見，想提供你作爲參攷。」

「好，妳說。」

「老伯內腑盡碎，他老人家還能說出幾個字，必然功力十分深厚。」

「不錯，我爹是塞外第一高手，縱然在中原武林也不易多見。」

「那麼能够傷他老人家的，決不是一個等閒人物，你原先竟將我當做兇手，豈不是一項錯誤。」

「啊，妳說的對。」

「再說，當時老伯說話之時，語音可能已含混不清，語意只伯也未能完全，那個蕭字不一定就是姓蕭，娘字也不一定就是人名，咱們必須多方邏輯，小心求證，才不致發生錯誤。」

「啊，我爲甚麼沒有想到這些？」

「這叫作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所以你應該先冷靜下來。」

「姑娘心細如髮，見解過人，在下實在感激不盡。」

「這沒有甚麼，我只不過長日閒着無事，整天胡思亂想罷了。」

「雖然如此，姑娘思路的正確，也實在值得令人欽佩。」

黑衣姑娘嫣然一笑，忽然面色一紅道：「咱們好像已不同於外人了，你還姑娘姑娘的？」

司馬蘭泉道：「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姓名，除了姑娘還能叫妳甚麼？」

黑衣姑娘櫻唇一噘道：「咱們相識到現在，你就是不肯問我的姓名，難道你要人家女孩子告訴你？」

司馬蘭泉一楞道：「這是在下的不是，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黑衣姑娘一笑道：「我姓宛，名叫文文。」

司馬蘭泉道：「文文姑娘，眞是好名字。」

宛文文道：「司馬大哥，你再想想，咱們應該去那裏。」

司馬蘭泉沉思良久，忽然啊了一聲道：「我有個主意，妳看如何？」

宛文文急道：「甚麼主意，你快說說看。」

司馬蘭泉道：「我爹所說第一個字不是蕭字麼？咱們就找武林中出了名的姓蕭的人，以及用簫作兵刃，或喜歡吹簫的武林高人。」

宛文文道：「好辦法，只是我娘絕口不提江湖之事，對這些我一無所知。」

司馬蘭泉道：「我知道，咱們邊塞就有一個姓蕭的武林高人，至於以簫作兵刃及喜愛吹簫的就更多了，但以四大簫王最爲著名。」

宛文文道：「咱們先找邊塞那個姓蕭的，他既然離你家最近，也應該是嫌疑最大之人。」

司馬蘭泉答道：「對，咱們立刻便動身。」

宛文文忽然面色一變道：「不好，我娘找來了。」

司馬蘭泉注意一聽，果然聽到心藏庵主的聲音，似乎正在詢問店小二。

宛文文道：「司馬大哥，咱們快走，否則就來不及了。」

司馬蘭泉道：「好，咱們走後窗。」

他丟下一錠銀兩，便與宛文文穿窗而去。

他們向西走，經餘杭、臨安、越過天目山，直趨徽州。

在離開杭州之前，宛文文改扮了男裝，司馬蘭泉也換上藍衫風氅，一掃往日那副寒傖的神態。

這是宛文文的建議，她認爲只有如此，才能擺脫她娘的追蹤。

這天到達徽州，約莫申末時分，如若再趕一站，爲時已然嫌晚，司馬蘭泉決定在此地投宿。

他們住進一家「朝陽客棧」，略洗風塵之後，就到食堂中進食，由於離晚餐時間尚早，進食的客人並不太多。

司馬蘭泉與宛文文找了一張臨窗的食桌，叫了幾樣菜餚，一壺老酒，便低斟淺酌的閒聊起來。

「司馬大哥，此地的讀書人必然是很多的了。」

「何以見得？」

「你不見大街小巷中，幾乎全是賣墨的？」

「這妳就不知道了，徽州是以產墨著名的，它們行銷全國，並不是專供本地人用的。」

「原來如此，司馬大哥，你的見聞眞廣。」

「我爹經營馬帮，專替客人運貨，長年僕僕江湖，見聞的確多一點，不過咱們馬帮多半行走西北一帶，對中原，我所知的並不太多。」

宛文文叫他聽，目光同時射向兩男一女。

「啊，司馬大哥，你聽……」

其中一男一女約莫五十出頭，衣着十分樸素，另一人是一名公子哥兒，只有二十歲上下的年歲，此人衣着華美，長像也還清秀，只是面頰削瘦，目露邪光。必然不是一個正派人物。

此時那名老者咳了一聲道：「老伴，妳看咱們還要準備一些甚麼？」

老婦道：「我看沒有甚麼需要準備的了，簫王魔手如果看中了咱們公子，咱們就是玉簫莊的貴賓，瞧不中準備再多也是白廢。」

老者道：「說的也是，不過我認爲簫王魔手可能會考考咱們公子，咱們事先準備一下豈不較好。」

老婦道：「這有甚麼好準備的？考簫麼？咱們不會，考咱們會的麼，公子家學淵博，用不着咱們替他瞎操心。」

老者道：「說的也是，公子，咱們今晚可得早點歇息，養足了精神，才能應付明天的武會。」

那公子淡淡一笑道：「這些我都知道，你們就不必担心了。」

以上這一段對話，司馬蘭泉聽得明明白白，這般人前來徽州，原是要參加玉簫莊的武會的。

武會引不起司馬蘭泉的興趣，但那簫王二字，却使他心弦一震。

據江湖傳說，簫王魔手卜北國，功參造化，掌中一枝玉簫，曾經會遍中原黑白兩道。

據說，當今武林，在玉簫下無三合之敵。

據說，卜北國的魔手，曾於一日之間毀掉當代二十七名頂尖高手的武功。

因此，簫王魔手卜北國名聞遐邇，具有領袖羣倫，威懾八荒的聲勢。

卜北國是簫王，司馬蘭泉的爹，在遺言中第一個提到的就是「蕭」或「簫」字，既然在徽州有這麼一位簫王，司馬蘭泉又正好來到徽州，不管卜北國的武功如何驚人，他決不能就此輕輕放過。

因此，晚餐之後，他們回到客房，再找來店小二，對卜北國作進一步的瞭解。

「小二哥，在下想向你打聽一件事。」司馬蘭泉道。

「不敢當，客官有話但請吩咐。」

「請問玉簫莊坐落何處？」

「客官原來是參加武會的，玉簫莊近得很，出西門順着大路走，半里不到就是玉簫莊。」

「咱們不是來參加武會的，只是想去瞧瞧熱鬧罷了。」

「哦，那只怕不許。」

「爲甚麼不行？」

「聽說除了被邀請的武林世家子弟，外人一概不得入莊，本城曾有人想去瞧瞧熱鬧，但被卜大爹所拒絕。」

「原來如此，小二哥知道這個武會是怎麼個會法？」

「詳情小的也不知道，只聽說是替墨

珠小姐選婿，所邀請的有關東神簫的三公子，太原簫聖的孫子駱少俠，還有隴西世家，雁蕩山主的公子。」

「好，多謝小二哥，沒有事了，你請吧。」

打發走了店小二，宛文文眉峯一皺道：「司馬大哥，咱們進不了莊，那該怎麼辦？」

司馬蘭泉道：「進不了莊就硬闖，不管姓卜的是不是我爹的仇家，盛會難再，咱們也應該去開開眼界。」

宛文文道：「那敢情好，不過店小二適才說，簫王魔手卜北國所邀請的好像全是與簫有關的，這些人你是否相識？」

司馬蘭泉道：「不認識，不過這般人都是當代武林的知名之士，我對他也有過耳聞。」

宛文文道：「說給我聽聽，好麼？」

司馬蘭泉道：「好，關東神簫姓別，名九堂，是關東一帶的武林霸主，他有三子三徒，第二個兒子已經夭折，現在只剩下二子三徒了。太原簫聖駱東野年逾七旬，兒子早喪，只有一個孫子。適才在食堂瞧到的那位公子，可能是雁蕩山主獨孤峯的兒子，他們父子都喜愛白衣，我看八成，就是此人。」

宛文文道：「還有隴西世家呢？」

司馬蘭泉道：「隴西世家的主人名叫諸葛柳營，他的獨子諸葛駿，是一個油頭粉面，專在女人堆裏打滾的浪子，兩年前我曾經在成都見過一面。」

宛文文道：「雁蕩隴西，那一家是使蕭的？」

司馬蘭泉道：「都不是，隴西世家長於用劍，聽說出身武當，以袖中劍飲譽江湖，雁蕩派用鞭，雪衣銀鞭，在武林中頗負盛譽。」

宛文文道：「武林四大簫王，除了簫王魔手，關東神簫，太原簫聖，應該還有一個簫王，卜北國爲甚麼不請他？」

司馬蘭泉道：「還有這個無音蕭王，是名列四大簫王之一，但當今之世，沒有人見過無音簫，連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沒有人知道，妳叫卜北國如何請法？」

宛文文道：「這人爲甚麼如此神秘？爲甚麼叫無音簫，難道他那隻簫只是兵刃，不能吹的？」

司馬蘭泉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也許妳說的對。」

宛文文道：「啊，咱們適才忘記問店小二，武會究竟何時開始？」

司馬蘭泉道：「這不要緊，反正姓獨孤的也住在此地，咱們明天起個早，不會誤事的，我看咱們也早點歇息吧。」

宛文文道：「還早嘛，陪我到街上溜溜再回來睡覺也不遲，好麼？」

這位文文姑娘，當眞人如其名，性格十分文靜，只是長年居住在尼庵，與外界形成隔絕，因而對每一件事物都會感到新奇。

而且她心思細密，溫良柔順，這一路之上對司馬蘭泉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

她不算太美，只具有中人之姿，但她在神韻之間，却具有一種發揮女性特點的本能，因而舉手投足之際，都會使人感到一份喜愛。

再說，她對司馬蘭泉曾有救命之恩，她的要求，司馬蘭泉自然不忍拒絕了。

於是他們略事收拾，便到街上閒溜。

此時夜幕初臨，燈火萬家，由市景瞧看，徽州是繁榮的。

東門一帶，是徽州最熱鬧的所在，此地的買賣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但最吸引人的是幾家風月場所及賭館。

司馬蘭泉帶着宛文文只向熱鬧的地方走，不知不覺也來到東門。

宛文文第一次瞧到如此熱鬧的盛況，話也多了起來，她緊依着司馬蘭泉，在人潮中擠來擠去，像百靈鳥般的小嘴，不斷的問東問西。

忽然她一聲驚呼：「啊，大哥……」

司馬蘭泉正在看別處，聞聲回顧道：「文文，什麼事？」

宛文文道：「你瞧那人……」

司馬蘭泉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發覺一名身着紫衫，年約二十四五的少年正向着宛文文瞧看。

人瞧人並沒有什麼稀罕，只是此人目光邪惡，面含奸笑，只要瞧他一眼，就可斷定他決非好人。

而且他的手中還把玩着一隻紫色竹簫，他身後站着兩名姿色不俗的紅衣少女，蠻腰之上也插着一隻竹簫。

現在司馬蘭泉明白宛文文驚呼的原因了，但弄簫的人多如過江之鯽，那裏管得如此之多，再說他那邪惡的目光吧，不理他也就是了，既然走在街上，總不能不讓人瞧。

於是淡淡一笑道：「不要理他，咱們走。」

誰知他們祇不過剛剛舉步，紫衫少年竟快步迎了上去，雙拳一抱，哈哈一聲長笑道：「兄台請了。」

司馬蘭泉道：「朋友有何見教？」

紫衣少年向宛文文一瞥道：「携美遊街，人生一樂，在下實在羨慕得很。」

司馬蘭泉冷冷道：「朋友是在自我標榜麼？」

紫衣少年道：「兄弟這兩個丫頭那裏敢稱一個美字，兄台在說笑話了。」

司馬蘭泉覺得此人太過無聊，口中哼了一聲，挽着宛文文便向一側走去！

紫衣少年伸手一攔道：「慢一點，兄台，在下想跟你打個商量。」

司馬蘭泉道：「咱們素不相識，有什麼好商量的？」

紫衣少年道：「一回生，二回熟嘛，不識有什麼要緊。」

司馬蘭泉不耐的道：「有什麼事你說吧！」

紫衣少年道：「對女人就像吃一樣可口的菜餚，但無論菜餚怎樣好吃，吃多了也會嫌膩的，所以必須時常更換，才能時時嚐到新鮮。」

司馬蘭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紫衣少年道：「我是說假如咱們換一換……」

司馬蘭泉面色一沉道：「看閣下丰姿秀美，一表斯文，原來金玉其外，是一個喪德敗行之人！」

紫衣少年不以爲侮，仍笑嘻嘻的道：

「別說得如此難聽，兄弟只是及時行樂罷了，這樣吧，兄台如果認爲吃虧，咱們兩個換一個，你總該願意了吧？」

宛文文此時已氣得雙目噴火，忍不住大聲叱喝道：「回去叫你娘，叫你姐姐妹妹一起來咱們才換，姑奶奶還要當你的祖奶奶，你可願意？」

紫衣少年面色一變道：「小賤人竟敢辱及少爺的娘！妳可知道少爺是誰？」

司馬蘭泉握住宛文文的玉手，叫她不要衝動，然後冷哼一聲道：「舍妹說的你可聽到了？這是咱們的條件，不管你是誰都一樣。」

紫衣少年向司馬蘭泉打量一下道：「兄台好像是個會家子，在下向你討教。」

司馬蘭泉知道此人是存心找碴，如若不給他一點教訓，只怕他會得寸進尺，沒完沒了。

於是哼了一聲道：「只要閣下划下道來，兄弟一定奉陪，不過此地人多，咱們最好換個地方。」

紫衣少年道：「人多有何不可，正好讓他們開開眼界，接招。」

此人不只是心地邪惡，而且狂妄無知，在鬧市中生非惹事，已是不說，居然還說要讓旁觀者開開眼界。

不過他的身手確屬不凡，一簫點出，勁風急湧，以快如閃電的速度，直奔司馬蘭泉的面門。

以兵刃對徒手，還要搶先出招，此人眞是無恥已極。

司馬蘭泉仍然淵亭嶽峙的立在原地，待紫竹簫逼近面門，他才忽然一張口，將簫頭咬個正着。

紫竹簫點出之勢何等猛烈，他一口咬着簫頭，無論紫衣少年加上多少勁力，都像蜻蜓撼石柱一般，休想動它分毫！

在雙方爭持之中，忽然聽到一聲脆響，紫衣少年感到手中一輕，敢情簫頭竟被司馬蘭泉咬了下來。

紫竹簫堅逾金石，司馬蘭泉竟能將簫頭一口咬碎，這份功力實在駭人聽聞。

紫衣少年無論怎樣狡詐，在此等情形之下，也不由神色一呆。

這一呆可糟了，噗的一聲輕響，他忽然大叫一聲翻身便倒，紫衣之上立即映出斑斑血跡。

原來司馬蘭泉將咬碎的簫頭用內勁吐出，那些碎竹像噴泉一般一起噴到紫衣少年的身上，絲絲點點全部嵌進他的皮肉之內，他怎能不痛得大叫出聲。

司馬蘭泉不再理會紫衣少年，返身握着宛文文的玉手，逕自穿出人羣。

宛文文像小鳥依人一般，緊緊依在司馬蘭泉的身側，他們默默的走了一陣，她忽然噗哧一笑道：「大哥：你眞絕！」

司馬蘭泉道：「絕什麼？」

宛文文道：「咬碎簫頭那一噴還不够絕麼？而且大快人心，連旁觀者都在大叫過癮呢。」

司馬蘭泉道：「我原本不願傷人，只是他欺人過甚，哦，文文，我看你不必再喬裝改扮了，妳那本來的面目，別人一眼便可瞧出。」

宛文文櫻唇一噘道：「不改就不改嘛，那般人憑什麼要管別人的閒事？」

司馬蘭泉笑道：「誰叫妳這麼風華絕代，神韻欲流的？是鐵石之人瞧到也會動心，碰到登徒子自然更會神不守舍了。」

宛文文嫣然一笑，接着又眉鋒一皺道：「可是你就不喜歡我？」

司馬蘭泉道：「不要瞎說，誰說我不喜歡妳了？」

宛文文道：「那你爲什麼每天都不肯跟我睡在一起，讓我一個人冷清清的！」

司馬蘭泉道：「這個……咳……這個，妳不懂。」

宛文文道：「我不懂你可以告訴我嘛，你不說我豈不是始終不懂。」

司馬蘭泉道：「這……這叫我怎麼說呢？」

宛文文道：「咱們之間還有什麼不好說的？說嘛，大哥。」

宛文文要他說，他卻遲疑着不敢啓齒，因爲她只是一個天眞無邪的少女，長日居住尼庵，潔淨得如同白紙一般。

對如此一個良善的女孩，這些話叫他如何說法？

但不說無法解決問題，說，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說得明白的，因而他哼了一聲道：「說來話長，咱們先回客棧好嗎？」

由於適才一鬧，宛文文已遊興索然，逐點點頭道：「好，咱們回去。」

回到客棧，宛文文先替司馬蘭泉倒來一杯熱茶，道：「大哥，喝一點熱的禦禦寒氣！」

司馬蘭泉接過熱茶喝了一口，雙眼目光灼灼？一個勁的盯着宛文文？

宛文文俏臉一紅，略顯忸怩的唔了一聲道：「大哥：瞧你……」

司馬蘭泉啊了一聲，收回目光，長長一嘆道：「文文：坐到這裏。」

宛文文坐到他的身邊，眉峯輕輕揚了一揚，道：「現在該說了吧，大哥。」

司馬蘭泉道：「妳可知道什麼叫做夫妻？」

宛文文道：「我當然知道，住在一起的男女就是夫妻。」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那有這麼簡單，譬如這間客棧之內，就住有不少男女，也許有父女，有母子，有兄妹，及素不相識的投宿之人，怎能說住在一起的就是夫妻。」

宛文文道：「我不懂，你說怎樣才是夫妻。」

司馬蘭泉道：「夫婦是五倫之一，他們的結合，必須具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後遵禮成婚，才能算做夫妻。」

宛文文道：「如果沒有父母，又找不到適當的媒人呢？」

司馬蘭泉道：「父母俱已仙逝者的確有，至於媒妁麼？任何人都可以，怎能說找不到媒人？」

宛文文道：「客棧小二哥可以麼？」

司馬蘭泉道：「當然可以。」

宛文文道：「那麼我知道了，你去歇息吧……」

司馬蘭泉瞅着宛文文的背影啞然一笑，也有着如釋重負的感覺。

因爲一對孤男寡女，已經難免瓜李之嫌，如若再討論夫妻的問題，豈不是一件尷尬之事。

宛文文走後，他便收拾一下，準備就寢。

他還沒有寬衣，門外忽然響起剝啄之聲。

「誰？」

「是小的，公子，我可以進來麼？」

「是小二哥，門沒有門，請進。」

進來的果然是店小二 他笑嘻嘻的向司馬蘭泉一揖道：「恭喜公子，小的是來討喜酒喝的！」

司馬蘭泉道：「小二哥說笑話了，我有什麼值得恭喜的？」

店小二道：「小的是來跟公子做媒的，自然值得恭喜。」

司馬蘭泉一怔道：「你沒有弄錯吧？小二哥，誰願意嫁給一個流浪漢，何況我在此地人生地不熟。」

小二道：「公子總認識宛姑娘吧？」

司馬蘭泉愕然道：「是文文？她叫你來提親？」

店小二道：「不錯，宛姑娘是美人，公子是英雄，英雄美人是天生一對，公子你就答允吧。」

司馬蘭泉估不到宛文文會當眞找店小二來說媒，這位姑娘實在太過天眞。

不過宛文文救過他的生命，而且他們以陽春心法恢復武功之時，曾經身體相偎，嘴唇相吸。

按社會道德規範，宛文文除了嫁給他已別無選擇，在司馬蘭泉來說，他也不該刺傷宛文文使她因此而大爲傷心。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忖，他終於答允了，便咳了一聲道：「小二哥：多謝你。」

店小二喜道：「公子是答允了？」

司馬蘭泉點點頭道：「咱們可以先行文定，不過在下正當父喪期間，不能與她舉行婚禮。」

小二道：「這是應該的，公子，小的替兩位準備一點酒菜，慶賀一下如何？」

司馬蘭泉取出一張十兩銀票交給店小二道：「客中諸多不便，這點謝媒禮請小二哥笑納，至於酒筵麼？改天吧，現在時間太晚，咱們不必急於一時。」

店小二道：「謝公子的賞，如此小的就告退了。」

司馬蘭泉道：「小二哥請！」

打發走了店小二，司馬蘭泉倒有點啼笑皆非，想不到查訪仇踪未得要領，却糊裏糊塗的得到一名妻子。

由於思緒雜亂，一時間未能入睡，直到夜色深沉，他才漸漸睡去。

當天色剛剛破曉之際，一陣陣叫門之聲又將他吵醒。

「司馬公子：有客人到訪。」

「哦：是誰呀……」

他被叫醒，聽到店小二的聲音，及開門一瞧，來人青衣小帽，年約五旬，是一個素不相識之人。

店小二當即介紹道：「公子，這位是玉簫莊的大管事夏大爺。」

大管事雙拳一抱道：「在下夏炎，打擾司馬公子早睡，請多多包涵。」

司馬蘭泉道：「不敢，夏管事有什麼指教？」

夏炎道：「昨日司馬公子可曾出手懲戒一位使簫的少年？」

司馬蘭泉道：「夏管事原來是找場來的，不錯，他當街輕薄婦女，在下給他了一點教訓，大管事要找場便儘管划下道來就是。」

夏炎連忙搖手道：「司馬公子誤會了，他雖是敝莊邀請的客人，但此子行爲醜惡，敝莊也因而感到羞恥，怎麼會替他找場？不過……」

司馬蘭泉道：「不過怎樣，夏管事有話但說無妨。」

夏炎道：「敝莊此次的武會，原定由四大名家的公子較技，現在駱射屏被司馬公子懲戒之後，已無顏留此，昨晚就已返回太原去了，他走了倒沒有什麼，只是咱們原定的計劃就有問題了，因此，敝莊主之意希望司馬公子能够參加武會，並派在下專程奉請。」

司馬蘭泉原想進入玉簫莊，以查證簫王魔手是不是他殺父仇人的，估不到事情的發展如此出人意外，玉簫莊竟請他前去參加武會。

這是一次難得的良機，司馬蘭泉却有點遲疑起來，因爲玉簫莊的武會是替卜墨珠選婿，別說他已經與宛文文訂有婚約，縱然沒有，也不能跟有殺父嫌疑之人的女兒訂婚。自然，這是說萬一被選中的話，而這種萬一他自信十分可能。

夏炎以爲他對懲治駱射屏之事仍在懷疑，因而微微一笑道：「敝莊立即派在下奉請公子，就表示願意替公子担當太原簫聖的一件樑子，敝莊威信素著，莊主言出如山，公子應該相信得過！」

司馬蘭泉道：「武會何時開始？」

夏炎道：「今日正午。」

司馬蘭泉：「好，正午以前，在下一定趕到。」

此時宛文文忽然奔出來道：「大哥：我也要去。」

夏炎向宛文文瞥了一眼道：「歡迎令妹也去，在下不打擾了，告辭。」

司馬蘭泉道：「夏管事好走，恕在下不送了。」

夏炎走後，宛文文櫻唇一噘道：「這人眞討厭，他爲什麼認定我是你妹妹？」

司馬蘭泉握着她的玉手，轉身進入房中，然後面色一整道：「文文，我正要他認爲妳是我的妹妹。」

宛文文一怔道：「爲什麼？大哥，適才店小二……」

司馬蘭泉道：「適才店小二來替咱們說媒，我已經答允他，妳是我的未婚妻子了，不過……」

宛文文道：「那你爲什麼要那姓夏的認爲咱們是兄妹？又有什麼不過的？」

司馬蘭泉道：「妳知道我爲什麼答允參加玉簫莊的武會嗎？」

宛文文道：「我當然知道，你是想查證玉簫莊主是不是你的殺父仇人。」

司馬蘭泉道：「不錯，但玉簫莊非等閒地方可比，咱們想進去，必然要費一番手脚。」

宛文文道：「現在他們不是來請咱們了麼？你還担心什麼？」

司馬蘭泉道：「玉簫莊是請我參加武會，妳可知道玉簫莊召開武會的目的？」

——未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風起雲湧（一）

朱揚·文
盧令·圖

人間安樂境　陡忽起風雲

「一片雲」是個謎樣的女人，有人說她年青美麗，有人說她神聖莊嚴，但也有人說她猙獰如羅刹夜义。

說的人都見過一片雲，而且堅持自己的說法絕對正確，這也沒有人懷疑，祇是也沒有能否定別人說法，因爲他們見到的都是「一片雲」，這是一片雲自己加以證實的。

無論她以什麼姿態出現，總是會發生一些很轟動的事，然後又留下些什麼，其中絕不會少的是一幅三寸長，一尺多寬的手卷，裱裝得很精緻，用一條蒼綠的絲帶繫着，展開手卷，雪白的宣紙上繪着一幅潑墨的寫意畫。

畫面時常不同，有時是流雲過峽閣，有時是一個扶杖老人在山巔間眺天際的白雲，有時是一抹淡靄，襯着如鈎的新月，有時則是濃濃的一片烏黑中，交夾着雷電，落欵是一個纖巧的雲字和一顆鮮紅的印章，鐫着「一片雲」三個小篆，最有名的畫家對卷上的畫付以極高的評價，最有名的金石家對那方小印讚不絕口。

有人願意出很高的價錢收藏一片雲的手卷，只是獲得手卷的人從來也沒有一個肯出讓的，因爲他們在這幅畫上的損失，絕不是那個價格所能比的，如果有人能抓住那個女人，要他們拿出百倍的收藏價格，他們都毫不遲疑，所以一片雲留下的手卷被很多人看過，研究過，鑑定過，爲的是想追索這個女人的來龍去脈，但也從來沒有成功過，誰又能捕捉住雲呢？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一片雲是個女人，而另一個神秘客，則是個男人。女的像一片不可捉摸的雲，男的就像一陣無影的風，而且大家也能肯定，這一男一女既不是同一個人，也不是同一伙人，有人遇上了一陣風，也有人遇上過一片雲，更有人遇上過他們兩個人，那個人就很倒霉了，一陣風割掉了那人的左耳，一片雲必定割掉他的右耳，所好是這兩個人沒有同時出現過。

有人說世上根本就沒有秦風這個人，那是些吃過秦風虧的人，秦風有種本事，他光顧過的人，那怕是被剜掉一塊肉，也不敢讓人知道，因爲江湖上流傳着一句話——秦風找上的人，一定是罪該萬死而沒有死的人。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個罪該萬死的人，可是，眞被秦風找上的人，却寧可死上一萬零一次，因爲秦風雖然留下他的一條命，却讓他活得比死還難受。

有人說秦風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那是受過秦風恩惠的人，可是他們只是在心中默默地感謝着，却從來也不敢告訴第二個人，因爲秦風爲他們做的事，是他們想做，要做却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

有人說秦風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名字，由許多很有本事，很富有正義感的年輕人，秘密地聯結起來，從事仗義懲奸的

工作，用秦風這個名字做代表而已，因爲他們所聽過的一切有關秦風的事，絕不是一個人做得到的。——一個人絕不可能在東城喝酒，西城殺人，而同時又在南城的賭館裏打架，在北城的書寓中擁妓聽曲。城雖然不大，可是騎着快馬兜個圈子，最少也得好幾個鐘頭，但是四個地方發生的事，幾乎是同時的，先後不差半個鐘頭，而四個地方出現的秦風，面貌不同，身材不同，口音不同，却又不折不扣的都是秦風，至少他們表現的一切都是秦風，都具有一種說不上來，但又沒有第二個人能學得來的特質——秦風的特質。

秦風自然是姓秦，名字叫做風，但是只有很少的幾個人知道，但一般人都稱他爲一陣風。

風來無向去無蹤，人們所以會叫他一陣風，都是由「一片雲」的名號上聯想起來的。

「一陣風」和「一片雲」的工作似乎是差不多性質的，所找的對象也是同一類型的，他們會不會有一天碰巧同時找上一個人呢？

每個人都在這樣猜測着，却沒有一個人能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個人，口中雖然沒表示，心裏却有數，一陣風也好，一片雲也好，遲早都會找上一個人的，說不定就可能會同時找了去，這個人是王莊的總管，鐵飛龍，而他們要找的對象，可能是王莊的莊主哈王爺，也可能就是他——鐵飛龍，那要看他們對王莊的了解程度如何了。

他不是憑空臆測，而是根據事實的判斷，五年來，一陣風做了十四件案子，六件是與王莊是有關係的。一片雲光顧的九處地方，也有六處是跟王莊有關係的，而且這十二處地方所出的事，有十件是在最近一年內發生的，在這一年中，那兩人沒有做別的事，似乎是專找王莊的麻煩。

表面上看，那十二處地方跟王莊毫無牽連，有三，四處遠離王莊有千里之遙，但是他們的蹤跡越來越近了。

上個月在蘇家屯的黑虎莊，莊主劉黑虎叫人在半夜裏割掉了鼻子，刦走了二十萬大洋，判斷是一陣風下的手。在營口的碼頭上，義記堆棧行的棧房失火，燒掉了六十箱的黑土膏子。同時在當地海船帮管事錢老七不知道怎麼的被人半夜吊在船桅上凍了大半夜，解下來時，已經快沒氣兒了，上身衣服剝得精光，下身却捉狹地栓了條女人的大紅裙子，脖子上扣了個小絲袋子，裏面是一軸手卷，卷上是一幅「浮雲掩月」，淡了幾筆，却極具神韻，毫無疑問，這是一片雲的傑作。

這兩處都是王莊的外圍，雖然很少有人知道他們與王莊的關係，但毫無疑問，一陣風跟一片雲却摸對了路，而且一步步地接近過來了，鐵飛龍並不緊張，而且還在等待着，等待着他們的到來，二十年來，王莊的勢力已經根深蔕固，掌握着北方半邊天，豈是輕易能叫人扳倒的。

王莊不是村莊，而是已經發展成的市鎮，或者可以說比一個縣城還熱鬧的市鎮，它被稱爲王莊，是因爲它原先是一位王爺的采地，這位王爺在西太后當政時，大大的紅了一陣子，尤其是鬧拳匪的時候，他是主張重用義和拳民最力的一位，一直到八國聯軍，所謂天神附體，不怕洋槍的義和拳民照樣被洋槍一個個地打得血肉狼藉，王爺失了勢，替他管王莊的莊頭哈國興却抖了起來，直接就接下了這一大片產業，而且自稱起王爺來了。

早一陣子，大清朝的皇帝還在紫禁城裏君臨萬民，王爺失了勢，仍然還是王爺，雖然不當權，在地方上仍然還具有赫赫聲勢，地方上自然不敢過問王莊的事兒。

現在，大清朝的皇帝在舉國的反對與革命浪潮的衝激下，終於宣佈遜位，結束了愛新覺羅氏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也結束了將近五千年的帝制，所有的王爺都垮了，而哈王爺却仍然被人恭恭敬敬地稱爲王爺，原因無他，哈王爺有勢力，這勢力一半是機會造成，一半是他自己的本事。

義和團鬧了大禍，引起了八國聯軍，使得洋鬼子打進了京城，那位王爺成了罪魁禍首，洋鬼子要捉拿他，身受其害的老百姓們也要找他，義和團裏的幾個大頭目對他倒還忠心耿耿，保着他躲進了這片王莊。

亂事平後，王爺回到京裏，隨清朝覆亡而沒落過世，那些拳民頭目却仍然留在莊裏，管王莊的哈國興倒是挺能幹，他把這些出身草莽的好漢們安撫得很好，漸漸地成了他的部屬，兒弟；更運用手腕，謀略，把他們的舊屬召集起來，在很多地方生了根，形成了一股暗中的勢力，終於造成了王莊的天下。

儘管換了朝代，但是在王莊，哈王爺仍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他的九個姨太太，都順着次序被稱爲娘娘，三個女兒，也接着次序被人稱爲格格，遺憾的是他沒有兒子，所以王莊中沒有貝子，沒有阿哥。

王莊佔的地不算小，前後丈量，約莫有百里見方，接隣四個縣城，只是那一個縣城都管不到王莊，以前因爲是王莊，沒有地方能管，現在也因爲是王莊，沒有地方敢管，在這百里見方的地帶內，王府管着王莊。

一條街上開着兩三百家店，周圍散落着四個村子，每村有十來戶居民，種着王莊的田，却不納錢粮，不交佃租，每一分收成都是他們自己的，那些店家也是一樣，除了每年繳納那有限的房租外，沒有任何額外的負擔，只有一個條件，規規矩矩地做生意，不准任意哄抬物價。

哈王爺懂得收買人心，放棄一點微薄的利益，却買得王莊內幾千個人衷心的擁護，就是王府的人出來買東西，也是規規矩矩地付錢，不准少一個子兒，在飽受戰火，歷經災亂的時代裏，王莊成了一塊天堂。

四條路通向四個縣城，每天有川流不息的來往，大部份都是來化錢的，因爲這兒有着比別處便宜兩成的綢緞布匹，別處享受不到的樂趣，酒色財氣，無一不具，更還有着想像不到的廉價珠寶，首飾，古董。

宜春樓有着近百名花枝綽約的粉頭兒

，兼設賭館，姑娘的屋子裏可以開局，也可以在前廳的敞局上對賭。

四海古玩舖兼營銀樓，也整天的門庭若市，不知道他們從那兒弄來這麼多珠寶，古玩，首飾，價錢賣得那麼便宜，祗有這兩處地方是王府裏派人開設的。

到王莊，只要帶着錢就行，在這兒什麼都不缺，只有一樣東西不准帶進來——武器，只有一件事在王莊不能做——打架，誰要是違反了這一項，輕則被王府的護莊揍個嘴腫臉青的趕出去，重則平擺着硬挺挺地抬出去。

王莊絕不欺人，却也不讓人撒野，這樣一個美好，安樂和平的地方，誰忍心，誰捨得去破壞它，誰要是表示那麼一點意思，不等王府的人來，住在那兒的店家都會恨得咬你一塊肉下來。

這也是鐵總管，鐵飛龍放心的地方，鬚髮已白，身子瘦乾得像隻大蝦米的哈王爺，歪在烟榻上，九姨太——不，該叫她九娘娘，斜倚在一邊爲他捶着腿，鐵飛龍隔着九娘娘坐在對面跟他談天，一隻手却不老實，在九娘娘肥大的臀上掏一把，揑一把的，有時重了一點，九娘娘既不能叫，又受不了癢。只得扭動身子作象徵性的抗拒與閃避！

因此她捶在哈王爺枯瘦的腿上的拳頭，也會拿不準分量，敲得重一點，哈王閉着的眼睛會微微地張一張，那只是對九娘一個輕微的警告——把工作做好，別分心。

指的是九娘娘捶腿的工作，至於鐵飛龍的那隻手，他就是睜大了眼睛也看不見的，到了他這種年齡與這份修養，已經深深懂得做人的聰明與如何用眼了，有些事放在眼前也必須視而不見，有些事隱在暗處也必須毫介無遺。

長長的吸了一口烟，再用一口茶把它送下肚去，才有氣無力地問道：「飛龍，外面的情況還好吧，你要多費點心，聽說，這一陣子那兩個主兒鬧得很兇，咱們這兒……」

「王爺放心，我關照過了，這幾天來，後院的九大天王都出動了，一天三班，日夜不斷地巡邏駐守，王莊的門敞開着，暗中已佈下天羅地網，管它一片雲也好，一陣風也好，只要他們敢進王莊，管保是有來無去……」

話才說完，忽地變色，因爲門口有兩個漢子，架着個滿臉流血的老頭兒進來，這是二十年來第一次，第一次有人掛着彩進了王府的門兒。

二十年來，王府裏多少也發生過不大不小的波折，總有那麼幾個不長眼的傢伙摸進來，也許是想順手牽羊撈點什麼，也許是另有居心，想來查探一些什麼，不管他們是什麼來意，他們都沒有成功，因爲他們忽略了一件事——王府中的實力，王莊建樹在外面的勢力是暗的，擺在王府中的力量是明的，九大天王，也就是當年掀起義和拳團滿天風雲的九大頭目，他們追隨着王爺來到王莊就留了下來。

事情做得秘密，却沒有能瞞住天下的人，仍然有一些人找上這兒來，要問他們禍國殃民之罪，而且他們在開始鬧拳亂之前，殺死了北五省第一大豪傑大刀王五。

王五的生前友好知己，頗不乏技擊高手，打聽得這九個人隱身此處，自然也不肯放過他們！

可是二十年來，他們九個人毫髮無損地活得好好的，王莊的王府中却頻添了不少寃魂，有人活着進來，却沒有活着出去，而且進來的人，從此失去了蹤跡，二十年來，王府中不是沒見過血，却沒有被人看見過。

今天是第一次有人血淋淋地踏進這座廳房，而且這個披紅進來的人，還是後院中九大天王中的老大——托塔天王李敬元，學的是少林外家功夫，已至爐火純青的境界，一拳出去，能打碎一塊三寸厚的石碑，那是他的拳重，而且他那次發拳，只是爲了打一頭纏繞在身前不去的蒼蠅，碑碎了，那頭蒼蠅在飛過他面前時，被他的拳頭抵住在石碑上，然後又嵌進了碑上凹進去的字縫裏，蒼蠅居然沒死，只被打折了半隻翅膀，可見他出拳有多快有多準！

此刻他被人扶着進來，滿臉鮮血是從鼻子裏流出來的，鼻樑歪了，鐵飛龍一眼就看明白了，那是被人打的！

有誰能在李天王的鼻子上打一拳，打得他滿臉流血？這已經够驚人的了，何況又是在鐵飛龍吹噓着王莊的防衞之後，哈王爺坐了起來，臉上的驚容沒有他的揶揄之意濃，淡淡地看了鐵飛龍一眼，似乎是在說：「你吹噓了半天，話還沒說完呢，人家已經放顏色過來了。」

鐵飛龍自然明白他一眼的意思，驚詫中還有着幾分難堪，却只好忍下來，連忙上前扶着李敬元在烟榻上坐下，然後才壓低了聲音問道：「大爺，是怎麼同事？」

李敬元吁了兩口氣，拿起哈王爺打好的烟泡子，丟了兩個在嘴裏，又拿起他的小茶壺對準壺嘴，骨嘟嘟地灌了下去，哈王爺抽的自然是上好的雲土，李敬元平時不好此道，只是大烟膏有止痛療傷的效用，而且很靈驗，他叫人把他扶進這間邊廂，目的也在此，因爲整個王府中，只有哈王爺一個人有這嗜好，也只有此處才能立刻找到調好薰軟的烟泡子，那種狀態的鴉片膏子的效果更快。名義上，他也是哈王爺的手下，但是看過他的態度，似乎對這位王爺並沒有太多的敬意。

哈王爺又閉上了眼，裝做沒看見，臉色也很平靜，一點都不激動，似乎是漠不關心的樣子。

李敬元似乎也習慣了他的冷漠，直到肚子裏的烟膏子開始發生作用了，才撈起衣襟，擦掉了臉上的血，輕輕地一嘆：「叫人打的，飛龍，說來你不會相信，我這是叫一個年青的小伙子打的，是用拳頭打的！」

李敬元的語氣很平淡，似乎這一拳是打在別人鼻子上，這份平淡完全不像個成名多年的老武師，而且剛被人擊敗了下來，既不激動，也不氣憤，更沒有沮喪，看起來倒好像還有點高興，雖然他儘量地抑制着，但是跟他相處多年的鐵飛龍隱約感覺得到，這使得鐵飛龍更感到迷惑了，急

急地道：「大爺，您是怎麼了，憑您的身手會吃這個虧？」

李敬元輕輕地吁了口氣，「飛龍，這些日子大伙兒過得太安逸了，警覺心疏淡了下去不說，功夫也擱下了，我們幾個老的早上還走幾趟拳，活動活動筋骨，那些年紀輕的個個都成了名符其實的大爺，日上三竿，還摟着娘們在屋裏做溫柔夢，你也該督促一下！」

鐵飛龍口中連連地稱是，心裏却在犯嘀咕，這老傢伙是怎麼同事兒，問他的話不回答，反而發起牢騷，數落自己的不是起來了，不過他表面上還是恭敬地順着對方的口氣：「是的，大爺，小弟一定立加督促，不過，今兒格……」

李敬元站了起來：「今兒格很平常，對方是個小伙子，年紀不大，最多是二十七八，身手不錯，受過名家指點，我先動的手，打了人家三拳，都叫他閃過了，他祗回了一拳，我的鼻子就噴了紅，沒話說，輸得我心服！」

鐵飛龍看看那兩個扶他進來的大漢，得到了證實，心裏更爲驚詫：「大爺，那小子能閃過您的三連擊？」

李敬元又嘆了口氣：「飛龍！我要說是你不會相信，我說不是却偏又是事實，因此我只能告訴你，今年我已經七十二了，功夫雖沒擱下，到底練得沒以前認眞了，武功這玩意兒最實在的，一點巧都不能取，要是在十年前，第一拳他就躲不過，可是現在，唉！人不能不服老！」

「大爺！您太客氣了，功夫在火候，薑越老越辣！」

「飛龍，別跟我談功夫，咱們當年是被洋槍趕出來的，那一仗不但打垮了義和拳，幾十年苦練，抵不上人家手指兒勾一下，就輸在人家一個快字，今天我還是栽在這個快字上，火候再深，快不過人家還談個屁，不過今天我是輸在人家的快拳之下，輸得我口服心服，大伙兒都瞧不起拳脚一個勁兒去練槍法，居然還有人肯在拳脚上下功夫，那就更難得，何況還是個小伙兒，十年前我可以吃定他，可是倒退前四十年，我像他那個年歲，連他的一手兒都趕不上……」

李敬元越說越高興，鐵飛龍終於明白了，這位老太爺敢情是動了愛才之心，連挨了揍都不放在心上了，這也難怪，在九天王中，自許爲正統，對拳脚功夫最虔敬，不但自己練，而且還促着一批年輕人跟着練，可是大家都不太起勁，誰都明白，練練强身活動手脚是可以的，眞要跟人玩兒命，不如一桿噴子有用多了，那些人只是敷衍他，練了五六年，一趟羅漢拳還打得不成樣子，氣得老頭子吹鬍子瞪眼直罵人，這兩三年他灰了心，連自己練着都不起勁兒了，那些年輕人更是樂得偷懶，不必天天拿樁練馬步受罪了。

最難的是他是少林出身，練的是童子功，不近女色，他自己熬得過，別人可受不了，在王莊安身立命的人都是些什麼料，鐵飛龍自然清楚，王莊平時裏幹些什麼更清楚，誰都不是來吃素修行的，沒個貪圖，誰肯來賣命！

所以這個話題不投機，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換了個話題：「大爺，那小子是什麼個來路！」

「沒盤，只知道姓秦，是個大家子弟，很有兩文！來王莊兩天了，買了好幾件古董，只在宜春院的敞局裏玩玩，住在高陞棧裏，沒上過宜春院的花樓一步！」

這又是引老頭子喜歡的地方，這小子還不好女色，鐵飛龍不敢再問下去，因爲很可能問多了，老頭子會把對方引爲知己，不讓人動他了，所以鐵飛龍抖抖衣襟，拉拉長袍上的皺紋：「我看看去，別讓孩兒們簡慢了貴客！」

「飛龍，理屈在咱們，有個賣唱的小娘們住在他隔屋，是你手下的毛六摸到人家屋裏去，叫他瞧見了，摔了兩個嘴巴，剛好我趕上，看見他出手很像少林的架勢，印證了一下，他完全是少林正宗，你不許亂欺負人家。」

鐵飛龍皺皺眉頭，擔心的事兒果然來了，但他還是陪着小心：「大爺，毛六沒那麼大的膽子，是我要他對莊上來的生人多加注意，小心盤查，您知道最近……」

「我知道，你擔心一陣風或者一片雲會摸進來，小心是對的，盤查也沒錯，可是揀人家大閨女在屋子裏換衣服的當兒摸進去就太過份了，王莊這些年來能如此太平，就因爲這兒乾淨，名聲好，毛六要是這麼辦事兒，不必等那風雲兩個主兒來，咱們自己就能把窩兒給砸了。」

鐵飛龍神色一變，他這總管雖是九大天王一手提拔起來的，那只是開個頭，往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能幹，到今天這個地位，已經沒人能當面訓斥他了，可是李敬元斥在理上，他不得不聽，恨恨地一跺脚：「毛六這混帳東西，我非剝了他的皮不可，居然敢幹出這種事兒！」

拔脚往外走去，李敬元又叫住了他：「飛龍，對那個姓秦的小伙子，你得客氣點兒，否則別怪我翻臉。」

「大爺！這個兄弟知道，可是萬一他是一陣風……」

「絕對不會，這個小伙子我全完可以擔保。」

「大爺！你能擔保？您怎麼知道他不是一陣風？」

「一陣風行事從不公開露臉，也從來沒有留下過姓名，這小伙子留下了姓名，又露了相，就不會有嫌疑了，江湖人闖道兒有一定的規矩，一定的作風，寧死不改的。」

「也許這次他改作風呢，因爲王莊不同別的地方！」

「飛龍，我在闖江湖的時候，你還沒出世呢，在王莊立下脚時，你才不過二十來歲，二十年來，你沒出過王莊，江湖是什麼個樣貌兒你都沒有見過，你跟我論江湖行？」

「是！是！大爺教訓得是，兄弟不敢！兄弟不敢！」

「去談談，向人家道個歉，拉拉近，如果能把人家拉進來，倒是把好手，說不定還能帮我們逮着一陣風或一片雲呢，這點年紀，這份身手，在現下的世界裏上那

兒找去?」

鐵飛龍只能答應着，歪歪眼色，兩個大漢子立刻跟了出來，出了王府大門，鐵飛龍才輕輕地哼了一聲：「小達子！」

小達子是瘦長的那一個，上前低聲道：「回鐵爺，情形跟李老爺子說得差不多，毛六被人從屋裏揪出來的時候，那個娘兒上身帶了個肚兜兒，下面光着屁股，一身細皮白肉，還眞不多見，只可惜蜷成一堆，有些地方瞧不見！」

鐵飛龍的臉已經沉了下去，小達子也發覺自己的話不上路，至少在這個節骨眼兒上不能說這些，忙又道：「不過據毛六說，他進到屋裏的時候，根本沒瞧見人，那娘兒們是在帳子後面，他探頭進去，人家就叫了起來……」

「這還差不多，毛六不會分辯嗎？」

「他不敢，寧可硬着頭皮認下了見色起意，也不能說是您吩咐他去盤查生人底細的！」

鐵飛龍點點頭：「倒也是，咱們佈下羅網要捕風捉雲，可不能漏了消息，讓人知道咱們已經有了防備，那姓秦的……」

「對過底子了，從奉天來的，家裏開着一家同春堂藥號，是老字號，有人認識他，確實是同春堂少東家……」

鐵飛龍稍稍放了點心，有名有姓有根的人好對付，轉轉眼珠：「那個賣唱的小娘們呢？摸清楚了沒有？」

「祖孫倆，爺爺又老又聾，替她操琴，唱得不賴，叫小霞，流浪四海，根兒就難刨了，不過沈二老爺說了，這個妞兒不必多費心思，不會是一片雲，一片雲雖然變幻多端，但到底是個成了名的人物，絕不會在光着屁股的時候叫毛六那種人摸到她的屋子裏！」

鐵飛龍這才舒了口氣，既然九大天王中的老二不動天王沈君山有了話，那就錯不了太多，在王莊的表面上，哈王爺是頭兒，在私底下，沈君山才是么丁配二四的至尊喲。

「現在怎麼樣了，我是在問怎麼善的後？」

「李老爺子叫人打了一拳，沈老爺子就出頭了，邀着那個姓秦的去賭兩手兒，現在多半在那兒！」

「好！叫毛六回王府裏躺着，這兩天不許出門，別人問起來，就說被關了起來，你跟馬二傍子還是多留點心，只是要注意，可不能再鬧出毛六那種笑話了！」

兩個漢子答應着離開了，鐵飛龍背着手，悠閒地走在大街上。街沒有名字，就叫大街，整個王莊也就是這一條街，看着街上的人，鐵飛龍心中很得意，這一片天下雖然不是他一個人的，但是他也有一半兒了，哈王爺跟沈君山掌着另一半兒，可是他們都上了年紀了，再有個十年，老的勢力倒下去，就全是他的了，所以對王莊的保護，他比誰都上心，絕不能讓人來毀了去。

跨進宜春院，氣氛有點反常，因爲這兒沒有宵禁，沒人查夜，一年四季，不論刮風下雨，這兒總是鬧哄哄一片的，今天却寂靜無聲，進門的大院子裏居然是空無一人！

這是怎麼回事兒？他加緊腳步，才要跨進敞廳的石階，裏面忽而哄的一聲，有驚呼，有嘆息，像是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情，使他更奇怪了，三腳兩步跨過了台階，轉過屏風，喝！黑壓壓的，一大堆的人，男女老少，圍着靠邊的一張桌子，一層又一層，人人都伸長了頸子往裏看着，也有人在交頭竊竊私語，但是說話的聲音細如蠶嚙桑葉，沒法兒聽清楚，連他這位大總管的進來，也沒引起誰的注意，人們似乎都被那張桌子吸引了全部的心神。

鐵飛龍知道桌上一定在進行着一局豪賭，而且賭注也一定大得空前的驚人，來往出入王莊的人，雖然不是富甲天下的大財主，但也很少是沒見過世面的窮光蛋。

王莊的東西比別處便宜不錯，但也都是上好的，精細的，普通人化費不起的。一匹錦緞在別處賣二十塊大洋，在王莊只要十五塊，但是跟兩塊錢一匹，能撕十來件大褂兒的粗布比起來，還是少人穿得起的。

上王莊來的人，不外乎兩個目的，一個是爲財，王莊能叫人化錢，但也能叫人賺錢，而且是賺很大的錢，就是那間珠寶古玩舖了，那兒賣出來的零星珠寶首飾只是做個樣子，熟客人，老主顧，還懂得在珠寶古玩店的後堂有一所庫房，那兒放着的才是他們所要的東西，也是可圖厚利的東西，當然他們還是得化錢買，但是轉手之後，多半可得一倍的利潤，這一類客人自然很有錢。

還有一類客人則是來化錢的，宜春院中有着上百個姑娘，南國佳麗，北地胭脂固然齊全，妙的是居然還有黃髮碧眼的白俄妓女和身穿和服的東洋美人，到過宜春院的老玩家宣稱此地風情，不遜京城的八大胡同，此外就是賭局，也足以吸引附近幾個縣城的殷實子弟。

這些人都不會是沒有見過錢的，百來銀元大洋的賭注，堆在桌上一大疊，却也沒嚇倒過誰，而三五塊小注子，押上去也不見寒傖，一池水裏有魚也有蝦，王莊同樣地歡迎，可是能叫這麼多人都放棄了自己的賭注而作壁上觀，那必然是一場很精采的大賭局。

不過，這個情形使得鐵飛龍很不高興，王莊的賭局一向很公平，很乾淨，各憑手氣，絕不玩兒假，但是那郎中老千在這兒也別想打主意，王莊對付那種人另有一套。

有一次，一個大郎中來到王莊，吊上了三個豪客，先輸了兩千大洋，最後一次他才大展手法，四個人打麻將，說好是八圈就收，那個郎中清了六圈，第七圈上，他連和三副自摸雙辣，又連和九副滿莊，足足贏了十幾萬大洋，三個輸家都冒了汗，鐵飛龍知道了，一聲不響，只是叫了三個人上去代三位輸家，郎中坐在西風位子上，前面牌平平過去，到了郎中當家，牌局仍然不出奇，那三個人不吃不碰，砌好牌後，一切如舊，只是他們也不看牌，摸什麼張子，出什麼張子，目的很簡單，讓莊家連下去。

牌面上是以籌碼計數的，鐵飛龍在第五莊時，叫人送來了三百副籌碼，每個人身後堆了一百副，那就表示這一局牌將毫無限制地延長下去。

到了第九牌時，那個郎中自己認了輸，推牌起身，說是要去方便一下，也沒人攔他，可是這個郎中出了門就收拾行李離開了王莊，走出王莊時，鐵飛龍叫人送了兩千元大洋過去，他感激涕零地走了。

在賭局進行時，宜春院毫無異狀，這證明在宜春院巡場的人是多麼沉得住氣，可是現在，鐵飛龍却發現七八個巡場的弟兄也都擠在桌子邊上，聚精會神地看着，這叫他如何不火呢，冷冷地過去，拍了拍那個郝長腿的肩膀，他是巡場的領班，可是郝長腿却連頭都不回，而且還以不耐的語氣輕哼道：「別攪和，老實點看着。」

鐵飛龍更火了，可是他却沉住了氣：「對不起，郝爺，您的腿長，往後站站，讓我也看看，您擋住了我看不見！」

郝長腿火得想揍人，回頭就是一瞪眼：「媽的，你不會叫你老娘多餵點草料也長高一點，我讓你誰讓我？」

突然看見鐵飛龍，他的臉色才變了，連忙拿開了身子，低下了頭去：「對……對不起，鐵爺，我不知道是您！」

「現在知道是我了，你又怎麼個打算呢？」

郝長腿這才知道事情不對了，不但臉色發了白，而且兩條腿也開始抖了起來，剛才那番話雖是衝口而出，但是他也不是胡亂不長眼睛亂罵人的，主要的固然是被人打斷了他的高興，但也由於那個人拍了他的肩膀，在王莊的規矩極嚴，上下尊卑之間分得很清楚，絕沒有輕苟言笑的事發生，這是哈王爺的規定，王莊要維持王府的氣派，因此拍他肩膀的人，身份地位絕不會比他高，也不會比他們不是同伙，就是院裏其他不相干的人，那當然也是他可以罵罵的人，更何況那個人還犯了他的忌諱！

郝長腿是他的名字不錯，他的腿也比別人長，只是那兩條腿不是血肉的腿，早年他在家鄉犯了事，叫人砍掉了兩支小腿，齊膝蓋以下，他裝的是兩條木腿，而且也因此練了一身功夫，投奔到王莊來。

他的功夫就在那一對木腿上，跟人動手時，他動的是腿，木腿上裝着尖銳的狼牙刺，掃中對方一下，就是一片空窟洞，所以那兩條木腿特別長！

別人叫他郝長腿沒關係，但是要說他的腿長，那是存心揭他的短，因爲他的腿斷得很不光彩，那時他在一個地主家裏做長工，有天踮着腳尖，扒在窗戶上，偷看少奶奶洗澡叫人發現了，被大少爺給砍了下來的。他眞要敢跳進窗子去，汚了那位少奶奶，就是砍了腦袋，倒還光彩些，因爲在江湖黑道圈子裏，誰都不是好人，作奸犯科不打緊，講究的是轟轟烈烈，他這兩條腿，只是爲了那麼一丁點兒小事情被砍，那才叫笑人。

那人犯了他的忌諱，無怪乎他要一肚子火。但那個人是鐵飛龍，他不僅火不起來，而且還忍了下去，牙關都打了顫：「小的該死，鐵爺，小的一時失了神！」

「很好，郝長腿，你總算知道了你該死的地方，罵我兩聲沒關係，誰的背後都沒長眼睛，可是你的眼睛却沒有看對地方，你的腿也沒站對地方，王莊是請你來瞧熱鬧的？」

鐵飛龍的聲音還是很冷，但冷得沒一點火氣，郝長腿的木頭腳却在地上發出了得得的聲音。

「鐵飛龍，你能不能少說兩句。」

這是一個脆俏俏的聲音，脆得像搖銀鈴，但是也像銀鈴一樣地，冷冰冰的，使得鐵飛龍爲之一怔。

他當然認得出這是誰的聲音，在整個王莊，只有一個人敢對他直呼其名，只有一個人敢用這種語氣跟他說話，也只有一個人有這樣好聽的聲音。

「喔，三格格也在這兒，您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怎麼，鐵飛龍，連我也要盤問了，是怪我回來的時候沒向鐵大總管駕前去報到。」

冰冷的聲音一點都沒給他留餘地，這固然使得鐵飛龍很難堪，可是他居然受下了，連忙低頭彎了彎腰，他還沒看見人，因爲還有一大圈的人把他跟說話的人隔開着，裏面的人當然也看不見他的彎腰行禮，那是他下意識的一種行動，也可見他對這位口中的三格格是打心裏的恭敬！「格格言重，格格言重，我那兒敢，我只是問……」

「不敢就好，少在我面前發威，擺你大總管的譜。」

這是給鐵飛龍一個更大的難堪，尤其是在他訓斥下人的時候。鐵飛龍也有點難以承受了，臉色變了一變，還沒有開口。却有另外一個聲音替他解圍了：「三妞兒，妳也是的，飛龍是在盡他的職責，那些人應該是在外頭招呼的……」

鐵飛龍吁了口氣，連忙道：「二爺說的是，我從外頭進來，院子裏居然一個人都沒有，全在這兒瞧上了……」

「哼！虧他還好意思說，他是總管，人手是他派的，要是那些人不稱職，平時他是怎麼督促的？臨時才來擺架子訓人，要追究責任，第一個就得先問他自己！」

聲音還是那麼冷厲，而且抓住了理，這個女娃子的嘴一點都不饒人。鐵飛龍的臉色變得更難堪，但是他却沒敢再開口，只是在暗地裏咬牙，往肚子裏嚥唾沫！

要是依他的性子，他眞想把這口唾沫對着那張臉吐過去，可是他不敢，王莊上下，九大天王也好，那位自封自稱的哈王爺也好，鐵飛龍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就是這位三格格——哈瑞雲他惹不起，不但是他，誰都惹不起。

那個蒼老的聲音又在打圓場了，沈君山的外號叫不動天王，可是他還有一項特長，能把很火爆的場合擺平下來，使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使王莊能屹立於不動。

「好了！三妞兒，妳也少說一句吧，當着妳的這位朋友，也別叫人家看笑話，飛龍，叫該出去的人出去，你進來見識一下這位秦少爺的高明手法。」

鐵飛龍又是一怔，秦少爺，八成兒就是剛才鬧過事的那個姓秦的小子，他怎麼又是哈瑞雲的朋友呢？

高手兩個字，鐵飛龍倒是不否認，能够把王莊上九大天王的第一號天王鼻子打出血的，身手絕不差了，可是沈君山口中的高手，絕不會是指拳脚上的功夫！

他們這一鬧可能桌上的賭局也受了影響停了下來，圍得密密痲痲的人牆也自動地挪開了一條縫，讓他好進去，鐵總管的身份究竟不同凡響，何況大家的意思也希望他進去後，能够繼續進行那一場緊張的賭局！

鐵飛龍擺擺手，郝長腿立刻把人羣中七八個漢子召了出來，向着門外走去，但每個人還是依依不捨的。

鐵飛龍從人縫中擠了進去，人牆又合攏了，但是大家很有分寸，中間一張圓桌，桌上鋪着綠呢的厚氈，下面也鋪着猩紅的地毯，這是一張很名貴的桌子，派人專程從大連的洋船碼頭上運來的，也是宜春院的賭局中最神氣的一套裝備，這是賭骰子的枱子。

賭具是六顆骰子，一個像玻璃杯似的牛皮筒，骰子放進去，搖幾下再反扣在桌面上，憑點子分上下。

骰子跟皮筒都是定製的，因爲一般人賭不起，專爲一些見過世面，跑過碼頭的大客戶準備的，王莊雖不是一個大城邑，可是這地方經常會有一些豪客們光臨，那些客人們的身份很神秘。

每當有客人們開局的時候，多半是客人們自行對賭，王莊要參加一份，就必須要沈君山二爺出馬，只有他才能應付這種場合，保持小勝小負，不傷和氣，使得每個客人都盡興而歸，因爲這種賭法並不容易，生手靠運氣，熟手靠技術，而能够上王莊來，參加這種賭局的人還眞難侍候，有人技術特精，有人是爲了擺闊，輸贏很大。

入局的人不是輸不起，但是骰子能叫人輸得冒火，而王莊卻不想在賭局上贏他們錢，就不能讓客人冒火，沈二爺就有這份能耐，他能叫高手贏不去，生手不脫底，有沈二爺在局，絕不會有火爆的場面出現。

正因爲這是要講究本事的賭，所以設備一定要好，桌面要平，桌子要穩，搖骰子的時候，更不能有人妨碍到搖的姿勢行動，賭局進行時，枱子周圍兩尺之內，是絕對不讓人靠近的，平時有人在旁嚴密地照顧着。

今天很絕，外面的人擠成貼肩靠背，枱子四周兩尺的範圍內，像有了一道無形的牆，卻都不擠上去，枱子上坐着三個人，清癯而精神的沈君山端然而坐，滿頭白髮蕭蕭，使他更爲莊嚴，可是白髮根上居然冒着汗珠，這是很少有的現象。

他的對面坐着個年輕人，濃眉大眼，高身材，闊肩膀，很威嚴的長相，唇紅齒白，很斯文，很秀氣，新的銀孤皮袍，袖子反捲上去，露出了白茸茸的一截柔毛，顯示出這身衣服的名貴。

懶洋洋的神態，加上胸前金錶鍊，十足紈袴子弟的派頭，難道這就是那個姓秦的年輕高手。

另外坐着一個騎裝的少女，圓圓的臉，尖尖的下巴，大眼睛，細眉毛，兩個深深的酒窩兒，是個十足的美人胎子，這就是王莊的三格格哈瑞雲。

還空着一張椅子，哈瑞雲伸出了雪白的手，手上卻套了支細黑光亮的皮鞭，就用這支皮鞭一指鐵飛龍：「坐下。秦風，這是王莊的總管鐵飛龍！」

那個被介紹爲秦風的年青人懶懶地點了一下頭，算是招呼了，然後才道：「鐵爺，有興趣玩兩把？」

鐵飛龍拱拱手：「不敢……」

秦風淡淡一笑：「那裏，我是聽說沈老爺子爲此道高手，特來請教的，但沈老爺子客氣，一連讓了我五手！」

鐵飛龍又是一怔，看兩個人面前的籌碼，勝負立見，那是每個一千元的，沈君山比人家少了五疊，每疊十個，那就是五萬元，五萬元雖不是小數目，但王莊卻不在乎，但是沈君山一連輸五手卻也很不容易！

沈君山的臉色很不自然，咳了一聲道：「那裏，是秦少爺高明，飛龍，你來得正好，替我搖一把，今天我的手有點發顫，老是搖不準，看看你的運氣！」

鐵飛龍這才是眞正的嚇了一跳，連沈君山都輸了，自己還行嗎？輸幾個錢是小，但是拿着白花花的大銀元白送給人，這不是硬拗嗎，而且也輸得太沒意思。

沈君山把籌碼推了出去，鐵飛龍直了眼，因爲他看見那是足足的五萬元，五萬元大洋，卻讓他這個外行的生手來孤注一擲，因此他把眼睛望向沈君山，差點以爲這位不動天王沈二爺今兒個撞了邪！

沈君山卻輕輕地一拭額間的汗水，顯得平靜下來了，淡淡地笑着道：「怎麼！秦少爺，我借借飛龍的手氣，就賭這一把，贏了翻本，輸了就脫底！」

秦風把眼睛掃了鐵飛龍一下，笑道：「沈老爺子說笑了，您老的底子，何止就是這麼一點！」

沈君山笑笑道：「我老頭子蒙王爺看得起，在王莊賞口飯吃，熬了十幾二十年，就攢下了這麼點棺材本兒！如果輸了，這副老骨頭只有溝死路埋，不是脫底是什麼。」

哈瑞雲卻在一邊笑着道：「秦風！沈二叔在跟你開玩笑呢，王莊雖說是家父的產業，可是跟他們幾位老弟兄從來也沒分過家，他就是把整片王莊都輸了，家父也只有陪着他一起搬家，你不要聽他訴苦，狠狠的再殺他一把。」

秦風淡淡地一笑，把贏來的那堆籌碼也推了出去，笑着道：「鐵爺從來不露手，今天被沈老爺子拉出來擋一手，必然是此中高手，這五萬元雖是我拚了一身大汗贏來的，爲了向高人討教，就拚它一下子吧，鐵爺，請！」

鐵飛龍不知所措地把六顆骰子抓起來，投進皮杯裏面，抓在手中搖着，搖着，卻一直不敢往桌面上扣下去。

哈瑞雲冷冷地掃了他一眼：「鐵飛龍，虧你還是王莊的總管呢，連一點魄力都沒有，不過就是五萬元罷了，緊張成這個樣子，何況又不是輸你的錢！」

鐵飛龍再看看沈君山，他居然完全平靜了下來，又恢復了平時從容的樣子，實在弄不清這老傢伙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再想想，「管它呢，反正輸的是公帳，既不要沈君山掏腰包的，也不是自己掏腰包，要是一直輸下去，或許還有點痲煩，沈君山已經放下了話，就此一注封門，輸就輸了吧，王莊在賭局上，白送出去十來二十萬也是常有的事，反正總有別的方法弄回來！」

一咬牙，杯口篤的一聲，倒扣在桌子上，四周的眼睛都集中在那圓圓的褐色皮杯子上面，然後又迫不及待地把眼光投向了哈瑞雲的手。

哈瑞雲卻毫不在意地伸出了手，用三個手指提着杯子輕輕地揭了起來，四周立刻嘩的一聲發出了驚呼。

六顆骰子散亂地排列着，一個六，一個五，兩個二，兩個么，總共加起來才十七點。

六粒骰子的賭法有很多種，他們賭的是最簡單的一種，以點數總和多者爲勝，每顆骰面上最大的是六點，以六六三十六點爲最大，六個么最小。

鐵飛龍一擲只有十七點，那實在是很小的點數，他們前五把，每次都是在三十點之上。

高手對局，也是以搖骰聽聽的手法爲上乘，因爲每骰子的點面不同，骰點是凹下去的，么點的凹孔最大，碰上別的骰子，聲音也略略有異，把么點的骰面在杯中控制到朝上，反扣下去，就正好掉了個向，變成六點在上了。

六點是最大的點子，爭取到越多越好，但是六顆骰子雜在一個小皮杯中，要聽出那麼細微的撞擊聲之差別又談何容易，據說最佳的高手，也只能控制四到五顆的骰子。

那兩個人前五局都在三十點之上，證明秦風跟沈君山都到了最佳高手的程度，所差的是秦風每次都有五個六點，而沈君山卻只能控制到四顆，所以他一連輸了五注。

沒想到鐵飛龍一把卻擲了個十七點，隨便找個人，信手搖一下，也有九成的把握吃定了他。

因此那一聲驚呼只是爲了惋惜而發，五萬元一局，別說是在王莊，在別的地方，如上海北京的大都市，大場合中也少見的。

鐵飛龍擲了狗屎不如的十七點，那是輸定了，秦風用四顆骰子也能準吃他。

連鐵飛龍自己都直了眼，只有沈君山毫不在乎地將骰子一粒粒地拾了起來，丢進杯子裏笑笑道：「十七點不小了，從六到十六，能吃十一注呢？」

哈瑞雲卻似乎存心跟他過不去，笑笑道：「沈二叔，您光會打如意算盤，怎麼不往壞處想呢？從三十六往下數，有十九注點子吃您呢！」

這個帳誰都會算，而且誰都知道，可是沈君山卻笑道：「人沒有不往好處想的，別說是十七點，就是七點，我總還希望秦少爺能搖出個六點來呢，天無絕人之路，二叔豁出了棺材本兒，總得抱個指望，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老天爺不會不開眼，要叫我走上絕路的！」

把骰筒遞給了秦風，笑笑道：「秦少爺，請！」

秦風接了過來，卻像個賣草藥搖串鈴的走方郎中一陣亂搖，然後往桌上使勁地一扣。

大家雖然還是很注意，但是心情已經不那麼緊張，誰都知道這一注的輸贏已成定局，就等那白花花的大洋錢，搬過來而已，揭盅開點，只不過是道手續！

哈瑞雲似乎很心急，搶着就把蓋杯給揭了開來，首先就是她自己一怔，周圍的觀衆也都發出嘩然驚呼，六顆骰子就像疊寶塔似的疊成了一道直柱。

可是最上面的一顆卻是品字形的三點，哈瑞雲先是怔了一怔後，隨即又笑了，伸出她那嫩葱似的手指，輕輕地移去了一顆，露出第二顆的骰面，赫然還是品字形的三點，一直到第五顆，點子不易，始終是三點，四周中的人聲隨着每搬開一顆就啊了一聲，過十七點不難，但要贏得這麼漂亮卻很難，要眞是三六十八，恰好邁過一點，那多絕。

哈瑞雲的笑意隨着每一顆骰子而加濃，然而卻凍結在第六顆上，結束在那紅紅的一點上。

一點，誰都沒想到在底下第六顆骰子會是一點，更沒想到在連出五個三點之後，會冒個一點出來。

這該死的一點，一顆骰子六面，隨便開出那一面來，那怕是兩點吧，連同先有的十五點，湊成十七，至少也是個平手，能把六顆骰子在筒中疊成一柱，而且能把點子都控制成三點，應該可以說是絕頂的高手了。

而這位絕頂高手居然會在最容易控制的第一顆上，留下這麼一手敗筆，這幾乎是使人難以相信的，事實上也沒人相信，誰都明白，這是他故意承讓的，而且讓得太漂亮了，因此在一陣驚呼之後，隨即報之以熱烈的喝采聲。

爲秦風的精湛技術喝采，也爲他的慷慨喝采，因爲他這一讓，不僅是骰子上的一點，而且還是五萬元大洋，疊起來幾十丈高，裝起來有滿滿幾大缸，壓在身上能壓死人白花花的大洋錢，就在他這一讓之下送給了人。

名義上是沈君山的，實際是王莊的，王莊雖然輸得起，但畢竟也是個大數目，鐵飛龍不禁舒了口氣，朝秦風投了個感激的眼光，拱拱手道：「承讓！承讓！」

唯一不感激的是沈君山，他居然以挑戰的口氣，對着秦風一笑道：「秦少爺，飛龍一來，你的手氣似乎轉了，連個十七點兒都沒有壓下去了，怎麼樣，還有興趣再玩兩手？」

最火的是那位三格格哈瑞雲，她的俏臉上布下了一陣嚴霜，冷得可以刮下來，哼了一聲道：「秦風！你這是幹什麼，五

個三下面居然藏了個么？」

她似乎跟自己家裏的錢有仇，不輸出去難受，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注意到她反常的態度，體會到其中必然有着一些不尋常的內情。

秦風却沉着，很鎮定，依然那麼懶懶散散的把面前贏來的籌碼推了出去，把屬於自己的籌碼略加整理，除了現換的十萬元外，大概還有一千多元散的，那大概是他先前跟別人合賭時贏的，笑笑道：「一個賭徒最高的境界不是每賭皆勝，而是把得住什麼時候收手，我從小就不學好，靠着家裏底子厚，供得起我揮霍，十三歲的時候，在奉天就是個很有名的小賭徒，到現在足足有了十五年了，大把的銀洋輸出去，只學會了一件事兒，就是見好卽止，轉風卽收，現在就是該收的時候了！」

他把整叠的籌碼指了指：「雲姑娘，這是妳代我塡出的本錢，原封交囘，我那張字據，妳就撕了吧，至於這一千多元錢，就請大家喝杯茶吧！」

就這麼輕輕鬆鬆地站了起來，準備離去了，坐在對面的沈君山淡淡地道：「秦少爺！不玩下去了！」

秦風笑笑道：「不了！五三一十五，想不到最低下的山根裏藏着妖，這頭妖精在最後才現出原形，足見道行太高，不是我這茅山小道士能捉得了的，看樣子我還得到少林寺去面壁十年，把功夫練到家了再來降妖！」

骰面上一個點兒叫么，么妖同音，他把那么說成了妖精的妖，別人聽着只以爲他是說笑話，只有沈君山聽了，神色顯得很不自然，而哈瑞雲更是臉色大變。

張開了嘴，哈瑞雲似乎想說什麼，但是終於忍住了，虎地起身，抓起了桌上的鞭子，氣沖沖地走向後面去了，沈君山這才微微有點發怔，朝鐵飛龍一示眼色，鐵飛龍會意地囘了他一個眼色，沈君山點點頭，拿起了桌上的骰子跟套杯，跟鐵飛龍一起走向後院。

宜春院的屋子很大，但是這所院子却是出奇的小，小得只有一個亭子，幾塊假山石，一口小魚池外，幾乎沒有別的空間了，宜春院的屋子很多，但每間屋子的門都是敞着的，方便每個前來尋芳求樂的客人，只有這所院子却是禁地，不管有人沒人，在通往院子的走道上，不分日夜，始終站着四個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腰間別着槍，拖着紅綢穗子，顯得殺氣騰騰，宜春院的屋子建得秩序分明，只要是第二次來的人，不必帶路，也能找到要去的地方，就是這個院子，那怕是在這兒住過五，六年的人，也不可能找得到。

除了有限的幾個人能進這所院子，大部份王莊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更別說是到過了。

沈君山跟鐵飛龍就是那有限的幾個人之中的兩個，他們經過那四名站班的漢子，似乎沒看見他們似的，一動都沒動，而他們也好像沒見到這四名漢子，擦身而過，還沒走進亭子，就聽見吧吧的水響，也看見了哈瑞雲騎在亭欄上，用鞭子抽着水裏的游魚！

等他們走近了，發覺到事態更不尋常，因而水面上已經有兩三條鳳尾凸眼的彩色大金魚，翻了肚子。

在北方養金魚很不容易，因爲天氣太冷，而這種魚兒太嬌嫩，就是挨不起凍，而一尺來長的鳳尾凸眼大金魚，每條身價能令人咋舌，哈瑞雲的這十尾金魚，聽說是名種，身價與黃金等量，是用黃金比着它的個兒，實心打造，一條抵一尾，視同拱璧，就是怕人偷了去，才養在這個魚池裏，因爲這兒不但有着嚴密的警戒，也有着最週全的設備，卽使是刮風下雪的日子，這一片院子敞着天光，也能始終保持着溫暖如春。

現在她居然拿這些名貴的金魚來出氣，可見她心中的火大到什麼程度，沈君山看看鐵飛龍，然後才悄然地走過去陪着笑臉道：「三妞兒，什麼事使妳這麼氣！」

哈瑞雲猛地轉過身子，鞭梢子指着鐵飛龍：「姓鐵的，你說你是什麼意思？咱們難道輸不起十萬元大洋？你居然要在骰子上玩手脚，你知道這下子咱們的損失有多大！」

鐵飛龍怔住了：「三格格，妳這不是寃枉我嗎？別的賭具我都行，就是這一門不通，我要是會玩兒假，還能一把衝了十七點出來，我壓根兒就沒動一下……」

「你還敢賴，開到第六顆骰子時，我自己有數，那是顆灌了心的，連我都能感覺到，還能瞞過秦風那個精靈鬼！」

鐵飛龍滿口叫寃枉，沈君山却淡淡地道：「三妞兒，不要怪飛龍，他的確不知情，是我動的手脚！」

哈瑞雲張大了嘴，透着滿臉的驚愕：「二叔！是您！您換了骰子，那是爲什麼？以您的身份，還會來這一手？」

「是的！我有我的用意，我要衡量一下這小子的道行！」

哈瑞雲叫了起來：「二叔！您這算什麼，是拆我的台，還是跟王莊過不去？入局之先，我就給您打了暗示，叫您輸給他，但是要輸得技巧，讓對方瞧不出一點兒假。我相信您這位不動天王的神仙手已經到了火候，可以做得天衣無縫，就像以前一樣，所以才沒多說……」

沈君山輕嘆了口氣：「三妞兒，不瞞妳說，這小子的一手賭技已經到了舉世無雙，比我這神仙手高明多了，一連五手，我都是拿出了全力，但還是輸給了他，是眞正的輸，不是故意相讓！所以在最後一手上，我玩了點手法，摸摸他的底子，結果總算不錯，這小子到底沒有我這塊老薑辣，叫我吃住了他，使他知難而退！」

哈瑞雲愕然道：「您玩兒手法壓倒了他，只是爲了您不肯輸這口氣，不肯砸了您的神仙手招牌！」

「那倒不是，我這神仙手的招牌廢棄了多年不用，等於是砸了，三十年前就砸了，我是爲了摸摸那小子的底，妳看，我只換了一顆骰子，這顆骰子是我費了十年苦心才找了個高匠鑄出來的，它對別的人都沒什麼用，只對一個人能够尅制住，我換進的這一顆，只能變化兩個點子，那就是么二的點面互換，對方如果要擲個二，

開出來却是一點，么二之間相差極微，只有在絕頂高手之前，才能起得了作用。飛龍擲了個十七點，我捉摸着對方的點子一定也是十七點，而且一定是五個三，一個二，這是易三和的習慣，三十年前，我就是栽在這傢伙的手中，發憤把神仙手的招牌收了起來，才創了不動天王名號。」

這番話說得兩個人都爲之一驚，因爲這三個人，幾乎是王莊的靈魂，這座亭子，就像是王莊的心臟，一切重要的事情，決策，都是在這裏決定的，他們自然都很彼此了解，也許每個人或多或少還保存着一點秘密，但是沈君山的賭技却是他們兩人深信的，他幾乎每一門都很精，正因爲如此，王莊才放心地敞開賭局，不怕被人來撈一票去。現在居然聽說有人能令沈君山吃了敗仗，怎麼不驚奇呢，兩個人幾乎同時間的出口：「易三和是誰？」

「是個賭中的天才，人中的俊傑，黑道中的至尊！」

鐵飛龍忍不住道：「我怎麼沒聽過這個人呢？」

「此人高在懂得藏拙，他也許幹過很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却從來不留痕跡，也不留名，而且千面千變，詭異莫測，易三和大概只是他千萬化身之一，這個名字是他在賭場中用的，他跟人對賭很絕，每次都是小勝，絕不會趕盡殺絕，遇上有人不服氣，要找他拚命一搏時，他才炫露神技，不管對方有多大的點子，他都能追成平手，一連三次和局作爲警告，對方如果再不收手，他才在第四局上，以一點之差吃下對方，我觀察此人多次，研究他的習慣，才造成了這麼一副骰子，準備再見到他時對付他的，那知道始終沒有機會遇上了他，直到今天才遇上！」

「秦風難道會是那個易三和？」這是哈瑞雲在問。

「那不可能，四十年前，易三和已經是個半百老頭兒，縱然他有千變之能，也不可能把自己變得那麼年青，可是秦風的賭技，必然是出自易三和的傳授！」

哈瑞雲吁了口氣：「就算是吧，那也犯不着您動這種手法去贏他，二叔，現在咱們又不是在靠賭局過日子，宜春院中設賭局，只是爲了方便咱們的行動，而且也是爲了迎合一些特殊客戶的興趣，連絡一下感情而已！」

「三妞兒，我正想問妳，妳跟秦風這個小子是怎麼搭上關係的？爲什麼妳一再暗示不讓我贏他？」

「我當然有我的道理，我急巴巴地從奉天趕回來，就是爲了他，這個人萬萬贏不得，尤其不能在他面前玩兒假。」

「三妞兒，妳有妳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妳知道咱們所屬的分支舵上接連出事兒，叫人挑了十二處去？」

「我當然知道，一陣風挑了六處，一片雲也挑了六處，都是跟咱們直接有關係的，咱們却連對方是什麼樣子都弄不清楚，這使我很爲難，而且跟咱們交易的幾家大客戶，都對咱們失去了信心，要停止對咱們的交易。」

這消息很嚴重，沈君山跟鐵飛龍都爲之一震，他們意識到這個消息如果成了事實，對王莊是多大損失，鐵飛龍連忙道：「三格格，妳可得向他們好好解釋……」

哈瑞雲白了他一眼：「還要你來提醒，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我在奉天賠盡小心，跟人家說了幾車子好話，而且還把責任往他們身上推，往南邊推，說是他們事機不密，才害得我們遭受損失，一陣風跟一片雲，多半是南邊派來的，要他們以全力支持，共同對付那個敵人！」

鐵飛龍拍腿道：「高！還是三格格高明，妳能想出這個理由，把火栗子塞到他們手上去，實在太高了，他們人多將廣，耳目普遍，如果他們肯出頭來對付那兩個主兒，一定可以有辦法，再說，只要他認定了這個理由，以前的那些損失，也該由他們擔負了，還有一點，假如那兩個主兒眞是南邊派來的，也只有他們惹得起！」

哈瑞雲哼了一聲：「只可惜叫二叔的一顆骰子把我的所有努力都給弄砸了，這以後我眞不知道怎麼收拾？」

沈君山淡淡地道：「三妞兒，別生氣，妳把話說明白了，只要眞是二叔的錯，二叔有其辦法挽囘！」

「砸都已經砸了，還能挽囘嗎？」

「那是我的事，最多我把這條老命賠出去，絕不會破壞大局，妳說究竟是怎麼囘事吧！」

哈瑞雲深深地嘆了口氣：「我說了半天，人家還不是不信，恰好南滿會社的清水子爵來了，他是頭山滿的得意門生，這個人對南滿的事兒可以作九成的主，可也是個挺厲害的脚色，我向他解釋了半天，倒是有幾分相信了！」

鐵飛龍笑道：「這就好了，到底是格格有兩手兒！」

哈瑞雲又哼了一聲：「可是人家也擺出了話，據他的判斷，或許是咱們自己惹來的江湖恩怨，他們就管不着了。」

「這怎麼可能呢，我們一向很小心，對江湖朋友，更是仁至義盡，那怕是個混混兒，只要有點來歷淵源的，咱們都是賣足了交情，王莊能有今日，就是咱們江湖人緣好。」

「那是你的想法，人家可不這麼想，去年有個叫吉田次郎的代表來，那傢伙是東洋賭骰子的高手，在王莊却碰一鼻子灰囘去，他說咱們不規矩！玩兒假手法。」

沈君山哼了一聲：「豈有此理，那個傢伙還配稱高手，我閉上眼睛也能殺他個片甲不囘，還用得着做假？」

哈瑞雲笑笑道：「二叔，東洋人氣量窄，向來都是贏得起輸不起的，他自稱高手，自然更輸不起！」

沈君山怒道：「我已經給他面子了，沒讓他光着囘去，他到這兒是談生意，可不是來當祖宗的，放開手大殺，吃的全是我們道兒上的朋友，我怎麼能不管，王莊的生意固然要靠他們供應貨源，但是也得找路子扔出去，我們如果開罪了那些朋友，就算日本人一毛錢不要白送給我們，我們也吃不下去，東洋人要是用這種態度去做生意，那王莊不賺這個錢，他們也撈不着好處……」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在柳堤上遇見老漁翁父女後，金娃因蕭七的那麼一笑而失魂落魄，望着蕭七走去，忽然岸邊起了一縷濃白烟，接着怪笑聲不斷傳出，老漁翁兩父女見了「鬼」，失聲驚呼起來，父女倆見到一個骷髏頭，這鬼言稱是地獄鬼差來勾金娃的魂魄，金娃驚呼聲中已死絕了……蕭七還在柳堤那一頭，遇到中州雙傑萬安萬吉，中州雙傑找到蕭七，是想要回丁香，而丁香已爲蕭七救出送回給她丈夫范小山去了，蕭七力戰中州雙傑，雙雙吃了蕭七的「斷腸劍」而死去了。

奔雷董千戶 毒龍十一刀

鬼血

又是黃昏。

夕陽邊，雲淡淡，小橋外，柳絲絲。

蕭七緩步從柳林中走過。

走向那邊小橋。

晚風吹起了他的衣袂，也吹給他柳花的芬芳。

他嗅着這柳花的芬芳，精神更清爽，走出了柳林，一點醉意也都已沒有。

他經已醉了差不多一天。

每當殺人後，他總是習慣躲起來醉一醉，以酒洗去心中的殺氣，洗去所吸入的血腥味。

那條柳堤的盡頭有一間小小的酒家，他就買醉在那間酒家之內。

只是醉，並未倒。

他帶着七分醉意在那間酒家之內畫了一幅畫，做了一首詩。

畫畫的就是那條柳堤上的風光，詩吟的也是。

詩寫 在畫上。

他文武雙全，詩書畫方面的成就雖然比不上他的武功，但兩河名士，比得上他的，却也沒有多少個。

很奇怪，他寫畫做詩，大都在殺人之後。

也許他亦是藉之消除心中殘餘的殺氣血腥味。

幸好他喝酒寫畫做詩的時候並不多。

他不喜歡殺人，一些也不喜歡，可是面對惡人，路見不平的時候，心中的殺氣却立即火燄般飛揚，手中劍不動則已，一動必殺人！

絕不留情！

因爲他練的根本就是殺人的劍術，無情的劍術！

傳他劍術的也並不是別人，就是無情子。

「中原第一劍」無情子！

無情子縱橫江湖數十年，斬惡除奸，心狠手辣，一支無情劍，七七四十九式斷腸劍法，據說未逢敵手。

無情劍現在掛在蕭七腰間，七七四十

九式斷腸劍法蕭七也已盡得無情子眞傳。

無情子在蕭七出道之後，亦已退出江湖。

他一生之中，就只有蕭七這個徒弟！

這個徒弟總算還沒有令他失望。

蕭七靑出於藍勝於藍，無情劍下誅殺的無不是奸惡之徒。

所以很多人都說，蕭七是一個俠客。

每聽到這種說話，蕭七都只是淡然一笑。

他並沒有立心做一個俠客，他所以路見不平，鋤强扶弱，只不過因爲他覺得自己應該那樣做。

也許他雖然無意做一個俠客，體內流的却是俠義之血。

× × ×

小橋流水。

一個人鐵塔也似立在小橋上。

這個人六十左右年紀，豹頭環眼，燕頷虎鬚，跨一把長刀，一身錦衣夕陽下閃閃生輝。

晚風吹起了他的衣袂，橋下流水有他的倒影。

夕陽將下，天地蒼茫，一股難言的豪邁之氣，獵獵衣袂飛舞響聲中，從這個人的身上散發出來。

他瞪着蕭七走近。

蕭七並沒有發覺這個人的存在，頭低垂，也不知在思索着什麼。

他一步踏上橋頭，才有所感覺，猛抬頭，目光落在那個錦衣人的面上，一落一怔，脚步一頓，失聲道：「董千戶！」

錦衣人環眼一翻，叱喝道：「大胆蕭七，竟敢直呼我名字！」

霹靂也似的叱喝聲，震人心絃。

蕭七又是一怔，隨卽抱拳道：「董老前輩！」

董千戶裂開嘴大笑，道：「這還差不多。」

「奔雷刀」董千戶二十年前便已經名震江湖，刀出如奔雷，性情也是霹靂一樣，當眞是人快刀快。

他名字本來並非叫做千戶，千戶這個名字是別人替他改的，也名符其實。

對於這個名字他一些意見也沒有，欣然接受。

因爲無論如何，這比他本來的名字好得多了。

他也是樂平縣的人，退出江湖之後，也就在樂平縣住下，一直沒有離開。

所以蕭七對於這個人並不陌生。

可是這個人這個時候出現在這裏，却仍是不免有些兒奇怪。

他奇怪問道：「這麼巧。」

董千戶搖頭道：「一些也不巧。」

蕭七愕然道：「老前輩莫非是有意在這裏等我？」

董千戶道：「不錯。」

蕭七道：「哦？」

董千戶道：「前天我已經接到消息，知道你回來。」

蕭七道：「好快的消息。」

董千戶道：「一接到消息，我就準備起程去找你，誰知道那麼巧，不遲不早，來了幾個老朋友。」

他一捋頷下長鬚，道：「幾年不見，

難免喝上幾杯，該死的酒，竟然醉了我整整一天。」

蕭七笑笑道：「老前輩喝的只怕不是幾杯。」

董千戶格格大笑道：「這個當然，莫說幾杯，就算幾壺，也未必醉倒我。」

蕭七道：「良友相逢，把酒聚舊，未嘗不是一件開心的事情，一個人開心之下，自然就會多喝幾杯。」

董千戶道：「不錯不錯。」

蕭七道：「反正我是回家去，老前輩來不來找我其實都一樣。」

董千戶道：「我却等不及了。」

蕭七聽得奇怪，正想追問，董千戶說話已接上：「我今天早上才動身，估計你應該來到這附近，所以起程之前，先教了幾個奴才趕來將你留住，就是你半途改變主意，溜到別處去，也有一個知道，那曉得我人來到，奴才們一個個回報，都說到處不見。」

蕭七又待開口，可是董千戶說話又搶先接上：「我只道你聞風先遁，獨自到處找了一趟，來到這橋上，一口氣無處發洩，正準備將這條橋踏斷，誰知道你小子就從那邊走過來。」

蕭七道：「幸好我及時出現，否則教老前輩你連人帶橋墮進水裏，如何過意得去？」

董千戶一笑，連隨又扳起臉龐，道：「你小子整整一天到氏那裏去了？」

蕭七直言道：「躲在一家酒家內喝酒去了。」

董千戶目光一落。

蕭七衣衫上酒痕斑駁。

目光一落一抬，董千戶就想起了一件事，道：「你不成又殺人了。」

蕭七笑笑道：「老前輩還記得我這個習慣。」

董千戶皺起眉道：「這不是一個好習慣。」

蕭七點頭，道：「的確不好。」

董千戶目光一閃，道：「今天有消息傳來，中州雙煞雙雙伏屍在那邊柳堤之上，齊皆腸斷，莫非就是你小子下的手？」

蕭七沒有否認，道：「正是！」

董千戶放聲大笑，道：「殺得好！」

蕭七道：「哦？」

董千戶道：「這萬家兄弟無惡不作，若非這幾年我骨頭懶得可以，不想外出，若是他們就住在樂平縣的附近，我早已拿刀去砍掉他們的腦袋！」

蕭七道：「晚輩代勞也一樣。」

董千戶道：「這兄弟二人武功聽說也有幾下子，而且詭計百出。」

蕭七道：「是事實。」

董千戶笑道：「好小子，有你的！」

蕭七道：「若換是前輩出馬，是必一刀一個，殺得更爽快！」

董千戶一笑罵道：「你小子少拍我馬屁。」

蕭七道：「前輩一把奔雷刀，江湖中人豈非早就已聞風喪胆！」

董千戶大笑道：「那是陳年舊事，現在寶刀老矣，英雄老矣。」

他話說得似乎很謙虛，其實一些也不謙虛。

因爲在他的心中，人仍是英雄，刀乃是寶刀。

這個人年紀雖然一大把，豪邁還是不減當年，也仍喜歡被人捧捧。

蕭七正想乘他高興，問他此來何事，但又給董千戶搶在前頭。

董千戶笑問道：「中州雙煞爲什麼要找你拚命？」

蕭七道：「因爲我曾經强闖萬家，打傷了他們好幾個人。」

董千戶又問：「還有呢？」

蕭七道：「搶走了萬老二的老婆。」

董千戶笑容一歛，扳起臉龐道：「你小子當眞色胆包天！」

蕭七歎息一下道：「晚輩可是替朋友搶的！」

董千戶道：「助紂爲虐，更是罪加一等！」

蕭七道：「萬吉那個老婆却是搶自我那個朋友。」

董千戶道：「大胆萬吉，心目中難道就沒有王法？」

蕭七道：「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王法爲何物。」

董千戶道：「這麼說，你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哪。」

蕭七道：「即使不太好，也不會是太壞的事。」

董千戶道：「中州雙煞，本就死不足惜。」

蕭七道：「有前輩這句話，晚輩就安心了。」

董千戶道：「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多禮？」

蕭七道：「對於前輩俠客，晚輩一直是深心尊敬的。」

董千戶悶哼道：「我還以爲你心目中沒有我這個老東西。」

蕭七道：「豈敢豈敢。」

董千戶道：「諒你也不敢。」

蕭七忙問道：「未悉前輩這一次找我何事？」

董千戶道：「要人！」

蕭七一呆，道：「誰？」

董千戶道：「就是湘雲那個丫頭！」

蕭七又是一呆，問道：「湘雲她怎麼了？」

董千戶道：「難道你沒有見過她？」

「沒有。」

「當眞？」

「絕無虛言。」

董千戶皺眉道：「湘雲這個丫頭到底那裏去了？」

蕭七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董千戶回問道：「你什麼時候離開樂平的？」

「半年之前。」

「你離開樂平之後三日，湘雲就叫我讓她出去跟你闖闖。」

「有這種事情？」

「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

「那麼前輩可有答應？」

「當然沒有，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武功又未練好，學人闖什麼江湖。」

「湘雲不成竟偷偷溜了出去？」

「正是！」

「什麼時候的事情？」

「在我拒絕她的第二天。」

「有沒有留字……」

「有，就是說去找你！」

蕭七的腦袋立時就感覺已漲大一半，道：「我却是一直沒有見過她。」

董千戶嘟噥道：「我早就告訴她說，你小子百足一樣多爪，萬說已離開三天，就是只一天，要找你也不容易。」

蕭七摸着腦袋道：「我這次出門，本來就是打算到處走走，難得在一個地方留兩天。」

董千戶道：「這就難怪那個丫頭找你不到的了，這是她第一次離家，無一處地方不陌生，自然推測不到你的行止，也不懂抄捷徑。」

蕭七道：「前輩意思是，她一直追在後面？」

董千戶道：「希望就是如此。」

蕭七道：「嗯。」

董千戶目露憂慮之色，道：「但江湖險惡，就是半途出亂子，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蕭七道：「湘雲妹子不是命薄之相，一定不會出事的，老前輩不必担心。」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了，其實內心也担心得很。

江湖上如何險惡，他是知道的。

畢竟他也闖盪過江湖。

董千戶更是老江湖，也聽得出蕭七在安慰自己，環眼一瞪，道：「你什麼時候學會了看相？」

蕭七苦笑道：「湘雲妹子到底如何，相信很快就會有一個清楚。」

董千戶道：「哦？」

蕭七道：「她若是追在我後面，我既已回來，一兩天之內，相信她也會回來的了。」

董千戶道：「否則如何？」

蕭七歎息道：「晚輩再出外一趟，無論如何將她找回來。」

董千戶道：「話出你口。」

「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

「當然！」

「好！」董千戶把鬚一捋。「今天老夫就放你一馬。」

聽口氣，他竟是準備打架來的。

蕭七吁了一口氣，一顆心却未放下。

董千戶也未放下，歎息道：「早知道如此，我就索性與她走一趟。」

蕭七道：「嗯。」

董千戶歎息接道：「我只得這一個女兒，若是有什麼不測，九泉下，教我如何對她的母親？」

蕭七道：「這十天八天便有分曉，半年都等了，前輩也何妨再等十天八天？」

董千戶道：「這半年以來我倒也不大担心。」

蕭七道：「哦？」

董千戶道：「因爲我一直以爲她已經找到了你。」

蕭七道：「晚輩事實毫不知情。」

董千戶環眼一瞪，突然道：「若是她有什麼失閃，我惟你是問！」

蕭七一個頭立時大了兩倍。

他只有歎了一口氣。

董千戶面容突然又一寬，道：「說句老實話，你看我這個女兒怎樣？」

蕭七道：「很好。」

董千戶道：「那是說，你很喜歡她的了。」

蕭七道：「我……」

董千戶道：「湘雲回來之後，我就將她嫁給你好不好？」

蕭七急忙道：「前輩……」

董千戶截口道：「我跟你父親馬馬虎虎也算是朋友，他在生的時候，也是很喜歡湘雲的，你們兩個娃娃平日不是也很談攏得來？」

「前輩……」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沒有什麼好怕的。」他連隨轉過話題，道：「中州雙煞我早就已想砍掉他們的腦袋了，你替我將他們殺掉，大快我心，來！我請你到那邊酒家喝幾杯。」

蕭七搖手道：「晚輩的酒意還未全消，再喝就會醉得一塌糊塗的了。」

董千戶笑道：「醉就醉，難道你怕中州雙煞死而復生，來找你麻煩？」

蕭七搖頭。

董千戶接道：「走！」

蕭七苦笑道：「晚輩最多只能够奉陪三杯。」

董千戶格格笑道：「有酒須盡歡，三杯兩杯，有什麼樂趣。」

「晚輩……」

「老夫現在雖然還未成爲你的岳父，馬馬虎虎也是你的長輩，長者之言，豈可不從。」

這句話說完，董千戶就大踏步前行。

蕭七苦笑舉步。

也只有苦笑。

× × ×

又是黃昏。

蝶困梨花月，馬嘶楊柳春。

歸路黃昏。

× × ×

夕陽這邊方下，月亮那邊已然升起。

今天已經是十五。

十五月圓。

殘霞未散，夜色未臨，淡月無光，淡如梨花。

樂平縣的城牆已在望。

董千戶飛馬從梨花樹下奔過，反手拗下了一支梨花，打在馬臀上。

馬痛悲嘶，四蹄狂洒。

梨花亦盡散，只剩下一條樹枝。

董千戶目光一落，大笑將樹枝拋下。

這個人毫無疑問並不是一個惜花人。

蕭七緊隨在董千戶之後，經過梨花樹下並沒有攀折一枝梨花。

過了梨花，奔入柳林，却拗下一枝楊柳，也反打在馬臀上。

馬負痛發力狂奔，迅速又追近了董千戶。

在他們的身後，怒喝連聲，馬蹄雷鳴，九匹馬箭矢般追來！

九匹馬，却有十一人。

其中四人乃是同騎在兩匹健馬之上。

這十一人並不是無名之輩，乃是毒龍寨的十一個寨主。

毒龍十一刀！

× × ×

蕭七實在是只想奉陪三杯。

可惜他奉陪的不是一般人，乃是董千戶！

三杯之後，董千戶三再勸酒，見蕭七仍不喝，就將長刀拔出來。

蕭七並不想跟董千戶打架，所以他只有喝酒。

幸好董千戶只要他喝酒就成，並沒有要他一杯換一杯，雖然是這樣，董千戶醉倒的時候，他也又已有了七分醉意。

董千戶醉了幾乎十二個時辰，蕭七當然不會就這樣將這位長輩拋下，而且他走起路來，也經已搖搖擺擺。

所以他只有留下。

這一次他沒有再做詩，再寫畫。

他只是睡覺。

到他醒來仍然有三分醉意，但是到董千戶醒來，他已經一分醉意也沒有。

他沒有董千戶有。

兩人吃過一些東西，正準備起程，毒龍十一刀就來了。

他們是進來喝酒的。

看見他們的坐騎，董千戶忽然就生出了一個念頭，要買兩匹馬代步。

他看中了那十一匹馬的其中兩匹，而且出了一個合理之極的價錢。

可惜毒龍十一刀並不是馬販子。

他們也不想賣掉坐騎，一匹也不想。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等錢來用。

即使等，他們也不用賣馬。

毒龍寨是個强盜窩，十一刀是十一個强盜。

眞眞正正的强盜。

他們不肯賣，董千戶却一定要買，拋下錢，招呼蕭七一聲，騎上馬就走。

長者之命，豈可不從。

所以蕭七慌忙也上馬，緊追在董千戶的後面。

他雖然不認識毒龍十一刀，但也看得出，眼前十一個人不是普通人。

也知道董千戶闖出了一個大禍。

果然不出他所料。

毒龍十一刀連隨追了出來。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 × ×

董千戶仍然有三分醉意，一個身子在馬鞍之上搖搖擺擺。

蕭七緊追在後面，只看得心驚肉跳。

可是董千戶居然一直沒有裁下馬來，那匹馬在他的策騎下，却橫衝直撞。

他現在走的不是大道。

乃是走在大道旁的柳林中。

他策馬如飛，左穿右插，居然沒有連人帶馬撞上柳樹。

這就連蕭七也有些佩服了。

× × ×

馬快如飛，從兩株柳樹中奔過。

兩株柳樹之後，還有一株柳樹。

那株柳樹距離不過一丈，正在兩樹之中。

董千戶方大笑回頭。

笑聲方出口，馬已撞在正中那株柳樹之上。

「蓬」一聲，人仰馬翻，好一個董千戶，竟能夠在那剎那之間離鞍飛起，掠上了旁邊一株柳樹。

蕭七在後面忙將坐騎按住，道：「怎樣了？」

董千戶道：「還好還好。」

蕭七捏一把冷汗道：「沒有受傷？」

董千戶道：「沒有。」

蕭七道：「那麼你現在得準備好你那把寶刀了。」

董千戶飄身躍下，一舒拳脚道：「我正有意思活動一下筋骨！」

話口未完，後面馬嘶聲亂响，九匹馬十一個人如飛奔至，繞着兩人疾馳了一圈，紛紛停下。

馬上人連隨滾鞍躍下，十一個人前後左右將兩人圍在當中。

嗆啷聲接起，刀出鞘！

十一把長刀！

蕭七目光一掃，苦笑道：「你現在就是不想活動一下筋骨也不成了。」

董千戶雙手捧頭搖了一搖，大笑道：「幸好我的腦袋現在雖還未完全清醒，也只是些微有些疼痛。」

一個冰冷的聲音即時劃空傳來，道：「要不要我們來替你治一治？」

說話的是一個顴骨高聳，臉頰如削的中年人。

也正是毒龍寨的瓢把子。

董千戶應聲望去，笑問道：「你們懂得治頭痛？」

「多大的頭痛我們都懂得治，而且保證藥到病除，永不會復發！」

「到底什麼藥，這樣靈？」

「刀！」

「刀也能够治頭痛？」

「一刀砍下你的頭顱，看你以後還痛不痛。」

「原來是這樣治。」

「正是這樣！」

「這個藥方不好，你們有沒有第二種比這種更好的藥方。」

「只此一種。」

「那麼我情願由得這個頭痛下去，不治了。」

「不治也不成！」

語聲陡落，柳林中閃起了一片刀光。

蕭七歎了一口氣，從馬上躍下。

董千戶即時瞪着他，道：「看來你一會又要喝酒了。」

蕭七只有歎氣。

董千戶目光一轉，道：「用刀的大夫，先報上名來！」

「毒龍寨！毒龍十一刀！」

董千戶一怔，倏的大笑了起來。

即時一聲叱喝道：「老匹夫，你笑個什麼？」

董千戶一搓雙手，大笑道：「我方在担心你們都是好人，施展不開手脚，打得不够痛快！」

「現在你可以放開手脚了。」

「聽說你們日前方在樂平縣附近，洗刦了張大戶的莊院，殺了張大戶一家六十四口！」

「不錯！」

毒龍十一刀，面上皆露得色。

蕭七插口問道：「老前輩，這可是事

實。」

董千戶瞪眼道：「我的話你也不相信了？」

蕭七笑笑道：「果眞如此，我也替你放心了。」

董千戶在笑道：「我早就瞧出他們不是好東西。」

毒龍寨的瓢把子冷笑道：「你這老匹夫强搶別人坐騎，難道就是好東西了。」

董千戶笑道：「這馬可是我用錢來買的。」

「誰希罕你的錢。」

董千戶大笑道：「敢情你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何人？」

「你是何人？」

「果然不知道，難怪你們來到樂平縣，連我都不刦，竟去刦張大戶了，」董千戶大笑不絕。

瓢把子皺眉道：「此言何意。」

董千戶挺胸突肚，道：「張大戶話雖是大戶，到底就只得一戶，我却有千戶之多！」

瓢把子面色一變，道：「閣下莫非就是董千戶？」

「正是！」

「奔雷刀董千戶？」

「樂平縣只有一個董千戶！」

毒龍十一刀面色亦皆微變，瓢把子上下打量了董千戶一眼，道：「老前輩何不早一些說。」

「老匹夫怎麼變成老前輩了？」

瓢把子面色一沉。

董千戶接着問道：「早一些說又如何了？」

瓢把子道：「老前輩開到口，咱們兄弟那兩匹馬便送與老前輩又有何妨。」

董千戶道：「這又算做什麼？」

瓢把子道：「一點心意。」

「敢情你們還將我董某人放在眼內。」董千戶道。

「到底前輩。」

董千戶扳起臉龐，道：「我若是有你們這種後輩，早就拿刀子抹頸去了。」

瓢把子面色又是一沉。

董千戶轉問道：「聽說官府已懸紅白銀五百両賞給知道你們下落的人。」

瓢把子沉聲道：「老前輩莫非要通風報訊？」

董千戶道：「五百両白銀還不在我的眼中，不過通風報訊都有五百両白銀，將你們十一個人頭送到衙門去，就算沒有五萬両，五千両一定少不的了。」

瓢把子語聲更沉，道：「老前輩家財千萬，又怎會在乎區區五千両？」

「話不是這樣說。」

「哦？」

「五千両已可以買很多東西，也足以使我發生興趣的了。」

瓢把子面寒如水。

董千戶笑顧蕭七，道：「錢到底是沒有人賺多的，你說是不是？」

蕭七道：「這話你不該說出來的。」

董千戶道：「哦？」

蕭七道：「我本來並不甚麼在乎那五千両白銀，但現在聽你一說，却想分你一半了。」

董千戶瞪眼大笑，道：「好小子，竟然打起老夫的主意來了。」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根本就不將毒龍十一刀放在眼內。

毒龍十一刀盡皆怒形於色。

瓢把子目光落在蕭七面上，道：「這一位又是高姓大名？」

董千戶接道：「連他你們也不識？」

瓢把子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蕭七好幾遍：「莫不是『斷腸劍』蕭七！」

董千戶大笑道：「除了蕭七，樂平縣一帶還有誰這樣英俊，這樣瀟洒。」

毒龍十一刀心頭又是一凜。

董千戶即時仰天望了一眼，笑顧蕭七道：「天色已不早，要賺錢就趕快了！」

這句話說完，他人已箭矢一樣射出，刀同時出鞘！

三尺七寸的長刀，閃亮奪目！

刀光一閃，血光崩珠！

一匹馬的前蹄刀光中斷下！

馬悲嘶，人驚呼，飛身急從馬鞍上躍下！

董千戶身形飛舞，長刀飛舞，眨眼間，又是四匹馬的前蹄被他斬下！

驚呼四起！

瓢把子那邊瞥見，又驚又怒，大吼道：「殺！」

語聲未落，身旁已响起一聲慘叫，毒龍一刀慘叫中從馬上倒下，咽喉鮮血箭也似射出，一支劍正從他咽喉拔出來！

蕭七的明珠寶劍！

他不殺馬，却殺人，凌空一劍，閃電般刺入那毒龍的咽喉！

一刺即出，他身形一旋，長劍一翻，又從另一個人的頸旁刺入！

劍拔血激，蕭七身形落地！

瓢把子即時拍馬舞刀，疾衝了過來！刀斬下，蕭七身形一閃讓開，凌空一飛，人劍射向旁邊的一匹馬！

那匹馬之上騎着兩個人，一見蕭七射來，齊齊離鞍飛起，雙刀急劈！

蕭七劍一震，「叮叮」將兩刀蔽開，斜從一人的左脅削入！

那個人狂吼一聲，濺血直墮落地上！另一人亦落地，才落地，蕭七的劍已削入他的腰間！

一劍斷腸！

瓢把子目眦欲裂，一聲暴喝，離鞍從馬上飛撲蕭七，凌空一斬就是九刀！

蕭七退三步，擋九刀！

瓢把子刀勢未絕，又九刀！

蕭七再接九刀，人已在柳林外。

柳林外不知何時馳來了一輛馬車。

雙馬大馬車！

車馬如飛，從蕭七身旁駛過，一團東西突然從車廂內衝出，疾撲向蕭七後背！

瓢把子的刀同時斬至！

好蕭七，應變的迅速實在非同小可，倒踩七星步，讓前刀，翻手一劍，刺向後來那個人的腰部！

那剎那之間，他的眼角已瞥見一截腰，一支鋒利的長劍！

他倒踩七星步，已同時讓開那一劍刺來的部位，翻手一劍，正刺向那人必救之處！

那個人竟然不單止不自救，甚至原勢

劍刺來！

這又是什麼劍法？

難道竟然就存心死在蕭七的劍下？

抑或以爲這一劍必殺蕭七？

動念未巳，劍巳從蕭七的右肩頭上刺過，蕭七的劍同時削入了那個人腰間！

一劍斷腸！

「吱」一聲異响，那個人的身形刹那間停頓，蕭七的劍勢亦停頓！

他的這一劍，竟然削不斷那個人的腰腹！

那個人握手的劍此時正擱在蕭七的右肩上。

冰冷的右手。

蕭七的右肩，立時感覺到那股冰冷。

人的手怎會這樣？

「吱」的那一聲也不像劍削入人體的聲音！

蕭七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不由自主的回頭一望！

一望之下，毛骨悚然！

從他後面撲來的竟然不是一個人！

是鬼！

一個青面獠牙的羅刹女鬼！

那個羅刹女鬼面龐青綠，混身上下的肌肉亦盡是青綠，四隻獠牙却白森森的，就像是四支小小的，鋒利的彎刀。

眼睛則鮮紅如血，尖而長，斜斜的延伸至兩邊太陽穴，沒有眼瞳，就像是兩個血洞，恐怖而妖異！

她的容貌雖然是如此猙獰，體態却迷人之極！

豐滿的乳房，纖細的腰肢，微隆的小腹，渾圓的大腿，畢露無遺，一絲不掛！

她的左手曲指如鈎，斜貼着心胸往外登，似在保護自己的心房，又像要抓向別人的心窩，將別人那顆心抓出來，放進自己的嘴巴。

劍握在她的右手，三尺三寸長的劍，鋒利！閃亮！

× × ×

劍毫無疑問，是眞正的劍。

蕭七却忽然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那個人既不是眞正的人，也不是眞正的鬼。

——只是一個瓷像！

——但誰有這種本領，製造出這樣的一個栩栩如生的瓷像？

——這莫非眞的是一個鬼，被自己一劍斷腸，硬化成這樣？

——鬼難道仍有生命，仍有腸可斷？

——那輛馬車又難道來自幽冥？

——這個羅刹女鬼又爲何從後偷襲？

蕭七思潮起伏，目光再轉。

馬車巳消失在那邊路口，只有轔轔車聲遙遙傳來！

× × ×

毒龍十一刀的瓢把子也瞪着那個羅刹女鬼發愕，他同樣想不到從馬車撲落，對蕭七突施暗襲的竟然是一個羅刹女鬼！

他却沒有蕭七想得那麼多，眨眼間巳回復自我，見蕭七轉目他顧，心頭大喜！

機不可失！

瓢把子一聲不發，一刀疾劈了過去！

這一刀眼看就要砍下蕭七的頭顱，誰知道蕭七及時半身一偏，這一刀就斬空！

瓢把子刀勢未絕，猛一翻，連斬十一刀！

蕭七明珠寶劍陷入那個羅刹女鬼的腰腹，身形亦難免大有影响，鬆手，棄劍，斜踩七星步，連閃十一刀，閃電般搶入空門，雙拳直取瓢把子前胸！

瓢把子十一刀之後居然還有一刀，迎頭劈落！

蕭七雙拳亦未老，猛一縮一翻，拳化掌，「童子拜觀音」！猛一拍！

「叭」一聲，那把刀竟然被蕭七拍在雙掌中！

瓢把子大驚，一抽刀不動，右掌猛一震，「呼」一聲，那把刀子就像是長了翅膀一樣，脫手飛出，飛入半空！

蕭七身形連隨搶進，雙掌一落，插向瓢把子的左右雙脅！

瓢把子雙臂一翻，「大鵬展翼」，震開蕭七雙掌，左拳護胸，右拳「黑虎偷心」，疾擊蕭七胸膛！

蕭七冷笑一聲，左掌一架，右掌急落，電光石火之間，連環兩擊！

瓢把子一聲：「不好！」右拳不及收，左拳亦不及搶救，「格格」兩聲，一條右臂刹那變了三斷！

蕭七右手連隨又一翻一抄，正好抄在從半空跌下那把刀，一插，「奪」的插入瓢把子的小腹之內！

瓢把子一聲慘叫，倒退三步，倒仆在地上！

一條人影即時從柳林中竄出！

是毒龍十一刀的其中一刀，一眼瞥見瓢把子濺血倒地，蕭七冷然站立在前面，一聲驚呼，身子自然一縮，背後正撞在一株柳樹上！

一道刀光同時從柳林中飛出來！

霹靂一聲暴喝亦同時暴響：「斷！」

「刷」一聲，柳樹霹靂中兩斷，柳樹前那個人亦兩斷！

血飛激！

刀光一斂，董千戶手握長刀，大踏步從柳林中走出來。

奔雷刀不愧是奔雷刀！

也就在這個時候，急激的馬蹄聲從來路劃空傳來！

董千戶脚步一頓，大笑道：「毒龍十一刀不成不止十一，還有個十二？」

話口未完，一騎巳奔至，鞍上騎士遙遙大呼：「誰在殺人！」

董千戶聞聲一怔，道：「這個聲音好像在那裏聽過？」

語聲甫落，來騎巳經在他們面前停下，一個顴骨高聳，面龐黝黑的中年人滾鞍躍下！

這個中年人一身捕頭裝束，腰插一對天門棍，一面倦意，但身子仍然標槍般挺得筆直。

董千戶目光一落，大笑道：「我以爲是誰，原來是趙松你這個小子！」

那個趙松正是樂平縣的捕頭，這時候亦巳經看清楚眼前之人，一怔道：「是兩位！」

董千戶接問道：「你不在衙門內好好享福，走來這裏來幹什麼？」

趙松不答，目光一掃，道：「你們在這裏殺人！」

董千戶道：「不錯！」

趙松目光又是一掃，道：「兩個？」

董千戶道：「十一個！」

趙松瞪眼道：「你們這種江湖人就是不將王法放在眼內！」

董千戶瞪了他一眼，道：「先看清楚我們殺的是什麼人再說。」

趙松幾步走到那個瓢把子的屍體旁邊，俯身將屍體翻過來，目光一落，失聲道：「這不是毒龍十一刀的老大？」

董千戶道：「如假包換。」

趙松長身而起，道：「你們殺的難道就是毒龍十一刀？」

董千戶道：「一個不留！」

趙松一呆之後，倏的大笑道：「殺得好！」

董千戶一怔，道：「哦？」

趙松道：「張大戶那件事兩位大概巳經知道了。」

董千戶道：「誰不知道。」

趙松道：「他們十一人入城之際，巳被我認出，亦想到他們必有所謀，暗中派了八個手下左右監視，一面往見大人，請求立即調派軍兵協助！」

他一頓補充接道：「因爲他們根本就是官府通緝的强盜！」

董千戶道：「那麼說你當時就可以對他們採取行動，拘捕他們的了。」

趙松道：「當時我身旁只得八個手下，而且他們又分散三撥，所以我最後決定先行監視，一待時機成熟就將他們十一人一網打盡！」

他語聲一沉，道：「誰知道他們一切巳經準備妥當了，一會合立即發動，非獨張大戶一家六十四口，我那八個手下的七個亦因爲上前欲阻止，被斬殺刀下！」

董千戶忽然道：「現在我有些佩服你了。」

趙松道：「哦？」

董千戶冷笑道：「出了那麼大的案子，你居然還能够在這兒走馬遊玩。」

趙松沉聲道：「沒有這種事。」

董千戶道：「難道你是在追緝毒龍十一刀不成？」

趙松道：「我巳經追踪了他們有兩天了。」

董千戶一怔道：「你只是一個人，竟就敢追緝他們十一人？」

趙松一正面容：「職責所在，死而後巳！」

董千戶哈哈大笑，道：「好小子，我現在才眞的佩服你！」

他大笑着過去一拍趙松的肩膀，道：「難怪你的名氣一天比一天大，難怪周圍數百里人口一聲都說你是一個好捕頭。」

趙松給董千戶這一拍一讚，反而手足無措起來。

董千戶大笑接道：「我本來要拿這毒龍十一刀的頭顱到衙門撈上一把，瞧在你面上，賞金不要了，你就拿去安置你那七個手下的家屬，若還是不够，多多少少盡管到我家裏拿。」

趙松欠身道：「多謝老前輩。」

董千戶回顧蕭七，道：「我這個決定你反對不反對。」

蕭七搖搖頭道：「晚輩也正是這個意思。」

董千戶放聲大笑，道：「老夫總算沒有看錯人。」

趙松接問道：「蕭兄是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不聽到消息？」

蕭七道：「我現在猶是歸家途中。」

趙松道：「這麼巧，剛碰上了董老前輩。」

蕭七苦笑道：「的確巧得很。」

趙松大笑道：「遇上你們，合該毒龍十一刀倒霉。」

他連隨問道：「是怎樣打起來的。」

蕭七道：「我們喝醉酒，强買了他們兩匹坐騎代步！」

「原來如此！」趙松目光一落，一呆：「倒在蕭兄身後的是什麼？」

他現在才看見那個羅刹女鬼。

董千戶也是這時候才發現，道：「是啊，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蕭七苦笑道：「我也不清楚。」

董千戶道：「哦？」

蕭七偏身讓開。

董千戶終於看清楚那個羅刹女鬼的面目，一怔脫口道：「鬼！」

趙松亦是失聲叫道：「是一個羅刹女鬼！」

兩人不約而同，一齊舉步上前。

× × ×

殘霞巳散盡，夜色雖未臨，巳不遠。

東天那一輪圓月的輪廓下逐漸濃了起來。

暗淡的天色下，那個羅刹女鬼更覺詭異恐帀。

三人先後在旁邊蹲下。

董千戶忍不住問道：「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蕭七道：「方才我被毒龍十一刀那個瓢把子亂刀迫出來林外之際，一輛馬車突然從身後駛過，這個羅刹女鬼就是從那輛馬車的車廂之內撲出來，一下子出劍刺向我背後！」

董千戶道：「却給你避開而且反手一劍削入她的腰腹？」

蕭七道：「我因爲倉猝間不清楚是什麼人，原想劍削他必救要害，先將他迫開，那知道他完全不閃避。」

董千戶道：「眞是奇哉怪也。」

趙松手即時落在羅刹女鬼的肩膀上，一摸一敲，道：「我相信並不是一個人。

董千戶笑道：「人怎會這麼樣子？」

趙松接道：「相信也不是一個鬼。」

董千戶道：「那是什麼東西？」

趙松道：「以我看來，應該是一個瓷像。」

「哦？」董千戶不由亦伸手往上面一摸一敲，連隨道：「只怕就是了。」

趙松道：「可是瓷像又怎會從背後出劍刺蕭七呢？難道……」

董千戶急問道：「難道什麼？」

趙松道：「這個瓷像原放在那輛車之上，駕車的看見有人從林中殺出來，一驚之下，驅急了馬，車廂一震，便將這個瓷像震跌出來，恰巧撞向蕭兄後背。」

蕭七黑頭道：「也不無可能。」

趙松道：「却是未免巧一些。」

蕭七微喟道：「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巧

的了。」

董千戶繼續說道：「還有這個羅刹女鬼……」

趙松道：「又如何？」

董千戶道：「手工精細，栩栩如生，不像是出於一般匠人的手下。」

「不錯。」

「這樣的一個瓷像若然放在廟宇中，只怕連閻王老爺也得動心，附近一帶的女人也一定會羣起指責。」

趙松笑道：「相信還沒有人敢胆在廟宇內放置這樣的一個瓷像。」

董千戶道：「那麼這個瓷像的本身就已經成問題的了。」

趙松道：「然則那輛馬車也是有問題的了。」

董千戶的頭腦看來已經完全清楚，轉向蕭七道：「你有沒有看到駕車的是怎樣一個人？」

蕭七沉吟道：「好像是一個頭戴竹笠的黑衣人。」

董千戶道：「你沒有看清楚？」

蕭七道：「我若是看清楚，一個腦袋只怕得搬家。」

董千戶懷疑的道：「以你眼睛的敏銳，就是多看他一眼，相信也沒有多大影响，不致於腦袋搬家這麼嚴重的吧？」

蕭七道：「那邊是西方。」

董千戶恍然道：「光綫影响？」

蕭七頷首，目光落處，突然凝結。

他的目光正落在那個羅刹女鬼的腰腹間。劍仍嵌在那裏，羅刹女鬼的腰腹雖未斷，已被劍斬開了一條縫。

這條縫之中現在赫然有一些紅黑色的液體滲出來。

董千戶也發覺了，一怔道：「那又是什麼？」

趙松以指蘸了一些，移近鼻尖一嗅，皺眉道：「好像血！」

董千戶一怔，脫口道：「是鬼血？」

「鬼血？」蕭七也自一怔。

天色這刹那彷彿突然一暗，一股難言的寒意同時襲上了三人的心頭。

鬼難道也有血？

（未完）

眞人眞事

黑吃黑的武林高手

麥海雲

我們習慣上把一些武藝超羣的人稱爲武林高手，那些人照例是打得十分燦爛的，不過，同樣的是武林高手，仍有兩種分別，一種是出手傷人的絕招，另外一種是武器，刀槍棍棒，只要有一種特色，別人無法匹敵，便可在江湖上打出名堂來。這一類的武林高手，在歐美方面，却非如此，由於所有拳王都是以西洋拳爲主的，另外有些人在摔角方面威風，故此，當地的武林高手就不是指這些人而言，而是指黑社會裏面的職業殺手，此外，就指什技方面的精彩表演。

先說黑社會方面，紐約這樣大的一個都市，當然有許多英雄好漢，威震黑帮的一個人靠頭捶取勝，此人喚做鐵頭李奧，他可以說是殺手中的殺手，普通搏鬥的場面，他不會參加，一定是認眞盛大的斷殺場面，或者生死之間的決鬥，然後才會出現，原因是他索價太昂，每一次打鬥三萬美元，普通人付不起，因此之故，他一旦露臉，那個地方就有黑帮決鬥，不管他代表那一帮打鬥，總是很劇烈的，沒有他在場，那種打鬥場面，遜色得多。

李奧之所以享譽，一方面因爲他是墨西哥人，十多年前在墨西哥已經很有名氣的「刀客」，後來到美國來，武功愈練愈精，殺傷力愈強，他就名氣愈响，這是理所當然的。

墨西哥的職業殺手分幾種等級，最高的一級稱做「刀客」，表示這種人身上有刀，隨時飛出來，三十步之內，能够飛刀殺人，不止如此，身爲刀客的傢伙，還要精通空手道的「手刀」，一手劈下，能够把對方的頸子斬斷，跟斧劈相同，具有這兩種厲害的秘密武器，然後才有資格在黑帮稱雄，一向如此。至於李奧，除了懂得飛刀以及掌刀劈法之外，還有頭捶，那是他最特色的一種本領。

他跟任何人打鬥，只要是徒手搏鬥，便穩佔上風，因爲他隨時突然使勁標馬上前，側身，取勢，伸直頸子，用頭捶向對方胸部撞擊，由於他的光頭硬如鋼鐵，要是撞不中人，撞在牆壁上面，能够把一堵牆撞塌，他却毫無損傷，鐵頭這個大名他是當之無愧的；假如有人眞的給他撞了一下，這傢伙就凶多吉少。

他的頭由高處撞落，非常凌厲，假如在幾十人搏鬥當中，給他那個鐵頭橫衝直撞，一個就可以打倒二三十人，有如虎入羊羣，目前還沒有任何人像他的頭捶打得那麼出色，加上了他身高體壯，發拳有勁，而且能够踢出許多種脚法來，簡直是銅頭鐵骨，當然他有資格在黑帮裏面佔了首席的殺手地位。

他之所以長期在紐約居留，靠打鬥搵食，就因爲紐約的黑帮極少無故拔槍發射的，一來他們那邊有一種法例規定，身上不帶武器，打死人也不會判處死刑。此外，還因懂得打鬥的人總是有些英雄氣概，認爲無故拔槍，只是偷襲性質，贏了也是臉上沒有光彩的，不會因此打出名堂來，沒有名氣，那條命就賣不到錢，故此，那邊的殺手總是希望有些獨特的招式，能够一個打幾十個，在這種情況下，李奧就變成人所共知的煞星了。

李奧可以說是武藝高強的一個殺手，但仍怕兩人，一個是能够口中吐出飛刀的智利殺手，稱做沙巴爾，此人又高又瘦，喜歡穿灰黑色的衣裳，在陰暗之處出現，看見了他，還沒有打，就先吃一驚，原因是他的眼睛深陷，臉色蒼白，在幽暗的街燈之下看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第二個使李奧畏懼的殺手是印度煞星，他喚做波多星，這傢伙十分擅長用薄到

無可再薄的長劍，那一把長劍長達五尺，但却可以繞在腰間，它並非兩邊特別尖銳的，似乎有些鈍，只是劍頭比較大，劍尾沒有劍托，這樣子一條長長的薄鐵，丟在街上，恐怕沒有人把它檢起來，可是，波多星却能抓住劍尾，用劍鋒刺向一個人的軀體，轉瞬就刺入內臟，還把對方的身體刺穿，劍鋒由背脊透出來，跟着一拉，兩邊的傷口流血，這人就活不成了，手上的陰勁如此厲害，簡直非普通劍客能够想像得到。

由於那一條薄鐵有五尺長，他可以把它突然拉出來，好像貓似的放輕脚步，在背後追逐，走到一個人的身後，就把它往前面的頸子一繞，跟着左右手一拉，變成一個鐵圈，即時將這傢伙的頸子勒緊，無法呼吸，給他拖着走了幾步，便即氣絕身亡。

波多星習慣了夜間追踪殺人，防不勝防，故此李奧對他也畏懼三分，除了沙巴爾，和波多星之外，沒有人使他害怕，由此可見這些殺手當中，確實有特殊武功。

至於沙巴爾平時的習慣，身上沒有帶刀劍，但却有三把兩頭尖的飛刀藏在食管，要是他立心飛刀殺人，早就吃飽，不再進食，水也不飲，三把飛刀初時帶在身上，到了快要使用它的時候，然後把它吞入食道，但却暗中提氣，用內勁頂住，使每把刀留在食道之內，不會跌進胃囊，刺傷胃部。到時想殺人，他就張開了口，運用暗勁把刀子由食道咳出來，隨即把它向對方吐過去，在二十尺內，他都可以吹刀殺人，防不勝防。至於那些飛刀的長度，僅有三寸長，只有刀鋒那邊尖銳，刀尾却是很平滑的，萬一他偶然洩了氣，刀子由食道跌入胃囊，他仍可以使用吸氣之法把它吸出來，但從來沒有因此刺傷自己。

由他口中吐出來的飛刀，跟用手抛擲的飛刀具有同樣的殺傷力，但却是難以防範，他往往跟別人在談笑間，忽然觸動殺機，嘴巴張開，三把飛刀就如箭射出，其中有一把插中要害，對方就活不成。

無疑的這種絕技是經過許多時間然後訓練出來的，不過有了這種武藝保護自己，那就無人斗胆向他挑戰。

說過了美國黑社會的武功，改談夜總會什技方面的表演。事實上那種表演亦含有武功的成份在內，有些藝員所表演的武功，簡直不是健身院裏面的運動家能够做得到的。最爲使人感到驚異的就是牙力表演，如果奧林匹克世運會有牙力比賽這一項的節目，恐怕一定會給三十四歲的奧蘭拔先生奪取，因爲他的一口牙能够咬得起一千六百八十磅重的東西，而且還能够把它拉高拉低。

事實上那麼沉重的東西，如果用口咬起來，無法把它拉高，勢必把全口的牙齒一齊拉脫，那是很冒險的。奧蘭拔先生這一種功夫至今仍然沒有人斗胆嘗試，至於他所拉起來的一千多磅的東西，並非鐵板，而是一個平台，平台上面有一位先生彈鋼琴，以及六個小姐坐在旁邊傾訴，連人帶琴以及平台的木板，共重一千六百八十磅，這一項牙力表演打破了世界紀錄，可惜得很，一向這一類表演只是在夜總會進行，此外就是在馬戲班表演了，正式的運動會從來沒有進行過用牙齒拉起一些比較沉重的物體，就因爲當局担心這一類表演會攪出人命。

那是事實，如果有人拉不起這樣沉重的東西，偏要把它拉起來，不但牙齒甩清，甚至有可能危及心臟，馬上喪生，死因是心臟爆裂。

做這一類運動表演時，那個表演的人照例要站在高台，然後用牙咬着一個好像乒乓球似的東西，它是橡根做成的，下邊就是鐵枝，透過鐵枝和橡根帶，便把一個平台拉高，而且很清楚的把它拉起離地四尺高，然後拉上拉落，由於這一類表演並不需要很大的場面，故此，它常常在夜總會表演，馬戲班裏面有時也會有這一類表演的，但却比較少見，原因是許多觀衆看到這種表演時，並不覺得驚奇，以爲那是一項預先做定的魔術表演，欺騙觀衆；反而擧重的表演在馬戲班裏面吃香。

在夜總會裏面最常見的軟骨美人表演，也是一種武功，花麗絲小姐僅有十九歲，能够用一雙手支持嬌軀，使一雙脚翻過來，放在頭的後面，然後用兩條腿拉高二百磅重的鐵球，表示她的腰骨雖然反轉，仍有力量，這一類表演也是相當驚人的。

夜總會或馬戲班裏面還有一種驚人的表演，就是用手掌吸起一個玻璃缸，那個玻璃缸重二十多磅，他單手的掌心把它吸起來，這種表演的掌功，就非普通武林中人能够辦得到。

凡此種種，雖然是什技表演，但却含有武功的成份在內，值得一提。（完）





技擊鬥智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

（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巫婆婆爲人押運紅貨，半途被刦，引起不少江湖人物的覬覦。傅清和從熊姥姥處見過爹爹回家，正要爲童梨熬粥，那姓彭的女人却支使他去將一根三尺長的木樁插在他與發現那珠寶箱子的地方。傅清和迫於無奈，只好答應。天亮後，傅清和與童梨在灶房弄飯，却在房門發現了一具屍首，死相與前在床上的那具一模一樣，也是面門中斧死亡。二人正要把屍首搬走，却被那假死人踢得昏倒。童風回來，發覺二人失了踪，尾隨下去，才知是巫婆婆擄去了二人。龍不王、孫琴、童風及一腳踢因爲對手太強，是以聯合在一起，並追尋至巫婆婆的茅舍……

神秘蜘蛛網 驚破橫財夢

「一定有。我有這種預感。」童風顯得憂心忡忡的樣子，「龍老，我每一次的預感都非常靈驗。」

「那你就繼續保護他們吧……」龍不王看看窗外，又接着說下去：「彭姑娘和丁潔留在這兒，童風，你只有委曲地到灶房去歇歇，我還想出去溜溜腿。」

「龍老！」一腳踢提出了要求。「咱們別分開，行嗎？」

「怎麼？你倆還害怕甚麼嗎？」

「待會兒孫琴說不定就會回來了，萬一……」

「好。」龍不王又作了決定。「咱們都留下，彭姑娘可以上炕，咱們三個大男人就在椅子上打個盹兒，輪流值夜……我守頭一班。」

一腳踢也不客氣，她立刻就和衣躺上了炕，丁潔對她很殷勤，連忙去加火，而且他還將那些幹好的薄餅都烙熟了，結果是大家都很想休息，而誰也沒有休息。熱騰騰的粥，加上噴香的烙餅，那是一頓豐盛的夜宴。

大夥兒正吃得有勁，突然就聽到外面响起一聲唿哨。

那種哨音他們都聽得很熟，在黑夜中，江湖人物都喜歡用這種哨音作爲連絡信號。

的確是有人在用唿哨相互連絡。

這邊一聲剛落，那邊一聲又接着响起來。

此起彼落，兩邊的哨音逐漸接近，終於會合到一處。

於是，尖銳的哨音也停止了。

「童風，他們相遇的地方離此有多遠？」龍不王問。

「約莫三里路。」

「方位呢？」

童風答不上來。

一腳踢却作了回答道：「在東北東方向。」

「那就是那幢房屋的所在地，也就是孫琴留下的地方。」龍不王的臉色非常凝重。「我們是否該去看看？」

沒有人接腔，童風心中只想着他的女兒，除此之外，他似乎甚麼都不關心，姓彭的娘們也許甚麼都關心，可就是不關心孫琴。

得不到反應，龍不王也只得頹然地坐了下來，他雖然是個頭兒，有絕對的指揮權，却不能勉强別人作他自己不願意作的事。

吱地一响，有人推開了籬笆院牆的柴扉。

龍不王輕噓了一聲，大家都豎起了耳朵！

脚步聲漸近，他們的心情也跟着緊張起來。

來人終於露面，竟然是孫琴回來了。她的頭髮零亂，衣衫不整，眼神黯然無光。孫琴會在短短的時間內變成了這模樣，太出人想像之外。

龍不王猜測她一定遭遇了一場惡戰。一腳踢的想法就不同了，她認爲孫琴一定被無數個粗暴的男人蹧蹋過了。

「孫琴。」龍不王先開口問：「怎麼回事呀？」

孫琴沒有回答，她往炕邊走過去。

「孫琴，妳說話呀。」龍不王追着她問。

孫琴仍然沒答理，她連靴子都沒脫，就躺上了炕。

「孫琴，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妳說話呀。」

「龍老。」孫琴的聲音好輕，好低。「我累極了，只想好好睡一覺，你別煩我，行不行？」

她是眞累了，兩眼一閉，就沒有動靜了。

龍不王詫異地說：「這丫頭片子的事情我聽得太多，爭强、好勝，潑辣，刁鑽，怎麼會變成這副模樣呀？」

沒人吭聲，因爲他們無法說出答案。

「彭姑娘。」龍不王說：「妳剛才的判斷錯了。」

「哦？」

「妳說她不會受到傷害的，妳現在看吧。」

「也許……也許她是假裝的。」

「彭姑娘，妳現在不該說這種話。」

「現在我不會再認爲她是假裝的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以她的個性，她聽到我方才那句話，一定會甩我好幾個耳巴子，她的確很累，已經睡熟了。」

「她到底遭遇了甚麼樣的情況呢？」龍不王的語氣像在自問，而他的目光則顯出希望別人給他答案。

「龍老，我知道。」姓彭的女人說：「可是我不敢說。」

「爲甚麼不敢說？」

「我說出來，你一定會罵我。」

「不會的，咱們只是在研判情況。」

「我認爲，她是被好幾個男人蹧蹋過了。」

龍不王的眼睛瞪得很大，半晌才說：「會嗎？」

「這只是一個假設。請各位暫時離開這間屋子，我要仔細檢查一下，然後就可得到正確的答案。」

龍不王，童風以及丁潔三人立刻走了出去。

女人最懂得女人的事，姓彭的女人作了甚麼樣的檢查，那三個男人並不知道，因爲他們都是君子，絕沒有隔窗偷看，過了一陣子姓彭的女人又將他們叫了近來。

龍不王關切地問道：「怎麼樣？」

一腳踢緊緊地皺着眉頭，語氣也是期期艾艾的：「龍老，想不到我猜測錯了，孫琴並沒有被男人蹧蹋。」

龍不王吁了一口氣：「嗨，這倒使我放下心了。」

「不過，她也一定受了相當大的折磨，不然，她絕不會那樣疲累，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有等她醒過來之後再問了。」

人總是需要休息的，三個男人各自佔據一把椅子。一腳踢則上了炕，與沉沉昏睡的孫琴合枕而眠。

這一夜，似乎格外長。

不管它有多麼長，總是要過去的。

終於，東方的天際露出了曙光。

這時正輪到童風值夜守護，他發現孫琴起身下了床，向外走去，他連忙將龍不王叫醒了。

龍不王一騰身攔住了她：「孫琴！妳上那兒去？」

「走走！」孫琴的神情冷冷淡淡的。

「走走？」龍不王浮現了一臉的笑容。「別逗啦，積雪那麼深，妳不迷路那才怪，來！過來坐着。」

孫琴竟然很馴服地在桌前坐了下來。

「孫琴，告訴我，昨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沒甚麼。」孫琴輕描淡寫地說。

這句沒甚麼事實上就表示昨晚發生了相當嚴重的事情，因爲孫琴一向很囂張，像一頭張牙舞爪的獅子，而現在她却像一頭溫馴的小白兔，她已經澈底被改變了。

是甚麼原因改變了她？誰有這麼大的力量？

「孫琴！」龍不王看得出，巨大的恐懼還隱藏在孫琴心底，因此他採取旁敲側擊的方式：「昨晚妳在那座茅舍裏遇見甚麼人了？」

孫琴不答，但她的嘴唇在顫動，顯然想回答這個問題，而又不敢。

「男的？」

孫琴搖搖頭，很輕微，幾乎看不出。

「妳以前就認識的？」

孫琴又以那種極輕微的搖頭方式來代表回答。

「就她一個？」

孫琴又搖頭。

「兩個？三個？或者許多個？」

孫琴這回點點頭了，這表示她很願意讓龍不王了解當時的情況。

「她們打妳了嗎？」

搖頭。

「妳很怕她們嗎？」

點頭。

「孫琴，只要說一句話，她們如何對待妳？」

孫琴沒有開口。

「說，現在沒有人再能傷害妳，快說：這兒都是妳的朋友，我們會全力保護妳，快說，只要一句話。」

孫琴突然哭了，哭得很傷心的樣子。

孫琴會哭，會感到恐懼？這簡直是一

件奇事。

是一件令人無法相信的奇事，但這是事實。

龍不王不忍心再去逼問她了，他向一腳踢打了一個眼色，儘管她與孫琴有相互仇視的成份在，她還是很溫婉地去撫慰孫琴，女人永遠有慈祥的天性。

龍不王向童風打了一個眼色，二人走了出去。

二人默默走出傅家，在雪地裏靜靜地走過好長一段路。

「童風！你心裏感到害怕嗎?」龍不王先打破沉默。

「怕什麼?」

「有一羣人，他們的力量能改變別人的性格。像孫琴，她那種粗野，潑辣的性格誰能改變?但她經過昨夜之後，就像脫胎換骨似的，你想想看，那羣人是不是可怕?」

「我不覺得有什麼好害怕的?」

「哦?」

「龍老！你也許認為我在說大話，其實我這樣說是有道理的。某一個人，或某一種方式只在對付某一個人的時候有效，換一個對象也許就毫無作用。美色只能對付花花公子，醇酒也只能對付酒徒，它永遠醉不到點滴不沾的人。有一羣人，他們能將孫琴的性格改變，卻不一定能改變你我呀！所以，我說他們沒什麼可怕的。」

「小子！你這番大道理是打那兒學來的?」

「從小孩子身上學來的。」

「哦?」

「我看見他們玩剪刀，石頭，布的遊戲。剪刀勝布，布勝石頭，石頭又勝剪刀，如此循環。這三樣東西當中沒絕對的勝者，在咱們江湖道上，又有誰能獨霸。」

龍不王眼皮眨也不眨地凝視着童風，似乎想一眼將對方看穿，他這麼大把年紀，竟然還不懂得聽起來深奧，實際上却很淺易的道理。

「小子！你懂得倒不少，以後我還得跟你學學。」

「龍老！你要這麼說，那可就太客氣啦！」

「咱們去茅舍那邊看看怎麼樣?」

「好呀！」童風欣然答應。

兩個人順着雪地上的一遍足跡走過去，毫無困難地找到了那座茅舍。

茅舍門前有一個鬢髮盡白的老頭子在吸旱烟。

兩個人互望了一眼，然後併肩向茅舍前走去。

老人家吸他的烟，好像壓根兒就沒見着這兩個人。

龍不王很客氣地問道：「老人家！你住在這兒嗎?」

「嗯?」老人家似乎耳朵背，沒聽清楚。

龍不王又提高嗓門：「你是住在這兒的嗎?」

「是呀！我住在這兒幾十年了。」

「哦，可是昨兒我上這兒來沒見着你呀！」

「你上這兒過來?」老人家瞪起了眼珠子。「這兒是我的家，你上這兒來幹嗎呀?」

「哦！昨天夜裏我迷了路，上這兒來問路的。」

「昨兒夜裏我去孫女婿家住，不在這裏。」

「哦……這兒還有別人住嗎?」

「喂！你是怎麼回事?」老人家的年紀不小，火氣倒挺大。「問東問西的沒個完兒?」

「老人家！是這麼回事，我昨兒夜裏來問路的時候，這兒燈光明亮，有不少人，他們給我吃的，喝的，還指點我的去路，所以我今兒特地趕來道謝。」

「你說什麼?」

龍不王又不厭其煩地再說了一遍。

「若不是你一大把年紀，我眞要罵你鬼扯淡……我老伴早就過了世，連兒子都進了棺材，我家那有別人呀！」

「老人家，我說的是實話呀！」

「我看，你八成是遇到狐仙了。」

「狐仙?眞有那麼回事嗎?」

「要不然，你就是弄錯了地方。」

「沒錯，而且我還看到了一條大花狗呢。」

「大花狗?五十年前我養過一條大花狗，骨頭早就打了鼓……我說你一定弄錯了地方。」

「老人家，」龍不王存心要把事情弄清楚。「我絕對沒有弄錯地方，裏面擺了一張竹桌……」

接下來，他將屋裏的陳設詳細地敍述了一遍。

老人家瞪眼豎眉，鬍子翹上了天。

「老人家，沒錯吧?」

「這可有點兒古怪……」老人家喃喃自語地說：「屋子裏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有些東西好像也動過了，是有人來過，他們在我這兒幹嗎呀?」

龍不王向童風使了個眼色。童風會意，連忙接上了腔：「老人家！昨兒夜裏可眞熱鬧，有男有女，還有一隻好肥，好大的花狗……」

「來！來！」老人家的態度改變了。「請進來坐！」

三個人進了茅舍，分頭坐下，老人家指了指：「瞧瞧！是這兒嗎?」

「沒錯。」龍不王肯定地說。

「奇怪呀！他們到我這兒來要幹什麼呀?」

「老人家！你常常到你孫女兒家去的嗎?」

「我有三個孫女兒，我每個月輪流去走一趟，總有三、五天不在家。」

「以前你去過回來時，發現有什麼異樣嗎?」

「沒留意。」

「老人家！可能有壞人利用你這兒爲非作歹啊！」

老人家連連皺眉，他似乎想不通有什麼壞人爲什麼一定要在他這兒爲非作歹?

「老人家！」龍不王輕輕地說：「我跟你打個商量。」

「哦?」

「今兒夜裏，你再住到你孫女婿家裏去。」

「幹什麼?」

「咱們夜裏要來查一查，如果眞有壞人利用你這兒爲非作歹，咱們就將那些壞人逮住。」

老人家考慮了一下，最後他還是答應了。

龍不王和童風立刻辭了出來。

童風好奇地問道：「龍老！你說夜裏要來查，怎麼個查法呀?」

「哼！」龍不王冷笑了一聲，沒有答話。

「龍老！怎麼啦?」

「小子！你竟然沒看出來?」

「龍老！什麼沒看出來呀?」

「那是個假老頭。」

「假老頭?」

「是一個年輕人假扮的老頭子。」

「哦。」童風再去回憶，但他不覺得有什麼破綻。

「我是從他牙齒上看出來的，牙齒白而整齊。童風，有幾個老頭子有那樣一口漂亮的牙齒?」

一語道破，童風也想起來了，老人家的那口牙齒的確太白，太漂亮，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絕不可能有的。

「童風！你再拐回去。」

「幹什麼?」

「有一格沒一格地老跟他說話，纏住他。」

「龍老！你……?」

「別問！快去！」

童風當然是遵命，他很快地又走回小屋。

那位「老人家」還在那兒吸旱烟。

「對了！」童風沒話找話說。「老人家！咱們剛才忘記問你啦！住在最近的孫女婿離這兒多遠呀?」

「幹什麼?」老人家翻着眼皮反問。

「你老人家年紀這麼大了，又是大雪天，咱們打算送你老人家過去。」

「用不着啦！別瞧我這樣一大把年紀，這點風雪困不住我。」

童風再次去留意對方的神情，除了那一嘴整齊雪白的牙齒之外，他實在也看不出什麼破綻來。

「老人家！你還是得告訴咱們，你今晚打算去的孫女婿家住在那兒，萬一咱們逮住了壞人也好給你送個信呀！」

「住在七里灣。」

「我知道那個地方，令孫女婿尊姓大名呀?」

他倆是在茅舍門口說話，這時屋內突然卡地一响。

童風這才明白，龍不王正在趁機會搜查屋子，方才一定是不小心踢翻了一張椅子。

他連忙想法子去掩飾，可是那位「老人家」的旱烟袋已經飛快地向他頭頂上敲了過來。

事出突然，童風毫無防範，他只有挪身閃躲。不管他的動作有多快，烟袋桿子還是敲上了他的左肩。

他的左肩，手臂立刻就痲痺了。

「老人家」並沒有繼續攻擊，轉身進了茅舍。

童風也跟着進去。

的確有一張竹椅翻倒了，可是，却沒見着龍不王的影子。

這台戲還得繼續演下去。童風故意慌慌張張地問道：「老人家！你幹嗎發脾氣?莫非是我說錯了什麼嗎?」

「方才那個老傢伙呢?」

「他先回去了。」

「小子！」老人家一根手指緊緊地戳在童風的鼻尖上，惡聲惡氣地說：「別把我當睜眼瞎子，說！你倆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距離那麼近，童風眞想亮亮他的絕招兒——鎖拏十二式。若是換了別人，他有把握一揚手就扣住對方的腕脈。但他現在却不敢。老人那對烱烱有神的目光逼使他不敢妄動，他往日的勇氣在一瞬間瓦解得乾乾淨淨。

「說！」

「老人家！你誤會了，咱們沒玩什麼花樣呀！」

「剛才有人在這間屋子裏，你也聽到响動。」

「沒錯。」

「就是跟你一起來的那老傢伙，對不對?」

「不可能呀！他已經先回到三家村去了。」

「你還要狡辯！」

「老人家！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這時，龍不王突然在那老人家的背後出現了，童風看都不敢看一眼，唯恐對方在他眼神中看出什麼破綻。

龍不王却在向童風打手勢。那種手勢任何人都看得懂，他教童風出手攻擊。

童風弄不明白龍不王到底是在攪什麼鬼。

然而龍不王的手勢却是肯定的，他彷彿在說：小子，揍那老頭子一個鼻青眼腫，有龍不王，你還怕什麼?

「小子，別裝啞吧！快說！你倆在玩什麼花樣?」

「老人家！請你把手指頭拿開一點好嗎?」

「說什麼?」

「我說請你把手指頭拿開，我快透不過氣來了！」童風一面說，一面抬手去撥開對方那隻手。

他有兩種想法，萬一對方惱羞成怒，他還有個退步，他並沒有攻擊，只是想撥開對方那隻使他感受威脅的手而已，龍不王在身後出現，對方並未發覺，這表示對方的功力並沒有達到令人不敢與之較量的地步。

他揮手一撥，同時身子一退，那根手指頭當然就離開了他的鼻尖。

老人家果然惱羞成怒了，他哼了一聲。右手五指箕張，宛如鐵鈎般，抓向童風的左肩鎖骨。

這一抓如果閃不開，童風要見血帶傷，那是必然的。

情勢如此，童風當然不能不作抵抗。

他挫腰，橫跨，先閃過對方的鋒芒，然後雙掌相交，像一般利剪般，絞向對方的右腕。

這是他苦學多年的鎖拏十二式當中的一招「盤龍絞」，如果對方的手腕被他絞住，最輕，最輕的傷害也是半個月沒法拿

筷子，如果功力較淺，這一輩子就休想再動武。

老人家變招之快，眞是快若流星，他那一抓，已經用盡了勁頭，竟然能在半途中倏地收了回去。

童風這一招精湛的鎖拏功夫竟然是走了空。

可是，這應該是一個合擊制勝的機會，龍不王在身後一出招，那老人家就別想以鬍子瞪眼要狠勁了。

想不到，龍不王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他就像一個旁觀者，正在欣賞一場龍爭虎鬥，似乎誰死誰傷，誰勝誰敗，都與他毫無關係。

老人家氣呼呼地嚷道：「小子！你再也不裝孫子啦！」

童風也冷冷地說：「老人家！你也不含糊呀！鄉村老翁，有你這般功夫，可是少見哩！」

老人家手裏的旱烟袋猛地一抖。

一道晶光閃亮，他竟然從旱烟袋當中抽出一支軟軟細細，長長的利劍。嚴格說起來它根本就不像是一把劍。它的形狀就像老太婆上鞋底用的錐子。

「小子！報名受死！」

「童風。老人家可否見告大名呀！」

「我會告訴你我是誰，就在你將要斷氣的那一刹那。」

龍不王站立在那兒，仍然是一動都不動。

童風在江湖道上闖蕩了不少年，當然也有點兒見識，關於龍不王的作人處事也聽過不少。龍不王算很正派，也不算小人，他絕不會挑起了爭端然後隔岸觀火。

那位「老人家」的錐子型軟劍如靈蛇吐信般刺了過來。

看上去，對方這一招又狠又毒，其實，在識者的眼中一目了然，那只不過是試探性的一着問招，探測童風的反應以及童風的武功路子。很顯然，他對童風一無所知。

童風非常沉穩，他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晶光一閃，那柄軟劍又收了回去。

「小子！你倒挺有種……」

「不是他有種，是有個帮手在這兒侍侯你老人家哩！」龍不王終於開口了。

那位「老人家」的火候眞不賴，聞聲雖是一驚，他的姿勢却沒有回頭；他似乎將攻擊重點放在童風身上。

「是那一位？」他這一問似乎多餘。

「龍不王！」

「啊！果然是你，你以爲以二對一，就穩操勝劵？」

「老人家！如果你將假鬍子扯下來，恢復你本來的面目，咱們還可以聊聊，要不然，咱們就非得一招見生死了。」

「哦？你已看出我這幾綹鬍鬚是假的嗎？」

「任何人都看得出。」

「那麼，你看得出我的底細嗎？」

「你姓苗，名飛，是巫婆婆手下的一名嘍囉。」

童風這才明白龍不王教他動手的目的何在：他要從對方的出手間來判定對方的身份。這實在令人佩服，這不但要見聞廣博，而且還要絕對的有把握能制住對方。

「嘿嘿！」那位「老人家」笑了，故作豪氣，其實已顯露惴惴不安之色。「龍不王！你果眞厲害，難怪巫婆婆一再交代，對別人可以小看，要多多留意你這老小子！」

「哦！巫婆婆倒還算看得起我呀！」

「既然看得起，你就要識抬舉！」

龍不王一個箭步就到了苗飛的面前。

苗飛沒有動，龍不王似乎有一股懾人的魔力。

龍不王一伸手，苗飛那柄軟劍竟然到了他的手上。

「巫婆婆在什麼地方？」龍不王沉聲問。

苗飛雖然不敢輕舉妄動，但他在語氣上並不示弱：「龍不王，你活了一大把年紀，怎麼會問出這種幼稚的話來？你以爲我會隨隨便便將巫婆婆的行踪告訴你？」

叮的一聲，龍不王竟然將苗飛那柄軟劍的劍尖部份拗了下來。

緊接着，叮叮連聲，那柄軟劍只剩下一截劍把，劍身部份已經變成一、二寸長的廢鐵了。

苗飛駭異地睜大了眼睛，童風也大吃一驚，龍不王手指上的功力幾乎超越了一般人的想像。

「哈哈……」屋外傳來刺耳的笑聲。

與其說是笑聲，倒不如說是出自某一種怪獸的鳴叫。但他們都知道，是他們正在談論的巫婆婆出現了。

巫婆婆持着拐杖從門口進來，一副老態龍鍾的模樣，如果將她看成一個年邁體衰的老婆子，那就犯了極爲嚴重的錯誤，她雙眼如鷹隼，每一步都沉穩有力。

「丟人！」她沖着苗飛罵了一聲。

苗飛立刻垂下了頭，就像小鷄遇見了老鷹。

「龍不王，你這老鬼還活着呀！」

「巫婆婆，我活着好像很碍別人的事，所以，有許多人都希望我早死，我呀，就偏偏不死。」

「少耍嘴皮子，你找我幹什麼。」

「巫婆婆，妳明明知道我找你是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也沒精神去瞎猜。」

「那麼，咱們就敞開來說了吧，我要妳放人。」

「放誰？」

「姓傅的小樵夫，還有童梨姑娘。」

「憑什麼？」

「憑着江湖上的一點兒小規矩。」

「規矩？江湖上早就沒有規矩了。」

巫婆婆忿忿地說：「要不然，我這麼大把年紀還會出來走南到北嗎？」

「巫婆婆，道上有好人，也有壞人，妳不能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再說，那兩個小像伙也沒碍着妳什麼呀？」

「龍不王，我教姓童的帶的口信，你知道了嗎？」

「知道了。」

「你如何打算呢？」

「沒打算，要有打算也得等我見到姓傅的小樵夫，以及童梨姑娘之後再說，我堅持要妳先放人。」

「龍不王，你可曾知道我擄人的用意嗎？」

「要狠，表示妳在道上的地位，要別人都聽妳的。」

「沒錯。如果我現在放走他們，豈不表示你比我更狠？弱弱名頭沒關係，可是我就不用想追回那箱紅貨了。」

「巫婆婆，妳完全將事情想錯了。」

「哦？」

「如果妳放出那兩個小像伙，妳就多了好幾個朋友，如果妳堅持不放他們，妳就多了好幾個仇人。」

巫婆婆楞了一楞，才問：「你們是朋友？」

「可能是。」

「你們爲什麼來到小小的三家村？」

「當然是爲了想發一筆橫財。」

「我來此是爲了粉碎你們的橫財夢，咱們怎能成爲朋友？龍不王，咱們是敵人，這是註定的了？」

「未必。」

「哦？」巫婆婆那雙可怕的眼睛又瞪了起來。

「咱們都不等米下鍋，也不需錢賣房子，橫財可發則發，不可發則不勉強，巫婆婆，你相信我的話嗎？」

「難以相信。不過，話從你龍不王口中說出來，總比別人口裏說出來要有份量得多。」

「這麼說，妳答應放出那兩個小像伙啦？」

「我答應。不過，你要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龍不王答應得很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昨晚這間屋子裏滿佈蜘蛛網，是怎麼回事？」

「我也同樣不明白。」

「你眞不知道。」

「我龍不王最大的長處，就是不說假話。」

「那麼，我要求你爲我辦一件事。」

「別客氣，能力所及，一定照辦。」

「在日落之前，將神秘蜘蛛網的事查明。」

「我會盡全力。」龍不王始終不願把話說滿。

「好，你們先回三家村，那兩個小像伙隨後就到。」

巫婆婆始終沒有跟童風搭一句腔，也沒有看他一眼，就好像這間屋子裏根本就沒有童風這個人。

龍不王打了一個手勢，跟童風走了出去。

× × ×

縣城不比鄉村，雖是寒冬，雖已入夜，街道上仍有行人，店舖也未上門，有許多行業愈到晚間愈興旺。

眼看已到大年下，辦年貨的人都在這個時候上街去買貨，年糕，臘貨都是熱門貨，珠寶業也不弱，新年到了，女人們辛苦了一年，買件首飾也不算是浪費。

因此，「奇珍號珠寶店」這幾天也够忙的。

這天晚上，循例由頭櫃看着店。店東在晚飯後就很少再到櫃上來，除非有什麼了不起的大買賣上門。

店裏的頭櫃名叫王懷臣，已經六十出了頭，幹這一行並不靠年輕力壯，愈老經驗愈豐富，愈被顧客信賴。

王懷臣坐在那兒叭噠、叭噠地吸着旱菸，突見一個客人步進了店堂。

這人約莫三十靠邊，穿着皮統子，足蹬一圈毛的馬靴，很有精神，很有氣派，看起來絕非等閑之輩。

平常都是由學徒的先接待，然後是二櫃上前寒暄問明客人的來意，小買賣根本就用不着勞動二櫃。

由於來客的氣派不同，王懷臣就親自迎客了。經過敬烟，奉茶那一些客套之後，王懷臣就開始談起買賣來了。

「這位少爺，你是買副鐲子，還是買根鍊子。」

客人笑着搖搖頭。

「那就買一個墜子，翡翠的，碧綠碧綠……」

客人又搖搖頭。

「那……？」

「請別見笑，」年輕客人的聲音很低，神色也有點兒靦覥。「因年關太緊，我有點兒東西求售。」

幹珠寶這一行買賣，不管是來買的，抑或是來賣的客人都很受歡迎，因此王懷臣的殷勤之態絲毫沒有漸退。

「不用客氣，想來必定是什麼稀世珍寶了……」

客人自懷中掏出了一個小絲絨錦包，從包中取出了一粒五彩斑斕的珠子。

那粒珠子與小孩們玩的彈珠大小相同，光彩燦爛耀眼，王懷臣生長這麼大，還沒見過這種東西。

「這是……？」

「這叫五彩珠，好像是產自南海，這還是晚清外國人的貢品，是從宮廷流落出來的稀世珍寶。」

「哦？這位少爺，你要賣多少錢？」

「聽先人說，這件五彩珠根本無價，果眞無價，買賣就該不成了，這麼着，請貴號定出一個價錢來，我再斟酌斟酌，這樣可好？」

王懷臣不敢作主了，連忙教小伙計去請店東。

東家姓郭，名天寶，是個代代相傳的珠寶商。幹這一行，不但要具備對珠寶品質的鑑別力，還要知道許多掌故。同樣一隻鐲子，如果它曾經是楊玉環的寵物，它的身價就不同了，道聽途說還不行，必須有根有據。

郭天寶匆匆趕來，他只看了那粒珠子一眼，就立刻吩咐關上店門，結束這一天的買賣。

他的用意很明顯，他不願任何閑人知道這件事。

郭天寶似乎一眼就看出了這粒五彩珠的價值，他開門見山地問：「你是眞想賣？還是有了合適的價錢才賣？」

「我很需要錢，若是價錢合適，我當然願意賣。」

「三萬塊現大洋。」郭天寶立刻就說出了價錢。

「不能再多？」

「這位少爺你自己也表示過，這種稀

罕珍寶是無價的，三萬不算多，十萬也不算多……」

「那麼，你這三萬塊的價值是怎麼定的呢？」

「我手上有大戶，加個三百，五百，甚至一千的利潤，我想脫手並不難，再說我就沒把握。再說得寒傖一點，眼面前小號也只能拿得出三萬塊現大洋。」

「郭掌櫃，我早就聽說貴號信用卓著，童叟無欺，一向公平作買賣，所以我才找上貴號來的。」

「謝謝，」郭天寶聽了這話，無比地受用。

「這樣的珠子一共有十顆……」

「哦？」郭天寶顯得非常驚訝。「都在府上嗎？」

「貨賣識家，」客人並沒有回答郭天寶的問題。「郭掌櫃一眼就看出了這粒五彩珠的價值，出了這麼高的價錢，這證明我沒有找錯主兒，我決定不取分文，送你這麼一顆五彩珠，聊表我對貴號以及郭掌櫃的敬意。」

郭天寶與王懷臣互望了一眼，他們心裏的想法一定相同，這小子莫非發了瘋？

「我住在金門客棧裏，東大街金門客棧。」

原來是外地人。

「如果我估計不錯，這三兩天內就會有人拿另外九顆五彩珠上門求售。那時，郭掌櫃立刻派人給我送個信兒。只要我趕來見到那個人，這粒五彩珠我就奉送。」

郭天寶一直在發楞，不知道如何接口才好。

「郭掌櫃，我是言而有信的人，如果郭掌櫃不敢輕信，這粒五彩珠可以暫時寄存在你這兒。」

「不……不……」郭天寶連忙推拒。「太貴重了，太貴重了，小號萬萬不敢代爲保管，請自理，請自理。」

「那——就這麼說定了——對了，我姓金，小名開泰，就住在金門客棧十七號上房……」

客人走了，郭天寶和王懷臣一直楞在那兒！

半晌，王懷臣才開口：「掌櫃的，這是怎麼回事？」

「禍事。」

「哦？」

「天大的禍事，」郭天寶嘆聲嘆息地說。

「掌櫃的，你是根據什麼……」

「懷臣，你別問，到時候你就知道了……」郭天寶指着小伙計說，快去將老裴找來。」

老裴是「奇珍號」的車夫，從小就在郭家幹活兒，如今已是四十靠邊，人壯，駕車技術也非常精湛！

不多一會兒，老裴就來了。

「老裴，我要你駕車出一趟遠門。」

「掌櫃的，你說吧，要我去那兒。」

「葫蘆溝的三家村，你知道嗎？」

「知道，知道，百十里地，那還算遠呀？」

「這種大雪天，百十里地也挺够瞧的啦！」

「掌櫃的，你放心，我連隨動身，後天可以趕回。」

「老裴，愈快愈好，最好明兒，就趕回來。」

「行！」老裴一口答應着，充滿了信心。

「去三家村將傅清和給我找來。」

「傅清和？」老裴似乎對這個名字毫無印象。

「就是一年四季給咱們送柴火的樵夫呀！」

「他呀，我知道。」老裴充滿豪氣地說：「掌櫃的，最遲後天天亮之前，我就讓你見到人！」

× × ×

金門客棧在縣城裏是一流的，一近門就是寬敞的廳堂，穿過中庭，進出後院，東西兩廂各有十六間上房，金開泰住的十七號，實際上就是西廂第一號。

這裏的上房都是明暗兩間，居室不見人，另設一間客房，有桌，有椅，作爲飲食會客之用。

十七號房的客室裏坐了一男一女，男的當然是金開泰，女的約莫二十出頭，面貌姣好，身裁婀娜，不過，在她的眉宇之間却顯示出一股狐媚子味道。

「開泰，」女的口氣冷冷的：「不是我有心潑你冷水，以我看來，你這一步棋下得並不高明。」

「哦？」金開泰雖是一楞，却沒有不愉快之色。

「你不該揚名吐姓，暴露行踪。」

「曹玲，」金開泰與她的關係一定非比尋常，要不然他不會連名帶姓地叫。「妳不明白我的用意。」

「我明白。」曹玲的語氣很肯定。

「妳不會明白。」

「開泰，我對你認識得太清楚，所以你的作爲我也完全了解，你想把你自己當餌，是不是？」

「曹玲，我眞服了妳，妳猜對了。」

「你是想誘使別人找上門來，對不對呀？」

「是的。」

「這樣作，對你有什麼好處？」

「曹玲，別人找我，和我去找別人，結果完全都是一樣的，這樣，我可以以逸待勞，以靜制動。」

「如意算盤。」曹玲冷笑着。

「曹玲，聽妳的口氣，好像我的佈局一團糟，一無是處似的——曹玲，眞有那麼糟嗎？」

「一個人該當有自信，却不應該自負，更不應該自滿……開泰，你正好犯了自負，自滿的毛病。」

「哦？」

「你經常自以爲可以征服天下任何人似的。」

「我可沒那種雄心和野心。不過，對付一些跳樑小丑，倒是游刄有餘。」

「又一次錯誤，」曹玲的年紀很輕，說起話來却是老氣橫秋的。

「哦？」

「君子好對付，小人並不好對付。」

「哦？」

「小人的攻擊永遠在你意志最鬆懈的時刻，他的出現永遠是你沒注意的地方，只要他有了出手的機會，就絕不會留餘地。開泰，如今的江湖還有幾個君子？小人就多啦，你隨便伸手一抓，就能抓到好幾個。」

「曹玲，妳忘記了，我也是一個小人嗎？」

「哦？」現在輪到曹玲發楞了。

「正因爲我是小人，我就格外了解小人的那些手法和詭計，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他們算不到我。」

「唉，開泰，你永遠是那樣自負。」

「好啦，曹玲，」金開泰在她身邊坐下，伸出手去摟住了她的腰。「咱們別談這些枯燥無味的問題好不好？談談咱倆的事。」

「哦？咱們之間有什麼事好談呀？」

「曹玲，」他將她摟得更緊。「別跟我裝迷糊，妳跟妳媽提過了嗎？」

「沒指望。」曹玲一本正經地說。

「哦？」

「開泰，你又不是不知道，娘不喜歡江湖道上的人。」

「曹玲，我可以改行作買賣呀！」

「作買賣？」曹玲朗聲笑了：「哈哈，你要改行作買賣，你不妨去照照鏡子，看看你像不像。」

「誰說不像？」門外有人接口：「像極啦！」

金開泰聞聲色變，曹玲也霍地站了起來。

她的動作是有連貫性的，幾乎在餘音還沒有完全消散之前，她就拉開了房門。

門外已站着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中年人。

這個中年人的長相沒有什麼出奇之處，穿着也沒有出奇之處，但他手裏却拿着一樣令人感到奇怪的東西。

那是一把摺扇；如此寒冬，他竟然拿着一樣褥暑用的東西，這使人立刻想到，那絕不是一把尋常的摺扇。

門一打開，那中年男人就踱了進來。姿態像老朋友，但是金開泰絕對不認識他。

中年人不但進了房，而且還落了座，神態安詳已極。

金開泰坐在那裏一動都不動，由此可見，他是見過場面的人。

「不請自入，想必有什麼貴幹……」

「談買賣。」那中年人接得很快。

「我眞像個買賣人嗎？」

「像！像！像極了！」

「什麼樣的買賣？」

「紅貨。」

「要賣？」

「不！要買。」

「縣城裏最大的字號是『奇珍號』，爲什麼不上他那兒去？」

「奇珍號不是要找你進貨嗎？」

很明顯，金開泰方才和郭天寶之間的密談已經洩漏了。不可能由郭天寶那邊洩漏出去，一定是這個中年人一直都在監視他的行動。

他爲什麼要監視金開泰的行動？

他敢如此單刀直入，他究竟有多少把握？

這兩個問題眼面前困擾着金開泰；他在沒有得到非常正確的答案之前，他絕不敢輕舉妄動。

曹玲自開門的那一瞬間就已保持了高度的警覺，現在，她在等待金開泰的暗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有外敵出現，她一定是站在金開泰這一邊的。

金開泰此刻却沒有任何暗示。

「你老兄寶號如何稱呼？」

「老弟！」中年人老氣橫秋地說：「姓名與買賣沒關係，你應該問我究竟帶了多少錢來。」

「你帶了多少錢來與我也沒關係。」

「哦？」

「因爲我不一定會賣給你。」

「老弟！這單買賣你非作不可。」

「爲什麼？」

「有利可圖呀！」

「說得詳細一點吧！」

「咱們願意化一萬大洋買一個人的名字。」

「誰的名字？」

「那個要拿九顆五彩珠上奇珍號去兜售的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

「眞不知道嗎？」

「我不必在你面前說假話。」

「那麼，你手頭那顆五彩珠是那兒來的呢？」

「你想知道？」

「是的。」

「有價錢嗎？」

「你開。」中年人很爽氣地說。

「我要是開出價碼來，你會如數照付嗎？」

「當然。」

「聽清楚：我要你項上的人頭！」金開泰語聲方落，手一出動，閃亮的刀光已經到了那中年人的項間。

金開泰的身手的確不同凡響，尤其在短兵器上的武功造詣，更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金開泰主攻，又有曹玲掠陣，這位來客似乎死定了。

他坐在那兒，事實上也無法閃躲。

可是，結果金開泰這一刀仍然走空。

中年人並沒有動，可是，他連人帶座椅竟然搖飄了好幾尺，這種怪異的武功，不禁令金開泰吃了一驚。

金開泰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人一個旋轉，鋒利的匕首又兜了回來，現在那個中年人仍然坐在椅子上，椅子已靠緊了床沿，他應該是沒地方可以閃躲了。

因此，金開泰這一刀用足了勁道。

「篤」地一聲，金開泰的匕首刺中了床沿。

因爲他用勁太猛，成了「入木三寸」之勢。

他還來不及拔刀，對方的右脚已經掃到。

金開泰只得捨刀，飛快地跳開。

戰事很快結束，強弱也分出來了。

金開泰固然殺法犀利，那中年人却是經驗老到；他還沒有主動展開攻擊，就迫使金開泰知難而退。

金開泰的確想知難而退，問題是——他無處可退。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心尤物（二）

馮嘉·文　盧令·圖

暗中放冷槍　殺人以滅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驅車往賭城途遇一美麗女郎。到酒店後，早已有人為他訂下房間，賭博籌碼及餐桌等。司馬洛正在跟踪那慷慨朋友時，卻為一房車擋住去路。司馬洛返回賭場，迫問那名橫攔着他車子的胖子，他說出主使人是那慷慨的朋友張根，原來張根希望司馬洛替他找回昔日遺棄女兒……

「給她們足够的價錢，她們就對你有感情了。」張根說：「女人都是這樣的，不論是老是少！而且我可以保證是處女！你用不着出一個錢的。司馬洛，我會替你付！祇要你肯替我做這件工作，我甚麼都可以給你！」

司馬洛微笑：「問題就是在這裏了，張根，第一我不喜歡用錢買回來的女人，第二我不喜歡年紀太輕的女人。」

「試一試之後你就忘不了！」張根的臉上露着一個淫笑：「我一個星期就換一個！起先她們叫痛，但到一個星期完了之時，她們已經開始能領略這種樂趣了，這就像馴服一匹野馬！」他格格地笑起來：「剛才那個小姑娘還是第一次來！我還是剛要動手替她揭封呢！」

司馬洛有點噁心之感。他奇怪當張根找回自己的女兒時，會不會把他這種癖好也告訴他的女兒。或者，假如張根的女兒也曾受到同樣對待的話，張根又會有甚麼感覺。他搖頭：「不，張根，改天吧，我的娛樂，還是讓自己來管好一點！」

「隨便你吧。」張根吃吃笑着一拍司馬洛的肩：「還是喜歡瑪莉，是不是？這也難怪，成熟的女人是另有一種風味的！雖然不對我的胃口，但是我明白！」

司馬洛走向門口。這時門忽然砰地打開了，二個打手衝進來，兩把槍抵着司馬洛。就是司馬洛進來時擊暈的兩個打手。

司馬洛笑起來：「我還以為你們永不會醒來呢！」

「放下槍！」張根在後面喝道：「你們看不見這是我的貴賓嗎？」

「但他──」

「我說放下槍！」張根雷鳴般地怒吼道。

那兩個打手祇好聽命。

「現在聽着我說，」張根嚴厲地道：「這個司馬洛先生是我的朋友，下次你們看見他要鞠躬，曉得嗎？」

那兩個打手十分尷尬，而且也很不服氣。司馬洛也很尷尬。

「用不着，用不着。」司馬洛說：「不過我倒想你們明白，我也是替張先生工作的，因此我們應該是朋友而不是敵人。」他伸出手：「往事一筆勾銷，不究既往如何？」

兩個打手遲疑着，但是終於輪着和司馬洛握手。

「我是眞的很抱歉的。」司馬洛說：「剛才我急着要見張先生，不然我也不會這樣粗魯了。」

其中一個打手也搔着頭：「朋友，我不能不承認，你倒眞有一手，普通人是沒有那麼容易把我弄倒的。」

張根露出鄙夷之色：「司馬洛一個人可以當得你們十個。」

「我得走了，晚安！」司馬洛揚了揚手。

「我叫人開船送你們回去吧。」張根說。

「不，用不着了。」司馬洛說：「我自己有船來。」

司馬洛出了那船艙之外，到了甲板之上，上面，那個派對仍然進行得如火如荼，同樣的一個派對女郎又走過來纏住司馬洛了：「怎麼樣了，朋友，有興趣跳一隻舞嗎？」

「改天吧。」司馬洛從一個經過的侍者的盤子裏拿了兩杯鷄尾酒，放在她的手中，這個女郎拿着那杯鷄尾酒，就無法再纏住司馬洛了。司馬洛走到船邊，下了那艘小艇，划着槳離開。

× × ×

在船上，張根的艙房中，張根已經點上了一根雪茄，坐在那沙發上，抽吸着，等着。後來門給推開了，那個女孩子又回進來，有點畏縮的：「現在──行了嗎？」她小聲地問。

張根的咀唇展開，露出一個色情的微笑：「現在行了，脫下來吧。」

孩子，那又不同了。那個孩子不會是爲了他的財產而生的。」

司馬洛明白地點點頭：「好些有錢人都有這種顧慮的。」

「就是這樣了。」瑪莉說。

司馬洛沉默着，考慮着瑪莉的話，後來又問：「張根巳經發跡了多久？」

「五六年吧。」瑪莉皺着眉頭想了一想：「眞正有錢是大約五六年吧。」

「那爲甚麼他現在才提起找女兒的事呢？」司馬洛問。

「他不是現在才提起的。」瑪莉說：「祇是最近才有綫索。那二個私家偵探是最近才死的，我猜他大概巳找了兩年。」

司馬洛呷着餐後的那杯茶，凝視着瑪莉。

「你現在想甚麼？」瑪莉問。

司馬洛忽然微笑：「不是想着張根，是在想着你。」

「我？」瑪莉有點羞赧：「我有甚麼好想的呢？」

「我在想，像你這樣可愛的一個女人，怎麼會進了一種這麼不可愛的行業。」

「你是指管理賭場嗎？」瑪莉微笑：「我覺得管理賭場很可愛，那麼多錢來來去去，雖然不是自己的錢，也是好的，世界上有比錢更可愛的東西嗎？」

「你不眞的是那麼愛錢的吧？」司馬洛眯着眼睛看着她。

瑪莉的臉上仍然是那個可愛的微笑：「至少，這是每一個人都愛的東西。」

司馬洛點點頭：「我不能否認，但，你也無論如何，決不會是爲了愛錢而幹這一行的。」

「你的好奇心太重了。」瑪莉的微笑變得有點生硬：「如果我不是爲了愛錢而幹這一行的，那麼我一定是爲了有點傷心的事，傷心事都是不願告訴人的，所以，何必問呢？」

「對不起。」司馬洛有點難爲情的。

「既然你現在巳經決定爲張根服務了。」瑪莉說：「那麼第一步，你準備幹甚麼？」

「向那二個私家偵探身上查一查。」司馬洛說：「他們死了，一定是因爲他們查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很可惜他們沒有機會告訴張根就死去了。」

「巳經死了的人，怎能回答你的問題呢？」瑪莉問。

「死了的人也有親人或朋友的，他的親人或者朋友可能知道內幕，也可能不知道，這要看去調查的人的技巧是如何。」司馬洛說。

「唔，我猜這是一個方法。」瑪莉看着腕錶，打了一個呵欠。

司馬洛抱歉地微笑：「我躭誤了你的睡眠了，好了，你去睡吧，我也應該起程了。」

「你會回來的吧？」她凝視着他。

「當然。」司馬洛說：「而且，用重機槍也阻不住我來找你的。」

「我希望這是眞的。」瑪莉說：「你去吧，我在這裏再坐一會，讓我付這賬吧，反正是張根的錢。」

「再見。」司馬洛在她的臉頰上輕吻了一下，便走了，瑪莉坐在那露台上，呷着茶，看着司馬洛的車子開去，不見了，後來，又看見那車子再出現在視綫中，這一次却是駛往遠遠那條海邊的公路上，司馬洛的車子開得很快，幾秒鐘之後就不見了。

「很可愛的男人，是不是？」耳邊忽然有人問。瑪莉轉過頭來，看見原來是張根。

「噢。」瑪莉微笑：「我倒沒有想到，你這麼早就會出現在這裏！」

「我睡不着！」張根微笑：「司馬洛替我工作，這使我很興奮。」

「要吃點早餐嗎？」瑪莉問：「反正是你的錢付的賬！」

「很好！」張根在司馬洛坐過的位子坐下來：「我今天忽然有很好的食慾。」

× × ×

那二個私家偵探是在藍石城被謀殺的，因此司馬洛首先就是到藍石城去。當他的車子到達的時候，巳經是晚間。司馬洛的車子首先當然是停在那私家偵探社的大厦門口。

他下了車，相信他巳經浪費了一天的時間了。即使是私家偵探社，也未必一定在晚上都辦公的。事實上，多半是巳經下班關了門的了。不過，他還是姑且上去看看。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私家偵探社裏有人在着。整條走廊，其他的門口都熄了燈，就祇有這一間寫字間是仍然亮着燈。

司馬洛伸手在門上敲一敲。沒有甚麼反應。司馬洛皺起眉頭。怎會呢？除非是寫字間裏的人在下班之前忘記了熄燈。不過這個可能性也不大的。但爲甚麼沒有人開門。

司馬洛再敲門，仍然沒有反應。忽然他頸背上的汗毛就豎立起來。他有了一種奇怪的預感，覺得事情似乎不大對勁了。

他的手輕輕伸進衣袋裏，掏出了一條百合鎖匙。他那是一條很特別的百合鎖匙，其實祇是一條彎曲的鋼綫。這反而比一串一百條的各欵鎖匙都更有效，如果懂得應用的話，大部份普通的鎖都可以用這條匙打開。

司馬洛把這條鋼綫插進鎖內，輕輕扭一下，那鎖便開了。開得和用普通鎖匙一樣快。

當門一開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走廊盡頭，通入樓梯間的那度門外忽然閃出一個人。司馬洛那犀利的眼光一瞥，就巳經看出了這是一個拿着槍的人，因此他本能地以快動作一跳，跳進了門內。那人的槍響了。

門上的那塊方型的磨砂玻璃嗆啷一聲碎掉了，但是司馬洛並沒有中擊。司馬洛的槍巳經拔了出來。但是他一時沒有機會還擊，因爲那人一擊不中，跟着又再一連放了好幾槍。那木門上出現了好幾個子彈洞。

司馬洛緊緊地挨在門邊，一動也不動的。那人在門外佔的地位是較有利的。他不適宜衝出去和他硬碰，所以暫時他祇好以靜制動了。

那一連串的槍聲响過了之後，周圍便又靜了下來。這整幢寫字間大厦根本巳經沒有了人，在十幾層樓上的槍聲，即使樓

下的司閽也聽不見的，因此並沒有引起甚麼人的反應！那放槍的人如果不再放槍，就不會有甚麼聲音。現在那放槍的人不放槍，就沒有發出甚麼聲音了。

司馬洛望望房中。現在他才有時間看清楚房中的情形。他發覺這並不是一間很大的寫字間，面積大約祇有丁方二百呎吧，裏面很亂。本來用這寫字間的人已經是並不齊整的了，再經過不知甚麼人的一番搜索後，就更加是亂七八糟。

那寫字桌上伏着一個人。看不見面貌，祇知道是一個男人，祇看得見頭頂。他看得見的頭頂是有一塊血漬的。這個人可能是已經死了，也可能祇是暈過去了而已。但司馬洛沒有機會看清楚了，因爲電燈這時忽然熄掉。

那黑暗簡直是絕對的漆黑，司馬洛知道這是表示，連走廊中的照路燈都熄掉了。那人一定是在總電掣的旁邊，把總電掣關掉了，所以就造成一片黑暗。

那人一定是決心對司馬洛趕盡殺絕了，所以才要把燈熄掉。不論這人是誰，他一定是善於在黑暗中作戰的。爲甚麼那人早不開槍呢？大概那人是想穩當一點，等司馬洛蹲下來弄那門鎖的時候才放槍，那時就會較有把握。他沒有想到，司馬洛竟然那麼快就把門弄開，因此他放槍也已經遲了！

現在，他是打算繼續進來殺死司馬洛的。

司馬洛現在是在一片漆黑之中，他祇是憑記憶去分辨方向的。他記得熄燈之前，正正前面就有一度門，於是他便摸索着向這度門走過去。一方面，他聽見脚步聲响在房外的走廊中。那脚步聲是小心而謹愼的，顯然那人一定知道司馬洛是一個有槍的人了。

司馬洛找到了那門的抓手，把它扭動了，推開，果然就有一點亮光了。因爲那裏面是另一間小房間，而房內有一扇朝街的玻璃窗。司馬洛把這小房間的門關上了，於是便走到窗前，匆匆地把窗子打開了。夜風吹進來，吹得窗簾一揚一揚的。

司馬洛跟着就在窗旁的地上躺了下來。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近乎黑色的西服，躺在那陰影最濃的地方，便簡直完全看不見了。

他就索性躺在那裏等着。

他沒有聽見脚步聲再响了。他正在奇怪那人爲甚麼還不進來時，就聽到一陣奇怪的聲音，一陣細碎到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司馬洛分析了兩秒鐘，才知道那聲音就是有人正在扭動那門的門球，很慢很慢，很輕很輕地扭動着，扭得很小心，不希望房中的人聽見。爲甚麼不到脚步聲接近，就已經在扭門了？答案就是，這人是很狡猾的，很善於在黑暗中作戰！他是脫了鞋子才走進外面的房間裏的，剛才的脚步聲原來是他故意發出來，使人不提防他以後那無聲的脚步。

現在，他已經在扭門，準備進來了。

司馬洛在黑暗中微笑。他對此並不害怕。他也是很善於在黑暗中作戰的。

那度門終於扭開了。司馬洛的上面有窗，窗外有微弱的光射進來，因此司馬洛並不是完全看不見那人。他仍然約略地可以看到一點點。他看到門開了，那人出現在門口。

但那人在門口却是看不見司馬洛的，因爲窗口的光使下面地上的黑暗顯得更黑暗。而且，那人一見窗子開着，窗簾飄飄，他就馬上跑前去，到了窗前，伸頭出窗外望望，以爲司馬洛一定是逃出窗外了。

這正是司馬洛要他做的事情。那人一到了他的身邊，司馬洛就很快地動了。手中的槍一揮，槍管擊中了那人的脚部。那人痛得發出了一聲狂叫，再也沒法站得穩，司馬洛就緊接着用兩手捉住他的脚，把他一抬。那人整個向窗外跌出去。如果司馬洛放手，他會就這樣跌出去的，但是司馬洛沒有放手，因此那人雖然跌了出去，也祇是倒懸在那裏而已，他的體重就支持在司馬洛的兩隻手上。

「不——不要——」那人恐怖地尖叫着：「不要——」

司馬洛吃吃笑：「如果你想我不放你，那我們來談談吧！」他說着伸出頭去。

那人的反應却是使他大感意外的。那人竟一扭身，就向他放了一槍。

司馬洛做夢也料不到這人竟會如此，這個人如果不是視死如歸，就是脾氣極爲暴躁的了，因爲，即使他射中了司馬洛，他也還是要死的。司馬洛如果中槍，就提不住他，而他就要跌到十幾層樓下死掉！

現在他那一槍並沒有射中司馬洛，祇是在司馬洛的鬢邊擦過，也許燒斷了他的幾條頭髮，但效果和射中了司馬洛沒有甚麼分別，司馬洛的反應還是本能地一鬆手，就縮回窗內。

於是那人就跌下去了，一面尖叫着。他那叫聲使司馬洛感到毛骨悚然，全身的皮膚上都像有小虫在爬動着似的。

接着那人的叫聲就中斷了，即使在十幾層樓上，也可以聽到他墮地時的轟隆一聲。司馬洛的額上冷汗冒了很多。他並不想這樣的，他並沒有打算把那人摔下樓去，但是，那人向他放的那一槍，却使他無法自制。

他站在那裏呆了大約五秒鐘，就馬上快速地動起來了。他匆匆跑出了寫字間，衝進走廊，跑到走廊盡頭那樓梯間之內。總電掣一定就在那裏的。樓梯間的側面有一隻窗子，那隻窗子外也有若干光綫透進來的，還未致於完全漆黑，司馬洛一眼就看見那總電掣的所在。他伸手到電掣那裏，把電掣扳下了，外面就恢復光明。那傢伙果然是把電掣關掉後才闖進來的。

司馬洛匆匆地跑回那辦公室裏，一面看看錶。他相信他會有十分鐘時間，警察如果要來，也要十分鐘之後才會來的。他希望他在十分鐘之內，就能清楚他要查的事情。

首先他是去看看那個伏在桌上的人。他發覺那人的身體是仍然微溫的，不過人是已經死了，是一件硬物在頭頂上一敲而破了的。頭骨巳經破裂了。

司馬洛四面望望，發覺那亂七八糟主要是由於抽屜中的資料存案都給翻了出來而造成的。他再搜搜那個死者的身上，從袋裏搜出一張名片，知道這人就是這私家偵探社的人員之一。

情形似乎是，這個墮樓的人比司馬洛

先來了一步，先把這個私家偵探也打死了，然後搜索——搜索甚麼？

這時司馬洛又注意到，在角落那金屬的廢紙簍旁邊的地上有一角紙灰。他快步走過去，發覺那廢紙簍裏有更多紙灰。有些文件在這裏面燒掉了！司馬洛的心一沉。似乎，那墮樓的人巳經找到他要找的東西，而且燒掉了！然後，那人就退到走廊外面，等着司馬洛到來，似乎要把司馬洛也殺掉。他也似乎知道司馬洛是會於此時來這裏的。

由於他是在這裏等着司馬洛，因此他所找的一定也就是司馬洛要找的，而他所燒掉的也正是司馬洛所要的東西了。

司馬洛咬着牙齒咒罵起來。燒掉的一定就是那有關張根的女兒的資料。他的對手不論是誰，總之似乎消息十分靈通，司馬洛一來偵查，他就知道了，而搶先來這裏殺人滅跡！

司馬洛姑且在那裏巡視一遍，在那些混亂的資料中找尋着，但是相信也是沒有甚麼希望的。已經弄亂了的資料，他很難再查遍。警察快要來了。

司馬洛失望地嘆了一口氣，便離開了那裏。當他回到他那部車子上的時候，警車的警號聲才剛剛來到。司馬洛和警車打對面開走了。現在，他想走的捷徑是走不成了，因此他祇好從路的開端從新找起。

好在，那私家偵探查到的任何資料，也祇是查回來的而已，司馬洛祇要從頭再查一次，也可以仍然查到同樣的資料。

一時，司馬洛也不知道他該到什麼地方去好。他來這裏的時候，他是預算會在這間私家偵探社逗留一段時間的，但是他却不能在這裏逗留多久，也沒有什麼收穫。事實上，他可以說是毫無收穫的。他祇肯定了一點，那就是，張根女兒的周圍果然是籠罩着一陣十分神秘的氣氛，否則，就不會接連有四個人都因他而死亡了。

司馬洛埋頭思索，推敲着那一連串發生的事情，推敲着自己所遭遇的一切，然後又推敲到有關張根的女兒那一方面，但想來想去，都像毫無頭緒似的，腦子裏仍然一片空白，似乎精神不够集中一般。

司馬洛倒眞有興趣知道，她現在究竟是在幹什麼，以及她現在是什麼樣子的。

開着車子，在那座城市中兜了幾個圈子，司馬洛一面在想着這件事情。爲什麼有人不肯讓張根的女兒被找到呢？其實，張根是願意出錢買到他的女兒的消息的，如果是爲了利益問題，那麼，那些人祇要把消息賣給張根，就可以獲利甚豐了。

司馬洛是一個好奇心重的人，這件事使他的好奇心大受刺激，因此他也更感興趣了。他現在是遲疑着，奇怪他是否應該停留在這裏等待事情的進一步發展。抑或，他應該馬上就去着手，從頭再開始偵查。從頭開始偵查是吃力一點的，如果在這裏等着，則是一條捷徑，他們要殺他，但是沒有殺成功，這會使他好奇心更重，更想繼續偵查，他們不想他繼續偵查，所以他們一定會再派人來的。司馬洛祇要把再派來殺他的人捉住，就可以問出一點內幕了，甚至可以水落石出了。

終於，司馬洛決定還是走捷徑了，他是喜歡走捷徑的。而且，這條路徑，可以保證會多一點够刺激的事情。刺激也是他所喜歡的。

他的車子終於在一間汽車旅館的門口停下來。那是一間汽車旅館，是在一大塊空地上建築的，每一間房間都是獨立的小屋，而不是十幾層的大厦。那好處就是够清靜，不會受到樓上樓下或者左右隔隣的騷擾，而且，汽車可以直接開到門口。

司馬洛故意住到這個地方，倒不是因爲他喜歡清靜，而是因爲在這個地方，暗算是比較容易的。他希望多一些人來暗算他。

司馬洛在那房間裏安頓下來了之後，就躺在沙發上，扭開電視機，看着，等着。晚間的電視新聞巳經有報導私家偵探社那裏的那件命案了，不過暫時却沒有什麼綫索可以提供！

然後，當電視新聞剛剛報告完畢，房中的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的心一跳。因爲，他並沒有通知什麼人他住在這裏，那麼打電話來找他的人，一定不會是他的朋友了。

他拿起聽筒。那邊一把低沉的男人聲音說：「司馬洛先生，你大概巳經看過電視新聞了吧？」

「你是誰？」司馬洛問。

「我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你的敵人，」那人說：「那個墮樓而死的人本來應該是你，但你的運氣却很好！」

「因此你也很生氣我了，因爲我殺了你的人？」司馬洛問。

「我們應該生氣的。」那人說：「但我們寬大爲懷，所以不打算追究！」

「噢，謝謝你。」司馬洛吃吃笑：「你們眞是大方！」

「看看我們給你那包東西，你會覺得我們更大方！」那人也吃吃笑着說。

「甚麼包裹？」司馬洛愕然。

就在這時，便有人敲門了。那人說：「現在有人敲門了，是不是，司馬洛？」

「是的，呃——」

「先去開門吧！」那邊的人說。

司馬洛緊皺着眉頭，祇好放下電話，走過去開了門。門外就是那個旅館的侍者，那侍者手上拿着一隻鷄皮紙袋：「司馬洛先生。」那侍者說：「剛剛有一個人送來給你的！」

「甚麼人？」司馬洛問。

「我不認識的！」那侍者說：「他留下這個就走了！」

司馬洛接過那鷄皮紙袋，那侍者走了。司馬洛把鷄皮紙袋打開來，發覺裏面是一張支票和一張飛機票。

那張支票的面額並不小，至於那張飛機票，則是飛到香港去的。這張支票似乎表示司馬洛又碰到了一位慷慨的朋友。司馬洛走過去拿起電話。

「你究竟想要甚麼？」

「很明顯的了。」那人說：「我想你離開這裏！不管這件事！這個數目你應該滿意了吧？」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司馬洛說：「我很感激你，但我不能接受！」

「你眞會開玩笑，司馬洛先生，我們這不是一個請求，而是一個命令。我們現在是要命令你離開這裏，你不論接受與否

都是要離開的，如果你接受，那你就坐飛機到香港去。如果你不接受呢，你還是要離開，不過這一次去的却是地獄！」

「你們究竟是甚麼人，講話用這麼大的權威？」司馬洛咬着牙冷冷地問。

「你用不着要知道！」

「你們自己到地獄去吧！」司馬洛說着就丟下了電話。電話在幾秒鐘之後又响起來了，但司馬洛沒有去接聽，他祇是打量着那張支票和那張飛機票。那張支票上是有簽名的，不過，他相信根據這張支票大概也查不出甚麼來的。這上面簽的可能不是一個眞名，那也可能不是一個經常應用的戶口。這可能是一個專爲這個用途而開的假名戶口，祇發這一張支票，戶口裏祇存着這個數目的錢，因此是查不出甚麼東西來的。

司馬洛看着那隻電話在响，一直等到電話响完了，他才起來，開始行動。

他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把電燈熄了，使房間陷入漆黑中，然後他就四面望望。

後來，他的視綫停留在頭上的天花板。這屋子是斜頂的，但屋內却是平頂，因此斜頂與平頂之間一定有一個空位。這是爲了美觀，也是爲了隔熱。

司馬洛把一張椅子放到桌面上，站上椅子，研究一下那天花板的構造，最後輕輕一掀，就把其中一部份掀開了。他探頭上去。那裏面就是斜頂與平頂之間的空間了，他嗅到一股强烈霉味。

他把手探進摸一摸！那裏面是有一層相當結實的木架子的，相信可以支持他的體重。

於是司馬洛就把椅子放回地上，再站上桌面，輕輕地一跳，扳住了洞口的邊緣，把身子揚了上去，爬進了洞之內，然後，他再小心地，把那一小塊天花板拉回原位。

由於桌上沒有椅子，所以下面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是已經爬了上去的。

跟着，司馬洛就靜了下來，伏在那裏等着。他相信他一定可以等到他要等的。

司馬洛伏在那裏，等待着，很想吸一口香烟，但是却沒有把香烟取出來，現在是工作的時候，一根香烟可能會對他的工作有妨碍的。

大約等了半個鐘頭之後，他忽然聽見有人扭動房門了。透過天花板上一條縫，他是可以相當清楚聽到房中的聲音的。他有點佩服對方派來的人，他竟然完全沒有聽到有人來，他祇是忽然聽到有人扭動房門。而且那聲音也是細碎到幾乎不可聽聞，司馬洛也幾乎忽略了。

接着門給推開了，有燈光從外面透進來，司馬洛從那條天花板縫窺見一個黑影出現在門口，接着那人就伸手扳亮電燈。房中亮起來了。

「他不在這裏！」先進來的一個人說道。

「媽的！熄燈吧！」還有一個人跟着他進來的，這時就駡道。

燈又熄了，房間又恢復了黑暗，先進來的一個說：「他不在這裏怎麼辦？」

「他暫時出去了吧，他還會回來的。」第二個說：「你沒有看見他的車子還在這裏嗎？他的車子也還在外面，他走不遠的！」

「好吧，」那人說：「你呢？」

「我在外面他的車子旁邊等着，他會回來的，他回來你就開槍，把他殺掉，知道嗎？別和他說話！還有記着別吸烟。」

「好吧！」那人說道。

那第二個人退出去了，把門再關上，那第一個人就在桌子上坐下來，等着，司馬洛通過那條地板縫望下去，看見那人已經取出了手槍來，不安地玩弄着那彈膛，他再次掏出了香烟來，玩弄着那玻璃紙，但是結果又是把烟包放回袋裏。他緊記着他那個顯然是他上司的吩咐！

司馬洛逗留在那天花板上，等了五分鐘，然後才開始行動，他首先就是把那塊脫下的天花板推脫了，讓它掉下去，由於那人是坐在桌子上，而桌子是正正在那個洞下面的，因此那塊板跌下去，就剛好跌中了那個打手的頭。那塊板的重量並不輕，擊在那個打手的頭上，就使那人幾乎暈了過去。到那人定一定神的時候，司馬洛已經跳下來了。司馬洛的手掌在他的手上腕一劈，那人的槍就跌在地下了，而且也暫時痳痺不能動！司馬洛揪住他的衣領，把他一抛抛到床上，在床上彈了幾彈，接着司馬洛的槍咀在那人的肚子上一壓，把他在床上壓定了，那人雖然驚魂未定，也知道他現在是不適宜動的，所以他祇好呆在那裏動也不動。

司馬洛坐在他的身邊槍咀緊緊地抵着他的肚子：「好了，朋友，現在我們來好好地談談吧。」

「你——你想怎樣？」那人吶吶着：「你——你究竟是誰？」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司馬洛說：「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是誰吧！」

「我——我——這不關我的事。」那人吶吶地說：「全是外面阿富做主的。」

「哦，阿富，外面的人就是阿富。」司馬洛點點頭：「你和阿富又是替誰工作的？」

「我們——我不知道——我——我是替阿富工作的。」那人吶吶着。他也許有很好的槍法，有殺人的胆子，但他却是一個糊塗虫。

「阿富是替誰工作的？」司馬洛問。

「我已經說過我不知道！」那人說着，聲音漸漸提高了。

「媽的，別大聲！」司馬洛說着，手掌在他的鼻樑上一劈。祇是輕輕一劈，那人便痛得哭泣起來。

司馬洛的槍咀抵着他，看了他好一會，相信他大概是不能從這個人身上問出甚麼來的了，如果他是這人的上司，他也不會把甚麼秘密信任此人的。

於是司馬洛的槍忽然揮動，擊中了那人的左太陽穴，那人哼也沒哼一聲就暈過去了。司馬洛還是執住他的衣襟，把他從床上拉起來，向房間中央那張桌子推過去：「嘩啦」一聲响，那張桌子差點給壓塌了！

司馬洛實在並非有意虐待此人，他的目的祇是在壓塌桌子的那一聲而已，而這嘩啦一聲也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這一聲，再遠一些的地方是聽不到的，但門外車子旁邊的那另一個打手則剛好聽到，這

人馬上就推門衝進來，一面駡道：「媽的，你又在攪甚麼鬼？」他剛才已經斷定了房中是沒有別人的，而他自己又是一直守在門外，也肯定了並沒有別人闖進過去，因此他完全沒有預料到還會有另一個人在那裏面。

司馬洛相當容易地一掌劈中了那人的手腕，使那人手中的槍跌在地上了，然後他的另一隻手執住那人的衣襟，把那人整個抽了起來，丟到床上，那床褥的彈簧發出嚴重的抗議聲，這已經是幾分鐘內第二次的重壓了，這種重壓就是最優良的床褥也受不了多少次的。

那人在床上震得呆了一呆，連忙用一隻手支撐着要爬起身，但是司馬洛已經到了他的身邊，司馬洛的槍一揮動，槍咀擊中了那人的手肘骨，那人痛得嘩叫一聲，那隻手失去了支持身體之力又倒下去了。

「伏在那裏不要動！」司馬洛柔聲喝道。

那人不敢動了，他知道眼前情勢對他很不利，他是反抗不來的。

「你的同伴回答不出我的問題。」司馬洛說：「也許你回答得出吧！我的問題就是，你們是替誰工作的？」

那人緊閉着咀巴不做聲。

「你想多享受一些痛苦嗎？」司馬洛說：「我不喜歡令人痛苦，但這却不就表示我不知道令人痛苦的方法。」

「你問不出甚麼的。」那人說：「因爲我們根本不知道！這祇是一件工作。」

「甚麼意思？」司馬洛問。

「意思就是，我們的老板是鈔票，我們祇是爲鈔票而工作的，至於出鈔票的人是誰，我們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

司馬洛的心忽然一冷，如果這些人祇是一批職業兇手，可以爲了一個匿名信封裝着的鈔票而殺一個人，那麼他的努力就是白費了。他不能從那些人的口中，問出主使人的身份和名字的。

「你們像有許多人來！」司馬洛說。

「是的。」那人說：「一共有七個！你可以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捉下來，如果你有本事的話！但你也問不出出錢的人是誰的，因爲他們都不知道！」

「你說謊！」司馬洛說。

「你要殺我你就殺我好了。」那人說：「我幹這一行是隨時準備死的，我們失敗了，就祇好被殺，但我沒有騙你！」

司馬洛遲疑着，他雖然不大看得清楚此人的臉，但他覺得此人不像說謊的，如果此人是說謊，那他的謊話說得太好了。但司馬洛還是再試一試：「七個人，這是很闊綽的手段了，本地有誰花得起？」

那人想了一想，搖搖頭：「對不起，朋友，這是一座大城市，有不少大人物，我猜不出是那一個。」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他。這世界上，最使他束手無策的人就是那種置生死於度外的人，一個人不怕死，你不能以殺死他作爲要脅，就很難奈何他了。

「你逃不了的，朋友！」那人說：「我們還有五個人在外面等着你，你應付得五個人嗎？」

司馬洛一咬牙，問道：「你有甚麼提議嗎？」

「我不是提議。」那人說：「我祇是告訴你！我們不會講甚麼條件的。我們拿了人家的錢來殺你，不是我們殺你，就是你殺我們。」

司馬洛忽然對這人有了一點好感，雖然這並不是一個好人，但總算是一個坦白的人，他喜歡坦白的人：「還有甚麼能告訴我的嗎？」他問那人。

那人狡猾地吃吃笑：「我倒有點忠告，那就是，假如這一次你逃得脫，你就快點去找這個主使的人談條件吧！這個人這一次請得起七個人來對付你，下一次他也許會請十四個人，再下一次說不定會派來一隊軍隊，你不能抵抗他，就還是順從他好一些吧！」

司馬洛頸後的汗毛豎起來了，因爲這人的忠告是對的：「但——」他說：「我却不知道這個究竟是甚麼人？」

「你自己的敵人，你也會不認識？」那人難以置信地笑起來。

「信不信由你！」司馬洛說。

那人聳聳肩：「那是你自己的事了，總之，我已經給了你忠告，現在你可以殺我了。」

司馬洛在黑暗中微笑，他並沒有動手殺這人，因爲殺人並不是他的嗜好之一。他祇是把槍揮動，槍管就擊在那人的後腦上，那人身子一軟，便暈了過去，司馬洛沒有需要殺死這人的，祇要使他暫時不能動就行了。

司馬洛棄下了那兩個人，拿回了他的行李，悄悄地出了那間小屋子，回到他的車子上，盡可能不發出聲音來。坐到車子的司機位上，他不免有一種悵惘的感覺，他原來的計劃是躱在這裏捉一個人問一些口供的，但是人是捉到了，却問不出甚麼口供來，現在還要逃命，在逃命的途中，他很可能還要殺死一些人。

他開動了車子，但沒有開車頭燈，祇是在那黑暗中向汽車旅館的出口處飛馳而去。不開車頭燈，就比較減少些人注目，被槍彈射中的可能性也較低。一方面，他盡量坐得低一點。

車子經過了好幾間黑暗的小屋子，就接近了汽車旅館的出口。這時，第一槍就在黑暗中响了，有人叫道：「停！」車頂「乒」的一聲，有一顆子彈彈開了。

司馬洛踏盡了油門，車子開得更快了，在出口處，一個拿着槍的人一跳跳進車頭的前面，舉起槍來。司馬洛在他放槍之前，就扭動了車頭燈。閃了兩三次，這使那人眼花撩亂，連槍都射歪了，在最後一刹間，他拚命地向旁一跳，總算跳開了，沒有被司馬洛的車子撞中。接着，司馬洛的車子就衝出了門外。

後面响起了一連串槍聲，車身中了幾彈，但是，奇跡般地，車子的擋風玻璃沒有給射破，然後司馬洛的車子就遠去了，那些槍彈再也追不上他。司馬洛舒了一口氣，望望倒後鏡，却發覺他還是沒有機會鬆弛下來，因爲後頭那黑暗的路面上，正有兩盞車頭燈像流星般在馳行着，但兩燈之間的距離却不是經常保持一樣的，這表示這兩盞燈是屬於不同的兩部車子的。這是兩部摩托車。司馬洛皺起眉頭，摩托車的追踪是比較難擺脫的。（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廿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五條大漢欲撲入鷹記商店把那些蠟像毀掉，誰料却被暗藏着的高人用暗器打掉武器。其中一人與小方發生打鬥，被迫退入店中時即倒下身亡。小方見卜鷹的蠟像流血，便不顧一切的衝入去，可是眼睛才觸及蠟像便刺痛得昏過去。醒來看見陽光、齊小燕、蘇蘇與及一個嬰兒。起先小方以為那是他的孩子，後來才曉得那是呂三的毒計，威脅小方為他殺死班察巴那。剛好，班察巴那來了，他告訴小方，那些蠟人都是呂三做的，像中藏着活人，目的是要刺殺班察巴那，小方及卜鷹等人……

欲擒反先縱　搜尋狡兔窟

計劃

（一）

夜深了，燈光亮了，夜色越深，燈光越亮。

——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班察巴那取出一張圖鋪在桌上，一張用薄羊皮紙描出的地圖。

「這是玉門關內外包括戈壁拉薩聖峯都在內的一張地圖。」班察巴那說：「這地區之大，廣及五萬五千里。」

他又說：「可是在廣大的地域中，有人烟的地方並不多。」

地圖畫得並不詳細，並沒有畫出山川河嶽的地形，只用硃砂筆點出了一些重要的市鄉山村。

班察巴那再問小方：「你數一數，這張圖上用硃砂筆點過的地方一共有多少？」

小方已經數過，所以立刻就回答：「一共有一百九十一處。」

班察巴那點頭，表示讚許。然後告訴小方：「這一百九十一個地方，都是呂三的秘密巢穴所在地。」

他又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雖然只查出了這麼多，可是，我相信他就算還有其他的分舵、秘穴，暗卡，也不會太多的了！」

「我也相信。」

現在他已經完完全全信任班察巴那的才能。

「現在我們一定要找到呂三。」班察巴那說：「無論甚麼事都一定要找到他才能解決。」

「不錯！」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在這些地方找到他！」

小方也相信，只可惜他們應該要去找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你知不知道他究竟在那一個分舵秘穴裏？」小方問。

「不知道，」班察巴那道：「沒有人知道。」

小方苦笑。

——一百九十一個市鎮鄉村，分佈在

如此廣大的一個區域裏，叫他們如何去找才是？

「我們雖然早就查出了呂三的窩在些甚麼地方，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動手去找。」班察巴那說道。

「為甚麼？」

「因為我們知道找不到他的！」

班察巴那解釋：「我們沒有這麼多人力，可以分成一百九十一隊人，分頭去找，就算我們能分出來，力量必定也已很薄弱。」

小方同意這一點。

「呂三的行蹤所在之地，警衛戒備一定極森嚴，就算我們能够找到他，也不是他們的對手。」班察巴那分析得很清楚：「如果我們一擊不中，再想找他那就更難了。」

「完全正確！」

「所以我們絕不可輕舉妄動，絕不能打草驚蛇。」班察巴那道：「我們絕不能做沒有把握的事。」

小方忍不住又問：「現在你已經有把握？」

「現在我至少已經想出了一個對付他的法子了。」

「甚麼法子？」

「現在我們雖然還是一樣找不到他，但是却可以要他自己把自己的行蹤暴露出來。」

小方又忍不住問：「你眞的有把握能做到？」

班察巴那點頭，眼中又露出鷹隼狡狐般的銳光，沉着問小方：「你想不想聽我的計劃？」

「我想。」小方說：「非常想。」

班察巴那的計劃是這樣子的——

「第一，我們一定要先放出消息，讓呂三知道我們已經查出了他一百九十一個秘密藏身處。」

班察巴那道：「我們甚至不妨將這張秘圖公開，讓他確信我們已經有了這種實力。」

「第二呢？」小方問道。

「經過了這次挫敗之後，他對我們絕不會再存輕敵之心了。」

「我相信他從來都沒有輕視過你。」

小方說：「誰也不敢輕視你！」

「所以他知道我們已開始準備有所行動之後，一定會嚴加戒備的！」班察巴那說：「不管他在那裏，一定會立刻調集他屬下的高手到那裏去。」

小方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只要他開始調動他屬下的高手，我們就可以查出他在什麼地方？」

「是的！」班察巴那微笑點頭：「我的計劃就是這樣子。」

他凝視小方：「只不過這項行動仍然很凶險，呂三財雄勢大，屬下高手如雲，我們還是沒有必勝的把握。」

「我明白。」

「但是這次機會我們絕不可錯過。」班察巴那道：「也許這已經是我們最後一次機會了。」

「我明白。」小方說：「所以我們就算明知要下地獄，也非去不可！」

「是的。」

「可是你不能去。」小方說：「你還有別的事要做，你不能冒這種險！」

「是的。」班察巴那說得很坦白：「所以我只有讓你去！」

他盯着小方：「如果我們兩個人之間一定要有一個人要死，我也只有讓你去死了！」

小方的反應很奇怪。

他既沒有憤怒激動，也沒有反對抗議，只淡淡的說：「好！我去。」

（二）

黃金的屋子，黃金的牆，黃金的地，黃金色的屋頂。

屋子裏每樣東西都是黃金色的！

絕對是黃金色的，和純金完全一樣的顏色，絕對完全一樣。

因為這屋子的四壁和頂都鍍上了一層純金，地上鋪的是金磚。屋子裏每一樣東西都是黃金所鑄，甚至連桌椅都是，連窗幔都是用金絲編成的。

因為這間屋子的主人喜歡黃金。

每個人都喜歡黃金。可是住在一間這麼樣的屋子裏，就很少有人能受得了！

黃金雖然可愛，但是太冷、太硬，也太無情。

大多數人都寧願坐在一張掛着絲絨窗幔的屋子裏，坐在一張有絲絨墊子的軟榻上，用水晶杯喝酒。

這間屋子的主人却喜歡黃金。

他擁有的黃金，也比這世界任何一個人都多得多。

這間屋子的主人就是呂三。

（三）

用純金鑄成的屋子雖然冰冷堅硬，呂三坐在上面却顯得很舒服。

一個人坐在這間屋子裏，面對着這些用純金鑄成的東西，看着閃動的金光，通常就是他最愉快的時候。

他喜歡一個人待在這屋子裏，因為他不願別人來分享他的愉快，就正如他也不願別人來分享他的黃金一樣。

所以很少有人敢闖進他這屋子裏來，連他最親近的人都不例外。

今天却有了例外。

黃金的純度，絕對比金杯中的醇酒更純。

呂三淺淺的啜了一口酒，把一雙保養得極好的指甲，修剪得極乾淨整齊的赤足，擺在對面一張用純金鑄成的桌子上，整個人都似已放鬆了。

只有在這裏他才會喝酒，因為只有他最親信的人才知道這個地方，尤其是在他喝酒的時候，更沒有人敢來打擾他。

可是今天就在他正準備喝第二杯的時候，外面居然有人在敲門，而且不等他允許，就已經推開門闖了進來。

呂三很不愉快，但是他表面上連一點都沒有表露出來。這並非因為敲門闖進來的人是他最親信的屬下苗宣。

他表面上完全不動聲色，只不過因為他本來就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就連他聽到他獨生子死在小方手裏的時候，他臉上都沒有露出一點悲慘憤怒的神色。

他不像班察巴那。

班察巴那的臉就像是花崗岩石，從來都沒有表情。

呂三的臉上有表情，只不過他臉上的表情，通常都跟他心裏的感覺並不一樣而已。

現在他心裏雖然很不愉快，臉上却帶着很愉快的微笑。

他微笑着問苗宣。

「你是不是也想喝杯酒？要不要坐下來陪我喝一杯？」

「不想。」苗宣說：「不要。」

他不像他的主人，他心裏有了事臉上立刻就會露出來。

現在，他臉上的表情看來就好像家裏剛剛失了火。

「我不想喝酒，也不要喝。」苗宣說：「我不是爲了喝酒而來的！」

呂三笑了。

他喜歡直腸直肚直性的人，雖然他自己不是這種人，可是他喜歡這種人，因爲他一向認爲這種人最好駕馭。

就因爲他自己不是這種人，所以才會將苗宣當作親信。

他問苗宣，道：「你是爲了甚麼事來的！」

「爲了一件大事。」苗宣說：「爲了那個班察巴那。」

呂三仍然在微笑。

「有關班察巴那的事，當然都是大事！」他指了指對面的椅子：「你坐下來慢慢說。」

苗宣這次並沒有聽他的話，沒有坐下來。

「班察巴那已經把我們一百九十一個分舵都查出來了，而且已經下令調集人手，發動攻擊。」

呂三非但臉色沒有變，連坐的姿勢都沒有變，只是淡淡的問：「他準備在甚麼時候發動攻擊？」

「班察巴那一向令出如風。」苗宣說：「現在他既然已下令，不出十天，就會見分曉了。」

呂三也承認這一點：「這個人不但令出如風，而且，令出如山。」

他又淺淺的啜了一口酒，然後才問苗宣：「你看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苗宣毫不考慮就回答：「我們現在應該立刻把好手都調集到這裏來。」

「哦？」

「班察巴那屬下的好手，雖然也不少，但要分到一百九十一個地方去。」苗宣說：「我們如果能將好手都調集到這裏來，以逸待勞，以衆擊寡，這一次他就死定了。」

說話的時候，他臉上已經忍不住露出了得意之色，因爲他認爲這是個好主意，而且相信這是個好主意。

大多數的人想法都會跟他一樣，都會熱烈贊成他這個主意。

呂三却沒有反應。

金光在閃動，杯中的酒也有金光閃動，他看着杯中酒上的閃動金光，過了很久很久之後，忽然問出句很奇怪的話。

他忽然問苗宣：「你跟我做事已經有多久了？」

「十年。」苗宣雖然不懂呂三爲甚麼會忽然問他這件事，仍然照實回答：「整整十年了！」

呂三忽然抬起頭來看他，看着他醜陋誠實而富於表情的臉。

呂三看了很久之後方說：「不對。」

「不對？甚麼地方不對？」

「不是十年。」呂三說：「是九年十一個月，要到下個月的十三才滿十年。」

苗宣吸了口氣，臉上露出了佩服之神色。

他知道呂三的記憶力一向很好，可是他想不到竟然好得如此驚人。

呂三輕輕搖盪着杯中的酒，讓閃動的金光看來更耀眼。

「不管怎樣，你跟着我的時候已經不算太短了。」呂三道：「已經應該看得出我是個甚麼樣的人。」

「我多少總能看得出一點。」

「你知不知道我最大的長處是那一點？」呂三又問。

苗宣還在考慮，呂三已經先說了出來：「我最大的長處就是公正。」

他說：「我不能不公正，跟着我做事的人最少的也有八、九千個，如果我不公正，怎麼能服得住人？」

苗宣承認這一點，呂三確實是個處事公正的人。而且絕對賞罰分明！

呂三忽然又問他：「你還記不記得剛才我進來時說過甚麼話？」

苗宣記得。

「你說，任何人都不許走進這屋子的門，不管甚麼人都一樣。」

「你是不是人？」

「我是！」

「現在你是不是已經進來了！」

「我不一樣。」苗宣已經有點發急：「我有要緊的事。」

呂三沉下臉。他的臉在閃動的金光中看來也像是黃金鑄成的：「我只問你，現在你是不是已經進來了？」

「是！」苗宣心裏雖然不服，可是再也不敢反辯。

呂三又問他：「剛才我有沒有叫你坐下來陪我喝杯酒！」

「有。」

「你有沒有坐下來？」

「沒有！」

「你有沒有陪我喝酒？」

「沒有！」

「你還記不記得我曾經說過，我說出來的話就是命令！」

「我記得。」

「那麼你當然也應該記得，違背我命令的人應該怎麼辦！」

說過了這句話，呂三就再也不去看那張誠實而醜陋的臉了，就好像這屋子裏已經不再有苗宣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苗宣的臉色已經變成像是張白紙，緊握的雙拳上青筋一根根凸起，看起來好像恨不得一拳往呂三的鼻子上打過去。

他沒有這麼做，他不敢。

他不敢並不是因爲他怕死。

他不敢只因爲他三年前已經娶了妻，他的妻子已經爲他生了個兒子。

一個又白又胖又可愛的兒子，今天早上剛剛學會叫他「爸爸」。

× × ×

一粒粒比黃豆還大的冷汗已經從苗宣

臉上流下來。

他用他那雙青筋凸起的手，從身上拔出一把刀，刀鋒薄而利，輕輕一刺就可刺入人的心臟。

如果是在三年前，他一定會用這把刀往呂三心口上刺過去，不管成敗他都會試一試。

可是現在他不敢，連試都不敢。

——可愛的兒子，可愛的笑臉，叫起「爸爸」來笑得多麼可愛。

苗宣忽然一刀刺出，刺入了自己的心臟。

苗宣倒下去，眼前彷彿忽然出現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他彷彿看見他的兒子在成長，長成爲一個健康強壯的少年。

他彷彿看見他那雖然不太美麗，但却非常溫柔的妻子正在爲他們的兒子挑選新娘。

雖然他也知道這只不過是他臨死前的幻象，可是他偏偏又相信這是一定會實現的。

因爲他相信「公正的呂三」一定會好好照顧他們。

他相信他的死已經有了代價。

（四）

呂三還是沒有抬頭，還是連看都沒有去看他這個忠心的屬下。

直到苗宣刀口上的鮮血開始凝結時，他才輕輕的叫了聲：「沙平。」

過了半晌，門外才有人回應：「沙平在！」

他回應得雖然不快，也不算太慢，門雖然開着，可是他的人並沒有走來。

因爲他不是苗宣。

他和苗宣絕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呂三說過的話，他從來沒有忘記過一句，也沒有忘記過一次。

呂三還沒有下令要他進去，他就絕不會走進這屋子的門！

每個人都認爲他的武功不及苗宣，看來也沒有苗宣聰明，無論做甚麼事都沒有苗宣那麼忠誠熱心！

可是他自己一直相信，他一定會比苗宣活得長些。

沙平今年四十八歲，身材瘦小，容貌平凡，在江湖中連一點名氣都沒有。

因爲他根本不想要江湖中的虛名，他一直認爲「名氣」能帶給人的只有困擾和麻煩。

他不喝酒，不賭錢，吃得非常簡單，穿得非常簡樸。

可是他在山西四大錢莊中都已經存了五十萬兩以上的存欵。

雖然大家都認爲他的武功不及苗宣，可是呂三却知道他的勁氣內力暗器掌法都不在武林中任何一位名家之下。

他至今還是獨身。

因爲他一直認爲就算一個人每天都要吃鷄蛋，也不必在家裏蓋個鷄棚。

直等到呂三下令之後，沙平才走進這屋子，走得並不太快，可是也絕對不能太慢。

呂三看到他的時候，眼中總是會忍不住露出滿意的表情。

無論誰有了這麼樣一個部下都不能不滿意了。

他們却沒有提起苗宣的死，就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麼樣一個人生存過。

呂三只問沙平道：「你知不知道班察巴那已下令要來攻擊我們？」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才對！」

「不知道。」

應該知道的事，沙平絕不會不知道，不該知道的事，他絕不會知道。

——在呂三面前，既不能顯得太笨，也不能表現得太聰明。

「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將人手都調集到這裏來？」呂三又問。

「不應該。」沙平回答。

「爲什麼？」

「因爲班察巴那現在一定還不知道你在那裏。」沙平說：「如果我們不告訴他，他永遠都不會知道的！」

他又說：「如果我們這麼樣做，就等於已經告訴他了。」

呂三微笑！

「你既然明白這一點，就應該知道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做了？」

「我不知道，」沙平說：「我想過，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做才是對的。」

呂三笑得眞愉快！

「看來你雖然比苗宣聰明得多，却還不能算太聰明。」

沙平完全同意！

他這一生中從來都不想做一個聰明人——至少在十三歲以後就沒有再想過。

「班察巴那故意公開宣佈要發動攻擊，爲的就是要我自己暴露出自己的行蹤。」呂三說：「所以我們絕不能這樣做，絕不能讓他如願。」

「是的。」

「可是我們也不能放過這次機會，」呂三說：「班察巴那是頭老狐狸，我們要抓這條老狐狸，就不能放過這次機會。」

「是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另外製造個陷阱，讓他自己往下掉。」

「是的。」

杯中的酒已空了，呂三自己又斟滿一杯。

他從來不要任何人爲他斟酒，別人爲他斟的酒他從來沒有喝過一口。

「班察巴那的屬下，雖然全都是久經訓練的戰士，但是其中並沒有眞正的高手，」呂三沉吟着道：「只有一個人是例外的。」

「誰？」

「小方！」呂三道：「方偉！」

他說：「我本來一直低估了他，現在我才知道，這個人就像是個橡皮球一樣，你不去動他，他好像一點用都沒有，如果你去打他一下，他說不定就會突然跳起來，你打得越用力，他就跳得越高，說不定一下子就會跳到你的頭上來了，要了你的命。」

「是的。」沙平說：「看起來他的確像是個這麼樣的人，所以別人才會稱他爲要命的小方。」

「你知不知道他的行蹤？」

「我知道。」

「這兩天他在那裏？」

「在拉薩。」沙平說：「在拉薩的飛鷹樓，也就是以前鷹記商號接待客戶的地方。」

呂三凝視着杯中閃動的金光，過了很久又問沙平：「你知不知道『三號』、『十三號』，和『二十三號』這幾天都在那裏？」

「我知道。」

「你能不能找得到他們？」

「能！」沙平道：「六個時辰之內就可以找到。」

「那就好極了。」

呂三將杯中酒一飲而盡：「你一找到他們，就帶他們到燕子樓去。」

「是。」

「你知不知道我要他們去幹甚麼？」

「不知道。」

「去殺小方。」呂三道：「我要他們去殺小方。」

他慢慢的接着道：「可是有一點你一定要記住，你絕不能讓他們三個人同時出手。」

呂三要殺人是從來不擇手段的，小方絕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三個人同時出手，力量無疑要比一個人大得多，成功的機會也大得多。

可是呂三卻不要這麼做。

──他為甚麼不要這麼做？

沙平沒有問。

他從來不問「為甚麼」，不管呂三發出多麼奇怪的命令，他都只有服從接受。

（五）

「三號」、「十三號」、「二十三號」，當然不是三個數字，而是三個人。

三個殺人的人，隨時都在等待着呂三的命令去殺人的人。

他們所以活着，就是為了要替呂三去殺人。

從另外一種觀點去看：

──他們能活着，就因為他們能夠替呂三去殺人。

在某一個非常非常秘密的地方，在一個用花崗石築成的地室中，在一個只有呂三一個人可開啓的鐵櫃裏，有一本紀錄。

那本紀錄是絕不公開的。

在那本紀錄上，有關這三個人的資料是這樣子的──。

二十三號。

姓名：胡大麟。

性別：男。

年齡：二十一。

籍貫：浙江，杭州。

家世：父：胡祖昌。母：孫永淑。

兄弟姐妹：無。

妻子兒女：無。

在那份資料裏，有關於「二十三號」胡大麟的紀錄就是這樣子的。

替呂三做事的人，永遠只有這麼樣一份簡單的資料。

可是另外一份只有呂三一個人可以看到的紀錄裏，有關「二十三號」胡大麟的資料又不同了。

在這份紀錄裏，才把「胡大麟」這個人是個甚麼樣子的人挖出來。

每個人都有另外一面，胡大麟的另外一面是這樣子的。

胡大麟，男，二十三歲，父為「永利鏢局」之廚師，母為「永利鏢局」之奶媽──即胡大麟之媽。

有關胡大麟的資料就是這麼多，雖然不太多，可是已經夠多了。

夠多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夠聰明也夠經驗，就不難從這些資料裏挖出很多事！

──呂三的組織龐大而嚴密，要加入這個組織並不容易，能夠列入這份秘密資料編號的，更全都是一流高手中的高手。

──胡大麟在十七歲的時候，已經是高手中的高手。掌中一柄劍已經擊敗過很多別人認為他絕無可能擊敗的人。

──一個廚師和奶媽的兒子，能夠在十七歲的時候，竟成為江湖中的一流高手，他當然吃過很多苦，做過很多不會做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而且有一份百折不撓的決心。

──可是一加入呂三的組織後，他就變成一個只有編號沒有名姓的人了。

──誰也不願意將自己用血淚換來的名聲地位放棄，胡大麟這麼做，當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他殺了太多不該殺的人，做了太多不該做的事，因為他始終不能忘記自己是個廚師和奶媽的兒子。

──就因為他始終不能忘記自己出身的卑賤，所以才會做出很多不該做的事，所以才會加入呂三的組織。

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有前因才有後果，有後果必有前因。

就因為他的身世如此，所以才會拚命想出人頭地，無論對任何人任何事都充滿了反叛性，在別人眼光中，他當然是個叛徒。

他的劍法也跟他的人一樣，衝動、偏激、充滿了反叛性。

（六）

杜永的家世就和胡大麟完全不同了。

不管根據那一份資料的記載中，杜永都應該是個非常正常的人，家世和教育都非常良好。

十三號。

姓名：杜永。

性別：男。

年紀：三十。

籍貫：江蘇徐州。

父：杜安。

母：陳素貞。早歿。

妻：朱貴芬。

有子女各一。

杜永的父親杜安是江北最成功的鏢師和生意人，白手起家，廿七歲時就已積資千萬。

杜永的母親早逝，他的父親從未續弦，而且從未放鬆過對兒子的教養，在杜永七歲的時候，就已請了三位飽學通儒和兩位有名的武師來和一位武當名宿教導他，希望他成為一個文武全才的年輕人。

杜永並沒有讓他的父親失望，早年就已文采斐然，劍法也得到了相當的精粹。被公認為武當後起一輩中的佼佼者。

杜永的妻子也是世家女，溫柔賢淑美

麗，十五歲的時候就嫁給他，所有認得他的人都在羨慕他的福氣。

杜永的兒子聰明孝順，誠實規矩，從來沒有做過一件讓父母傷心討厭的事。

像杜永這麼樣一個人，怎麼會放棄所有的一切加入呂三的組織？

這問題當然有人問過他，有一次他在大醉之後才回答：「因為我受不了。」

這麼樣的生活，這麼樣的家庭，這麼樣的環境，他還有甚麼受不了的。

如果你更深入瞭解他的一切，你就會明白他受不了的是甚麼了。

他的父親太強，太能幹，太有錢，也太有名，他在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把他一生都安排好了，這世界上已經沒有甚麼能夠讓他操心的事。

他從小就被訓練成一個規規矩矩的孩子，也從來沒有做過一件讓他父親操心的事。

他這一生好像已經注定是個成功幸福的人，有幸福的家庭，有成功的事業，有地位，有名氣。

可是這一切都不是靠他自己的奮鬥得來的，而是依靠他的父親而已。

江湖中有很多人妒忌他，有很多人羨慕他，可是，真正尊敬他的人卻不多。

所以他才想做幾件令人注目的事，讓大家改變對他的看法。

──如果你急着想去做這種事，你一定會做錯的。

杜永也不例外。

也許他並不是真的想去做那些事，但他卻還是去做出來了。

所以他只有加入呂三的組織。

他的劍法也跟他的人一樣，出身名門，很少犯錯，可是一錯就不可收拾！

三年前他才加入呂三的組織，經過三年的磨練後，他犯錯的時候更少了。

胡大麟和杜永無疑是兩種典型完全不同的人，為甚麼他們現在會加入同一組織，做一種同樣性質的事？

這問題誰也沒法子答覆。

也許這就是命運。

命運常常會使人遭遇到一些奇奇怪怪，誰也無法預料到的事。

命運也常常會使人落入某種既可悲又可笑的境遇中，使人根本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只不過真正有勇氣的人，是永遠不會向命運屈服的。

他們早已在困境中學會忍耐，在逆境中學會忍受，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挺起胸膛，繼續掙扎奮鬥。

只要他們還沒有死，他們就有抬頭的時候。

（七）

林正雄無疑又是一種完全不同典型的人。

他是閩人。

在閩，林姓是大族，林正雄也是個非常普通非常普通的名字，每一城，每一鄉，每一鎮，每一村都有姓林叫正雄的人。

他生長在閩境沿海一帶倭寇出沒最多的地方，據說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就曾以一柄長刀刺殺倭寇的首級一百三十餘級。

在倭語中，他的名字被稱為「馬沙」，提起「馬沙」來，倭寇莫不心驚胆顫，望風而逃。後來倭寇漸被殲滅，他也遠離了家鄉，浪跡天涯，去闖天下。

在江湖中他混得很不得意。

因為他既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也不是出身於名門正派的子弟，無論他走到那裏，無論他做甚麼，都會受到排擠。

所以幾年之後，「馬沙」這個人就從江湖中消失了，林正雄這個人也消失了。

然後江湖中就出現了一個冷酷無情的職業殺手，雖然以殺人為業，並不以殺人為樂。

在呂三的紀錄中，是以加入組織的先後為順序的；「三號」的歷史無疑已非常悠久，紀錄卻很短。

三號。

姓名：林正雄（混號馬沙）。

性別：男。

年紀：四十三。

籍貫：閩。

家世：不詳。

二十五歲之後，林正雄就開始用劍了。當時他已非少年，已經沒有學劍少年們的熱情和衝動。

他當然也沒有杜永那麼好的師資和教育，劍法的精義也很可能完全一竅不通。

可是他有經驗。

他的經驗也許比胡大麟和杜永兩個人加起來都要多得多，他身上的刀疤，也比他們加起來多得多。

他以少年時與倭寇貼身肉搏的經驗，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劍法，一種混合了東瀛武士刀法的劍法。

他的劍法雖然並不花俏，變化也不多，但卻絕對有效。

（八）

三號、十三號，二十三號，無疑都是呂三屬下中的高手。

三個人代表了三種絕對不同的人格和典型，三個人的武功和劍法也完全不同。

呂三下令派他們三個人去刺殺小方，這命令絕對下得很正確。

呂三下的命令一向不會不正確的。

奇怪的是，他為甚麼不讓他們三個人同時出手？三個人同時出手的機會，豈非遠比一個人大得多？

他的用意是甚麼？

沒有人知道他的用意是甚麼，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計劃。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問。

非但沙平不問，連胡大麟、杜永、林正雄也不問。

沙平找到了他們三個人，用最簡單的字句將呂三的命令下達。

「老板要你們去殺方偉！」沙平說：「要你們三個人單獨分別去殺他。」

他們三個人的回答同樣只有一個字。

「是。」

然後他們就在最短的時間裏找到了小方。

（九）

雖然還沒有人知道呂三的計劃，可是行動已展開。

班察巴那的屬下無疑也已開始行動。

於是計劃的時期已結束，行動的時期已開始──當然是全面行動。

──本章終．全文未完──

個三下面居然藏了個么？」

她似乎跟自己家裏的錢有仇，不輸出去難受，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注意到她反常的態度，體會到其中必然有着一些不尋常的內情。

秦風却沉着，很鎭定，依然那麼懶懶散散的把面前贏來的籌碼推了出去，把屬於自己的籌碼略加整理，除了現換的十萬元外，大概還有一千多元散的，那大概是他先前跟別人合賭時贏的，笑笑道：「一個賭徒最高的境界不是每賭皆勝，而是把得住什麼時候收手，我從小就不學好，靠着家裏底子厚，供得起我揮霍，十三歲的時候，在奉天就是個很有名的小賭徒，到現在足足有了十五年了，大把的銀洋輸出去，只學會了一件事兒，就是見好卽止，轉風卽收，現在就是該收的時候了！」

他把整疊的籌碼指了指：「雲姑娘，這是妳代我塡出的本錢，原封交回，我那張字據，妳就撕了吧，至於這一千多元錢，就請大家喝杯茶吧！」

就這麼輕輕鬆鬆地站了起來，準備離去了，坐在對面的沈君山淡淡地道：「秦少爺！不玩下去了！」

秦風笑笑道：「不了！五三一十五，想不到最低下的山根裏藏着妖，這頭妖精在最後才現出原形，足見道行太高，不是我這茅山小道士能捉得了的，看樣子我還得到少林寺去面壁十年，把功夫練到家了再來降妖！」

骰面上一個點兒叫么，么妖同音，他把那么說成了妖精的妖，別人聽着只以為他是說笑話，只有沈君山聽了，神色顯得很不自然，而哈瑞雲更是臉色大變。

張開了嘴，哈瑞雲似乎想說什麼，但是終於忍住了，虎地起身，抓起了桌上的鞭子，氣沖沖地走向後面去了，沈君山這才微微有點發怔，朝鐵飛龍一示眼色，鐵飛龍會意地回了他一個眼色，沈君山點點頭，拿起了桌上的骰子跟套杯，跟鐵飛龍一起走向後院。

宜春院的屋子很大，但是這所院子却是出奇的小，小得只有一個亭子，幾塊假山石，一口小魚池外，幾乎沒有別的空間了，宜春院的屋子很多，但每間屋子的門都是敞着的，方便每個前來尋芳求樂的客人，只有這所院子却是禁地，不管有人沒人，在通往院子的走道上，不分日夜，始終站着四個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腰間別着槍，拖着紅綢穗子，顯得殺氣騰騰，宜春院的屋子建得秩序分明，只要是第二次來的人，不必帶路，也能找到要去的地方，就是這個院子，那怕是在這兒住過五，六年的人，也不可能找得到。

除了有限的幾個人能進這所院子，大部份王莊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更別說是到過了。

沈君山跟鐵飛龍就是那有限的幾個人之中的兩個，他們經過那四名站班的漢子，似乎沒看見他們似的，一動都沒動，而他們也好像沒見到這四名漢子，擦身而過，還沒走進亭子，就聽見吧吧的水響，也看見了哈瑞雲騎在亭欄上，用鞭子抽着水裏的游魚！

等他們走近了，發覺到事態更不尋常，因而水面上已經有兩三條鳳尾凸眼的彩色大金魚，翻了肚子。

在北方養金魚很不容易，因為天氣太冷，而這種魚兒太嬌嫩，就是挨不起凍，而一尺來長的鳳尾凸眼大金魚，每條身價能令人咋舌，哈瑞雲的這十尾金魚，聽說是名種，身價與黃金等量，是用黃金比着它的個兒，實心打造，一條抵一尾，視同拱璧，就是怕人偷了去，才養在這個魚池裏，因為這兒不但有着嚴密的警戒，也有着最週全的設備，卽使是刮風下雪的日子，這一片院子敞着天光，也能始終保持着溫暖如春。

現在她居然拿這些名貴的金魚來出氣，可見她心中的火大到什麼程度，沈君山看看鐵飛龍，然後才悄然地走過去陪着笑臉道：「三妞兒，什麼事使妳這麼氣！」

哈瑞雲猛地轉過身子，鞭梢子指着鐵飛龍：「姓鐵的，你說你是什麼意思？咱們難道輸不起十萬元大洋？你居然要在骰子上玩手脚，你知道這下子咱們的損失有多大！」

鐵飛龍怔住了：「三格格，妳這不是冤枉我嗎？別的賭具我都行，就是這一門不通，我要是會玩兒假，還能一把衝了十七點出來，我壓根兒就沒動一下……」

「你還敢賴，開到第六顆骰子時，我自己有數，那是顆灌了心的，連我都能感覺到，還能瞞過秦風那個精靈鬼！」

鐵飛龍滿口叫冤枉，沈君山却淡淡地道：「三妞兒，不要怪飛龍，他的確不知情，是我動的手脚！」

哈瑞雲張大了嘴，透着滿臉的驚愕：「二叔！是您！您換了骰子，那是為什麼？以您的身份，還會來這一手？」

「是的！我有我的用意，我要衡量一下這小子的道行！」

哈瑞雲叫了起來：「二叔！您這算什麼，是拆我的台，還是跟王莊過不去？入局之先，我就給您打了暗示，叫您輸給他，但是要輸得技巧，讓對方瞧不出一點兒假。我相信您這位不動天王的神仙手已經到了火候，可以做得天衣無縫，就像以前一樣，所以才沒多說……」

沈君山輕嘆了口氣：「三妞兒，不瞞妳說，這小子的一手賭技已經到了舉世無雙，比我這神仙手高明多了，一連五手，我都是拿出了全力，但還是輸給了他，是眞正的輸，不是故意相讓！所以在最後一手上，我玩了點手法，摸摸他的底子，結果總算不錯，這小子到底沒有我這塊老薑辣，叫我吃住了他，使他知難而退！」

哈瑞雲愕然道：「您玩兒手法壓倒了他，只是為了您不肯輸這口氣，不肯砸了您的神仙手招牌！」

「那倒不是，我這神仙手的招牌廢棄了多年不用，等於是砸了，三十年前就砸了，我是為了摸摸那小子的底，妳看，我只換了一顆骰子，這顆骰子是我費了十年苦心才找了個高匠鑄出來的，它對別的人都沒什麼用，只對一個人能够尅制住，我換進的這一顆，只能變化兩個點子，那就是么二的點面互換，對方如果要擲個二，那就開出來卻是一點，么二之間相差極微，只有在絕頂高手之前，才能起得了作用。飛龍擲了個十七點，我捉摸着對方的點子一定也是十七點，而且一定是五個三，一個二，這是易三和的習慣，三十年前，我就是栽在這傢伙的手中，發憤把神仙手的招牌收了起來，才創了不動天王名號。」

這番話說得兩個人都為之一驚，因為這三個人，幾乎是王莊的靈魂，這座亭子，就像是王莊的心臟，一切重要的事情，決策，都是在這裏決定的，他們自然都很彼此了解，也許每個人或多或少還保存着一點秘密，但是沈君山的賭技却是他們兩人深信的，他幾乎每一門都很精，正因為如此，王莊才放心地敞開賭局，不怕被人來撈一票去。現在居然聽說有人能令沈君山吃了敗仗，怎麼不驚奇呢，兩個人幾乎同時問的出口：「易三和是誰？」

「是個賭中的天才，人中的俊傑，黑道中的至尊！」

鐵飛龍忍不住道：「我怎麼沒聽過這個人呢？」

「此人高在懂得藏拙，他也許幹過很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却從來不留痕跡，也不留名，而且千面千變，詭異莫測，易三和大概只是他千萬化身之一，這個名字是他在賭場中用的，他跟人對賭很絕，每次都是小勝，絕不會趕盡殺絕，遇上有人不服氣，要找他捨命一搏時，他才炫露神技，不管對方有多大的點子，他都能追成平手，一連三次和局作為警告，對方如果再不收手，他才在第四局上，以一點之差吃下對方，我觀察此人多次，研究他的習慣，才造成了這麼一副骰子，準備再見到他時對付他的，那知道始終沒有機會遇上了他，直到今天才遇上！」

「秦風難道會是那個易三和？」這是哈瑞雲在問。

「那不可能，四十年前，易三和已經是個半百老頭兒，縱然他有千變之能，也不可能把自己變得那麼年青，可是秦風的賭技，必然是出自易三和的傳授！」

哈瑞雲吁了口氣：「就算是吧，那也犯不着您動這種手法去贏他，二叔，現在咱們又不是在靠賭局過日子，宜春院中設賭局，只是為了方便咱們的行動，而且也是為了迎合一些特殊客戶的興趣，連絡一下感情而已！」

「三妞兒，我正想問妳，妳跟秦風這個小子是怎麼搭上關係的？為什麼妳一再暗示不讓我贏他？」

「我當然有我的道理，我急巴巴地從奉天趕回來，就是為了他，這個人萬萬贏不得，尤其不能在他面前玩兒假。」

「三妞兒，妳有妳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妳知道咱們所屬的分支舵上接連出事兒，叫人挑了十二處去？」

「我當然知道，一陣風挑了六處，一片雲也挑了六處，都是跟咱們直接有關係的，咱們却連對方是什麼樣子都弄不清楚，這使我很為難，而且跟咱們交易的幾家大客戶，都對咱們失去了信心，要停止對咱們的交易。」

這消息很嚴重，沈君山跟鐵飛龍都為之一震，他們意識到這個消息如果成了事實，對王莊是多大損失，鐵飛龍連忙道：「三格格，妳可得向他們好好解釋……」

哈瑞雲白了他一眼：「還要你來提醒，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我在奉天賠盡小心，跟人家說了幾車子好話，而且還把責任往他們身上推，往南邊推，說是他們事機不密，才害得我們遭受損失，一陣風跟一片雲，多半是南邊派來的，要他們以全力支持，共同對付那個敵人！」

鐵飛龍拍腿道：「高！還是三格格高明，妳能想出這個理由，把火栗子塞到他們手上去，實在太高了，他們人多將廣，耳目普遍，如果他們肯出頭來對付那兩個主兒，一定可以有辦法，再說，只要他認定了這個理由，以前的那些損失，也該由他們擔負了，還有一點，假如那兩個主兒眞是南邊派來的，也只有他們惹得起！」

哈瑞雲哼了一聲：「只可惜叫二叔的一顆骰子把我的所有努力都給弄砸了，這以後我眞不知道怎麼收拾？」

沈君山淡淡地道：「三妞兒，別生氣，妳把話說明白了，只要眞是二叔的錯，二叔有其辦法挽回！」

「砸都已經砸了，還能挽回嗎？」

「那是我的事，最多我把這條老命賠出去，絕不會破壞大局，妳說究竟是怎麼回事吧！」

哈瑞雲深深地嘆了口氣：「我說了半天，人家還不是不信，恰好南滿會社的清水子爵來了，他是頭山滿的得意門生，這個人對南滿的事兒可以作九成的主，可也是個挺厲害的脚色，我向他解釋了半天，倒是有幾分相信了！」

鐵飛龍笑道：「這就好了，到底是格格有兩手兒！」

哈瑞雲又哼了一聲：「可是人家也擺出了話，據他的判斷，或許是咱們自己惹來的江湖恩怨，他們就管不着了。」

「這怎麼可能呢，我們一向很小心，對江湖朋友，更是仁至義盡，那怕是個混混兒，只要有點來歷淵源的，咱們都是賣足了交情，王莊能有今日，就是咱們江湖人緣好。」

「那是你的想法，人家可不這麼想，去年有個叫吉田次郎的代表來，那傢伙是東洋賭骰子的高手，在王莊却碰一鼻子灰回去，他說咱們不規矩！玩兒假手法。」

沈君山哼了一聲：「豈有此理，那個傢伙還配稱高手，我閉上眼睛也能殺他個片甲不回，還用得着做假？」

哈瑞雲笑笑道：「二叔，東洋人氣量窄，向來都是贏得起輸不起的，他自稱高手，自然更輸不起！」

沈君山怒道：「我已經給他面子了，沒讓他光着回去，他到這兒是談生意，可不是來當祖宗的，放開手大殺，吃的全是我們道兒上的朋友，我怎麼能不管，王莊的生意固然要靠他們供應貨源，但是也得找路子扔出去，我們如果開罪了那些朋友，就算日本人一毛錢不要白送給我們，我們也吃不下去，東洋人要是用這種態度去做生意，那王莊不賺這個錢，他們也撈不着好處……」

（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要金輝拿出日月山海等年青人的賣身契，金輝不肯，南宮老夫人來了，她指出廿多年前不少武林高手遭人暗算，並擄走他們的小兒女，懷疑是金輝那魔教的作爲，並示出一張證據來，此時不少年青人已認出自己身世來，使日月山海等人均歸向南宮俊一邊，幾個年青人擺了個四方連鎖劍陣，金輝在陣前又和紀寶珠鬧別扭，因他倆之間也有矛盾，而金輝把那絕對不傳給第三者的秘密武功私自傳了別人，所以寶珠即時退入後堂，而南宮俊一行人在翁長健的指點下進入後廳，金輝與寶珠帶了手下一大帮人迎了出來……

因責任而死　爲正義而生

他的那些少林同門也都憤然不平，出聲挑戰，東門雲鳳平靜地道：「少林各位朋友請冷靜一下，既然各位推許老身爲主，就請給老身以充分的支持，由老身來調度應付，不要自亂章法。」

尚達仁聽得滿臉飛紅，十分慚愧地說道：「是，老夫人，再晚太失禮了，請老夫人原諒。」

東門雲鳳一笑道：「尚英雄言重，不過對方就是想利用機會造成混亂，我們可不上他的當。」

尚達仁躬身道：「是，少林門下聽候老夫人調度。」

東門雲鳳笑笑道：「金教主，老身現在再申一遍，中原武林同道的志願爲息事寧人計，希望彼此不傷和氣，各位退回西方去。」

金輝道：「敝教爲了東來立足，已經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籌措預備，好容易現在時機已經成熟，老夫人要我們放棄一切，再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東門雲鳳道：「是的，因爲中土不適貴教的發展。」

金輝道：「那只是老夫人的說法，金某卻不以爲然，敝教能由二三十個人，發展到今天有幾百位好手，都成爲敝教的不二死士，敝人以爲大有可爲。」

東門雲鳳嘆了一口氣道：「金教主，你這樣想會後悔的，東方不是魔教的樂土，我中華武林同道，也沒有這麼容易就受你們的蠱惑。」

金輝大笑道：「本教有一部份人也是以前中原武林頗具名望之士，他們的看法卻不同。」

東門雲鳳道：「金教主能否請出一兩位來，跟老身談一談，他們何以會對貴教如此感興趣，行嗎？」

金輝道：「當然可以，秦護法，你跟南宮老夫人談談你加入本教的動機以及始末經過吧。」

他指定的是一名中年漢子，出來後雙手一拱道：「秦日松參見老夫人。」

東門雲鳳看了翁長健一眼，得到了一個暗示後才道：「秦朋友的外號可是人稱五雲捧日刀的？」

秦日松面上微現異色，但卻是相當興奮地道：「匪號不足掛齒，有辱老夫人清聽。」

「秦朋友客氣了，你雖然遠在關外，卻是五雲刀門的唯一傳人，也稱得上是一門宗師。」

秦日松道：「慚愧，慚愧，再晚繼承先師之衣缽，卻未能光大門戶，有辱先人之厚望。」

金輝聽他們在寒暄，不耐煩地道：「秦護法，慢慢地再說客氣話不遲，我要你說的是加入本教的動機。」

秦日松一笑道：「是！我這就說到了，五雲刀門只是個小門戶，居然會被教主看中了，在下實在受寵若驚，本待拒絕的，可是在下有幾個朋友因爲沒有答應教主的邀請都不明不白地丟了腦袋，使在下不得不謹慎從事。」

金輝臉色一變道：「秦護法，你說甚麼？」

秦日松道：「我只稱在下而不稱屬下，教主應該明白我說甚麼了，不過教主既要我說，我還是交代明白一點的好，我正在欲拒不能，猶豫之際，另一位老友司徒晃卻暗中着人通知我，給我充份的支持，於是我就帶了本門六名弟子，一起投身教中了。」

金輝叫道：「好呀，原來你是替司馬晃臥底來的。」

翁長健笑道：「金教主，司徒統領以一介江湖人，而能遽膺廷寄，畀以一品指揮使之榮銜，自然是有原因的，他的功夫好，心思靈活固然是一個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交遊廣，爲友熱心，所以肯帮忙的江湖豪傑很多，對你也很盡力的，要不是他的游說，你怎麼能拉到這麼多的人，在你網羅的這麼多人中，我估計有一半是因爲他的原故而投到魔教中的。」

金輝臉色激變，道：「我不信你的胡言亂語。」

翁長健道：「我一點也不胡說，你在暗中擴張勢力，想要擠掉司徒統領，他卻毫無反應，你也該想想，他豈是如此痲木不仁的人。」

金輝的臉色一陣急變，翁長健又道：「再說你把好手集中金陵，司徒統領如果沒有相當把握，又豈敢輕率地採取行動了，以你所知他手下的那點實力，能擋得住你的反撲嗎？」

金輝傲然道：「別說司徒晃手中的那點力量，就算再把整個京師的錦衣尉都交給他率領，本座也能在片刻之間，將他們打得體無完膚！」

翁長健一笑道：「大內廠衞如果是如此的不堪一擊，又豈能擔當綏靖京畿的重任！」

長春子忍不住道：「翁老兒，你這話可以唬別人，卻唬不過本仙長，因爲本仙長是直接參與大內的廠衞訓練徵用的，那早先是怎麼一副德性，本仙長太清楚了，要不是本教的人參加進去撐住場面，那還能一看嗎？」

翁長健哈哈大笑道：「長春子，如果說後來你推薦的那些好手都是魔教中人，廠衞該全是你的天下了，司徒統領還敢對魔教採取行動嗎？」

長春子道：「他是非動不可，因爲他再不動，本教就要動他了，現在他雖然趁着我們離開的機會作怪，等我們携帶精銳回去，你看看他還有什麼可神氣的！」

翁長健搖頭一嘆道：「長春子，你還在迷信魔教的勢力，我再告訴你一句實話，你們網羅來的那些好手實際上都是受了司徒統領的托付，故意投身魔教的，還有一些人則是他的故人子弟，以及秘密招募的廠衞後進新血，再設法讓你們吸收進去，由你們代爲再加訓練一番，這個你可明白了！」

長春子冷笑道：「我不信，對於本教新進人員，本仙長一直都在嚴密監視及考察中，從未發現有破綻！」

翁長健道：「你自然找不出破綻，因爲代你考察的人就是司徒統領的人，你怎麼會有確實的報告呢，再說那些人也不必從事什麼活動了，當他們佔了魔教中的一半多數時，無須任何行動，只要及時表明立場身份，就可以把魔教拖垮了。」

長春子道：「你說這兒的人手有一半是司徒晃的！」

翁長健笑笑道：「國師可是不信！」

長春子道：「本仙長自然不信，而且也不會上你的當，對本教的忠心之士起疑，也許本教一時不察，讓一兩個如秦日松之流混了進來，但要說能够滲入一半，那是本仙長絕難相信的事！」

翁長健道：「國師不相信也沒有辦法了。老朽本來可以立加證明的，只是還沒到時候，不過遲早都有機會，讓國師明白老朽不是在說空話的！」

金輝忍不住道：「還沒到時候，你要等什麼時候呢？」

翁長健笑道：「自然是等到最後關頭，大家兵刃相對，展開羣毆的時候，那時他們找機會把魔教的人一刀一個，在神不知鬼不覺之間，就把魔教瓦解掉！」

一番話把魔教中人，說得個個都變了顏色，假如眞是這個方法，那可就太厲害了。

魔教倚爲長城的這一股潛在的勢力，居然成了心腹之患，多年辛苦白費了不說，他們移居東土，在中原設立門戶的計劃也成爲泡影了！

紀寶珠忍不住道：「教主，你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的？」

金輝嘆口氣道：「寶珠，妳別聽翁老兒信口閱河，他是在哄人的，叫我們心存顧忌，不敢用那些人，其實妳想想，這些人都是妳我精心挑選訓練，嚴加考核而甄選出來的，絕不會有問題的！」

紀寶珠說道：「那秦日松可親口承認了！」

金輝道：「寶珠，秦日松可是妳百花宮負責考核的，也是妳一力保舉被任為護法的！」

紀寶珠怒道：「人可是你送來的，你自己不加小心，把個有問題的人送來，還好意思怪我，不錯，人是老娘負責考核的，可是他在百花宮的這段時間，表現良好，一點也沒問題，這是你當初甄選人員時的錯誤。」

金輝嘆了口氣道：「寶珠，事到如此，誰也別怪誰了，妳我可能都有錯，目前當急之務，就是判斷翁老兒的話有幾分可信，假如他說的是真話，那麼我們只有認輸，栽在司徒晃手中，回西方去算了。」

紀寶珠道：「在西方已經是狼狽不堪地倉皇東逸，現在又灰頭土臉地回去，我丟不起這個臉。」

金輝道：「那也沒辦法，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有一天能站起來，再丟多大的臉都沒關係。」

紀寶珠道：「問題是回得去嗎，別忘了我們是被趕出來的，那時在西方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了。」

金輝笑道：「那時是所有的矛頭都指向我們，使我們不得不走，事隔二十年，他們的防備已疏，我們只要偷偷地回去，然後化整為零，先把幾個大山頭個別擊破，然後才公開身份，大局就定了，相信憑我們在中原這些年所培植的人手，應該不成問題的。」

紀寶珠呆了一下道：「看來你已經預作歸計了。」

金輝笑道：「不錯，我這些年來，不但在中原活動，也在西方老家，安插了一些人才，因為我不能守定一處，狡兔數窟，這是先師傳留給我的遺訓。」

紀寶珠哼了一聲道：「那老鬼如果有好辦法，也不會被人在西方連根都拔走了，你雖然在西方預伏了人手，可是要把基業從那兒再建起來，仍然要靠此地的人員，這些人你又知道那一個是靠得住的？」

金輝一笑道：「個個都靠得住。」

紀寶珠道：「翁老兒說有一批是司徒晃預伏的。」

金輝道：「翁老兒是故作驚人之談，我相信絕沒有這麼多，最多只有幾個人而已，可是我們如果回到西方去，不在中原跟他們爭利，他就不會搗蛋，他安排的那些人，也該幫我們一手忙吧！」

紀寶珠道：「那你是準備撤退了。」

「時勢逼人，我們所把持的實力既然不足為用，只有認輸退回去了。南宮老夫人……」金輝說道。

東門雲鳳回答道：「教主又有什麼見教。」

金輝一嘆道：「時不我與，本教只有再回西方去，想老夫人慈悲為懷，當不至再趕盡殺絕吧。」

東門雲鳳道：「教主能夠回去，老身深感欣慰，當親率江南同仁，西行恭送貴教出玉門關。」

金輝一笑道：「老夫人該不是押我們離去吧！」

東門雲鳳道：「送佛上西天，老身不眼見貴教西出玉門，是無法放得下心的，相信在送行中途，參與的武林同道會越來越多的！」

金輝道：「本教要回去，也只能悄悄地行動，如若這般浩浩蕩蕩，未返西方就已轟動四野了，那還能夠安身嗎，老夫人若要如此的話，金某情願一拚了。」

東門雲鳳莊容道：「金教主，老身與西方的武林道雖素無瓜葛，但彼此同為一脈，老身又豈能做這種損人以利己的事，一條毒蛇如果出現在我的園子裏，最好的辦法是消滅牠，把牠趕到隔壁隣人的園中，那可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金輝道：「這麼說來老夫人是根本不容我們活命了？」

東門雲鳳道：「話不是這麼說，金教主試想，你在金陵開設百寶齋多年，可曾有人干涉你了？」

金輝道：「百寶齋也常受到江湖朋友光顧的！」

東門雲鳳道：「這話不錯，因為你們賣的是珠寶，財帛動人心，難免會受人覬覦的，所以你們廣置武師，自設鏢局，也沒人干涉你們。即使你們借此為名目，設立門戶，如只為發揚武學，大家仍是十分地歡迎的，只是你們要宣揚魔教的邪惡教義，破壞我風俗傳統，那就無法令人忍受了！」

紀寶珠道：「你說我們是邪惡的，這祇是妳的看法，假如我們真是邪惡的，為什麼還有人自動要求加入呢，我們可沒有強迫那一個參加呀！」

東門雲鳳淡淡地道：「寶珠夫人，老身不跟妳辯嘴勁，只告訴你一個道理，免得妳怪老身不教而誅，對金教主的百寶齋，只要他從此以後規規矩矩的做生意，不提組立魔教的話，老身可以不加干涉，也可以請求所有江湖同道不去干擾，但是對妳的百花宮，却絕對不允許存在，因為妳們放縱人慾，以奸淫為手段，蠱惑人心，罔顧廉恥，為惡之鉅，莫此為甚。」

這是東門雲鳳第一次疾言厲色，公開地指責一個人，紀寶珠的臉色變了道：「老婆子，我因為妳上了年紀才對妳客氣一點，妳却不識抬舉，在老娘面前端起妳武林盟主的架子來了，老娘豈是吃妳這一套的，妳出來，妳認為老娘是禍水，就得拿出本事來消滅老娘，否則第一個要遭災受禍的就是妳這老梆子。」

這個女人也真潑，出口盡是市井上的粗話，而且罵起來如同連珠炮似的，與她雍容華貴的外表，完全不符合，金輝聽了直皺眉頭道：「寶珠，說話要有點風度，不可像這樣子潑婦罵街似的，別忘了妳是大祭司。」

紀寶珠怒道：「去他娘的風度，金輝，人家在罵我你沒聽見，她說我喪盡廉恥又好聽到那裏去，只不過吐詞兒不帶髒字而已，老娘學不來這一套，就是直來直往的，南宮老婆子，妳出來！」

每個人都顯出了怒色，為的是她對東門雲鳳無禮，南宮俊跨前一步道：「妖婦，妳居然敢出言辱及我祖母，本少爺就容不得妳！」

紀寶珠輕蔑地看了他一眼道：「小子，你還差得遠呢，老奶奶在說話，小孩子站一邊兒去！」

南宮俊怒極衝出，已經高舉了手，可就是打不出去，他究竟是名家受過教養的子弟，說什麼也不能先出手，攻擊一個女子，可是南宮世家的門下武師黑白雙仙却沒這個顧忌了，兩姊妹竄了出來，艾玉珍一揚手，就是一拳攻出，口中還喝道：「無恥妖婦，出來領死！」

她雖是女子，走的却是陽剛的路子，拳一出手，就帶有呼呼勁風，紀寶珠腰肢輕輕一扭，仰面挫身，使拳風擦身而過，姿勢十分美妙，而她說話的聲音也嬌柔無比，格格一聲脆笑道：「喲，大妹子，怎麼真打呢，老姊姊我可沒得罪妳呀！」

艾玉珍一拳走空，在紀寶珠的如花笑靨下，第二拳似乎遞不出去了，舉着拳頭在發怔。

紀寶玉忙道：「不好，她在施展狐媚心功，艾女俠恐怕要着她的道兒了，老夫人，我去把艾女俠替下來！」

東門雲鳳道：「不要緊，她的姊姊艾金花就在一邊，這兩姊妹一出手，誰都晉不下來的，妳若是去了，她們不但不領情，反而會找妳拚命！」

紀寶玉道：「可是我妹妹並不是以正統的武功來對敵，而是在施展一種邪功，她們不知道……」

東門雲鳳低頭笑道：「現在大家尊稱她們為黑白雙仙，以前她們走江湖時，却是叫黑白 雙狐。不知有多少江湖上的好手，栽在她們姐妹手中！」

紀寶玉一怔道：「黑白雙狐！」

東門雲鳳笑道：「是的，玉珍外號稱黑妖狐，她姊姊艾金花叫白妖狐，她們兩姊妹貌美如花，嫉惡如仇，有些人看見她們是女流之輩好欺負，以遊詞相挑，她們也是笑嘻嘻的，可是一到接近她們，可就倒了霉了！」

紀寶玉道：「她們怎麼對付人呢？」

東門雲鳳道：「很乾淨俐落，她們也不傷人性命，只是操刀一割，割掉了對方的是非根，有些白道上的人士吃了她們的虧還不敢張聲，心裏也恨透了她們，弄得仇家滿天下，是老身把她們聘在南宮門下後，才沒人敢對她們如何了，妳想她們會被什麼狐媚心功迷住嗎？」

場中的紀寶珠仍是滿臉嬌笑道：「大妹子，看妳氣成這個樣子多叫人心疼呀，別氣了，有什麼委屈，告訴老姊姊，我替妳出氣！」

艾玉珍咬着牙道：「就是妳，妳要怎麼個給我出氣法？」

紀寶珠笑道：「弄了半天，原來是跟老姊姊我生氣呀，那老姊姊給妳打一拳出臣氣好了。」

她的身子直靠了上來，貼近到艾玉珍的身上，雙手如電，抓向她的脇下。

同時艾玉珍也茫然地道：「好，這可是妳要我打的。」

一面說，一面拳出如電，砰的一聲，擊在紀寶珠隆起的胸膛上，把她打得飛了出去。

兩個人的動作都快，誰都沒防到對方會出手，因此兩個人都着着實實地挨了一下。

艾玉珍的脇下被抓破了一個洞，不但連皮帶肉，而且肋骨也被抓斷了，幸好未曾傷及內腑，看來無性命之虞，她的姊姊艾金花忙扶住了她。

紀寶珠也被她的丈夫王致遠接住了，但口中已噴出了大口的鮮血。

一張臉變得煞白，強掙着下地，王致遠趕忙掏出一顆金創藥餵在她口中，而且替她按摩着推活氣血，可是手到達她胸前時，紀寶珠尖聲大叫疼起來。

可見艾玉珍那一拳是真傷得她不輕，不過她還是撐着冷笑一聲道：「黑白雙仙，名不虛傳，是有兩下子，居然還能在我魔爪勾魂之下不死！」

艾金花慢步走到她跟前，舉起手中的雙鞭道：「妖婦，且慢發狂，把妳的兵刃取出來！」

紀寶珠輕蔑地向她看了眼道：「妳是向我挑戰！」

艾金花點點頭道：「不錯！取出妳的兵刃來！」

紀寶珠道：「你們黑白雙仙向來都是姊妹倆人一起出手的，今天妳居然想掛單向我挑戰，妳行ㄚ？」

艾金花淡然地道：「不錯！我們姊妹倆向來都是雙雙出手，中原的武林道都知道，只不過妳們這些化外之民却未必清楚，所以我剛才沒有出手，否則現在早已屍橫就地了，正因為我不能替中原武林丟臉，落個以多為勝之譏，才讓妳多活了一下，可是例子也不能在妳身上破，我是一定要出手的，取出妳的兵刃來！」

紀寶珠笑道：「老娘早就知道妳們是一對姊妹死黨了，妳們一出來，老娘已經準備你們一起上的了……」

話還沒說完，艾金花雙鞭已經迎頭猛砸而下，紀寶珠連忙飄開道：「妳也得等我把兵刃取到手再動手啊！」

艾金花冷冷地道：「我已經通知了妳三次，打過了招呼，可沒精神陪你慢慢磨了！」

紀寶珠說道：「我若是一直不拿兵刃呢？」

紀寶珠的臉上又現出那種迷人的笑容，而且臉色變得很紅潤，顯得容光煥發，不似先前那種蒼白之狀。

這妖女的功力深厚，重傷之下，略經調息，就能恢復如初，看來頗為驚人。只是她的腦筋却似大有問題。

先前對艾玉珍，她施展了這手迷魂魔法——狐媚心功，艾玉珍偽裝受惑，然後却及時給了她一拳重擊，可是她這狐媚心功對艾氏姊妹無效，她居然又施展出來了，艾金花不禁為之一怔，想不透對方的用意，不過她的性情比較梗直，不善作偽，因此仍然大聲道：「你就是個死人，我招呼過妳，也照樣出手不可！」

紀寶珠嬌聲笑道：「妳可真狠心。我倒不信，你們自稱為俠義道的，能做得出這種事，我就站在這兒不還手，看妳是否能夠下得了手！」

她果眞站在那兒不動，艾金花却不在乎，雙鞭一舉，橫掃過去，將紀寶珠掃得一聲嬌呼，整個人又飛了起來，看樣子，她是結結實實地挨了一鞭。

但是艾金花却明白，她的鞭根本沒傷到紀寶珠，只是略沾上一點，紀寶珠就利用鞭上的推勁飛了起來。

這是一種很奇妙的身法，也是一種很高深的武學，必須把分寸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

它與武當心法中的黏字訣相同，却更爲巧妙，場中羣衆多半沒看出蹊蹺，大部份人雖然在爲艾金花叫好，也有些人覺得這一鞭勝得不值，因爲對方既無兵刃，也沒動手，艾金花不該出手這麼兇的。

艾金花却不理這一套，對準紀寶珠落下之處又追了過去，雙鞭又擊道：「妖婦，妳別想逃得了！」

紀寶珠落地之處，正是她自己帶來的那一大羣人中間，她是掙扎着手舞足動地落下來的，恰好落在一名漢子的懷中，那大漢一把捧住了她，她喘息地呢聲道：「薛護法救救我，那女人好狠！」

這姓薛的大漢把紀寶珠往地上一放，艾金花恰好舉鞭攻來。他抽出腰間的板斧，噹的一聲，反迎了上去，兩般俱是重兵器，在火花四激中，各退了一步。

艾金花是急衝而前，那大漢却是就地出手，兩人勁道相當，說起來，艾金花已經略爲遜人一籌。

艾金花不管這些，沉聲道：「你要替那妖婦送死。姑奶奶還會含糊你不成，看鞭。」

連姓名都不問，雙鞭揮舞而上，那大漢也舉起板斧道：「笑話，薛大爺還怕妳不成，我活劈了妳。」

紀寶珠一面呻吟嬌喘，一面爬了開去，而她的丈夫王致遠，却在一邊看着，不像先前那樣上去救扶了。

紀寶玉輕嘆一聲道：「我說寶珠怎麼會那麼笨呢！狐媚心功在艾二姑身上無效，又對艾大姑用上了，現在才明白，她是用她身後的那些人爲對象，現在那些人都已受了她的蠱惑，爲她賣死命了。」

翁長健惶恐地道：「寶玉夫人，這……難道無術可解嗎？那可不妙了，妳得趕緊想想辦法！」

紀寶玉道：「那也沒什麼，這些人本來就是她裙下的死士，來爲她賣命的，現在她再用媚術一催，更是賣命了，我也無法可想。」

翁長健道：「唉！夫人有所不知，那些人中有不少是司徒統領的心腹，派去臥底的，本來可以及時裏外合擊，一舉消滅他們的，現在這一來可就糟了！」

紀寶玉道：「沒有辦法，這種媚術全在各人的定力去抗拒，外人無由爲力，他們既然定力不堅，只有忍痛犧牲一法，你現在招呼一聲看看，是否能喝醒他！」

翁長健沉聲喝道：「薛舉，你瘋了，怎麼認眞帮起那妖婦了，還不快住手。」

那個大漢充耳不聞，手揮板斧，跟艾金花打得十分激烈，紀寶玉道：「若是喝不清醒，就是受惑已深，寶珠又在一邊繼續施術，只有硬拚硬砍之法了，現在他們已經紅了眼，除了寶珠之外，誰的話都不聽了。」

這時艾金花已經呈現不支之狀，被那大漢一頓急砍，殺得連連退後，南宮門下武師中，一名中年漢子，手執量天尺，上前加入合攻，紀寶珠叫道：「他們有人上來帮忙了，欺負咱們人少，大家跟他們拚了。」

這一聲招呼，她身後又出來了兩個人，於是南宮武師羣中，也出去了兩個人，沒有多久，雙方幾乎都出動了幾十個人，捉對兒厮殺成一團。

先是一對一，接下去有人迅速地解決了對方，空出去帮自己人，而對方又有人上來增援，却又形成了以衆擊寡的情況，場面相當的亂！

南宮武師不僅是成名多年的好手，而且入了南宮門下後，武功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個個不凡，所以才在江湖上受到大家的重視與尊敬！

現在他們表現出了驚人的武學成就，在地下躺滿了一大片的殘屍與傷者，却都是百花宮中的好手，沒有一個是南宮門中的武師，他們佈成了一個方陣，雖然各自爲敵，却仍然可以彼此呼應救援。

紀寶珠仍然在大呼小叫，不斷叫自己手下的人上去撲攻，只是那些人舉步猶豫，不再像先前那麼踴躍了。

金輝走到她身邊道：「寶珠，妳不能這麼樣子了，再下去就將衆叛親離，再也不會有人願意帮妳了。」

紀寶珠冷笑道：「笑話，這些三心兩意的混帳死光了最好，至於我眞正得力的人，却並無損傷。」

金輝愕然地看了一下，但見她身邊仍然有一半的人，動也不動地站着，恍然地問道：「就是他們？」

紀寶珠道：「是的，就是他們，他們都是眞心與我合作的好伙伴。沒有受過狐媚心功的蠱惑，所以神智清明，沒有受到影響，至於那些人，原來是在狐媚心功下才投靠過來的，本來也不太靠得住，很可能就有司徒晃的手下在內，讓他們受點懲罰也好。」

金輝道：「妳只是對他們不太十分了解而已，並不能確定是司徒晃派來臥底的手下。」

紀寶珠冷笑道：「這都是我哥哥引進來的人，也是他惹下的麻煩，我當然難辭其咎，但現在追悔也遲了，只有引爲烱誡，以後不再重蹈覆轍就是。」

紀寶玉冷笑道：「也別怪你哥哥，根本上我就反對你把勢力植入到宮中去，現在你看吧。」

金輝道：「不能這樣說，是司徒晃那老匹夫太精明，就算我不去惹他，仍然逃不過他的注意，像妳的百花宮，跟他全無關係與利害衝突，他照樣派人來臥底！」

紀寶珠怒道：「那還不是你們的好事，你們若不洩我的底，誰也不知道我百花宮的存在，你們存心不善，怕我的勢力太大了會壓倒你們，才塞了些人來，目的是爲了扯我的後腿，現在可好，連你們自己

的後腿也叫人給抽掉了筋，虧你還好意思來說我！」

金輝道：「寶珠！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呢，何況這實在也怪不得我，憑良心說，妳對我難道沒有使過心眼兒，塞人過來臥底嗎，而且妳的實力果眞壓過我時，妳肯放過我嗎，恐怕首先下手的對象也就是我！」

紀寶珠這才不作聲，而這時的戰局已漸明朗，南宮門下的武師已大獲全勝，一無損傷，百花宮下所屬的好手却傷亡累累，翁長健在一邊看了直搓手嘆氣。

東門雲鳳道：「翁大人，我知道這使你爲難，對司徒晃不好交代，可是情形你看見的，實在由不得人，是他們自己要上來找厮煩的，老身總不能爲了顧全他們，叫本門的那些人停下手來供人屠殺！」

翁長健只有嘆着氣道：「是！是！這當然怪不得老夫人，只是司徒統領那兒，還望老夫人能修函一封，代爲證明一下，否則老朽眞不知如何解釋才好！」

東門雲鳳道：「人是折在南宮門下武師的手中，老身的解釋，他肯接受嗎？」

翁長健道：「肯，肯，司徒統領對老夫人推崇備至，對南宮世家更是敬重有加，說府上是安定武林的正義之師，是江南武林道的領袖表率……」

東門雲鳳淡淡地道：「既然他亦認爲南宮世家尚可信任，老身就不必寫信給他的了！」

翁長健急道：「不！老夫人，這祇是證明……」

東門雲鳳惱然道：「我不必向他證明什麼，倒是有一句忠告，請翁大人帶去給他，說南宮世家亦是在盡本份，並無野心，請他不必心存顧忌，他能夠以江湖身份人仕幹到這個三品統領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也不可以忘了本份，忘了自己的根本責任！」

「這……司徒統領不敢……」

東門雲鳳冷笑道：「他對魔教的底子早就淸楚了，就算他不願意多事得罪人，也該通知我們一聲，讓我們心裏有個數，也不至於弄成今天這個局面了，他暗中養着這麼一條毒龍，不知道是何居心，若不是魔教的勢力，威脅到他的地位，恐怕他還要繼續包庇下去呢？」

翁長健忙道：「不！不！司徒統領絶非此意。」

「那他是什麼意思呢？」

翁長健道：「他是爲了未來着想，因爲中原武林的豪傑們，都是胸懷怡淡的高雅之士，不屑於入官府，略有名望的好手，多半是逍遙湖山，不肯入官府受拘束的，好容易有了這麼一批人來……」

東門雲鳳冷笑道：「這批人的目的在侵佔我中原武林，你難道不知道嗎？這批人的行爲，破壞了我優美的傳統風俗，他難道不清楚嗎？爲了能充實自己的實力，他就什麼都不在乎，直到人家威脅到他的地位時，他才緊張起來而採取行動，却又把最凡手的對象推給我們。」

翁長健聳肩道：「前面的那些指責，司徒統領的確難辭其咎，但是老夫人最後的那句話，老朽必須要辯白一番，是金輝他們找上了各位，可不是司徒統領推給各位的！這一批兇神惡煞，也不是想推就推給誰的，司徒統領配合各位，及時採取行動，已經算是盡到責任了，否則以他們散佈在各地的殘餘勢力，老夫人就算能在今天擊敗他們，也解決不了問題……」

他的確能言善道，話一到了他的口中，說出來頭頭是道，東門雲鳳不禁閉口無言，但是金輝却勃然震怒道：「老匹夫，司徒晃一勇之夫，想不出這種計謀的，這一定是你在帮他出的主意，我知道你是司徒晃的智囊！」

翁長健微微一笑道：「豈僅如此，老夫還是他幕後主使人，大內密探雖然都歸他節制，但是老夫才是最高的指揮者，所以你們今天之失，也是老夫一手爲之！」

金輝不信地道：「司徒晃會聽你的？本座親眼看見你在司徒晃面前彎腰卑恭之狀！」

翁長健一笑道：「那是在人前做做樣子，實際上誰指揮誰，我們心裏有數，不過老夫可以舉出一個事實，老夫是在戶部度支尚書的任上退仕，你知道這個官有多大嗎，度支尚書掌天下錢粮支應，替聖上分勞掌理財政，是正品的大員，司徒晃那個統領雖也是三品，但是武官比文官已差得很多，何況他的官秩只是臨時授秩，作不得正數，不像老夫在吏部銓註有案，終身不變，司徒晃又怎麼能跟老夫比呢，你們對官位高低都分不淸楚，還想打進大內，擠入宮廷的勢力，不是太可笑嗎？」

金輝眼看着長春子，頗有怪責之意，長春子十分難堪地道：「好一個老匹夫，你倒眞會裝……」

翁長健笑道：「老夫要是不裝一下，又怎麼能瞞過你們，盡得你們行動的機密而及時採取行動。」

他說得高興，却沒想到一腿重創的長春子已經存心拚命，忽而飛竄了過來，兩手叉住了他的咽喉。

翁長健再也沒有料到這變化，連忙使氣抗住，同時一拳掏出，對準長春子的心窩打去，噗的一聲，拳頭陷進了胸膛，血花四濺，長春子放開了手，一臉愕色。

誰也沒想到一個文質彬彬的老頭兒有這麼深厚的內勁，翁長健見自己在急危之際，無意間洩漏了自己武功底子，知道再裝不下去了，淡淡一笑道：「老夫既然身爲天下密探最高的指揮使，手下豈會沒有武功，你們把我當成手無縛鷄之力的衰老頭子，豈非自己找死。」

長春子頹然倒下，滿臉都是不情願之色，金輝臉色急變，舉手一揮道：「上！殺無赦，然後突圍出去！」

他手下的那些人，連同紀寶珠身邊的那批忠心部屬，都一哄而上，各自找到一個對象就展開了急戰。

他們究竟人數衆多，羣豪這邊已人人應戰，仍然難以堵截住，被漏網了一批。

不過那些人只衝出了門口沒多久，又狼狽地回來了幾個，金輝怒問道：「你們回來幹嗎？」

一個人道：「教主，外面的去路已遭

封死，是丐帮的人在看守，還有一批弓弩手。」

金輝道：「幾個叫化子，幾支破箭，就能攔住你們！」

那人道：「敎主，那些弩箭是由機弩發出，密集如雨，而且箭頭尖利無比，連內家眞氣都擋它不住，我們有好幾個人，都是死在那批弩箭之下。」

南宮俊道：「那是我南宮世家所訓練的神弩手，由總管歐陽叔叔率領着，你們逃不掉的！」

金輝在怪吼聲中撲向了南宮俊，紀寶珠被東門雲鳳截住了，王致遠則爲紀寶玉所纏。

這五堆是打得最激烈的，除了東門雲鳳之外，其餘五人修習的都是魔敎的武功，出手路子差不多，武功也相近，各人專找對方的弱點進攻，每一招都兇險無比。

但是最危險的還是紀寶珠，她的對手雖不諳魔敎的武功，却是領袖江南武林的盟主，一枝龍頭拐隨着白髮飛舞，虎虎生風，又急又快又重。

紀寶珠就是好好的也難以招架得住，何況係跟艾玉珍對拚時挨了一拳，身體受了內傷。

她是最先落敗的一個，被東門雲鳳一枴杖打在背上，身子朝前一撲，俯跌在地上。

東門雲鳳看她努力掙扎爬起之狀，心中不忍道：「妳就靜靜地躺着吧，老身那一杖只打散了你的眞氣，使妳失去功力而已。妳若強行用力，性命就保不住了。」

她好心地帮紀寶珠翻了個身，使紀寶珠的面向上，那知紀寶珠張口一噴，血雨如珠，東門雲鳳滿臉滿身都沾上了鮮血，南宮俊見狀大叫一聲撲了過來！

紀寶珠哈哈一笑道：「南宮老夫人，儘管妳是天下第一高手，但是仍然受我這『魔血追魂』的一噴，我魔敎武學，可是雄霸天下，這就是一個證明……」

說到後來她的頭已歪向一邊，王致遠丟下對手紀寶玉。跑過去抱起她叫道：「寶珠，寶珠……」

紀寶玉跟着過來，手起刀落把王致遠劈成兩段。

紀寶珠軟弱地張開眼道：「妳殺了他了！」

紀寶玉道：「是的，我不會像南宮老人那樣好心，還來扶妳一把，結果反而害了自己，我只知道除惡務盡，殺人殺死，我一向如此敎我的紅粉金剛的……」

紀寶珠道：「好！妳！我告訴妳一個秘密，對付魔敎的人，必須用魔敎的方法，這叫以魔制魔，哈哈……」

她是在狂笑中斷氣的，紀寶玉憐惜地看了她一眼，也不再去管她，率領着紅粉姊妹，又去搏殺其他的人！

金輝在南宮俊離開後，又去找上了翁長健，他才發現這頭老狐狸眞能藏拙隱晦，居然身懷絕技，他一連施展了魔敎十大絕學中的八項武功，翁長健仍然能從容接下來，而且照常還以顏色，給予反擊。

南宮門下武士因爲東門雲鳳之死，個個憤怒無比，對百花宮手下的殘屬展開了近乎瘋狂的搏殺。

金輝手下的高手不少，可是却有三分之一是翁長健那邊派去臥底的，此時也表明了立場，陣上反戈。

這一來很絕，有很多人就是莫明其妙地死在自己人手中，弄得其他的人也個個岌岌自危，對身邊的同伴不敢再信任了，每個人都只能單獨拚鬥，無法取得同伴的接應或帮助，這樣子在羣毆打濫仗中是最吃虧的。

一個個地倒下去，等到只剩十來個人時，金輝見大勢已去，大喝一聲道：「任手，我們認栽，南宮少主，我向你投降，接受你的處置。」

他走向南宮俊，丟下了手中的長劍，其餘幾個人也跟着過來，放下了兵刄，南宮俊將手中抱着的東門雲鳳交給了艾氏雙仙姐妹，然後說道：「敎主，我要送你回去！」

金輝頹然道：「既已棄兵投降，自然任憑處置！」

「在到達西方之前，我還要封住你們的穴道，閉起你們的武功，到達西方後，你自己知道如何解穴的。」

翁長健忙道：「少主，這批人可放不得！」

南宮俊道：「翁大人，現在是我們江湖人在處理江湖事，不管你的官多大，你管不到我們身上來。」

「可是令祖母南宮老夫人死在他們手中，少主難道就此算了，不想爲令祖母報仇了！」

南宮俊頓了一頓，臉上現出了一片堅毅之色道：「南宮世家到現在，歷經四任門主，死亡的家人計一十九人，無不死於非命，可是誰看過我們報仇了，南宮世家的人沒有私仇，也從不跟人結仇，我們每個人都是爲正義而死，消除邪惡是我們唯一的責任！」

大家都尊敬地看着他，每個人都明白，新一任的盟主又產生了，南宮世家是永遠不倒的！

（全文完）

武林軼事

希華・文　盧令・圖

鐵橋龍虎鬥

鐵橋三名列廣東十虎，由於橋手堅硬，一雙脚落地生根，故此，跟他過招的人，很難勝他，於是有鐵橋三這個雅號，他曾經試過伸出一條右臂，伸到直爲止，在武林中大聲疾呼，如果有人把它按低，就送五十兩銀，他的朋友拳師當中無人能够辦得到，此外，他站在橋上，僅用一條繩子吊起十個彪形大漢，不會給那些人扯到橋下來，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鐵橋三確有獨特的本領，並非等閒之輩！

鐵橋三雖然是少林子弟，但却很喜歡研究佛學，他沒有出家，每次到廟裏走動，却是以居士的身份出現，有時他在佛寺居留，跟和尙談論佛偈，閒來研究武技，講得高興，他就照常的把一隻手臂提高，任人想辦法把它扳倒。一般而論，拳師都無法扳低他的右臂，何況和尙呢？當然他是贏實了的，因此之故，認識他的和尙都很佩服他，尊稱他是鐵橋三居士！

他是南海人，厤奢鄉的寶萬林寺是他常到之處，至於寺內的大慧和尙，却是西藏喇嘛派星龍長老的門徒，擅長獅子吼拳，那種拳脚另有獨特之處，鐵橋三每次到寶萬林寺暫住幾天，總是跟大慧和尙高談闊論的，大慧和尙不管如何想辦法把他的鐵橋扳落，總是辦不到，因此兩人結爲知己，經常對奕，或者論武，變成了一對很好的朋友！

剛巧那時星龍長老從肇慶鼎湖山的慶雲寺到厤奢去，有個和尙同行，那和尙對鐵橋三說知一事，他們搭肇慶船的時候，正是嚴冬時份，西江的河水已經乾了許多，用想船在水中行走，便要舟子一部份登岸拉縴，到達三水那一天，碰巧河水特別乾涸，十多個舟子牽引一條大纜，仍然無法使那艘船移動，因爲潮水繼續退落，如果不能够趕快通過，要在那個地方等候一晚，明天潮漲，然後繼續開行，故此，渡船上面的人都十分焦急，却又束手無策。

湊巧星龍長老搭那艘船，目睹此狀，自告奮勇，走到岸上去，喝令那班船夫退下，他獨自一人牽引那艘渡輪，居然把它緩緩的移動，拉了十多遠丈，河道的險隘地方已經渡過，水也漸漲，整船人都十分感謝他！這個和尙只是在閒談中隨便說說，鐵橋三聽了却心上一動，他知道星龍長老是個非常的人物，有意結識，便請大慧和尙介紹！

大慧和尙趁着星龍長老駕臨，尊稱師傅，告訴他鐵橋三的臂力有如銅鐵，很想結識師傅，問問星龍長老可否相見。

星龍長老認爲這種江湖好漢值得結交，於是通過大慧和尙的介紹，他們兩人在禪房之內見面。兩個武林高手交談一會，星龍長老就向鐵橋三說知，最好研究鐵橋三的手臂是否確實是鐵橋，憑着師傅的內勁是否有本領把它扳倒！

鐵橋三知道彼此都是武林高手，而且有相當深厚的交情，不必客氣，即時在禪房裏面紮下四平大馬，並把右臂伸直之後，再行提高，等於曲踭，握拳之處高過手踭，請星龍長老試把他的前臂扳落！

星龍長老對他說知，這是研究性質，不論能否達到目的，總之切勿動火，鐵橋三答應了，星龍長老便緩步走近他身邊，先用指力去揸鐵橋三前臂，覺得對方的肌

肉結實，簡直是銅鐵鑄成似的，立刻發力把他的右臂搖動，覺得手臂沒有變化，馬步方面也不動，穩如鐵塔，很快就知道鐵橋三的腰馬確實經過苦練，暗中運用提勁，趁着握他的橋勁之際忽然整個提起來。

鐵橋三不知道他有這一招，忽然給一股強大的力量把整個身體提起，雙腳離地，吃了一驚，因爲他的馬步結實，即使身體懸空，四平大馬仍然沒有散開，鐵橋三這一種馬步功夫，確是令人驚異！

星龍長老把他放下來，鐵橋三說：「我們講好是用扳勁，忽然變成提勁，實在不對，如果你想用提勁去測驗我的武功，我改用沉勁對付，請即再試一試。」

星龍長老笑着點頭，於是鐵橋三再度開馬，仍是四平大馬，而且豎起右臂，因爲他知道對方能夠提起自己，便用沉勁對付，落地生根。

星龍長老用左手握着鐵橋三右邊的前臂，再用右手把他的右臂抓實，想把他整個托高，但因鐵橋三已經使用沉勁，有如落地生根，星龍長老沒法一下子把他托起，兩種內勁搏鬥之際，地上的階磚忽然爆裂，鐵橋三的一雙腳入地兩寸，星龍長老這時知道他不但馬步結實，而且能夠化勁，使提勁無法施展出來，即使再鬥下去，只有兩敗俱傷，於是立刻停止搏鬥，稱之爲嶺南獨一無二的英雄好漢。

經過這一次會面印證武功後，鐵橋三跟星龍長老便有深厚的交情，不必細表。

鐵橋三本身的武功已經厲害，再加上他從星龍長老那邊學習得到的內勁功夫，就更加出色了，不過，後期他的性格卻變爲溫和許多，原因是他的內勁功夫增加之後，出手傷人，不願意因此自尋煩惱。

當時他設館授徒之處，就在小市街，那時廣州仍是有城門的，拆城之後，小市街改爲惠福西路，觀音閣仍然屹立，在觀音閣旁邊的一座武館就是鐵橋三武館的遺址，不過，當時小市街卻是非常熱鬧的，小市街與滿州人集中居住的「旗下街」相隔不遠，只有半條街而已，那時旗籍的滿州人十分橫行，一般正宗的廣州人走到旗下街口，便即繞道而行，不敢入內，由此可見旗下街是旗下人的勢力控制之地，當時旗下街與西門接近之處，有一個旗籍的敎頭，叫做「官勝」，正宗滿州人，屬於紅旗之下，在該處開設武館，已經有十年之久，那時他只是四十歲，身材高大，威風凜凜，以前考武舉只考刀兵石三種，刀乃大刀，重四十八斤，如果有人能夠把大刀舞動，耍出劈、抽、砍三招，便算合格，兵就是考弓箭，連射五箭，有三箭射中紅心，算爲合格，所謂石，那是抱大石，有一個重五百斤的大石股，雙手抱起，繞着演武廳環行一週，放回原處，臉不紅，氣不喘，然後算得合格，故此，有資格考武舉的人，先要苦練一雙手臂，練到堅如鐵石，雙手能夠抱起大石行走的人，甚爲罕見，如果有這種人材，不但考到武舉，還可以順便練習一種武功，叫做「袖裏藏花」，滿州人穿的闊袍大袖，只是袖口古怪，上面窄，下面闊，把它捲起來，然後活動自如，否則，一雙手藏在衣袖之內，因此之故，那個人穿了滿州衣裳，究竟一雙手是否特別粗壯呢？難以看得出來，如果他的確是手上有勁，隔着衣裳把敵人使勁攔腰抱住，用力一挾，即時使對方腰骨碎裂，倒地身亡，這種絕招叫做袖裏藏花，表示暗算的意味。

考過武舉的人，手上總會有些斤兩，如果此人懂得武功，十居其九兼練「袖裏藏花」的了。官勝特別擅長這一招，所有武林中人都把他稱做鐵橋手官勝。

鐵橋三在觀音閣旁邊開設武館的時候，未滿三十歲，當時小市街豬肉店牛肉店，瓜菜檔以及鷄鴨，雀鳥店舖，都集中該地，故此鐵橋三的門徒多數是店伴或者街頭小販，這種人聲勢浩大，學會了武功，到處打鬥都是贏的，因此鐵橋三很快就聲譽鵲起。鐵橋手官勝知道鐵橋三在隣街設館授徒，已經不高興，後來發覺鐵橋三敎出來的徒弟逢打必贏，更加憤怒，有一天，他忽然怒火冲天，對門人說：「南派的武功當中，只有我官勝一向給人稱做鐵橋手，鐵橋三這個人居然亦稱鐵橋，等於公開向我挑戰了，他在隣街開設武館，所敎的不過是小販之類，看來此人的武功有限，純盜虛聲，非打不可！」

門人張榮馬佳兩個武功最好，聽了齊聲上前叩問：「師傅有何吩咐呢？」

官勝說：「你們兩人拿了我的傢伙，跟隨我到觀音閣，找着鐵橋三迎頭痛擊，如果我的右手向上一揚，你就把這種傢伙送過來，到時我一出手就把鐵橋三的頭顱打爆，血肉橫飛。」

官勝的拳腳屬於硬橋硬馬，最擅長的一招就是「袖裏藏花」，至於武器，卻是一條金鐧，雖然長達二尺多些，但卻重五十斤，由雷公鋼打造，別人休想把它揮舞，可是，官勝舞動金鐧，風聲虎虎，一個金鐧兜頭劈落，任何武器都無法抵擋，打斷了對方的武器，跟着攔腰連劈三鐧，分左右劈出，這一招喚做「闖三關」，官勝苦練了六年之久，自信無人可敵，於是他斗胆率領兩人到鐵橋三武館踢盤。

因爲鐵橋三在小市街設館授徒，那一街市的漢人特別多，官勝叫兩個徒弟拿着金鐧在後相隨，免得別人說他抓着武器上門挑戰。當時鐵橋三的武館開張不久，便即有人踢盤，他有所準備，毫不畏懼。那天中午時份，正在演武廳授徒，官勝一馬當先衝進來，張榮馬佳兩人分左右站立，三人昂然站在演武廳前，官勝大喝一聲，說：「鐵橋三，你認得我嗎？」

鐵橋三抬頭一望，認識他是旗下敎頭官勝，立刻抱拳爲禮，說：「官師傅，我當然認識你，今日駕臨，有何指敎呢？」

官勝的雙眼向上一睜，厲聲說：「阿三，你居然認識我，好極了，我綽號鐵橋手，無人不知，我的一雙手粗如木柱，堅如銅鐵，名符其實，你只是中等身材，那雙手如此瘦削，居然稱做鐵橋，對我有影響，現時我命令你今後不准再叫鐵橋三，如果你答應，我就轉身走開。」

鐵橋三哈哈大笑，說：「官師傅，鐵橋三這個名字乃是武林中人稱呼我的，沒有一個人自稱鐵橋，既然別人稱呼我，我怎能逐個人勸告他們改口呢？」

官勝大喝一聲，說：「既然如此，那就你自稱鐵橋好了，我想試試你的橋手，是否銅鐵鑄造，請即放馬過來。」

官勝說到這裏，就在演武廳前的天階之上紮起子午馬，右手伸出，左手護胸，擺下了單龍伏虎的架式，準備厮殺。

鐵橋三不慌不忙的說：「官師傅，你想跟我較量拳脚呢？抑或較量橋手呢？」

官勝說：「我叫你不必稱做鐵橋三，當然是較量鐵橋，不必較量拳脚，如果你有辦法把我的橋手拉低，我就甘拜下風，否則，不許你在此開設武館，如此交易，總算公平，阿三，請即發招。」

鐵橋三看官勝伸出來的右臂，眞是粗如木柱，膚色青黑，有如用銅鐵打造，臂上還有一條條青筋，粗如蚯蚓，一望就知道他的橋手苦練了許多年，然後有這種成就。鐵橋三開設武館之前，當然查探附近有沒有地頭蛇，對於官勝擅長袖裏藏花和金鐧這種絕招，已經查得清清楚楚，他看見官勝的橋手伸出來，心裏暗想，如果自己使用星龍長老敎授給他的提擱手與他鬥勁，一定以柔制剛，把他的橋手壓落，官勝決不會就此罷手，可能兩個門人帶備金鐧，狡猾異常，如果把他的橋手壓低，說不定他立刻乘我不備，抽出金鐧，攔腰一掃，那是非常危險的，再者，官勝此人十分陰險，說不定自己使用內勁壓他的橋手，他會乘機出擊，因此之故，鐵橋三稍爲躊躇，暫時沒有動手！

官勝大聲喝道：「阿三，爲甚麼你不動手呢？如果你不動手，就算打輸。」

鐵橋三突然大喝一聲，說：「宮師傅，我發招了！」

官勝沒有回答，把全身氣力集中在右臂之上。鐵橋三緩步走到官勝的臉前，右手搭在官勝的橋手，大喝一聲，運用柔勁向下一沉。

官勝覺得自己的橋手如受千斤壓力，不能保持現狀，似乎會給他壓低，勃然大怒，右手仍然使勁擋住鐵橋三，左手本來是放在腰間，忽然變成穿心搥，向鐵橋三的心窩一搥打出，如果鐵橋三並非早有防範，吃了一搥，立刻胸骨碎裂倒地身亡！

鐵橋三當然是一眼關七的，他發覺官勝的右拳忽然失去原有的氣勁，便知對方必然是運力在左手的穿心搥，立刻順勢把右手往下一沉，壓在官勝打出的穿心搥，而且一壓即打，右拳貼住官勝的橋手，向他胸部當中的穴道打去，快如閃電，那時官勝右手已經伸到盡，預備鬥橋，左手打出又給別人壓住，兩手等於沒有手，無從招架，轟隆一聲，右胸吃了一拳，馬步浮動，向後倒退了七步，他覺得認眞丟臉，索性用銅鐧拚搏，大喝一聲，便從馬佳腰間拔出銅鐧來，向鐵橋三兜頭打落。

當時他的門徒馬佳與張榮兩人所穿的衣裳是特別製造的，兩人的胸前都有一個囊藏在腰，同時衣裳有裂口，很容易就可以把腰間所藏的武器抽出來，因爲官勝喜歡使用金鐧，所以兩人各帶一條金鐧，預防不測，必要時兩手各執金鐧打出，如虎添翼，不過，他爲了攻勢敏捷，只是向馬佳身上抽出一條金鐧，就向鐵橋三迎頭打落，至於張榮，毫無動靜。

其實馬佳與張榮兩人身上都懷着武器，走進演武廳時，脚步特別沉重，鐵橋三已經看得出來，故此，他跟官勝鬥橋手的時候，已經預防兩人撲攻，後來發覺官勝鬥輸，退後幾步，就在馬佳的身上撲去，知道他拔出武器應戰，立刻向張榮展開攻勢，一手捉住張榮，施展擒拿手制住對方頸上的穴道，然後把張榮移過一邊，百忙中就在張榮的身上拔出另外一條金鐧來。

官勝的金鐧向對方迎頭打落，忽然看見失去了鐵橋三，換來的一個人就是張榮，立刻收手，跟住他看見鐵橋三使勁一推，張榮整個人飛開幾尺，手上有了一條金鐧，不覺怒火攻心，一言不發，就展開金鐧的攻勢，以「闖三關」的招式，向鐵橋三進攻！鐵橋三事前調査對方的武功根底時，已經知道他必然使用這一招進攻了，仗着他已經奪取了一條金鐧，兩條金鐧同樣的沉重，兩人的手也是相差不遠的，故此他絕無所懼，索性用金鐧鬥金鐧，對方連劈三次他就連擋三次，跟住用金鐧放橫向上一推，下邊踢出掃堂腿來。

官勝見他居然擋住「闖三關」這一招，又怒又驚，不覺有點慌張，他發覺對方用金鐧放横衝過來，立刻把金鐧劈落，殊不料中了鐵橋三之計，兩鐧剛剛相交，他就覺得下盤浮動，給鐵橋三掃跌在地，補加一脚，就給鐵橋三踢到飛開八尺過外，金鐧也拋在一邊。

兩個徒弟大驚失色，立刻扶起師傅向門外逃去，鐵橋三喝令他們不要逃走得那麼快，收回金鐧然後走開。

馬佳張榮兩人不敢不依，果然從命，分別檢起金鐧，然後扶着官勝離去！

自此之後，鐵橋三的名氣就响噹噹，官勝無顏再在廣州立足，跟他的門徒遠走高飛，不心細表！

（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逸一路追尋顏如玉下落，途中遇到賊子石奇，他以為朱逸故意裝呆是眞人不露相，劍術定是高不可測。後朱逸在林中遇見河朔三煞，正要和朱逸在劍上比個高下，忽然來了個少年人，口稱朱逸為師傅，並代為擊退了那股賊子。朱逸雖驚愕不巳，然亦樂於與那少年人結伴上京。那少年人自稱喻儒，原來乃是不告而別的顏如玉喬裝所扮。他們直奔濟南府，朱逸由於尚不懂調勻呼吸，是以走得很吃力。因此顏如玉又教他兼練內家功夫。朱逸由於心急着把武功練好，好能保護顏如玉，因此連晚上亦出外演練劍術……

竹劍退羣賊　癡情動芳心

朱逸笑了，眞奇，這書呆子倒也有笑的時候，顏如玉說道：「你笑什麼！」

朱逸說道：「兄弟，你㕮起咀來眞好看。」

呔！顏如玉臉兒紅了，啐了一口。

啊唷！這可更不像男子漢，忙不迭把臉兒一綳，她怎麼會一不小心，竟顯露出女兒家的嬌態來？休要被他瞧破了！

朱逸那能瞧得破，要知顏如玉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但女孩家改扮起男裝來，因是身材嬌小，膚色白嫩些，那就像個十五六歲的童子了，他說甚麼也想不到顏如玉頭上。

何況這兄弟雙眉斜飛入鬢，顏如玉却雙娥眉兒彎彎。臉蛋兒雖然有些像，鼻兒眼兒更像，但富貴人家哥兒，養尊處優，較常人嬌嫩些，豐腴些，那有何奇？

朱逸道：「兄弟，你可眞了得，昨晚夜裏，我先把顏姑娘教我的那八招劍法練了無數遍，直到得心應手，絲毫不差了，再根據兄弟你先時說過的，依照那易理的生尅演變，果然，劍招竟生出無窮的變化來。」

顏如玉點了點頭，道：「我就知你是練劍去了。」

朱逸兩眼發出光彩來，頭兒一昂，說道：「兄弟，若是那河朔三煞再撞到我手中，嘿嘿！」他翻腕劃了個半圈，倏遞乍抹，道：「我可再不怕他們啦。」

顏如玉不禁皺了眉頭，絕不信他初學乍練，就能應敵。

何況是像河朔三煞那般賊中魁首，論武功，論歷練，豈是初學者可勝的，但好在河朔三煞巳傷其二，一時間不會回來，她今日趁朱逸熟睡之時，巳去偵查了一遍，實是半個賊花也不見，故爾倒不願掃了朱逸的興頭。

她道：「大哥，那可恭喜你了，却是你一身臭汗，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透，先去洗個澡來，我巳替你買了衣衫在此，裝銀子的通帶也替你買來了，去試試看，合不合身。」

朱逸登時發起呆來，更呆呆地望着她，顏如玉道：「你這是又怎麼啦！」

朱逸道：「慚愧，兄弟，你待我這麼好，我要說個謝字，那可生分了，但我眞該死，兄弟你貴姓也沒問過。」

顏如玉笑道：「這有何慚愧的，倒更見咱們一見如故，相交以誠了。是則，名兒們，李四張三又有何別。」

朱逸道：「兄弟高見，雖為你這點年紀，見識恁地不凡，更令我慚愧了，但兄弟的大名，還請賜告。」

顏如玉眼珠一轉，說道：「我姓玉單名個如字。」

說出口，才慌張起來，這朱逸是呆，却非但不傻，且絕頂聰慧，這豈不是自我揭穿了行藏麼？

不料朱逸道：「好名兒，必是口僉之喻，儒者之儒。兄弟，暫且別過，我去洗過澡來。」

當眞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衫，他脫下了破舊的衣衫，換上了簇新的錦服，更見清逸出塵，更兼經過這近兩月來的打熬，清逸之中更增添了些英爽之氣。

但他回到房中，却大搖其頭，直說太奢華了，坦言着慣了粗布衣衫，這一換上了華裳，頓覺渾身不帶勁了。

顏如玉笑着，也不睬他，夥計的却巳來相請。

原來他趁朱逸沐浴之時，巳吩咐店家備了酒飯，兩人暢飲了兩杯，顏如玉只把酒杯沾了沾唇，朱逸也不敢多飲，一心一意，要趕快把內功劍術練成，便有瓊漿玉液在面前，也休想勸得他多飲一杯，却把那飯吃了幾大碗。

正在這工夫，驀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跟着馬嘶之聲入耳，兩匹馬巳在店前人立，那前蹄落地，巳轉過馬頭來，只聽一個漢子道：「這一家看來不錯，就是這裏吧。」

那兩個馬上漢子巳飄身下馬，朱逸却不瞧這兩人，心下在奇怪，怎生這喻兄弟先是眉兒一揚，跟着又掉過頭去，莫非認識這兩個馬上人？却不願與他相見？

早見搶出了兩個夥計，把來人的馬拉住，說：「兩位住店啦，有跨院，有乾淨上房。」

朱逸這才覺對面簷上的陽光，巳是一片金黃，竟巳時近黃昏，未晚先投宿的時候了。

只見一個漢子揚了揚馬鞭，說道：「那敢好，正是要個跨院，夥計，咱們是戶部尚書家中的人，這是護送公子上京，你們可得好生侍候，一行三十餘人便到。」

那掌櫃的聽說，早奔了出來，說：「小店可眞是接得貴客了，兩位爺快請，且先待茶。」

又忙不迭吩咐夥計快快拾掇跨院，備茶水酒菜，一聽一行人不下三十餘人，又吩咐不再接客商了，天雖未黑，巳吩咐快快掌起燈來。

瞧着那店中一陣忙亂，朱逸不禁把眉兒皺了，道：「兄弟，一位尚書的公子罷了，瞧瞧這聲勢，上京倒要三十多人護送。」他心下在想：爹說得不錯，若不結黨營私，貪贓枉法，如何能供養這麼多的狗黨狐羣。

幸是他心中想，並未說出，皆因顏如玉巳說道：「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在路途中曾經受過驚駭，故爾才帶多人保護。」

朱逸陡然一拍桌子，道：「是了，我記起來了，原來是他。」

顏如玉一怔，說道：「你說甚麼，知道他是誰？」

朱逸道：「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便是顏姑娘……」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那店裏掌櫃的，正哈腰迎進兩個漢子來，待兩人走過入內去了。朱逸才搔了搔頭，心想：「兄弟怎麼無端生起氣來？」

顏如玉才又說道：「你把那顏姑娘奉若神明，是也不是？却怎生也不瞧在甚麼地方，在這大庭廣衆之中，你怎可一聲聲叫起她的名兒來？」

朱逸把自己的頭連打了幾下說：「該死，我該死，你說得是。」

顏如玉道：「現在，你說吧，你記起了些甚麼？」

朱逸壓低了聲音，道：「我記得了，顏姑娘的爹，便是為了救這張家公子，受了那惡老道的暗算，也就是這張公子，護送顏姑娘和她爹，前往秦中，這麼說，他倒不像富貴驕人的人。」說到這裏，忽然啊呀一聲，一雙眼睜得又圓又大。

顏如玉皺了皺眉兒，說：「你啊，總是愛大驚小怪的，這又是怎麼啦？」

朱逸道：「兄弟，不是我大驚小怪，這事兒可眞不得。」他隨把前晚在那荒野破廟，所聽到的黑判官的言語說了，道：「兄弟，這可是了不得麼？那個甚麼黑判官，喪門劍古元，必然會與河朔三煞，浪子石奇會合，還有個蝎子甚麼的，那般賊子毀了巢穴，自然會懷恨那……那……」

顏如玉道：「這等事情與張公子有何關係？」

朱逸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為……因為？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巳為了要刦他的財寶，才跟踪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了，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了，豈會放過他的。」

顏如玉把頭兒直點，道：「大哥，眞瞧不出，你却想得到，說得不差。」

朱逸道：「却是奇怪，那黑判官說，他是跟隨接取張公子的人出京南來，那麼，南下也不會遠，必還沒到洛陽城，怎麼三兩天工夫，倒來到此地了？」

顏如玉想了想，道：「那也不奇，你忘了，那張公子和你一樣，原是要上京應試的，現下考期巳近，多半是接取他人的未到，而他巳動了身，兩起人在途中相遇了。」

朱逸也搖了搖頭，道：「我雖沒出過遠門，也未上過京，但有道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山川地理，也遂知道，打洛陽上京，那得走邯鄲道，怎會走到濟南府這條道上來？兄弟，你說奇不奇？」

原來朱逸說着說着，那顏如玉的一雙眼兒發了直，盯在朱逸面上，瞬也不瞬。

原來那顏如玉被朱逸提醒，這張公子此行，必是為她而來，那日在潼關外的三門峽，她連夜逃走了，在她心上，那是眞逃，逃出情關，擺脫情絲的纏縛，要知道

顏如玉對那張珏公子，雖未生情，但並不討厭，且還有些兒覺得他可親，若然相處得多些時日，怕不會生情呢，她想到這裏，那眼兒就直了，直勾勾的，木然的望着朱逸。

是她在想，心兒有些跳，皆因一時間有些慌，有些亂，那瞬間，她望着朱逸，其實眼有朱逸，心中却無朱逸。

書呆這時一點兒也不呆，她倒呆了，朱逸那一聲：「你……」却又不往下說，顏如玉才醒悟過來，陡然間，臉兒登時紅了，站了起來，說：「大哥，你慢慢吃，我去一趟就來。」

她快步走出店去，外面，天色已暗了下來，但店裏的燈全掌上了，連往常不掌的，也點亮了，是以倒倍常明亮起來，是他不但發現了，且看得明明白白。

奇怪？兄弟的臉怎麼紅了？望着顏如玉消逝在人叢中的背影，他的眼也直了。

朱逸想了想，當眞這位喻儒兄弟，雖是武功劍術了得，但眞像個嬌生慣養的貴公子，必是在丫環僕婦堆中長大的，要不然，怎生有些女兒態，只怕和這張公子有個認識。要不然，他替張公子辯護起來。

其實，不用顏如玉替那張珏辯護，朱逸一想這張公子也曾護送顏如玉父女去秦中，無恩也有些德，有些好感。

不大工夫，馬蹄聲雜沓，眞似萬馬奔騰一般，店門口來了一夥人，人喧馬嘶，店中的夥計也一湧而出，亂作一團。只見掌櫃上前對剛下馬的公子行禮說：「公子請，小老兒向公子請安。」

好大的氣勢，好大的派頭，那位一身錦繡的公子只是微一點頭，就走進店來。

掌櫃的側着身子，却先退進店來，又道：「公子暫請坐地，房間這就快打掃好了。」

早有人拖開板櫈，那公子落了坐，早有夥計送上茶去，店堂連朱逸在內，不過只得三五個人，當眞是人人側目。朱逸可把那公子瞧了個仔細，心想，顏姑娘說得不差，他這氣派雖令人側目，但他倒是一團和氣，連夥計送上茶也含笑點了點頭。

店家忽又趨前，雙手展開一張寫滿字的紙，道：「公子請過目，小店的菜肴可還中意，便請吩咐，也好早早準備。」他雙手呈上，那公子却一擺手，傍邊一個管家模樣的人接了過去。那公子必然是張珏了，只聽他開了口，第一句就問道：「店家，此去濟南府，可是只得一日路程？」

店家躬身道：「若是起個早，馬又快時，過午就可到了，不過只得九十里路程左右。」

那張公子點了點頭，又問道：「店家，我問你，濟南府有位顏老英雄，諱大剛的，你們曉不曉得？」

他說你們時，那目光連店家身後的一個聽候吩咐的夥計，也掃了一下。

要知等閒的也不敢開招商客棧，久作這買賣的人，自也最是醒目，人家張公子竟也口稱老英雄，那自是有淵源，店家登時揚了眉兒，一翹大拇指，道：「公子要問別人，小老兒也許不知，提起那顏老英雄，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前些年，大江大河，南南北北，多有人來找顏老英雄比劍，那北邊兒的，小老兒知得不多，打南邊來，可多是落在我這小店中，誰不誇讚老英雄蓋世無雙。」

那張公子深深的點了點頭，又道：「顏老英雄去了秦中，你可也知曉……」

店家說：「這個……」人家公子都說去了秦中，那還錯得了，說：「老英雄出了遠門，那自是人人皆知。」

張公子又道：「不知他家下還有何人？老英雄膝下有位姑娘，月前獨自回來了，不知你是否也曉得？」

朱逸心裏啊了一聲，他一聽這張公子一問起顏如玉，那自是聚精會神，同時心中也一動：莫非他爲了顏姑娘而來？

要知當日顏如玉對他述說往事，只有一樁，不曾說得出口，那就是她東出潼關，這張公子爲她神魂顚倒之事，女兒家如何說得出口。何況那時與朱逸也還初相識，且也沒那個必要，這朱逸知有張珏公子其人，却也毫不放在心上，人家是貴公子，戶部尙書又是天下的財神爺，豈少得了門當戶對的名門閨秀爲偶，是以他心下從沒把這張公子和顏姑娘關連起來想過，現下一聽他問起顏姑娘來，上京該走邯鄲道的，却繞了個大彎兒奔濟南府，既然明知顏老英雄現在秦中，這又提起她來，那自是爲這顏姑娘而來。

朱逸心念及此，可就心下不是滋味，感覺有異樣了，却聽那店家連聲這個這個，就說不上來，反而回身向那身後的夥計，說：「你們也曾聽說過麼？」

朱逸好生失望，因爲他也要知道，因爲那夥計搖了搖頭，顯然那張公子也失望了，道：「店家，你下去打聽打聽，打聽到了，便立即來回話。」

說話間，已有張公子的家人前來稟報，房間已收拾好了，一夥人隨即上前簇擁着他，入內去了。

可眞忙壞了那店家夥計，便是這店住得百十人，三十多個人，三十多匹馬，作一窩蜂兒般落店，却也手忙脚亂，那門口拴在馬樁上的馬匹，可不是還未全拉去馬廐。

當眞這位喻兄弟去了那裏？朱逸飯也吃完了，招呼店堂生意的夥計，已在調整桌櫈，顯是忙着侍候這夥人客的酒飯，他只得起了身，走出店門口張望。

陡然間，他心頭一陣劇跳，皆因對面簷下站着一人，分明就是前晚他在破廟中所見的黑判官，竟然毫無忌憚地，睜大了眼睛，向這邊店裏瞧。

但朱逸再看了看，駐脚向這店裏望的人，還眞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人，那可引不起人注意，但一下子來個三數十四馬，那聲勢可罕見了，因是引起街上行人，左隣右舍的好奇來，那有何奇，顯然便因這緣故，黑判官這賊子也就敢公然駐脚而望了。

朱逸初時一陣心跳，繼而想到他認得那黑判官，這賊子可認不得他，才安心下來。這麼看來，果眞不出他所料了，但想一想，却也不用替人家担心，那黑判官不是說派去接取張公子的人，有好些鏢師軍將在店，適才那三十多個來人中，倒有一半以上帶着兵刃的，必是還有尙書府裏的護院，那麼，豈怕幾個賊子的擾亂。

錯眼間，對面簷下的黑判官不見了，那顏如玉倒回來了，朱逸迎着她，說：「兄弟，你去了那裏？」

顏如玉把手中一個沉甸甸的包兒一揚道：「我去買些玩意兒，適才亂得很吧，大哥，咱們回房去。」回到房中，顏如玉道：「大哥，這房給你住了，我去隔壁那間，其實昨兒夜裏已留下了，你偏往外跑。」說着就要轉身。朱逸忙喚住了他，道：「兄弟，眞被我猜中，那話兒來了。」

顏如玉一怔，隨笑了，這書呆子才闖了兩日江湖，口中已不聞子曰，倒說起江湖話來，當下點了點頭，道：「敢是你眼光光瞪着他的那黑漢子？」

朱逸答道：「不差，正是黑判官那賊兒。」

顏如玉略一遲疑，才再又一揚手中包兒，陡往桌上一擲，便發出一聲沉重的音響，道：「大哥，你瞧瞧，我這玩意兒是甚麼？」

朱逸打開包兒一看，原來是指頭兒大小的鐵彈子，不下五六十顆，奇道：「兄弟，你買來做什麼？」

顏如玉道：「本來武林中名門正派的人，都不屑使用暗器，皆因旣是暗器，那就欠光明，但可不能不學。」

朱逸玩弄着鐵彈，道：「那又爲何？原來這鐵彈兒也是暗器。」

顏如玉道：「學來防身啊，要學會接，就得先學打，行走在江湖之上，你儘管不屑用，但是人家可會用，豈能不防。」

朱逸猛點頭，道：「說得是，那顏姑娘不可是一不小心，她那麼大的本領，也着了人家的道兒。」

顏如玉格的一聲笑道：「噯唷，了不得，連道兒這句江湖人口中的詞兒，你現在也學會了。」

朱逸却一股正經，道：「有甚不好？顏姑娘就是這麼說的，她旣然也這麼說，那就是好詞兒。」

顏如玉忍住了笑，眯了眼，道：「那麼，那那顏姑娘放……放……」她想說放個屁也是香的了，但及時猛吸了一口氣，硬把這話留在嘴邊，總算未曾說出。當眞她是誰？可眞是姓喻名儒？那顏姑娘又是那一個？

顏如玉臉兒有些紅了，幸是還沒掌上燈來，天色快黑盡了，不怕他瞧見，道：「却是說正經的，你眞再練功夫，要學的還多得很呢，暗器雖欠光明，但遇到敵衆我寡，有時又不願露面的時候，也不能不用，故爾不用也不能不學，不過，用鏢也絕不餵毒，常用的就是這種鐵彈兒。」

朱逸聽明起來了，接口道：「我明白了，用鐵彈兒，傷人却不易喪命，沒那麼霸道，兄弟，這可不錯，你多早晚也敎敎我，行不行。」

顏如玉道：「那還不容易，這是指頭兒上的功夫，但也要到內勁强才行，此時且休說這些，大哥，夜裏你要聽到有响動，休要走出房門外，黑廝廝地，全都不識得你。」

朱逸道：「說得是，眞要有賊人來了，黑地裏，人家怕不也把我當賊了，兄弟你放心，我不出去就是。」

顏如玉出房去了，他倒也不留她，皆因他得趕快做功課，修練內功，可不是間斷不停的麼，他今日睡了大半日，已把功課誤了，當下關了門，立即在床上趺坐，眼觀鼻，鼻觀心，運氣調元起來。

那顏如玉說他進境神速，其實錯了，說他初學乍練更錯，皆因那年頭的讀書之人，多懂得導氣養生之理，理可是從佛，道兩家而來，明其理而行之者，亦極衆，那朱子修也常趺坐導氣，是以朱逸幼時已奇而問之，朱子修敎而誨之，朱逸繼之趣而行之，是以早就會了，而且行之已久，不過只以爲那是道家佛家導氣養生之法，而不知修練內功，氣行周天，亦如是，其實，那有初次趺坐，則能渾然忘我的。

這朱逸雖是念重情更深，但腦中有念，念者顏如玉，心中情深，但眞純唯一，皆在顏如玉，他修練內功爲何，爲的亦是顏如玉，當眞是一意一心一行，旣然皆合而爲一，自能鼻觀心，即反虛生明，而渾然忘我。

他頃刻之間，便已渾然忘我，便也不知身外更漏遞傳，星移斗轉，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驀地瓘琅一聲暴响，叱咤之聲繼起，他才一躍而起，就知那話兒來了。不覺間，伸手抓起了竹劍，門開奔出。

那房外的院中，本來是靜悄悄，無人亦無燈火，只有冷月清輝的，可就有那麼巧了，他這裏才竄出房來，驀見一條人影，打左面房坡上竄下，兩下裏一湊，啊唷，一片寒光閃處，一把劍已臨頭頂，朱逸嚇慌了，兩腿一軟，那身子一歪，無巧不巧，倒躲過了那一劍，房上竄下的人，怪！竟一個踉蹌，像是一腿瘤了一般，好像還哼了一聲，幾乎一頭撞在台階上。

朱逸一怔！皆因他在身子一歪之際，那手中竹劍也掃了出去，莫非已掃在那人的腿上！

他可不敢乘人之危，人家手中拿的是明晃晃的劍，他手拿的也是劍，只不過是竹的。

說時遲，那人總算站起了身來，也認出朱逸來，恨聲道：「好小子，又是你……」話聲未落，房上早落下兩人，直取那賊，不料那人在受傷之下，手中劍一圈，擋開兩般兵刃，竟仍能騰身上房，只聽他打了個胡哨，晃身就不見了，一人要追，另一個道：「保護張公子要緊，快回去。」更對朱逸一拱手，道：「多承相助，請容後謝。」

這兩人飛身急掠，竄入一道院門，那正是通往張公子住的跨院之門，門那裏，只聽叱咤之聲，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夾雜着噯唷之聲，顯然賊人已傷了不少人。

朱逸已然認出那逃走的賊子，乃是河朔三煞的吳桐，這賊子乃是三煞之首，武功了得，旣然一招已傷在他竹劍之下，朱逸登時勇氣百倍，當眞以爲他的劍法已是了得，心想：這張公子旣然對顏姑娘父女無恩亦有德，我如何不相助，立即也竄入那道院門。

啊唷！可了不得了，只見那院中兔起鶻落，十數人刀劍並起，鬥做一團，地上已躺倒四個，叱咤聲雜着呻吟之聲，就在那瞬間，近院門的人又受了傷，一聲慘呼，只見一人長劍一揮，正要落下！好賊子

，這可不是吳良麼！朱逸驀地裏一上步，竹劍疾刺，若容他想一想那受傷倒地的人可沒命了，若是眞想了，他可也沒這個胆了，那料朱逸劍未刺到，只見那人陡然間身子一挫，連退兩步，仍然趺坐在地！

這這！這是怎麼回事？分明他的竹劍未曾刺中，吳良這賊子怎又傷了！

他一怔之頃，那吳良早就地一滾，也還躍得起身，却見這面也有一人一個蹌踉，朱逸認得，正是給張公子打前站，最先到的兩個漢子之一，啊呀！敢情他是傷在那黑判官的筆下，大腿洞穿，血如泉湧。

朱逸那還容考慮，救人要緊，何況他劍起便已連傷兩賊，呔！一劍定中原，却是作怪，那黑判官的判官筆遞出，竟然失了手，噹的一聲暴响，判官筆竟然脫手落在院中的石板上，閃出一溜火花，黑判官雖然一聲怒吼，却捧着右腕，一躍跳開！

這番可是一躍躲開朱逸的劍，傷的分明是手腕，那可不是他刺的了，怪！這這……這是怎麼回事！

朱逸一到，賊人立即傷了兩個，尚餘四個賊子，只聽喝道：「風緊，扯活！」頓見金鐵交鳴聲中，幾片寒濤裏着幾條人影，已飛身上房，眨眼已去無踪影。

只聽有人高聲發話道：「窮寇休追，保護張公子，救人要緊。」

見有人退後，有人把院中受傷的人抬了進屋，朱逸見賊人已去，正要回身，只見一個老者趨前抱着一把金刀，拱手道：「今晚多承俠士相助，才得打跑賊子，否則我等必有更多傷亡，感激不盡。」

朱逸愕然，說道：「老人家，你認識我？」

老者道：「恕老朽眼拙，正要請教俠士你的大名。」

原來老者稱他俠士，他可聽成是逸士，那可是他的學名，於是道：「不敢，學生姓朱，名逸士，單名一個逸字，既同住一個店房，豈有袖手之理，老人家休要客氣，我可不就誤各位，賊子去了諒也不敢再來。」

他也有樣學樣，抱劍一拱手，那老人家啊了一聲，睜大的眼睛盯在他的竹劍上，道：「原來俠士是內家高手，這就不怪了，適才這幾個賊子武功好生了得，老朽走鏢多年，手中這把金刀，也曾會過大江南北的英雄豪傑，不料今晚竟退賊不得，果然英雄出少年，老朽好生敬佩，既然同住一店，且請大俠士回房，待我稍作料理，即去拜候。」

朱逸神采飛揚，他救下兩條命是眞，把賊子打跑了也不假，這見多識廣的老人也恁地讚嘆感謝他，那更假不了，一時間，他眞像已是無敵天下了一般。不禁朗朗一笑，拱手道：「濟困扶危，當仁不讓，乃我輩本色，老人家休再客氣，請行再相見。」

他旋身邁開大步，那夜風把他簇新的衣袂飄揚起來，更見瀟洒，要知氣盛與氣餒，最易改變人的精神面貌，這回房的朱逸，可不再是那剛才出房的書呆可比的。

可惜，那喻儒兄弟的房門兒緊閉，顯然好夢正酣，不能分享他此刻那分得意，當眞奇妙得緊，他不過才練得幾日劍，就已揚威天下了。哈哈！

且慢，他只笑得半聲，就呆住了，他出房之時，分明未掌燈，怎麼房中燈火明了？他推門一看，那房中却又無人？難道是他退賊之時，伙計來替他點上燈了？好胆，這夥計的胆子可眞不小，賊人未退，竟也斗胆敢出來。

他在燈下橫着竹劍在胸，對劍如對人一般，不禁輕憐密愛起來，輕輕兒地撫摸着在那燈光下更發出澄黃光彩的竹劍，不禁吟道：「纖纖之玉手兮，伐幽篁，窮奇造化兮，我武維揚；佳人佳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茫茫，劍兮劍兮……」

他心下得意，因得意而吟，吟起來也更得意了，不料才劍兮劍兮，只聽身後噗嗤一聲，朱逸一回頭，只見燈光下一張燦然的笑臉，白白的齒兒，好紅的咀，咦！這燈下的笑臉，像在那兒見過？道：「兄弟，原來是你！這燈也是你點的了？」

他進門後就順手把門關上了，那麼，這喻兄弟當然先已在屋，燈也是他點的了，那年頭，出門在外的人，多隨身帶着火石走路，是江湖中人，更備着火筒火摺子，抽出火摺子一晃，便能燃起來，倒極是便當。

顏如玉見他瞪大着眼，凝視着她，心下有些兒慌，生怕被他認出來，道：「你怎麼，瞪着人家望，敢是不認識我啦？」

朱逸不禁笑了，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看來却是呆裏呆氣？爲何會如此呢？其實是他心念專一，心無二用，便時常以眞作幻，以幻作眞，眞幻不分，說道：「是了，是了，便今晚燈下，我也見到過這喻兄弟，如何不面熟。」

顏如玉笑彎了腰，這書呆想的，却在嘴裏說了出來，她不躭心，心也不慌了，那還忍得住笑。

朱逸本是在得意頭上，道：「兄弟，了不得啦，你來得眞好。」

顏如玉道：「甚麼了不得啦？」

朱逸手中竹劍一揚，道：「兄弟，適才眞有賊子來了，了不得，河朔三煞，黑判官，喪門劍古元，全來啦，當然還少不了浪子石奇那賊子。」

顏如玉道：「讓我猜猜看，你的竹劍這麼一揮，那麼一掄，又恁地一抹，就把賊子們打跑了，是不是。」

朱逸說：「哈！兄弟，你倒像眼見一般，你說，這可是了不得……」但忽又搖起頭來，說道：「兄弟，我幾乎有些不信，那般賊子可眞是我打跑的麼？這能麼？我！我才練了這兩晚！怎麼可能……。」

顏如玉突然一歪頭，她是在聽，有雜沓的脚步聲入耳，顏如玉忙道：「人家來向你道謝了，還說眞不眞。不行，我得躲起來，我……」那簡陋的客棧房間，那有可躲的地方，急道：「我過隔壁去。」

朱逸叫道：「兄弟，你別走！」但顏如玉一閃身，門一開就不見了，朱逸退了出去，恰好迎着兩個大紗燈籠前導的一夥人，已到了他的房門口，燈籠一面是戶部，另一面一個大張字，一現身，早有一人搶前，屈了一膝，道：「戶部尙書張……」只聽他身後有人喝道：「退下，俠士面前，何得作鄙俗之言。」早見那張公子排衆而出，拱手道：「辱承拔刀相助，感激不盡，在下張珏特來拜謝。」

要知這張珏自一見顏如玉，驚爲天人，雖說他生長富貴之家，平日已是平易近人，而不以富貴驕人，倒也非是裝假，但他護送顏大剛至秦中，說是爲了報恩則假，爲了親近顏如玉才是眞，却是那幾日中，他耳目共覩，敢情武林中雖然沒把富貴踏在脚下，却也不放在眼裏，他可是個聰明人，知道要親近顏如玉，可是炫耀不得富貴的，該順着她的性子，尤其是在三門峽那顏如玉夜半出走，他撲了個空之後，立即要幾個護院，教他武功，那怕是三招兩式，他不爲了要把武功學好，只求學個架式，自然，要不學那江湖中人口語，那可就像江湖中人了，是以這番來拜會朱逸，人家既然一現身就退了羣賊，自也是江湖人了，故爾在家人報出官銜之時，立即喝退，也自稱在下張珏了。

朱逸那明究裏，登時一怔！那顏如玉是女兒身，自不會稱在下，只有浪子石奇那賊子才恁地自稱過，怎麼他…但他忙也拱了手，道：「不敢，學生朱逸，稍效微勞，何足掛齒。」

那張珏可不是也怔住了，他只道朱逸必是武林中人，不料人家却自稱學生？先前他的鏢師護院，與賊人惡鬥，他那敢出房來，連在窗裏瞄一眼也不敢，却是賊去之後，那吳護院才說幸得一位俠士相助，便住同一客棧中，最好是前去拜謝爲名，邀其結伴上京，便不怕賊人再來了。原來這吳護院前番也是護送之人，認出那喪門劍古元，亦是前後同一賊子，是則這前後兩次，也是同一夥賊了，現今賊人退去，豈會甘休，這才慫恿張珏前來結交。這張珏這時也才看得明白，朱逸一身儒冠儒服，那像武林中人。

他一怔之下，不由用懷疑的眼光，瞧了身邊的吳護院一眼，却見那老鏢頭也上前一拱手，道：「當眞英雄出少年，今晚多承俠士相助，老朽有禮了。」

朱逸忙拱手，忙又一揖，心下惶恐，那得不手忙脚亂，道：「老人家休要多禮，令學生倍增惶恐。」

要知武林中人相見，抱拳不彎腰，益見豪邁，普通人與讀書之人，以揖到地爲恭，朱逸慣於揖讓，先前還罷了，現下見這老人家也對他拱手爲禮，敬老尊賢，禮也，是以慌忙躬身還了一揖。

那老鏢頭笑道：「俠士再想眞人不露相，可是，既承相助，敢再作個不情之請，可否擾俠士一杯茶，老朽尚要請教。」

朱逸啊了一聲，正是正是，這成什麼話，人家前來禮謝，也不讓一讓人家，只是……他掃了張珏身後的一大羣人一眼，張珏却早回身，揮手道：「你們在外侍候，快把香茶取來。」

那朱逸已在相讓了，老鏢頭倒不客氣，當先入了屋，他是奉派前去接取張珏之人，本老江湖，自要多份小心，吳護院傍着張珏，也進了屋，家人已如飛取了茶來，張珏再又拱手道：「今晚多承朱大俠相助，方能退得羣賊，好生感激，不知俠踪，有定向麼？」

朱逸道：「學生乃是上京赴試，路過此間，今後休要以大俠相稱，令學生倍增惶恐。」

老鏢頭把蒼蒼皓首直點，道：「這可是我等的不是了，張公子，吳護院，我等今後不可再恁地稱呼，武林隱逸之士，可比不得我們這些在刀口子上討飯吃的江湖中人，唯恐名頭不高大响亮，直恨不得把名聲刻在額頭上，天下皆知，兩位瞧，別說人家這身裝束了，便這氣度，可是像咱們拿刀弄杖的。」

吳護院也直點頭，道：「老鏢頭見多識廣，可眞是露相不眞人了，祇是……咱們該怎麼稱呼？」

張珏道：「朱相公以學中人自居，自以相公相稱爲是，果然飄逸出塵，朱相公單諱一個逸字，的是當之無愧。」說着，那三人都拱了拱手，齊稱朱相公。

朱逸幾番臉脹得紅了，但這三人你一言，我一語，那容他分辯，慌忙也拱了拱手。

張珏道：「這可巧啦，張相公也是上京，我們這一路之上，能得蔭庇，這是幸也何似，朱相公隨行的，可還有人麼？」

朱逸道：「有…不不，只是學生一人而已！」

那顏如玉乃是途中相遇，雖道弟稱兄，同道可非隨行，張珏已道：「那就再好不過，明日動身，結伴上京，正好領請教益。」

朱逸那願與他們同行，但尙未推辭出口，只聽有家人來禀道：「地方官來拜，並率營裏兵丁，前來保護。」

張珏不由一皺眉，道：「這可眞是賊去與兵了，誰耐煩……」

却是朱逸正苦於不善應酬，巴不得這一聲，忙道：「張公子倒是該見的，店裏鬧賊，地方官豈無責，却是賊非本地之賊，亦非營兵所能退者，故盼公子不要責罪於他們，實萬千之幸也。」

張珏只得站身起，道：「朱相公既如此吩咐，敢不從命。」

那老鏢頭也站起身來，道：「便是朱相公也嘆息了，豈可久擾，來日方長，老朽也暫時別過。」這老鏢頭恭敬得眞把朱逸當作無敵天下的大俠，慌得吳護院也起身拱手，三人退了出去，朱逸才鬆了口氣，只聽院中一陣亂，忙不迭把門兒關上，塞起耳朵，好半响才靜了下來，也不知是到前面，還是到後院去了，他倒是眼不見，耳不聞爲靜。

但朱逸心下可靜不下來，這是怎說？他苦讀了不下十年之書，未曾揚名，不料還沒練得上兩夜的劍，倒立即露了臉，這一來，他這位朱大俠，還怕不威震江湖麼？想一想：那黑道上的浪子石奇，千信萬信他劍術通神，再加有河朔三煞爲證，不，現下連黑判官和喪門劍吉元，也可爲證了，這一傳揚開去，那自是黑道上人人皆知。想想這位老鏢頭相交遍天下，這一路上京，自要一路拜會武林中人，他這大俠的名頭，豈不是也天下皆知麼？想一想：這張公子乃是富貴中人，相交的非顯即貴，那京城之中，官門之間，自也把他的名兒傳揚，這這！這怎麼好？

若然朱逸是有眞功夫，當眞是劍術通神，那他自不惶恐，而令他煩惱的却是：他自己也不信却又半疑，賊子分明是他退的，那晚在微山湖濱，或可說是巧合，但怎生這位喻兄弟也用他那胡謅的招兒，一

舉退了河朔三煞？今晚又分明賊子們佔了上風，又分明他竹劍出手，立退羣賊？這又怎說？

不行，得把喻兄弟喚來。

不用喚，那門兒乍開倏關，燈光暗而復明時，喻兄弟可不是到了面前！

朱逸的一雙眼睛睜大了，怎麼心念才動，他就來了！顏如玉却嘻嘻笑着，把手兒拱了，道：「恭喜大哥，賀喜大哥。」

朱逸嘆了口氣，道：「喻兄弟，我已煩死啦，你倒來打趣我。」

顏如玉把臉兒一繃，道：「甚麼打趣？大哥，我問你，自古常言說得好：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揚名天下聞，難道這不是大喜，難道不該賀麼？」

朱逸倒更重重地嘆了一聲，道：「還說喜，兄弟，爲了這個，我不是正煩愁得要死，別人不知，難道兄弟你也不曉，若是說憑眞實本領，當眞揚威天下，倒也罷了，但是我……」

顏如玉眼笑，那臉兒可繃得緊緊的，道：「大哥，你這是怎說？那浪子石奇，分明是你勝了他，我學了你的劍招，立即贏了河朔三煞，今晚更是有目共睹，是你出手就連敗兩賊，才把賊子嚇退了，從今以後，你揚威天下，那可是半點假不了的，大哥，難道不該恭喜你麼？」

她說得正經，朱逸的眼睛也愈睜愈大，這喻兄弟的本領大得很，既然他說得正經，那自然假不了，不禁喃喃自語起來，說：「難道我眞……眞……」他手中竹劍也不自覺，點、抹，再又橫推。

顏如玉拍手道：「妙啊，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她臉上只有喜容，驚容，是她陡然間，有所領悟，明白朱逸前晚勝那浪子石奇，非是巧合僥倖，不不，他竹劍這麼比比劃劃，顯示出確有些道理，實在奇詭又精妙，但妙在何處？其理何在？她却想不通。

原來今晚她備下一袋鐵彈，一直隱身在暗處，朱逸每一出手，她也出手，彈在劍先，先把敵人傷了，要不然怎麼朱逸劍未着敵，已傷了敵，她可不是爲了好玩，也不是戲要朱逸，而是不得已。

要知那張珏可不比這書呆，精明得很，她生怕一露面，便被張公子認了出來，她更明白，這張公子不走邯鄲道，而繞個大圈兒走濟南府，就是爲她而來，既有賊人對他不利，她豈能袖手，但她既然不願露面，怎麼辦？沒法兒，只有把這書呆擺在明裏，她躲在暗處。

說眞的，今晚她能够彈無虛發，連她也感到驚訝，要知這顆賊子個個了得，都是暗器的高手，而她，內家功夫便有了些根底，那手上又能有多大的勁道，便是從小就學過打暗器，接暗器，既不常用，也高明不到那裏去。却怎會彈無虛發？

却因她瞧出朱逸竹劍的比劃，確有些道理，她可明白過來了，妙啊！妙的就是他這竹劍，妙就妙在來的賊人個個武功高强，因爲武功高强，見識淵博，可就認定朱逸必是內家了不得的高手，否則豈敢以竹劍對敵，是以先把賊嚇着了，便不怯，也聚精會神在他竹劍上，何況叱咤聲，金鐵交鳴聲，掩蓋了她那鐵彈的破空之聲。於是，她兩彈才無一虛發，也才把賊子們嚇跑了。

有道理，顏如玉因是悟出朱逸的竹劍比劃有些道理，雖尚未明白究竟，倒把她彈無虛發的疑團解開了。心想：「我得好好想一想，道理，但道理何在？」

當下便說道：「大哥，走，咱們趕快上路。」

朱逸一怔道：「怎麼，現在就走？」

顏如玉道：「你想前呼後擁，和那張公子一道上京，那也隨你的便，我，可要走啦，大哥，再見。」

她一揮手，開門就往外走，朱逸慌了，忙抓起包袱就追了出去，只見院裏，再落上，都站着亮着刀的營兵，可都見張公子是打房裏出來的，誰敢阻攔，店堂中燈火輝煌，店門大開，掌櫃夥計全起來，顏如玉丟錠銀子在櫃上，說：「多餘的，賞給你們。」

店家全都知道，今晚來的賊子，便是這後面一位使竹劍的相公打跑的，誰敢阻攔，兩人出了店，顏如玉緊走，朱逸就緊追：「喻兄弟，等等我。」

出了街口，顏如玉的腳下雖然慢了些，但仍不停，走啊走，追啊追，兩人一口氣走出了十多里地，那天色才有些亮了。

朱逸那會知道，顏如玉生怕天一亮，就會被人認出來，除了張珏，還有吳護院那個老江湖，只怕她化了灰，兩人也認得出，本來她可以躲在房裏不出來，但那張珏等人力邀朱逸同行，朱逸自然要去喚她，那怎麼躲得過，是以再一次連夜走了。

顏如玉道：「大哥，那裏有個草棚子，咱們去歇一歇。」嘿，這小兄弟眞霸道，也不管他願不願意，朱逸不願意也得跟着走，他跟這位喻兄弟學功夫，才開頭就揚了威，他那敢不跟着走，沒法兒，誰教人家小兄弟，也就是小師傅。

原來那是農家看青苗的草棚子，但現下可沒青苗，是以閒在那裏，裏面鋪着厚厚的草。顏如玉瞧見那草，便像瞧見了舒適的床一樣，登時大大打了個哈欠，她劍術通神，可不是神，仍然是人，人的身子可不是鐵打的。

朱逸道：「兄弟，你睡一會罷，等天大亮了我再叫醒你上路。」

顏如玉遲疑起來，她眞想睡一覺，眞睏，便又打了個哈欠，但兩人擠在小小草棚子的草堆上睡覺，豈不成了同床共枕不行，呸！

天色更亮了些，朱逸的眼睛也睜大了些，奇怪，太陽沒出來啊？小兄弟的臉怎麼紅了？催促道：「兄弟去睡吧，棚裏的草乾乾淨淨。」

顏如玉不敢瞧他，說：「那你呢？」

朱逸說：「我，我不睏。」

他怎會睏，前面就是濟南府，顏姑娘就在城裏有家園，走快些，午間就能到了。何況，他腦子裏有多大的疑團，得把它解開來。打跑了賊子，那是假不了的，小兄弟的話亦有道理，也假不了，爲何不趁此時晨早無人，再依葫蘆，比劃比劃。

顏如玉說：「你眞不睏？好，大哥，那你一會就叫醒我。」這才一頭鑽入草棚，一個哈欠才打了一半，那眼皮早墜下來，睜不開了。

她立即入了夢鄉，而且做了個惡夢，

多可怕的夢，她要喊，喊不出來，劍也揮不出去，終於掙扎醒了，敢情是有甚麼東西壓在她的心口上？她見到草棚外的陽光，啊，原來是一場夢，且慢，是甚麼壓在她心口上！啊呀！是一隻手？原來是朱逸在她身邊睡着了，一個看守青苗的草棚，能有多大，朱逸顯然還是不願擠着她，要睡，就能側身而臥，睡眠中，那右手便不自覺搭了過來，壓住她心口上，這就不怪她會做惡夢了，人在睡着後心上被壓，阻礙了心臟的跳動，原是要發惡夢的。

她有些兒惱，心有些跳，臉上有些熱，皆因他明白，只有容一個人睡得下的草棚，他雖然躺在她身邊，但却是側着身子，背靠在棚壁上，並沒擠着她，只因草棚太小，他睡夢中手一伸，自然而然就全搭到她胸上來，顯然不是有意的，但無論如何，他也是和她並頭而眠，便是無意，這般如此，也無異摟着她睡覺，而她，可是個大姑娘啊！

她眞得輕輕地，豈祇被人瞧見了不像話，便是這書呆子醒來知道了，那也羞死人，是以，她把朱逸的手拿起來，並不移動那手，只把自己的身子往外挪，那料就在這瞬間，大道上人喧馬嘶，那顏如玉正在提心吊胆之頃，正怕被人瞧見，那得不驚，忙抛下朱逸的手，一頭鑽出草棚。

那草棚子是建在兩株碗口大的樹木之間，更有高與人齊的荊棘掩蔽，是以她瞧得見大道上的人，下面的人可瞧不見她，敢情是數十人一行的車馬，由南而北，像一陣風般而來，眨眼已打坡下過去了。

顏如玉看得明白，正是張珏的一行車馬，顯然是晨早起身後，尋朱逸不着，等了又等，故爾才動身晚了。

顏如玉望着那馬車，和那漸漸遠去的高高揚起的塵土，一時呆住了，她有甚麼不明白的，這張珏公子恁地急忙趕路，爲的就是她，說眞的，這張珏有什麼不好？論人品？講心性？但她爲甚麼總是躲開他？她想不通，可也不去想，誰教他是位富貴中人，誰願與富貴中人論交，哼！

遠了，更遠了，早已不見車馬，唯見遠處尚未落盡的塵土。忽然，只聽朱逸在草棚中悶聲呼叫，唔唔之聲不絕於耳。

顏如玉一怔，縮身，回頭，哈！當眞報應得快，她笑彎了腰。

朱逸終於掙扎得醒了，坐了起來，望着笑彎了腰的顏如玉──不，喻儒兄弟發楞，笑什麼？一來她掉下了朱逸的手之頃，朱逸身子睡夢中一挪，那手也掉在自己胸上，也發起惡夢來。

朱逸楞楞地說：「兄弟你笑什麼？」

顏如玉說：「我倒要先問你，你叫什麼？」

朱逸把額上的汗抹了抹，那嚇出來的汗還眞的不少，說道：「兄弟，可嚇死我了，多可怕。」

顏如玉道：「但你又活過來了不是，好，你說說看，你做了個甚麼嚇死人的惡夢？」

朱逸瞪了她半晌，奇怪，他尚未說出，怎知他是做了惡夢？但抹了一下汗，道：「我夢見那惡老道，就是那個甚麼叫滅門太歲的飛天狐，還有河朔三煞一夥，還有大夥人，圍攻那顏姑娘，我要上前去帮手，那知手中竹劍却揮不出去，兄弟，你說，這多可怕。」

顏如玉啐了一口，說：「這就會把你嚇死麼，沒出息。」

不料朱逸老大不悅，却又點頭道：「兄弟，你說得不差，我是沒出息，我要有本事，我就能保護得了顏姑娘，那就不怕了。」

顏如玉嗤的一聲，笑道：「那不過是夢吧了，你也認了眞。」

朱逸正色道：「不然，兄弟，你有所不知，那晚在荒山破廟之中，我聽得那古元和黑判官之言，才知雲陽觀中，本領高强的賊子，都已在逃，昨晚那一夥賊子，你已親眼見過了，兄弟，你休以爲那是夢，有道日有所思，夜才有所夢，那般賊子現今已與顏姑娘仇深似海，豈有不千方百計找她，害她的，我日夜在担着心，你明白了吧？我爲何發現我的竹劍眞能尅敵，會歡喜若狂？爲何日夜苦練內功劍術？皆因今日之夢，也許明日就成眞，我又爲何急着尋訪顏姑娘？也就是……」

顏如玉不笑了，望着他，說：「就是要去保護她？」

朱逸道：「非也，我知道劍術武功，有如學問，是半點僥倖不來的，兄弟，任你怎麼說，那晚我勝了石奇，任石奇那浪子怎麼說，也任你們怎麼說，我怎能保護得了她，只不過盼望能够守在她身邊。」

顏如玉道：「若然那夥賊子找到她，你在她身邊，豈不是也沒有命了？」

朱逸一臉肅容，道：「兄弟，那就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自古人生誰不死，死在她身邊，是得其所。」

顏如玉的心跳加劇起來，說道：「那是怎說？」

朱逸道：「嘿，兄弟，你怎麼連這個也不明白，我的劍術武功未練成，保護她，有心無力，既然無力，那就得盡心，能死相護，那自是盡了心，當然也死得其所，死也瞑目了。」

顏如玉道：「若然那顏姑娘並不因你之死而脫危難，你死了，盡了心了，但對她又有何異？」

朱逸搖起頭來，說：「不然，不然，兄弟，枉你也有一身武功，怎連這也不明白，這兩日來，我已仔仔細細想過了，也有了計較，那古之用兵者，若雙方勢均而力敵，必以下駟對上駟，而後以勝對方下駟之兵臨之，則戰無不勝，昨日你不也告訴我麼，說若攻者，攻其必救，果然大有道理，若然我只攻其要害，不理他的兵刃，那他就非要自救不可，這就叫做一人拚命，萬人莫敵，雖然早晚也是死，但顏姑娘却已變敵衆爲寡，那甚麼也不怕了。」

顏如玉張着咀，就合不攏來，她既驚訝，又感動，簡直感動得了不得，她萬萬料不到，這書呆子竟存心如此，幸是他說出來，否則，早晚他都會命喪那夥賊子手中。

她和朱逸相處了一個多月，他的性子，那有不曉得的，不用瞧他那說時的一臉肅容，她也千信萬信了。半晌，才道：「我明白，你是說若我一旦被攻，當處於敵衆我寡時，你就去找個武功最高强的拚命，啊……」

顏如玉大吃一驚，皆因她一時感動，忘了她現在是喩儒，不是顏如玉了。話已出口了一會，她才驚覺起來，不自覺掩着咀。糟了，相信這番再也瞞不過他了。

不料這書呆就是呆，道：「我，是說顏姑娘，不是說你。」

顏如玉登時心中一寬，反道樂了，但故意一吹，說：「好啊，敢情你心中就只有顏姑娘，沒有我。」

朱逸正式道：「兄弟，這又不是了，一者你武功高强，二來你可沒有仇家，便有，也不會像顏姑娘一般，那麼多賊子，都必欲得她而甘心。兄弟，你若有事，眞有像顏姑娘一般的處境危難，自然我也不置身事外，却是咱們快走，昨晚那夥賊子既已聚在一起了，且又已知顏姑娘家在濟南，只怕已早前往了，倒別再躭誤了時刻，咱們也快些上路。」

顏如玉故意一扭身子兒，說：「你心中只有顏姑娘，可不關我的事，要走，要趕路，你走吧。」

朱逸慌了，兜頭一揖，道：「那可不行，兄弟，你簡直就是一位天降的福星，你已知道那顏姑娘的處境有多危險了，若得你相助，那可眞會化險爲夷，眞的是打着燈籠火把也找不到，兄弟，你就算帮我，將來必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說着，早又一揖到地。顏如玉見他急成那個樣兒，噗嗤一笑，說：「好啦，看在你的份上，就算帮你啦。現在走吧。」

兩人這才上路，朱逸急那顏如玉可不急，走在路上，只差沒踱方步兒，朱逸要不是嘆氣，就蹬蹬脚。

顏如玉忍住笑，說：「你敢是嫌我走得慢了？恁地時，你就獨自先走吧。」

朱逸道：「不不，兄弟，你別多心，我是怨我自己，本不該睡的，不料祇想養養神，眼睛那麼一閉就睜不開了，要不然，大概這時咱們也應該趕到濟南府的。」

顏如玉道：「其實，你大可不用急的，天黑之前，咱們也可到了，大凡賊子，都是見不得光，要動手，也必得等到夜晚，豈不是仍然晚不了？」

朱逸道：「雖說如此，但早到幾個時辰，也好知會顏姑娘，叫她早作提防。」

顏如玉道：「大哥，你啊，可眞是心無二用，我問你，你怎知那顏姑娘必在濟南府？你不是說她家下無人？而又是追賊北上麼？那她豈會在濟南停留？此其一，再說，你忘了還有個張公子呢，他可也是去濟南府找她的，人家的馬快，這時光那怕不早到了，你去湊那個熱鬧做甚麼？」

朱逸啊了一聲，喜道：「當眞我忘了張公子了。」

顏如玉瞅了他一眼，心下一怔！她可不明白了，這呆子一心一意皆花她身上，怎麼聽到有人去找她，而且還是個富家公子，他不煩惱，倒喜歡起來？

但她並非姓喩名儒，她就是顏如玉，可問不出口，其實不用她問，朱逸已道：「好了，那夥賊子雖多，可多不過張公子的人，論本領，可沒一個賊子的本領大得過顏姑娘，兄弟，好了，好了。」

可惜，這呆子就是呆，竟瞧不出顏如玉眼中的脈脈柔情，他不但一心一意於她，而且是毫無私慾地眞心眞意。

顏如玉道：「好，那你不心急了，前面有個小市鎮，我們先去喝一杯。」

也如何會不心急，但爲了顏姑娘，他可不敢不對這兄弟千依百順，朱逸一打聽，距濟南府還不到三十里路程，不用一個時辰就可到了，而且也眞該吃些東西了，人是鐵，飯是鋼，吃飽了倒走得更快些。

但朱逸一怔！這位兄弟兩日來雖也陪他飲過酒，却不過是酒杯沾沾唇兒，今日倒眞喝起酒來？雖是怕誤了時刻，又怕她飲醉了，可是不敢阻他高興。

這位兄弟眞高興，兩杯酒落了肚，臉兒紅紅，眞好看，心想：那兩道眉兒要不是似劍帶煞，扮成個姑娘，怕不是絕色的女子。

顏如玉被瞧得難爲情起來，說：「你瞅着我幹嗎？」

朱逸道：「兄弟，你眞英俊，喝了酒，臉兒紅紅更好看。」

顏如玉啐了一口，把酒杯一推，這才不飲了，但臉紅得更嬌嫩了，朱逸全不在意，他已是見多不以爲怪了，何況他心裏有事，忙忙把肚子塡飽了，說：「兄弟，你慢慢吃，我去去就來。」

他去當路的店舖打聽：有如此這般一個姑娘，打這兒過去沒有？沒有。怪事？有如此這般一夥人過去沒有？沒有。朱逸却不以爲怪，賊子們怕賍物抄了出來，官家已行文到近州府縣，就不敢公然在道上走路，豈敢結夥而行。

他怔怔地在路口之上出神，顏姑娘爲何會再訪不出行踪？倒像才走了不到一日，就失了踪跡？不過，他倒也不用担心，這般賊子也在尋她，那自是流落在賊子們的手中，而且，那晚喪門劍古元說得明白，這夥人本領最大，要數飛天狐，但那隻老狐狸已傷在顏姑娘劍下，眞怪！

忽聽身後一聲啊呀！朱逸才聽出是喩兄弟的聲音，他早被顏如玉拖了就跑，却聽有人叫道：「那不是朱相公麼，公子爺料事如神，果然走在咱們後面了。」說着，有人在高叫着朱相公。

朱逸那敢回頭，跟着顏如玉，一口氣的跑到野外，鑽入一個林子深處。

顏如玉向身後瞄了瞄，不見有人追來，朱逸却一怔，道：「兄弟，我們跑甚麼？」當眞那不過是張公子的派來家人罷了，有甚麼須要躲逃的？

顏如玉道：「我問你，你是要和我一起走道兒，還是陪那張公子上京？」

那還用說麼，要是願意陪那張公子上京，昨晚也不連夜溜了，朱逸道：「但那是他的家人，我不願意，敢相强不成？」

顏如玉道：「但他發現了你，跟定你，纏住你，一到濟南，那張公子一夥人就會苦苦求你這位朱大俠携帶携帶，你想想，到時如何脫得了身。」

朱逸道：「說得是，兄弟，我是跟定了你，誰願同他們走道兒，我也不是甚麼大俠。」

原來朱逸沒瞧見，顏如玉可見到那說話的人了，其中一個就是那吳護院，在潼關守候她，在三門峽攔截她的，就是這個吳護院，那雙眼睛可厲害得很，準會一旦面對着面時，立即就認出她來，敎她如何不逃。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續完）

蕭逸・文　盧令・圖



縱火焚淫窟　快意了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凡和尙與麥休士作龍虎相鬥，由石室打至外面荒墳之中，麥休士不愼被東凡和尙的鐵棍打在肩上正要向他下毒手，突然有一小紙團向東凡和尙擊來，他一看紙團上的字，便嚇得疾飛而去。桑羽青及錢木兒二人追踪他來到一小山，沿雪溝直入，竟是一野谷，更發現了被東凡和尙擄走的白嬋，欲要對白嬋施暴，桑羽青錢木兒二人憤怒之極，桑羽青使出「玄凝掌」把東凡和尙嚇退時，邵南燕及小猴兒亦跟踪而至，然而白嬋却也被東凡和尙挾走，錢木兒亦身中和尙的毒鏢……

這道冰溝，由於山勢的起伏，有幾處形成了死角，但是桑羽青把這些死角跑遍，却仍然沒有東凡和尙的下落！

他只好放慢了步子，仔細的找……

這時一條人影如飛而至！

桑羽青身形一閃，錯開了半步。

他原以爲這人可能是小猴兒！

但等此人趕到，他才發現是邵南燕！

「邵姑娘！」

羽桑青現身相迎！

邵南燕大方的一笑，道：「桑兄，人呢？」

羽桑青苦笑道：「丟了！」

邵南燕不信的笑道：「怎麼會追丟了呢？」

桑羽青心想，本來就是追丟了嘛！

他口中却是笑道：「這和尙刁滑得很，幾轉幾轉就不見了！」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那他還是在這個冰溝裏面藏着的！」

桑羽青點頭道：「我也這麼想！」

邵南燕說道：「桑兄，那麼我們找一找……」

桑羽青道：「我正在找，不想姑娘就來了！」

邵南燕道：「桑兄，我們再找一找如何？」

桑羽青道：「好，我們分兩邊找！」

說着，桑羽青就向左邊，沿着冰壁，一步一步的查看！

邵南燕沿着右側前進！

兩人查探得非常小心！

因爲那東凡和尙的武功，確是高明，如果他在暗中出手傷人的話，他們可眞還擋不得他一擊之威力！

兩人這般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了……

突然——

桑羽青暗暗的笑了！

他發現了一個缺口，山岩的缺口！

由於這缺口的上面，生了一棵老死的枯松，所以，適才桑羽青打這兒經過之時，未曾發現！

這一回，他可小心的看到了！

他向遠在二十丈以外的邵南燕招手！

邵南燕頓時像一隻黑燕子般向他飛來了。

「桑兄！」

「噓！」

桑羽青阻止她說話，指了指這個樹根旁邊的缺口！

邵南燕的臉上，綻開一絲笑容。

她點頭輕輕地附耳向桑羽青道：「桑兄，這像是個洞門！」

她貼過來的身子，有一股熱力！

她櫻口之中的氣息，宛如蘭麝！

桑羽青呆了一呆！

他這才發現，邵南燕不比白嬋差！

而且此時看來，她似乎比白嬋更純，更美！

邵南燕說完了話，發覺桑羽青呆呆地看着自己一言不發，不禁陡地粉面一紅，低下了頭！

可是她仍然站得那麼近！

輕喘忽聞，她似乎是心跳得很急！

桑羽青也在心跳……

但他立即警覺到，自己兩人是大敵當

前之下——

「邵姑娘，我們得進去瞧瞧！」

他按捺了心猿意馬，低低的說着！

邵南燕點頭，嫣然一笑道：「好！」

桑羽青一低腰身，便向那樹根下的小洞中鑽去。

邵南燕跟着他。

好黑！

兩人摸索着，向前探進！

地勢似乎是斜斜向下伸展。

黑暗中，大約下降了二十多丈。

陡地，前面傳來了燈光！

桑羽青一止身形！

邵南燕幾乎跟他撞了個滿懷！

那感覺令兩人臉上同是一熱！

不過，這地道中太暗，暗得看不見臉紅！

邵南燕低低說道：「桑兄，八成是對了！」

桑羽青道：「這和尚的落脚處眞不少！邵姑娘我們得小心些！」

說着，他展開身形，躡空行去！

邵南燕學着桑羽青，提氣而行，一絲聲息皆無，兩人已到達了那露了燈光的門戶所在！

果然是個地下石室！

燈光，是從中間的這一間石室中露出來！

而這間石室，却是空空的！

除了上面的那盞吊燈，室內只有一個蒲團！

但是，這石室左右各一邊，却都有一個開啓着的門。

桑羽青回顧了邵南燕一眼道：「我要弄熄那盞燈！」

邵南燕點點頭，道：「桑兄，你別冒險……」

桑羽青一笑道：「不會！」

他忽然一伸手，兩指一彈，那室中吊燈，應手而滅！

邵南燕一笑，道：「桑兄好精純的指力！」

桑羽青道：「邵姑娘誇獎了……」

一拉邵南燕，躡手躡脚，就向室內掩去！

這時，靠左邊的那扇門，露出了一綫光亮！

這表示這間房子裏有人！

桑羽青探出頭，向左邊這扇門內望過去

一點不錯，那高大的和尚，正在這房內的一張石床之上，閉目打坐！

只是，白姑娘却沒有看見！

桑羽青皺起了眉！

心中想着，白嬋呢？難道……

他神目一轉，暗道：「只要擒住你東凡和尚，不怕你不供出白姑娘下落！」

身形一閃，就撲進室內！

邵南燕自然也跟了進去！

桑羽青目光噴火，指着東凡和尚叫道：「和尚，你少裝死，姓桑的不會暗算於你，你趕快下床，來試試你桑公子的『青光劍』够不够利！」

東凡和尚沒有答腔！

桑羽青皺起了眉！

邵南燕却動了火氣，一扭腰，閃身就向東凡和尚撲去！

「拍——」

好脆的一個耳光！

倒下……

那東凡和尚居然被邵南燕的一個耳光打倒在那石床之上！

「咦……」

邵南燕驚叫道：「桑兄，這和尚怎麼這等不經揍？」

桑羽青也呆了一呆道：「莫非……」

忽然——

一聲陰笑，自兩人身後傳來！

桑羽青大叫一聲道：「邵姑娘，那和尚是假的！」

邵南燕此時巳發覺了！

「是啊，桑兄，這是個皮人……」

桑羽青目光一亮，喝道：「邵姑娘，快退！」

兩人電疾一般的向室外撲出！

可是，却遲了！

那扇石門巳緊緊的封死了！

桑羽青只氣得暴跳如雷！

邵南燕則驚得粉面花容失色！

「混帳和尚……你有沒有種！」

桑羽青摸摸這室內四壁，忍不住地大罵！

「禿驢，小爺這回再抓住你，非將你碎屍萬段……」

邵南燕雖然心驚，但却不好意思罵出口！

她只有望四處看……

這時——

東凡和尚的話聲，忽然自那石床之後傳來：「桑羽青，老子先前低估了你，幾乎吃大虧，這一回你可別作夢想活了！」

桑羽青叫道：「禿驢，你進來，我要剝你的皮！」

東凡和尚忽然一沉道：「小子，你看等會兒是誰剝誰的皮吧！」

桑羽青雖然嘴中在罵，顯得好像是氣昏了頭似的，可是，實際上他却是在查探未停……

邵南燕也是——

他們想找出東凡和尚話音是自何處透進室內！

東凡和尚似是巳然發覺兩人心意，怪笑道：「你們少費心機了，等死吧！」

桑羽青狂叫道：「死禿驢！你眞不是人！」

東凡和尚大笑說道：「你現在才知道呀！」

和尚忽然又一陣陰笑，道：「桑羽青，我讓你在臨死之前，看一幕好戲了！」

話音忽然沉寂了！

邵南燕一驚道：「桑兄，這和尚又有什麼花樣了？」

桑羽青搖頭道：「我猜不出他還有什麼花樣可耍……」

這時，那靠床的一面牆壁忽然一陣「格！格」作響！

桑羽青雙目一瞪，叫道：「這牆怎麼動起來了？」

邵南燕柳眉一皺道：「桑兄，這是暗門……」

「不是！」

桑羽青搖搖頭，道：「只是一扇小窗

子！」

不錯，是一扇小窗子！

可惜這扇小窗子只有半尺見方！

否則，桑羽青可以用縮骨神功穿過去了！

他拔出了「青光劍」！

他想試試，能不能挖大這扇小窗！

就在他「青光劍」出鞘之際，東凡和尚巳大笑道：「桑羽青，你少做夢了，這石頭跟那古墓是一樣的，你那寶劍派不上用場！」

桑羽青洩氣了！

他巳經試出這牆果然與那古墓中的石質一樣！

挖不動！削不碎！

邵南燕低聲道：「桑兄，我們等一等吧！小猴兒會去告訴我師父的！」

桑羽青低嘆了一聲道：「也只好如此了！」

他忽然想起了錢木兒，又道：「邵姑娘，那錢木兒怎麼了？」

邵南燕笑道：「有小猴兒照顧他，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

桑羽青略略放心的苦笑道：「爲了在下之事，連累了姑娘在此受困，眞是令在下心中不安得很……」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桑兄，你這麼說未免太見外了……」

桑羽青被她笑得心中一動！

他想不出身困虎穴之中，她怎能依然笑得如此動人？

他忍不住暗忖道：「女人眞是奇怪得很……」

桑羽青尋思未畢，東凡和尚又巳發話了！

「桑羽青，你身邊的妞兒可是羅英的徒兒？」

桑羽青眉頭一皺，怒道：「這你管不着！」

東凡和尚大笑道：「小子，你眞是不識抬擧得很……」

桑羽青叫道：「有種你就跟我面對面決一死戰！」

東凡和尚大笑道：「不必！老子不想惹你那惡鬼師父……」

東凡和尚忽然頓了一頓，又道：「老子也不想和那羅英作對，所以，你小子身邊那妞兒最好表明態度，以免寃枉的丟了小命！」

桑羽青聞言，忖道：「最好別把她帶進去！」

口中立即叫道：「我的事與她無關，最好你立即將她放出去！」

東凡和尚怪笑道：「現在可不行，小子，等你死後，老子自會放她！除非……哼，除非她跟你小子一樣不識抬擧！」

邵南燕此刻忽然冷冷笑道：「東凡，姑娘不要你賣乖討好！不領情……你有什麼手段，不妨施展，姑娘不在乎得很！」

東凡和尚聽得怪笑一聲道：「好哇！妳可別害怕……我的手段，哈！哈！」

桑羽青聽得好不心驚！

但邵南燕却冷冷一笑道：「禿驢你最好留心自己的老命……」

東凡和尚桀桀大笑道：「就是妳那師父也不敢出此狂言，妳這丫頭胆子眞比羅英還大不成！老子不給妳嘗點苦頭……」

忽然，東凡和尚的話音突然止住！

桑羽青眉頭倏揚！

「邵姑娘，小心了！」

邵南燕不屑的哼了一聲道：「我才不怕呢！」

桑羽青笑了一笑，大步走到那小小的圓洞之前！

他心裏在想，這魔頭在攪什麼鬼？

伸頭望去，他不禁一呆！

敢情那小洞正對着一間極爲明亮的臥室！

臥室之內，那張陳設得甚是華麗的牙床之上，正躺着一位千嬌百媚，玉膚似雪的女人……

她是白嬋！

使得桑羽青不解的是，這位白姑娘爲何只這麼一刻之間，竟變了一個人似的，不再抗拒東凡和尚！

她的臉上，閃耀着紅光！

那一片思春情懷，看得桑羽青心頭大震！

橫陳牙榻之上的玉體，充滿了誘惑。

一雙妙目，水汪汪的轉動着，一雙玉手，在自己那細嫩的皮膚上撫動，按摩，像是要冒出火花！

扭動着的嬌軀，曲伸着玉腿……

桑羽青幾乎迷眩……

東凡和尚却不在室內！

任那白嬋在床上難耐的扭屈……

桑羽青終究是心地純良的大俠，他雖然被白嬋的媚態所惑，但亦僅只是那麼一瞬間的事！

容得他驚覺之下，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東凡和尚一定在白嬋身上弄了手脚！

否則，以白嬋與東凡和尚也有着血海深仇的事實而論，白嬋不可能會刹那間變得如此淫蕩不堪！

邵南燕走過來，笑道：「桑兄，你看見了什麼？有辦法出去嗎？」

桑羽青劍眉緊鎖的冷哼了一聲！

桑羽青面孔一紅，搖頭道：「沒什麼，是東凡和尚在攪鬼！我們先別理他！」

邵南燕倒是不曾向內張望，否則，她定要羞死！

桑羽青淡淡的一笑道：「邵姑娘，妳先調息一會兒吧！少時說不定尙有一場血戰，在下且守住這座窗口，以防東凡和尚用毒！」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好吧，我先調息一刻，待會兒再換你來！」

桑羽青眉頭皺了一皺！

他沒有拒絕，心想，反正不讓妳到這窗口就是……

這時那白嬋的臥房，突然傳來一陣笑聲！

桑羽青駭然注目——

他的血脈陡地一賁！

那東凡和尚高大的身軀出現在床前！

赤條條的，向床上跨去！

一幌眼，兩個赤身裸體的男女，巳抱在一起！

那陣陣浪笑，聲聲淫語，好不誘人！

桑羽青幾曾見過這等陣仗？

× × ×

「青哥……」

「燕妹妹……」

「你……我怎麼辦？」

「我……燕妹我不會負妳……」

一陣低泣！

但是，兩個膩在一起的肉體，却不會分開！

他們，似是分不開的了！

命運，注定了這個，誰能改變？

忽然——

東凡和尙的怪笑在他們耳邊升起：「桑羽青，這妞兒的味道如何？你不感激老衲成全之德麼？」

這句話，宛如九天霹靂！

他們同時羞死了！

邵南燕嚶嚀一聲，向桑羽青懷中擠！

但是擠到那兒去呢？

「小妞兒，妳的是妙物……」

東凡和尙的話音，更缺德了！

邵南燕急暈了過去！

桑羽青却是冷靜得很！

他緩緩的拉起一條被單，掩向自己和邵南燕！

然後，他穿起中衣，騰身下床！

「東凡，小爺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他確已怒極！

東凡和尙却大笑道：「老衲助你嚐盡人間妙趣，你怎麼倒恨起我來？桑羽青，你眞是忘恩負義得很呢……哈……」

桑羽青目光噴火，吼道：「禿驢！」

十指忽彈，直射東凡和尙那露在小洞中的雙目！

東凡和尙大吃一驚，連忙縮頭！

「好小子，你……」

話音未落，忽地又是一聲長笑道：「桑羽青，你等着快活吧！」

東凡和尙笑聲未已，一縷細烟，已自桑羽青存身的那石室之內丈高石頂上一條小縫中向下吹來！

桑羽青那裏防得到那細香是來自頭頂呢？

頓時他神智又是一迷！

而邵南燕也吸入了那股香味！

於是，兩個人又瘋狂了！

東凡和尙則怪笑不已！

他沒有看桑羽青，因爲他已轉身去找床上的白嬋！

× × ×

在這冰溝地下石室的入口之處，有人向內張望！

他是小猴兒！

站在小猴兒身後的，是錢木兒和白髮老婆婆羅英！

他們找來了！

「大概就是這裏了！」

小猴兒低聲笑着！

錢木兒的毒，已經由白髮老婆婆替他解去！

他此刻的目光，已經恢復了原先的精神！

「是這兒……」

錢木兒話音一落，就搶先鑽了進去！

小猴兒格格一笑道：「老婆婆，妳老就在這兒等着吧！」

羅英慈祥的一笑道：「小猴兒，你可得當心啊！」

小猴兒笑道：「我會小心的，妳老放心吧！」

說着，人已鑽了進去！

× × ×

這時，石室之內的桑羽青和邵南燕早已清醒過來！

他們相互凝視着！

想着過去未來！

他們已經是被注定要結合在一起的一對了！

雖然，這種結合來說不尋常也不够光彩！

但他們却不能彼此相負對方！

東凡和尙呢？

他仍然沉醉在脂粉陣中！

這兒的石室，是他的淫窟！

此刻他放心得很！

桑羽青和邵南燕已是掌中之物！他們逃不了！

於是，他只顧自尋其樂……

他又怎知……小猴兒會尋來了？

而且，會在一瞬之間，毀了他這座石府？

× × ×

錢木兒和小猴兒輕悄悄的進了那中間石室！

首先，他們在右側的房中，找到了昏迷的白嬋！

敢情這才是眞正的白嬋！

桑羽青剛才見到的那個女人並不是白嬋！

他們救醒了白嬋，然後去找桑羽青！

錢木兒究竟是東凡和尙的首徒，心機却是過人，他在石室之內，四處尋找終於找到了機關樞鈕！

他打開了左邊的石室！

桑羽青和邵南燕大出意外的笑了！

「木兒……」

「羽青兒……」

「你們的友誼是如此的眞摯！」

「師哥羅老前輩在外面呢……」

桑羽青聞言一驚，道：「她老人家也來了？」

邵南燕却紅上粉腮的問道：「我師父她老……」

她忽然說不下去！

她好羞！

小猴兒笑道：「有她老人家堵住出口，東凡和尙是逃不了的！」

桑羽青目光一亮道：「對！這一回可不能再讓東凡和尙溜了……」

錢木兒低低一笑道：「羽青我們分頭來搜吧！」

桑羽青道：「不必搜！東凡禿賊正在後面的石室……」

他忽然一怔道：「白姑娘！妳……」

他奇怪了！白嬋怎會被救而他們却未見東凡呢？

「白姑娘，妳沒受驚麼？」

白嬋一笑道：「沒有，我在入室之後就暈過去了！」

桑羽青向錢木兒道：「木兒！你們在那兒救了白姑娘？」

錢木兒一指右側石室道：「白姑娘被困在這間室內！」

桑羽青一呆道：「在這一間麼？」

錢木兒道：「正是……」

桑羽青眞的不解了！

白嬋怎會在這一間呢？

剛才明明在那一間哩？

他心中忖着，除非是另外還有一個白嬋……

小猴兒不由桑羽青多想，笑道：「師哥，我們去找東凡吧！」

桑羽青一驚道：「是啊！我們現在去找他……」

五人不再躭擱，大步向後面行去！

穿過中間石室的左側門，他們又發現了一間丹室！

這間丹室除了通往外間的這小小石門之外，別無其他門戶！

這是一間死室！

但是桑羽青却不信！

他到處尋找……

「師哥，你找什麼？」

桑羽青冷笑道：「門！」

小猴兒笑道：「師哥，這是這地府中的最後一間了！」

桑羽青搖頭道：「你曉得什麼？那東凡和尙就在這丹室後面的暗屋之中……」

錢木兒道：「眞的麼？」

桑羽青道：「我曾親眼看見！」

錢木兒目光向白嬋一轉道：「嬋妹，我們找找看，這丹室門戶何在？」

白嬋點頭一笑道：「好！」

白嬋跟錢木兒兩人從丹室的石頂，找到地面！

結果却什麼都沒找到！

邵南燕此時正站在這丹室中間的那座銅爐之前！

她忽然靈機一動，向錢木兒道：「錢兒，這座銅爐……」

她這句話提醒了錢木兒！

「不錯！在下這一會眞是鬼迷了心竅了……」

他忽地一步搶到丹爐之前！

左摸摸，右捏捏！

陡地；他一抖那銅爐的左脚！

「轟……轟……」

一陣大聲過處，左側的石壁果然上昇了！

小猴兒大樂道：「是這兒了……」

一語未畢，陡地一陣强烈勁道，向五人劈來！

五人一時大意，若非個個武功高明，眞就要着了對方的道兒了！

勁力一來，五人全都閃身避讓！

這一讓，可就放走了兇人了！

一條高大的人影，向外如飛而遁！

而且還是一個赤條條的人！

不過，桑羽青眼快；他發現這赤條條的高大身影，右手彷彿還抱了一包什麼東西在手中！

「不好！東凡逃了！」

小猴兒拉直了嗓子就喊！

錢木兒道：「不錯！是他！」

桑羽青身形一閃，就追上了出去！

小猴兒叫道：「師哥，你不要追，有羅前輩在洞外，這和尙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了……」

桑羽青却大叫道：「你忘了！小猴兒，這東凡和尙赤身露體，未着寸縷，那羅老前輩怎好與他動手，快追……」

小猴兒一聽可愕了！

這和尙怎會不穿衣服？

不像話！

想那羅英老婆婆是不便與赤身露體的東凡和尙照面，更何況與他動手！

小猴兒一急可也跟了出去！

錢木兒看了邵南燕一眼道：「邵姑娘，妳呢？羽青兒的私仇，從不願我們這些人插手的！」

邵南燕粉面緋紅道：「我去給他掠陣吧……」

她語聲一頓，又道：「錢兄，你和白姑娘，最好查查這座石府，如果還有什麼被東凡和尙陷害的男女，錢兄不妨放了他們，也算得是一樁功德！」

錢木兒笑道：「在下正有此意！」

邵南燕一笑而去！

錢木兒却一拉白嬋，向石屋內間走了去！

他倆果然在這石室之內搜出了二十多名少女！

而其中就有一個是化裝成了白嬋的女人！

他倆並沒有爲難這批人！

她們是無辜的！

錢木兒把石室內的金錢分給了她們，要她們各自歸家，自尋生路！

然後，錢木兒在室內放了一把火！

× × ×

此時，在那水溝的外面，東凡和尙圍着一塊花布包袱，跟桑羽青怒目對立！

敢情那白髮老婆婆羅英果然未曾擋得住東凡！

東凡和尙赤身逃出石室之際，羅英本來是堵在石洞出口的，可是當她發覺洞內跑出來的竟是一個赤身男人之時，她只好飄身遠退！

但是，東凡和尙却沒想到桑羽青追出來的這麼快，快得只害他將拿在手中的包袱圍住下身！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桑羽青面色鐵青，狠狠的說道：「東凡，你今天是死定了！」

東凡和尙冷冷一笑道：「桑羽青，你莫以爲你從石塵子那兒學了幾手掌法劍術，就能奈何得了我……哈！哈！我告訴尒，就是你師父來了，我也不在乎！」

桑羽青聽得吃了一驚！

心道：「這和尙果然有些鬼門道，居然看出我的武功來歷了……」

但是，他口中却喝道：「東凡，我桑門十五年的血仇，今日一定要報了，你最好伸頸受戮，也好少吃一點苦頭！」

東凡和尙怪笑道：「小子，你這是作夢……」

話聲未已，忽的拍出一掌！

這一掌發得極不光彩！

他連招呼都沒打，就出手傷人了！

而且，是對一個武林後輩！

桑羽青看清了東凡的嘴臉了！

他呵呵一笑，還擊一掌！

這一掌乃是石塵子的「玄凝掌」！

東凡和尙心頭一凜，閃身讓開一尺！

桑羽青嘿嘿一笑道：「再試試看……」

身形一振，一雙虎掌挾着千鈞之力，凌空拍下！

東凡和尚心中雖是胆寒，但却忍不下這一口氣！

他也雙手一錯，搶上半步發掌！

這是他討巧之處！

搶上半步使他掌力增加了三成！

兩掌一觸，一陣巨大的裂帛之聲便告傳來！

桑羽青一連退了五步！

東凡和尚則退了三步！

「好掌法！」

站在一旁的小猴兒不禁叫起來！

桑羽青目光一閃，虎的一聲，又撲了過去！

東凡和尚雙目欲裂的大叫一聲：「小子，老子跟你拚了……」

雙掌暴揚連環拍出！

這一來，兩人立即打在一起！

小猴兒目光一轉，向身旁邵南燕道：「邵姐姐，老婆婆呢？」

邵南燕一笑道：「她老人家在我們身後看着！」

小猴兒一掉頭果然發現了羅英！

這老婆婆正高踞在一塊冰岩之上！

小猴兒回頭，她却點頭一笑！

這一來，小猴兒放了心了！

他笑向邵南燕道：「邵姐姐，你看桑師哥是不是東凡的對手？」

邵南燕笑道：「青哥不怕他的！」

小猴兒不由一怔！

是什麼時候「桑兄」變成了「青哥」了！

他歪着頭笑道：「邵姐姐，我要喝酒了吧！」

邵南燕一呆道：「你怎會忽然想起喝酒呢？」

小猴兒拍手道：「妳有了親哥，怎不要讓我喝酒呢？」

邵南燕正面飛紅，啐道：「你壞！小猴兒，我要告訴他……要他整你！」

小猴兒一聽就慌了，忙道：「邵姐姐，我不說了，你千萬不可向師哥說啊？」

邵南燕看他一臉可憐相，不禁笑道：「好，饒你頭遭！」

小猴兒伸舌道：「下次我眞的也不敢了？」

他話聲未落，從塲中忽然傳來一聲大震！

邵南燕和小猴兒同時一驚！

只見那獨鬥的兩人已經分開了。

桑羽青俊面連紅，額際見汗。

東凡和尚呢？

他可是臉色蒼白，混身直抖！

小猴兒大喜道：「邵姐姐，師哥可勝了。」

邵南燕搖頭道：「不見得！」

果然！

東凡和尚並未受傷。

他只是氣成了這樣而巳！

「小子，我今天非要你知道佛爺的利害不可……」

狂吼聲中，東凡和尚虎撲而出。

這一次他是拚了全力，因此聲勢之猛，駭人得很。

桑羽青目光一閃冷笑道：「我更饒不得你……」

他倏地拔出「青光劍」，飛起一片晶光迎了上去！

一眨眼，兩人已換了七招！

桑羽青這套得自石塵子的「旋風劍」法，比之自己家門的「星月劍」並不見得稍稍遜色。

因此，東凡和尚赤手空拳的應對，就顯得相當吃力了。

不過，東凡和尚的武功，也委實非同小可！

他居然在桑羽青的凌厲攻勢之下，仍能不時還擊！

小猴兒只看得直搖頭。

邵南燕更是芳心怔忡不巳！

百招過後，兩人依然是個不了之局。

這時，錢木兒和白嬋走了出來。

他倆看了看眼前的戰況不禁皺起了眉頭！

白嬋向邵南燕道：「邵妹妹，這樣的打下去，桑大俠要吃虧的！」

邵南燕一驚道：「爲什麼？」

白嬋道：「桑大俠後力不繼之時，就危險了！」

邵南燕叫得芳心大震道：「那怎麼辦呢？」

白嬋道：「暗暗助那桑大俠一臂之力啊！」

小猴兒忽然搖頭道：「那不行，我師哥不答應的！」

白嬋道：「事有權宜緩急啊！」

此時，錢木兒已走了過來！

聞言一笑道：「嬋妹，妳別爲羽青担心！」

白嬋一呆道：「怎麼？你不知道師父……東凡和尚的厲害麼？」

錢木兒笑道：「嬋妹，你忘了，羽青是石塵子老人的徒弟啊！」

白嬋聞言點點頭道：「是了，妾身懂了。」

她懂了！

而小猴兒和邵南燕却不懂！

「錢兒，這究竟是……」

邵南燕剛剛一問，錢木兒巳笑道：「邵姑娘，東凡和尚武功之高，當然確是甚少敵手，可是他却最怕一個人，那人就是羽青的師父！」

邵南燕一笑道：「眞的麼？」

錢木兒道：「當然眞的！不信妳在稍候片刻就曉得了！」

適時！

塲中激鬥的兩人又告分開了。

東凡和尚的左臂，有一絲血漬流出！

桑羽青的長衫，也缺了一角！

看來兩人仍是平分定局！

東凡和尚桀桀怪笑了三聲道：「小子，佛爺子本想超渡於你，只是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只好明天再來跟你算帳了……」

話音未落，人巳激射而起！

「他要逃！」

小猴兒急得大叫了。

桑羽青嘿嘿一笑道：「你逃？簡直作夢！」

身如電閃，劍似游龍，化作一縷晶光、追了上去！

驀地！

一聲清叱傳來：「東凡和尚給我滾回來。」

又是一聲大震之下，那東凡和尚果是退了回來！

東凡和尚却反向一旁竄了過去！

「孩子，好好的困住他，你勝得了他的！」

是白髮婆婆羅英！

桑羽青飛身而退！

他感激的向白髮婆婆一揖道：「多謝妳老成全！」

身軀一轉，大喝道：「東凡，納命來吧！」

劍掌、圍攻，勁風四起！

東凡和尚，這回可不再從容了。

他剛才吃羅英一掌逼退，巳試出這白髮老婆婆的武功，比之當年，巳高出數倍不止了！

眼前，僅她一人，自己就鬥他不過！

是以，他心志巳餒！

桑羽青攻勢一發，他被迫盡出全力相對！但在氣勢上，巳不能與適才相比！

五十招不到，東凡巳連中三劍！

百招一過，東凡巳氣喘如牛！

小猴兒拍手道：「師哥勝定了！」

錢木兒笑道：「不錯，羽青勝定了……不好……」

他忽然發出一聲驚叫！

原來，東凡和尚竟是拚了一條左臂，向桑羽青胸前硬生生的擊出一掌！

桑羽青一劍斬斷了東凡和尚的左臂，却料不到東凡和尚如此兇戾，依然能够向自己出掌還擊！

因之，他閃讓得雖快，左肩却仍被東凡和尚掌緣削及！

頓時肩骨折了半截。

桑羽青強忍痛楚，大喝一聲，揮劍一掃！

東凡和尚的右腕，又齊根削斷！

任憑東凡再強，此時巳疼得暈倒地上了。

邵南燕如飛的奔了過去！

「青哥，你……」

桑羽青的臉色，白得可怕！

但他却搖搖頭道：「不要緊，只是折了肩骨而巳！」

他大步走向東凡和尚，怒笑一聲道：「東凡，你也有今天了！」

東凡和尚此刻疼得面無人色，呻吟道：「桑羽青，你殺了我吧！」

桑羽青冷笑道：「我會殺了你，可是，却得先將話問明！」

東凡和尚搖頭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桑羽青冷笑道：「你想死不難，如你不把話說明，小爺要你活不得死不了。」

東凡和尚目光一黯道：「桑羽青你那樣做會有報應的！」

桑羽青大笑道：「是麼，我……」

他的笑聲，比哭還要難聽！

這是十五年父母血仇鬱積的怨火。

這是十五年來朝朝盼望的時刻。

現在，他達到了這一時刻……

他怒吼着：「東凡，劍譜呢？」

東凡和尚搖搖頭說道：「在那石洞之內！、」

桑羽青冷笑道：「你還想騙人麼？」

東凡目光一凜道：「小子，我爲何要騙你？」

桑羽青怒道：「你明明剛才拿了出來，你以爲小爺那麼好騙？」

東凡一嘆道：「桑羽青你眞是我命中的魔星……」

他喘息了一下，又道：「劍譜在那樹根的洞內！」

桑羽青冷笑道：「小猴兒，去把劍譜取來？」

小猴兒應了一聲：「是！」

他一跳就跳到枯樹的根上。

他找到了一個碗大的樹洞。

可是，却沒有找到「劍譜」！

「師哥，那『星月劍譜』並不在這洞裏。」

桑羽青雙目一定，「青光劍」抵上東凡：「你眞是至死不悟了……」

東凡和尚的臉色倏變，大聲道：「桑羽青，劍譜我確是放在那小洞之內……」

桑羽青冷笑道：「你還想要我相信你麼？」

東凡和尚忽然長嘆道：「老衲死期巳至，何必又要騙你？」

桑羽青道：「很好，你說劍譜究竟在何處？」

東凡應聲道：「樹洞之內！」

桑羽青冷笑道：「爲何不見了？」

東凡搖頭道：「老衲不知……」

他大概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暴戾之氣巳然褪盡了！

桑羽青正自看得心中一動！

陡然！

他身後傳來一聲冷笑！

「我知道那劍譜何在！」

桑羽青等人一驚回顧！

是葉劍瀛。

他捧着那份劍譜含笑站在十丈之外！

桑羽青目光一定道：「那劍譜乃是兄弟傳家之物！」

葉劍瀛笑道：「不錯！」

桑羽青道：「還我！」

葉劍瀛笑了：「桑兄，你把圖解也先還我才成！」

桑羽青聽得神色一變道：「葉兄這是何意？」

葉劍瀛道：「那圖解乃是兄弟恩師之物，你盜去圖解，又爲了什麼？這不是很明白的事麼？」

桑羽青怒道：「那圖解也是我桑家之物！」

葉劍瀛大笑道：「桑兄，你知道不知道，任何物品，不在自己手上，就算不得是自己之物！」

他話音一頓忽然長笑道：「桑兄，你桑家號稱的三寶，是『青光劍』，『星月劍譜』和『劍譜圖解』，可是這三寶有什麼用？只不過給你家帶來家破人亡之禍而已……」

桑羽青一怔道：「葉劍瀛，你少在此處賣狂？」

葉劍瀛大笑道：「在下向來不賣狂！劍譜在下不想要，但這等惹起兇殺之物，不如毀了去的好，否則將來還是要惹禍招兇……」

桑羽青一聽大聲道：「葉兄，你別魯莽，那是先人遺物……」

但是，遲了。葉劍瀛已一合掌，將那劍譜捏成了粉碎！

「桑兄，去此禍害，乃是你的大幸，小弟告辭了……」

就在桑羽青氣得發呆之際，葉劍瀛已如一縷輕烟般的消失在冰谷之內。

小猴兒溜了回來！

「桑師兄！那姓葉的眞的把那劍譜毀了！」

桑羽青點點頭，道：「眞可不是？可恨……」

邵南燕忽然一笑道：「青哥他的話不錯！」

桑羽青看了她一眼，未作表示！

東凡和尚却長嘆一聲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了……小子，那麼麥休士的徒兒倒是覺悟得很快啊……可惜老衲懂得太遲了……」

桑羽青聞言一呆道：「是麼……」

東凡和尚慘然一笑道：「桑羽青，昔年傷你父母，實因門戶之見，桑家劍法壓迫老衲這一門幾達百年，所以，老衲不得不遵從長輩之命，除去你父母，而今，你爲人報仇，老衲也不會怪你，孩子，下手吧！」

這個大暴戾的老和尚，忽然流淚了！

桑羽青呆呆地看了他半天！

陡然，他舉起「青光劍」！

「東凡和尚，我們的仇恨，到此爲止了。」

他話音一落，大步向羅英走去！

「老前輩，你老與先父母……」

他忽然問不下去，因爲那白髮老婆婆的目光中，含滿了淚！

「孩子，桑雲從是我的丈夫！」

桑羽青聽呆了。

羅英悽然一笑道：「你爹跟我因爲一件小事反目，才娶了你娘的。」

桑羽青聽得淚珠奪眶而出。

他撲在老婆婆膝前道：「妳老也是我的娘。」

羅英伸手按着桑羽青的頭，黯然道：「孩子，別哭，你爹有你這樣的兒子，應該是含笑九泉了，劍譜已毀，圖解留着也沒有用處，孩子，聽爲娘的話，也毀了它吧！我實在不忍再見不祥的事在你的身上出現了……」

桑羽青含淚取出圖解，交給羅英道：「娘，孩子不忍手毀祖先遺物，煩妳老人家動手吧！」

羅英接過圖解，看了半晌，悽然笑道：「好……」

雙手一揚，已成碎粉！

「孩子，你的恩仇已了，東凡和尚的傷勢，可由他的徒兒們料理，你且隨爲娘回去如何？」

桑羽青點點頭道：「孩兒遵命，不過，恩師……」

羅英一笑道：「石塵子老人已在爲娘家中……。」

桑羽青笑道：「是眞的麼？」

羅英笑着說道：「令師是爲了你跟燕兒，小猴兒和淩姑娘的事，特別趕了來的哩……」

桑羽青的臉紅了。

邵南燕的臉，也紅了。

只是小猴兒老臉皮厚，笑道：「老婆婆，我們這就走吧，別讓我師父等得發急啊……還有，錢大哥和白姑娘安頓了他師父，也要來的！」

羅英白髮一揚，笑道：「是啊，我們該走了！錢木兒你們也快些……」

一手拉起桑羽青，一手拉着邵南燕，緩緩的向冰谷之外走去！

小猴兒跟在他們身後。

錢木兒和白嬋却含淚相送……

當他們重聚之時，已是三對英雄夫婦了。

（全文完）

下期預告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殘山俠隱**」 蕭逸 著

是篇爲名作家蕭逸先生繼「鶴高飛」後最新之作，故事結構別出心裁，情節新穎脫俗，下期起連載刊出，敬請留意。



拿破侖—
震撼歐洲之
成功人仕,
魄力超人,
縱橫無敵.
1785年, 在法國巴黎軍校, 拿破侖自校官手上接到肄業文憑; 自此以他超人的明智慧力,傑出之軍事天才,奮鬥十數載,而建立了法國在歐陸之盟主地位, 以及其富傳奇性的英雄姿影.
據歷史所載,拿破侖極注意身心之保養,對食物營養之要求尤高, 故此擁有異常之魄力,日理萬機,綽綽有餘.
今日之香港式生活, 繁忙緊張, 不次軍旅, 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業務繁重,往往過度勞心勞力,所以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 滋補而不燥; 用麗參, 鹿茸,珍珠末, 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 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 經常服食紫金丹, 體魄强健, 當然會百尺竿頭, 再進一步.
寧神固本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